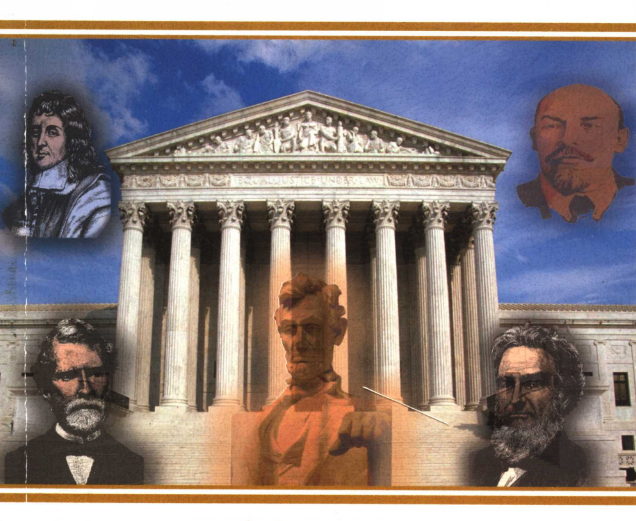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經典演講詞

王义杰 韩复生 编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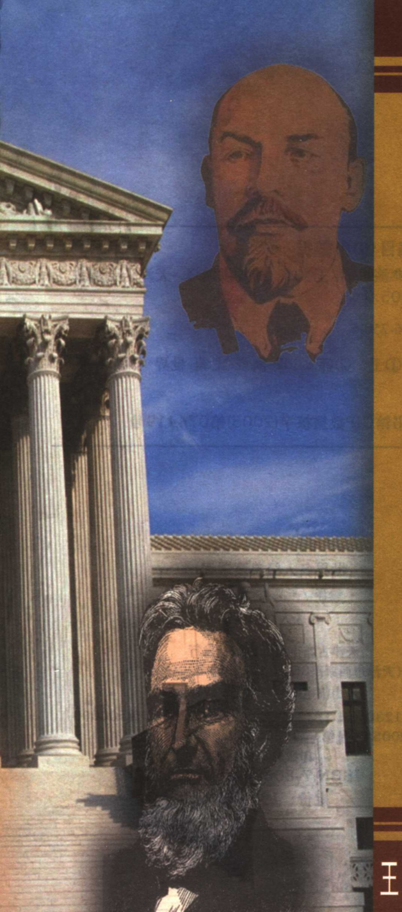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　玮

装帧设计　可　佳



ISBN 7-80696-250-6
定价：19.00元



世界名人經典演講詞

王义杰 韩复生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人经典演讲词/王义杰　韩复生编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9

ISBN 7-80696-250-6

Ⅰ.世…　Ⅱ.①王…②韩…　Ⅲ.演说-汇编-世界　Ⅳ.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74419号

世界名人经典演讲词

编译/王义杰　韩复生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4.375 插页2　字数500000

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96-250-6

定价：19.00元

前言

中国古人曾言:“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人类历史源远流长,自古至今,绵延不绝,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幅无限丰富的画卷。回顾历史,在其发展的纵坐标上,无数伟大人物以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豪情壮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以或彼或此的方式在政治、思想、宗教、伦理、制度、物质等层面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他们或为政治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引导民众同心同德,建长治久安之社会;或为军事奇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纵横沙场,以累累战功铸就耀眼光环;或为文人骚客,情动于中而发于神鬼莫测之笔,惊天地,泣鬼神,引后人徒生无限唏嘘喟叹;或为科学才俊,为探究真理的奥秘,在自然迷宫之中任意遨游,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或为商业巨子,处心积虑,八面迎逢,终于富甲一方,称快于当时……真可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历史虽已成为过去,却并未随风而逝,被遮掩在云雾之后。诸位伟人的演讲词再现了历史瞬间的辉煌,在展示演讲者卓越的才华与智慧的同时,也成为我们了解历史的原始素材:当苏格拉底被无辜治罪,即将饮鸩而亡之际,这位睿智的先哲并未对统治者大加贬斥,而是感慨“逃避死亡并非难事,要避免堕落才是难上加难”;面对强大的敌人以及一触即发的战事,恺撒成竹在胸,对士兵慷慨陈词,鼓舞他们“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从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因坚持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布鲁诺,面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勇敢而骄傲地宣称“在真理面前半步也不能退缩”;当英军强敌压境,民众对是战是和犹豫不定之际,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使大家从幻梦中惊醒,从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当八国联军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入侵中国,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时候,马克·吐温愤怒了,一句“我也是一个义和团”的呐喊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良知;面对弥漫四

周的白色恐怖，面对烈士的鲜血，柔弱的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疾呼："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谁说历史只是一块无血无肉的僵硬化石？透过伟人们一篇篇正义、睿智、勇敢而又慷慨激昂的演讲，历史似乎复苏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历史画面如此真切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仿佛触手可及。而这一篇篇凝聚着伟人们全部心血的演讲稿，则更是以一副活化石的姿态，以其真挚的感情、犀利的语言、独特的心灵感悟和卓越的风采使无数听众为之心悦诚服，心潮起伏，热血沸腾，使其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本书精选的古今中外历史上几十位名人的精彩演讲，就像是一杯杯醇香绵甜的美酒佳酿，历久而弥香，读者可凭其鉴赏之心，或浅斟慢酌，或狂放豪饮，个中滋味，自可慢慢品尝。

王义杰　韩复生

2005年5月

目 录

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讲话

(古雅典)伯里克利
公元前431年于雅典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古雅典政治家、军事家。出身名门,却推崇奴隶主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44至公元前429年,连续十五年出任军事委员会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执政期间,对内推行、完善了奴隶主民主制,鼓励工商业和文化发展;对外与波斯言和,对斯巴达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加强提洛同盟,维护雅典海上利益,使雅典进入鼎盛时期,被称为"希腊的学校"。

本文是伯里克利在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中阵亡战士葬礼上的讲话。

我不想借助一篇冗长的演讲来评述一些并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问题,所以无论是那些取得了赫赫战绩的军事行动,还是我们父辈们英勇抵抗希腊内部、外部敌人的战役,都不在我此次演讲之列。我所要提到的,首先是我们已经得到证实了的精神,我们的宪法和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将对我们的阵亡将士奉上我的赞美之词。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进行这样的演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另外,今天在这里集会的人们,包括公民和外国人在内,你们听了我这篇演讲之后,一定会觉得从中受益匪浅。

我要指出的是,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足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且出于雅典之独创。我们的这个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①,是因为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为全体人民② 所共同拥有。无论能力是大是

① 即奴隶主民主制。

② 即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在内。

小，人人都可享受到为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权利，并在成绩卓著时享受功名；在某人担任公职时，人们率先考虑的不是他属于哪个家族，而是是否具有真正的才能。家境贫寒绝不会成为一个人仕途上的障碍。无论是谁，只要肯于为祖国效力，都可以畅通无阻地从默默无闻获得荣升。我们的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着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因为邻居的胡作非为而心生烦恼之意，也不会对他大加呵斥——这样做不但伤害了对方的感情，还无补于事。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任意而大度地与他人进行往来，另一方面又不致以任何理由触犯法律。

对于受法律保护的当权者，我们表示服从；对于那些保护受压迫者的法律本身，我们就更是如此，它们虽然尚未形成文字，可一旦违反，却被公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点，为了修身养性的需要，我国法律还特意制定出十分频繁的节假日。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我们华丽而风雅的设施美奂绝伦，蔚为壮观，欢愉的气氛使忧郁无藏身之处。我们的雅典城如此伟大，以至把世界各地美好的产品都云集于此。这些精美的产品和国内产品一样，给雅典人带来了充分的享受。

我们在军事安全上也远胜敌人，我们制定出的方针与敌人的方针有着很大的不同。你们可以从我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雅典的大门是向世界敞开的；我们从不担心敌人会窥测到那些对他们有利的军事秘密，从而使我们蒙受损失，更从不以此为由，把那些前来寻求进步和观赏风景的外国人驱逐出境；这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并不是战备和谋略，而是公民们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行动。在教育方面，我们和他国同样有很大差别。为了使人们变得勇敢起来，斯巴达人从孩童时代起，就接受到最为严格的训练；我们的生活之中并没有这些严格的训练，可是我们却和他们一样，随时都可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下面的事实即可证实这一点：当斯巴达人向我国发动进攻时，他们从不单独采取行动，而是和盟国一起前来；而当我们向敌人发动进攻时，却只是由我国单独来承担进攻的任务。尽管如此，尽管我们是在外地作战，尽管他们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可经常遭受失败命运的人却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事实上，敌人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分散自己的精力，让我们的海

军和陆军去同时执行许多项任务。如果敌人在和我们一个支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自吹自擂,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部军队;而如果他们遭受了失败,他们就宣称我们是以举国之力打败他们的。我们的胜利来自于我们轻松的心态,而不是艰苦的训练;我们的勇敢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不是国家的法律逼迫我们非要这么做不可。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的优点所在。我们不必把时间花费在忍受尚未到来的痛苦上,可当我们真的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却表现出了和那些经常进行训练的人们一样的勇敢精神。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城邦中非常值得夸耀的一点。

在生活方式上,我们爱好美好的东西,却并未因此走上奢华的道路;我们钟情于智慧,却并未因此陷入孱弱;我们乐善好施,却不愿通过自我吹嘘来显示富有。承认贫困并非可耻之事,为摆脱贫困不择手段才真正为人所不齿。在我们这里,人们不仅关心个人事务,对国家大事同样不能忘怀;即便那些为生计四处奔波的人们,也不乏足够的参政能力,这也是我们的特点之一。雅典人认为,不参与国事者绝不仅仅只是懒汉,更是平庸之辈。我们雅典人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并善于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隐患。我们不认为言论会妨碍行动,而未经辩论并做好充分准备就贸然采取行动,才是最冒失的行为。这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优点:行动时我们信心十足,行动前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有些人的勇气来自无知,当他们停下来稍加思索,立时便成了懦夫。对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临危不惧,面对未来勇敢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在关于友谊的问题上,我们也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我们结交朋友的方式是给人以好处,而不是一味从朋友那里索取。这便使得我们的友谊更加坚固,只要我们继续对他们表示出好感,他们必将对我们涌泉相报。可是对那些受惠于我们的人而言,在感情投入上则缺乏足够的热忱,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报答我们时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而不是自动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在给予他人以恩惠时,并没有估量到我们的利害得失,而只是出于我们的慷慨大度,纯属无怨无悔之举。总而言之,我可以下一个断语:我们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我们之中

的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能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展自己的能力，都能以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雷厉风行的作风去进行各项工作。为了证明我在典礼上所说的这一切并非自我吹嘘之词，而是真正的事实，我请求诸位好好思索一番，正是凭借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各种优良品质的支撑，我们的城邦才获得了现在的发展。就我所知道的诸多国家而言，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雅典所表现出的承受力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伟大。在雅典——也只有在雅典，入侵的敌人才不会以失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居民才不会因统治者不够资格而牢骚满腹。是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数不胜数。不仅是现在，就是后世也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不需要荷马的歌功颂德，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歌功颂德，他们的歌功颂德只能使我们称快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量远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已经渗透进每一块陆地和每一片海洋；我们到处使我们的朋友因我们而受惠，使我们的敌人因我们而痛苦万分；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给后代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这就是这些人肯于为它而战、为它而死的伟大城邦，因为只要他们一想到会失去这个城市，就会不寒而栗。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他们之后的人而言，忍受一切的苦痛、为它服务很自然地便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喋喋不休地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讨论我们的这个城市，因为我想清楚地告诉诸位，我们所争取实现的目标较之那些没有我们这么多优点的人争取实现的目标要远大得多；因此，我想通过事实更加清楚地表达我对阵亡战士们的称赞之情。我已经把称赞他们的最重要的部分讲完了。我已经称赞完了我们的城邦，可是真正使我们这个城邦放射出迷人光芒的是这些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勇敢和英雄气魄。你们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言辞所能言尽。在所有的希腊人之中，真正像他们这样的人可谓少之又少。

在我看来，无论是初次展示也好，最终证实也好，这些人的死亡已经将英雄气魄的伟大意义诠释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他们之中有些人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可我们首先应该铭记的，却应该是他们奋勇抵抗敌人、捍卫祖国荣誉的英勇行为。他们的优点足以抵消他们的缺点，他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要远远多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造成的危害。在

这些人之中，没有人因为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而变成懦夫，也没有人妄图从这个危难的日子中脱身而逃，以图苟延残喘。他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些，而是敌人的失败。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甘愿承受这个风险，奋起击溃敌人，而将其他的一切弃之脑后。他们把成功抑或失败交给希望女神去抉择，在战斗打响的时候，所信赖的只有自己。在他们看来，宁可战死沙场也比临阵逃脱要光荣得多。所以他们没有遭到他人的责难，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冲锋；转瞬之间，他们在生命的顶点、光荣的顶点——而不是恐惧的顶点——离我们而去了。

这就是他们的行动，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城邦。作为生者，我们企盼着不会遭遇到和他们同样的命运，可是一旦敌人来犯，我们一定要表现出同样的勇敢精神。这不是单纯从理论上估算优点的问题。我可以列举出很多击败敌人的好处(关于这一点，你们和我一样熟悉)。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希望转移到希腊的伟大上来。它是如此伟大，值得你去为它付出真爱。当你意识到它的伟大的时候，不妨回忆一下，它的这些伟大正是来自于那些甘冒风险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责任的人们、以不达某种目的为耻辱的人们。如果他们在事业上遭受了挫折，他们便下定决心，不让他们的城邦发现他们是一些怯懦之徒，而是尽可能地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国家。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全体大众，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他们自己则把最永久的赞美留在了坟墓之中——这不是安葬他们遗体的坟墓，而是他们的光荣永驻人们心中的地方，每到适当的时刻，它们总是会对人们产生强烈的激励。对那些最为著名的人来说，他们把整个地球都看做了自己的纪念物；他们的纪念物不仅是祖国坟墓上刻出来的铭文，而且流传到国外；他们使自己的英名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而不是雕刻在有形的石碑上。你们应该以他们为楷模。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自由才能换来幸福；只有勇敢才能换来自由。面对着艰险的斗争，一定不要松懈。可怜人和不幸者并不会成为不怕死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幸福生活的希望；而那些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们则与之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可能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事情变得不堪设想，将对他们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个聪明人绝不会不知道，因为自己的怯懦而引发的耻辱是一件比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意外地战死

沙场更为痛苦的事情。

因为这个原因，我并不打算哀悼死者的父母，虽然他们大都聚在这里。我要竭力劝慰他们，他们深知他们正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之中。可是像阵亡战士一样英勇而死的人和你们这些光荣地凭吊他们的人一样，都是幸福的；他们将幸福和死亡一同安插在生命之中。我知道，我很难在这一点上说服你们。当你们看到别人快乐时，你们也许会回想起曾经引发自己快乐的那些事情，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经验之中缺少了从未有过的好事情而心生悲哀；只有看到荣华富贵彻底远离自己而去才是真正值得悲哀的事情。你们之中那些年龄适当的人们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争取多生育一些儿女。这些新生的儿女们会让你们在家庭生活中忘记死者，也会适时地填补上城邦防卫的空缺，为它的安全提供保障。一个人如果不肯和其他人一样，以儿女生命为代价，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事务提出公正而诚恳的观点来。对于你们之中那些年事已高、已无生育能力的人来说，我奉劝你们把曾经享受到幸福的大部分时光视为生命中的一个收获，记着余年已不多，在想到死者的美名时，要更加想开一些。只有光荣感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年消退的；当一个人年老力衰之后，他最后的幸福并不是如诗人所描绘的谋一己之私利，而是得到同胞们由衷的赞美。

对于你们这些死者的儿子们和弟兄们，我可以预见到你们艰苦的未来生活。人们总是会把赞扬之声奉献给死者，即使你们具备了他们所具有的英勇无畏，可你们所得到的荣誉却很难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更不要说和他们同日而语了。当人还健在的时候，他总是会对那些和他竞争的人心生嫉妒之意，可是当人去世之后，他却会得到人们由衷的尊敬。

你们中间有些人成为了寡妇。对于她们的责任，我只想奉送上一句忠告。对你们而言，没有低于女性应有的标准就是你们最大的光荣，尽管男人们很少在意到妇女们的光荣所在。可不管人们是对你们大加称赞，还是妄加批评，你们都因你们的丈夫获得了荣誉。我已经按照伟大的法律说了我应说的一切。我们对死者的祭祀暂时到此为止，他们的儿女在成年之前，将会得到政府的资助。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以对他们所经受住的考验表示酬劳。凡是在给予勇敢最大奖

赏的地方，你们都将会寻找到人民之中最优秀、最勇敢的精神所在。对于你们阵亡家属的哀悼到此宣告结束，你们可以散开了。

临终前的演讲

(古希腊)苏格拉底
公元前 399 年于雅典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雅典。早年随父学雕刻,靠自学成为一名很有学问的人。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社会活动,引导人们认识、追求美德。主张“知德合一”说,认为“美德即知识”、“作恶即无知”,鼓吹灵魂不灭和灵魂轮回。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以“不虔敬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雅典城邦公决处死。苏格拉底生前并无文字传世,其言行均收录于其弟子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行录》中。

这是苏格拉底临终前进行的演讲,为柏拉图所记录。

亲爱的雅典同胞们: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那些使雅典城蒙受耻辱的人将会受到你们的一致谴责,因为他们处死了那位智者苏格拉底;而那些同样使你们蒙受耻辱的人则称我是智者,而实则不然。如果你们再耐心等上一些时间,自然会将那些终结一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已近古稀之年,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可是我这并不是对你们,而是对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说话。同胞们,或许你们以为我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好辩的缘故,其实如果说我好辩的话,那么只要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或许还可以试着说服你们,替自己辩护,从而赢得免于一死的机会;其实我不是因为好辩而被治罪,而是被指控犯下了胆大妄为,向你们宣传异端邪说的罪行,虽然那些话和平常别人讲给你们听的话并无二致。

可是我并不认为一个人为了避免危险,就必须放弃作为一个自由人应该具有的权利,也不后悔我现在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替自己进行辩护。我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因为辩护求得生存的机会。任何人,无论是我

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在审判或者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无论采取何等方式逃避死亡都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在战时,一个人如果想逃避死亡,他可以选择放下武器,屈服于敌人的怜悯之下;况且,还有许多逃避死亡的方式,如果他敢说、敢做的话。

可是,雅典的同胞呀!逃避死亡并非难事,要避免堕落才是难上加难,因为它比死亡来得还要迅捷。因为上了把年纪,动作迟缓,所以我被死亡追上了;而那些控告我的人,他们一个个年富力强,充满活力,却被跑得更快的邪恶和腐败给追上了。现在,我即将因为被他们判处死刑而离开这个世界;可他们却背叛了真理,犯下邪恶不公之罪。如果要我接受惩罚,他们也难逃其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接下来,我就要对你们申明到底是谁宣判了我的罪责,你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人在将死之际,往往会变成先知先觉之人,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同胞们!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究竟是谁想置我于死地的吧!并且在我死后不久,你们就会遭到天神宙斯的惩罚,比你们加在我身上的惩罚更加惨烈,虽然你们自以为可以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控告你们的人会更多,而且由于我的从中限制,你们现在看得并不清楚;因为年轻,他们会更加凶猛,而你们也将更加狂怒。如果你们认为只要把别人处死,就可以免遭人们的谴责,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种逃避的方式既无实现的可能,也极不光彩,而另外一种较为光荣的方法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不去抑制别人,而是注意自己,使自己趋于完善。对那些宣判我死刑的人说了这么多的话,我也该告辞了。

对于那些赞成我无罪的人来说,我正好可以趁着此刻法官正在忙碌,而我还没被押赴刑场之前,对你们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我死前陪陪我吧!同胞们!我们就要互道别离了!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我们的交流,我们被允许说话,我要把你们视为好友,让你们都知道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公正的法官们!我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在平时,只要我一做错事,哪怕只是一件极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守护神也会发出他先知的声音来提醒我;可是今天,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极为邪

恶的事情,可在我早上离开家门之时,在我来接受审判之时,在我将对你们进行演说之时,我却一点也没有听到神的警告。而在其他场合,他常常在我说了些什么,或者是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出来反对我。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我而言反而是一种幸福;你们把死亡视为一种罪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神并没有对我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再者,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归纳出一点,那就是:死是一种祝福,具有相当的希望。死可以表示两重意义:一是表明死者从此将永远消失,不会对任何事物再有任何感觉;二者,就像我刚才所指出的,人的灵魂因此发生转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是前者的话,死者毫无察觉,就像熟睡的人没有做梦一样,对他来说死就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如果有人在头一天晚上睡得很熟而且又没做什么梦,然后拿这个晚上和其他的晚上或者白天进行对比的话,他一定会说,在他一生所经过的日日夜夜当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晚上过得更愉快、更美妙的了。我想不止一个普通人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使如国民也会做如是思考;因为一切的未来只不过就像是一个无梦的夜晚罢了。

反之,如果死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所有的死人都在这里。审判官呀,难道还有比这更伟大更幸福的事情吗?因为如果死者都到了阴间,他便可以摆脱掉那些把自己伪装成法官的人,在黄泉之中看到真正的法官在行使着他们的职权,比如弥诺斯、茨达曼提斯、埃阿科斯、特里普托勒莫斯以及其他一些半人半神,和活着的时候并无二致。谁能说这种转移是很可悲的呢?而且,还可以见到诸如俄尔普斯、穆塞俄斯、赫西俄德以及荷马等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真是希望自己可以常常死去,对我来说,住在那儿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可以遇见帕金摩德特、忒拉蒙的儿子埃阿斯以及诸多被含冤处死的古人。拿我的遭遇和他们做比较,我还是相当愉快的。

可在那里最大的快乐还是花些时间去研究研究每一个人,就像我在这里做的一样,去看看谁是真正的智者,谁是伪装的智者?审判官呀!谁会放弃好好研究研究那个率领大军对抗特洛伊城的人的机会呢?或者是俄底修斯?或者是西绪福斯?或者是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论是男是

女,我们经常会提及的人。和他们交谈、联系,询问问题,真是无上的欣慰。当然,那里的法官是不会宣判人死刑的,因为住在那儿的人在其他方面比住在这儿的人幸福多了,所以他们是永生不朽的。

所以说,你们这些法官只有对死心存敬意,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吧,对一个好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善恶之分的,不论他是死是活,或者是他的事情碰巧被神所忽略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绝非偶然,对我来说,现在的死便意味着可以摆脱掉一切的烦恼,这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神并没有阻止我,于是我对那些想置我于死地的人也就不再怀恨在心,也不打算反对那些控告我的人了,虽然他们并不是据此来对我进行审判和控告,而只是想伤害我,他们在这一点上倒是应该受到谴责。

可是,我要求做下面的事情:如果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置财富或者是其他事情于美德之上的话,法官们,请惩处他们吧!让他们痛苦,就像我让你们感觉到痛苦一样。如果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实际胸中空空如也时,责备他们吧,就像我责备你们一样。如果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同样对他们施以惩罚吧!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的儿子将自你们手中开始得到相同的公正待遇。

已经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间——我将死去,而你们还会继续生活下去,可只有神才会知道我们之中谁会有资格迈向更好的国度。

反对迁往维爱

(古罗马)卡米卢
公元前388年

卡米卢(? —公元前365),古罗马将军、政治家。自公元前396年起,五度出任执政官。曾率军抗击高卢人入侵,攻克德尔斐城,为罗马城邦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前388年,面对高卢人的劫掠,罗马居民纷纷要求迁徙,卡米卢便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篇演讲。结果,演讲发挥了效力,罗马人决定重建家园,卡米卢也因此被尊称为罗马城的"再生之父"。

同胞们哪!同平民保民官的争辩使我感到十分痛苦,所以,在居住在阿底亚的这段日子里,远离这些冲突便成了我痛苦的流放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如果仅就这些冲突而论,即便你们发布一千道元老院命令,或是通过人民表决来把我召回,我也决不会回来。我现在之所以回来,并不是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你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我的祖国究竟是不是应该安然不动地留在原地,而不是我是不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内。如果不是为祖国进行另一次战斗,即使现在我也甘于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只要生命尚存,不对祖国恪尽职守对其他人而言就是一种耻辱,对卡米卢来说,就更是一种莫大的罪行。如果在祖国光复之际我们弃她而去,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还要把她赢回来呢?为什么在她被敌人重重包围之际,仍要把她从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呢?当高卢人取得胜利并占有了整个罗马时,罗马的神灵和人民仍然坚守着神殿和城寨,仍然居住在那里。而当罗马人现在赢得了胜利并且收复了罗马时,难道反要我们放弃这些城寨和神殿吗?难道我们的幸运会比厄运使罗马遭受到更大的荒凉吗?即使我们在罗马城建立之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宗教制度且代代流传下来,可历经此次劫难,上天的意旨

已经非常清晰地显露出来，最少我个人深信不疑，所有对神圣崇拜视而不见的思想都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被剔除掉了。

同胞们哪！当你们看到或因崇拜或因漠视神灵而在人事上产生出如此重大的影响时，你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还未完全从我们从前犯下的过失和堕落所引发的毁灭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又在策划着多么深重的罪孽吗？我们的罗马城是通过占卜和兆象，在神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罗马城中没有一块地方不与宗教紧密相连，没有一块地方没有神灵的存在；所有正式的祭祀，就像它们都有指定的日期一样，也都有指定的地点。同胞们，你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神灵——这些被国家所崇敬的神灵和在你们自己的祭坛上被供奉的神灵弃之不顾了吗？比起光荣的青年盖约·费边在被围困时的行为来，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吗？当他冒着高卢人的枪林箭雨，从城寨上走下来，在奎里那尔山上进行了为他的家族所规定的祭祀时，连敌人都以无比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即使战争都不能阻止家族神圣仪礼的正常进行，难道你们竟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宗教礼制和罗马的神灵在和平时期毁于一旦吗？难道要大祭司们和佛拉门们对待他们的公共职能比私人对待自己家庭的宗教义务更加欠考虑吗？

也许有人会回答说，我们或者可以将这些义务放到维爱去履行，或者可以把祭司派到这里。可是，如果要想按照礼节来完成这些仪式，这两种方法都不可取。用不着一一列举每个仪典和神灵，我只想问一句：在朱庇特神的节日大宴时，除了在神殿里以外，我们还能把他的卧榻铺设在什么地方呢？维斯塔神的永恒的神火和妥善保存在她的神庙之中作为我们国家保证的神像就更不用提了。而你，玛尔斯神哪！和你，父神奎利努啊！又该把你们的神盾放到什么地方才合适呢？难道你们希望把所有这些与罗马齐寿的，有些甚至是更为古老的神圣之物都抛弃在污秽的异地上吗？

祭司们又该做何考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重大的罪过吗？要知道，维斯塔贞女们注定只有一个住所，除了罗马城陷落，还从来也没有任何原因曾迫使她们离开那里。而朱庇特神的佛拉门更是为神法所限定，连一宿都不可在罗马城外驻留。难道你们要把这些神职人员从罗马的祭司变成维爱的祭司吗？维斯塔神哪！您的贞女们真的要抛弃您

吗？佛拉门要因他每夜在外留宿而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新的灾难吗？想一想在我们进行完正式占卜的仪式后几乎完全在罗马境内进行的其他活动吧！难道我们要把它们弃之不顾，故意加以疏忽和漠视吗？授予最高统帅权的库里亚大会，选举执政官和军政官的百人团大会——除了在经常召开它们的地点以外，还能在什么地方召开并且占卜吉凶呢？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迁到维爱去吗？莫非说等到需要召开大会时，人们又要千里迢迢再回到这座已被神人共弃的罗马城吗？

也许你们会说，罗马城事实上已经遭到了亵渎，没有任何祭祀能够使它重新洁净起来，是形势本身的需要迫使我们离开已被战火摧毁、一切化为废墟的罗马，而迁往一切完整的维爱。我们不应该使已处赤贫之中的平民为了重建家园而承受痛苦。可是同胞们啊！我想，用不着我多说，你们心里很明白，这不过只是一个悦耳的托词罢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原因。你们还记得吗，远在高卢人到来之前，就曾有人提出过迁往维爱这一话题，而那个时候，无论是公私建筑还是罗马城还都在巍然屹立着。并且——保民官们，请你们注意：我的观点和你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也许你们会认为，即使那个时候不应该搬迁，现在也到了应该搬迁的时候了，可是——在你们听懂我所要表达的意思之前，请不要表示出任何的惊讶——我的意见却截然相反，即使在罗马完整无缺时迁往维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们现在也决不应该放弃这片废墟。因为如果在那时迁往一个被我们所攻陷的城市，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都将是一个极为光彩的胜利，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这种迁徙只会成为高卢人的光荣，对我们而言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和痛苦。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离开我们的祖国，而是因为被征服被迫流落他乡。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由于阿里亚的逃溃、罗马的失陷以及神殿的被围等等，迫使我们不得不抛弃神灵，从无力保卫的地方流亡到异地去。难道高卢人能颠覆罗马，罗马人就不能使它恢复原貌吗？

难道仅仅因为建设上存在着一点困难，你们就准备允许这个罪恶，忍受这个耻辱吗？即使我们在重建罗马城的过程当中，建不起比我们祖国的开拓者们的茅屋更好、更宽敞的住处，难道在我们的神庙和神殿之间，像一个牧人或者农夫那样住在茅屋中，还不比作为一个流亡民族迁徙外

地更好吗？我们的祖先——牧人和难民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建造出一个新的城邦，那时，这里除了丛林和沼泽以外，四周一片荒凉；难道我们竟然置城寨与神殿依旧完好无损，各神庙仍然屹立的现实于不顾，逃避重建被烧毁的建筑的责任吗？如果是我们个人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每个人会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呢？现在，罗马城被烧毁了，难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就不想付出同样的努力了吗？

再说，如果或者出于恶意，或者出于偶然，维爱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火焰随风蔓延（这很可能发生），将城市的大部分焚烧一空，到那时我们是不是又该去注意腓德耐、盖比爱，或者是任何其他你们所能想到的城市，作为迁都的地方呢？难道我们的故土，这块被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土地，对我们就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吸引力吗？难道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仅仅停留在它的建筑上吗？虽然我苦难的过去不堪回首，虽然你们不公正的行为更是使我闷闷不乐，可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每当我在异地思念起我的祖国时，所有这一切——山丘、平原、台伯河、这片对我如此亲切的景物、这片我生长于其下的天空都会一一涌上我的心头。我是多么希望这一切所激起的眷恋之情能够使你们深受感动，使你们决心留下来，而不要在将她抛弃之后，让眼前这一切所引发起的故国之思使你们眷恋不已啊。神和人共同选定这块地方作为城邦的所在，必定有其充足的理由。这里有振奋精神的山丘，有宽广辽阔的河流，通过这条河流，无论是内陆各地的物产还是海外各地的货物，都可为我们所用；这里濒临海洋，可以获得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却又不至于离海太近，使之处于外国舰队的威胁之下；这里同时还是意大利的中心地带——无论从什么地方考虑，这都是一个适合城邦扩展的天然地理位置。城邦立国不久便拓展到如此大的疆域，这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同胞们，今年是罗马建城的第365年，然而在与你们长期作战的所有那些古老国家中，单独的城邦自不必提，就说与爱奎依人联合在一起的伏尔西人以及他们的所有工事坚固的城镇和雄视海陆、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整个埃特鲁里亚——他们中没有一个可以在战争中成为你们的对手。你们命运亨通，迄今一直如此；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去尝试另一种命运呢？消除这种想法吧！即使承认你们可以将勇敢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这块土地的好运肯定是不

会随着转移过去的。这里有喀必多林山,从前曾经发现一个人头的所在地,这被认为是一个预兆,预示这里将会成为世界首领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就是在这里,当喀必多林山在占卜的仪式之下予以清除时,朱维塔斯神和德尔米努神却始终不肯被人移动,这曾使你们的祖先欣喜不已。维斯塔的神火就在这里;天降的神盾就在这里;所有的神灵都在这里,如果你们留下来,必将得到他们的祝福。

反腓力演说(第二篇)

(古雅典)德摩斯梯尼
公元前 344 年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古雅典雄辩家、政治家。三十岁时开始政治生涯,直至逝世,他一直都是雅典政坛的活跃人物。曾因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扩张政策发表五篇演说,从而为自己赢得广泛声誉,并亲自参加希腊联军与马其顿作战。公元前 322 年,马其顿人要求雅典交出德摩斯梯尼,他不得不离开雅典,随后服毒自杀。

在《反腓力演说(第二篇)》中,德摩斯梯尼指责腓力破坏和约,怂恿墨塞涅和阿尔戈斯攻打雅典。

雅典人！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辩论的主题都永远指向腓力那充满敌意的阴谋诡计,指向他不断对和平犯下的暴行。你们在辩论中的发言充满了人性和正义的力量。其中有些人在猛烈抨击腓力时所表现的激情更会使他永远受到大家的敬爱。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应该采取怎样具体可行的措施一事,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人进行过尝试,更没有人将之付诸实施。

当然,在座的诸位比腓力更有资格为正义事业进行申辩,当它遭受到强权侵犯时也更有资格对此心生忧虑。可是,面对腓力目前的所作所为,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予以反对呢？你们在这些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你们对可能的后果、对一切必要性、对一切必定如此的结局洞若观火,你们个个擅长此道,你们白白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当腓力将他的阴谋付诸实施时,你们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着。如果你们认为只要用真理和正义的浩然之气去进行论辩就足以解决全部问题的话,那么一切就非常轻而易举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挽救一下时下混乱的局势,提防因为漫不经心而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阻止可能

会把各种反对意见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某种力量，如果我们真的打算这样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这场辩论。雅典人，我首先要说的是，如果有人面对腓力日益扩大的权势和征服欲望而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甚至还幻想着这和国家面临的危难毫无关系，或者幻想腓力的各种图谋对你们没有任何影响，我将感到无比震惊！我恳求你们务必要耐心地听我仔细解释解释，正是我要进行解释的那些理由使我对此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使我必须要把腓力看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首先要提到的是和约刚刚签订后腓力所获取的东西——温泉关，以及对福西斯的统治权。① 腓力要拿它们干什么呢？他想讨好忒拜人，而不是想为雅典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野心勃勃，妄图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庞大帝国；他不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安宁，也不是为了其他正义的目的。他清楚地意识到，我国的宪法和原则非常完善，想要利用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诱骗你们为了个人利益将希腊拱手让与他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由于你们是如此看重正义，生怕给自己的名誉带来哪怕一丝污点，由于你们具有如此敏锐的辨别能力，以致他一旦有所图谋，你们必定会和自己直接遭到攻击一般，义愤填膺，并群起而攻之。在腓力看来，忒拜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决不会反对和阻挠他的图谋，从而对他如法炮制对待其他地方的人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还会欣然听候调遣，为他而战。出于同样的动机，他现在对美塞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同样是甜言蜜语，宠爱有加。同胞们，这反而将你们反衬得更加伟大，更加富于光彩。这是因为，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的考验之后，事实雄辩地证明：只有你们还在始终不渝地维护着希腊人的权力。任何个人感情、任何出于一己之私利的游说都无法使你们背离对希腊的热爱之情。

腓力知道你们的态度，知道你们这些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截然相反的态度，这很正常。说不定他早就被你们所折服，面对你们过去的、现在的诸多英雄事迹，他感到无话可说。他肯定很早就知道，你们的先辈原

① 公元前346年，马其顿与雅典签订《菲罗克剌特斯和约》，以外交途径夺得温泉关，用以进逼希腊城邦。

本可以通过归顺国王挽回希腊的主权,可是当亚历山大这位腓力的先辈以信使身份前来传达这些条件的时候,雅典人却表示出了极大的轻蔑之意,他们宁可选择弃城而退,也决不肯屈服。尽管雅典人为此遭受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可他们的英勇行为却使后人为之振奋不已,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至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的先辈,腓力知道,前者只是为暴君而战,而后者则对他并无恶意。所以,他早就知道这两个民族所关注的不过是一己之私利,对希腊人的共同事业没有半点眷顾之情。腓力如果,如果选择和你们结盟,你们最多只会在正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他效力;可是,如果他到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那里去寻求帮助的话,他却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将他的勃勃雄心和宏伟计划变成现实,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腓力都下定决心和他们,而不是和你们站在一起。

雅典人,还是让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人受到法庭的传唤吧!对他们而言,这是最为公正的做法。正是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你们这才和他们签订和约。如果事先能够预料到腓力在和约达成之后竟会做出如此举措的话,我当初才不会去出任什么和谈使节呢,而且我坚信,你们同样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是的!肯定不会!腓力昔日做出的承诺与今天的所作所为有着天壤之别!此外,还有一些人也应该受到传唤。他们是谁?在我第二次出使回来,看到这个国家所遭受到的凌辱的时候,我曾经向你们提出过危险警告,将事实的真相讲给你们听,还尽我所能,极力反对你们放弃温泉关和福西斯的念头。在那个紧要关头,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他们指责我是一个禁酒主义者,指责我乖僻暴戾,说什么只要顺利签订和约,腓力一定会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会加固塞斯比阿和普拉蒂亚,阻止忒拜人蛮横无理的举动,切断切尔松尼斯,并把埃维厄岛和奥罗珀斯割让给雅典人,以之作为安菲波利斯的等价交换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们肯定还都记着这些话,尽管此刻它让你们真切感受到了切齿之痛。更过分的是,你们似乎还嫌自己受到的侮辱不够彻底,竟然把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扯进了那个和约之中,让他们在那些承诺底下苟且偷生;腓力的弥天大谎竟然迷住了你们所有人的眼睛。

为什么我此刻要提出这个问题来呢?为什么我希望那些人该受到传唤呢?我要请诸神为我作证,我将毫不避讳,勇敢地直面真理!我绝不会

破口大骂，进行肆意攻击，那样只会使自己遭受到同样的下场，再次给我的宿敌提供一个领取腓力奖赏的好机会；我也不会为了虚荣而向公众慷慨陈词。可是，我确实感到非常忧虑：早晚有一天，腓力会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你们更大的关注。在我看来，他的阴谋正在变得日益成熟。但愿将来的事实证明我现在的担心和顾虑纯属多余，可我还是相信，我们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只有到了是否可以对事态不加理会已由不得你们做主的时候，到了面临紧迫的灾难，你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智——而不是用我的或其他什么人提供的信息——确保自己安全的时候，你们才会迸发出最强烈的愤恨。

既然我们还没有滑落到彻底绝望的地步，既然我们还保留着进行辩论的权利，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件事：当初是谁游说你们放弃了福西斯和温泉关？我想我们之中恐怕没有人会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要那两个地方一到手，那个人的军队便可以长驱直入，直接开往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然后他就有机会迫使我们放弃对希腊的自主权，放弃我们在外国所享有的一切利益，并迫使我们投入到一场艰苦的防御战争中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意识到那个人究竟是何等居心。只是害怕到了那一天，他的阴谋早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受了骗，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为这个国家担心：他的海军远没有强大到足以从海上冒犯阿提卡的地步；他也绝不可能轻易将温泉关和福西斯划归自己囊中。如果不是当时受了骗，他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在道义的约束之下严格遵守协议，否则便会卷入战争之中，就像上次那场战争一样，到最后，他一定会摇尾乞怜，祈求我们赐予他和平。

金冠辩

(古雅典)德摩斯梯尼
公元前 330 年于雅典

鉴于德摩斯梯尼对雅典做出的巨大贡献,雅典政治家泰西凡建议赠予其一项金冠,不料却遭到政敌埃斯吉尼斯的反对。公元前 330 年,作者进行了自我辩护,并在辩论中获胜,最后获得了金冠。

埃斯吉尼斯,我可以肯定,你是在利用这件事情来炫耀你的口才和嗓门,而不是真的为了惩恶扬善。可是,埃斯吉尼斯,你要知道,一名演说家的语言和声调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以人民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以国家的爱憎作为自己的爱憎,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有怀有这种想法的人才会以诚恳的心智说出每一句话来。如果对那些对共和国的安全造成威胁的人奴颜婢膝,同人民貌合神离,和人民一起得到安全保证就只会是一句空话。可是,你看到了吗?——我却得到了这种安全保证,因为我的目标和我的同胞相一致,我所关注的利益正是我的人民所关注的利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怎么可能呢?尽管众所周知,你开始时一直拒绝接受出使腓力二世的任务,可战后你却立即到腓力二世那里做了大使,而那个时候,给我们国家带来重大灾难的正是这个腓力二世。

是谁欺骗了我们国家?自然是那个言行不一的人。宣读公告的人公开诅咒的应该是谁?当然是上面我提到的人。对于一名演说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言行不一更大的罪名吗?而你却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居然还敢张嘴说话,还敢正视这些人!你以为他们没有看清你的本来面目吗?你以为他们都睡着了或者如此健忘,把你所说过的话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吗?你一边在会上诅咒着别人,一边发誓说自己与腓力二世毫无瓜葛,攻击我告发你纯属私人恩怨,并无任何事实根据。战争的消息刚刚传过来,

你就把自己说过的话给忘了。你发誓说和腓力二世非常友好,你们之间早就存在着友谊——这其实不过是你卖国求荣的代名词罢了。埃斯吉尼斯,你只是鼓手格劳科迪亚的儿子,又怎么能在公正、平等的幌子之下成为腓力二世的朋友或者是亲信呢?我看这绝无可能。你是他们雇来破坏国人利益的。虽然你在公开的叛变中被当场抓获,事后也受到了告发,而你却仍旧以一些即使所有的人都会犯而我也不会犯下的罪行来辱骂我,谴责我。

埃斯吉尼斯,我们共和国政体的许多伟大光荣事业都是由我来完成的,国家并没有忘记我曾经做过的贡献。以下事实可以作为证明:在选举由谁来发表葬礼后的演说时,曾有人提及你的名字,可是人民并没有选你;没有选狄美德斯,尽管他刚刚达成和平;也没有选海吉门或者是你们之中的任何人,而是选择了我。尽管你和比索科列斯以粗暴而可耻的态度(仁慈的上帝呀!)列出你现在所举的这些罪状对我进行谴责和辱骂,可人民还是选择了我。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我还是想再告诉你一遍。雅典人知道我在处理他们公务时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与热忱,就像他们知道你们一伙的不忠一样。在共和国繁荣昌盛时,你们对某些事务矢口否认,而在国家蒙受灾难时,你们却痛痛快快地承认了。所以,对于那些以共和国的灾难来为自己求得政治安全的人,我们的人民认为远在他们如此做时就已经是人民的敌人,现在更是公认的敌人。对于向死者演说致敬、表扬他们英勇无畏精神的人,人民认为他们是不适宜与烈士为敌的人共处一室,同桌而食的;他不该与杀人凶手一起开怀畅饮,并为希腊的灾难大唱赞歌之后,再到这里接受如此的荣耀;他不该用声音哀悼烈士们的厄运,而是应该诚心诚意地去吊唁他们。人民在我和他们自己身上找到了这一点,却在你们之中任何一个的身上都找不到。所以他们才选择了我,而不是你。人民是这么想的,由人民选出来主持葬礼的死者们的家属也是这么想的。按照一般风俗,丧筵应该摆在死者最为亲近的家属家里,而人民却把丧筵摆在我家。他们这么做自有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单独的个体而言,个人与死者家属的关系要远较我亲密,可是就全体死难者而言,却再也找不到比我更亲的人了。对他们的安危成败最为关心的人,对他们死难的哀痛一定最为深切。

对马其顿士兵的演讲

(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马其顿王国国王,军事统帅。少时曾拜亚里士多德为师。16岁起随其父腓力二世出征,在征服希腊时,他指挥马其顿军的左翼,全歼著名的底比斯神圣军团。公元前336年其父遇刺后继承王位。公元前334年率领马其顿、希腊联军组织了为期十年的东征,即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远征,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23年染疾死于巴比伦。

本文是亚历山大大帝率兵出征时对士兵所做的一篇演讲。

马其顿同胞们:

现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并不是想阻止你们回家的愿望。就我个人而言,随你们到什么地方都无所谓。可是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呢?我又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呢?所以,我打算先从我的父亲腓力二世说起,这不仅是应该,而且也是合适的。腓力二世在最初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只不过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大多数人身上只披着一张老羊皮,在山坡上放着几只羊。就是为了这几只羊,你们不得不经常和边境上的伊里瑞亚人、特利巴利人和色雷斯人发生纠葛,而且往往失败而归。后来,是腓力二世脱下你们的老羊皮,给你们穿上大衣,把你们从山里带到平原,训练成足以应对境外敌寇的英勇无畏的战士。直到此时,你们才放弃了对那些小山村天然防御能力的信赖,转而相信起自己的勇气来。不仅如此,他还把你们变成城市的居民,让你们在法律和风俗的熏陶之下,变成文明的人。在腓力二世的努力之下,你们再也不是那些原先欺压你们、掠夺你们财物和亲人的部落的奴隶和顺民,而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他把色雷斯的大部分都并入到马其顿的版图之中,把交通便利的沿海城镇收入自己囊中,为你们的家乡带来商业,

使你们能够安稳地开发自己的宝藏。然后,他还下命令让你们当上了色雷斯人的统治者,而在此之前,你们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吓得浑身颤抖。他还降服了弗西亚人。你们家乡通往雅典的道路原先崎岖难行,是他把它拓展成宽阔平坦的通途。过去,雅典和底比斯一直在伺机消灭马其顿,是他彻底消除了这个威胁,我们马其顿不必再向雅典和底比斯缴纳贡赋,相反,他们现在必须要在征求得我们的同意之后才能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现在,我们正在享用着我父亲腓力二世留下的功绩。后来他又带兵人主伯罗奔尼撒,使那里的居民为之俯首帖耳。然后,他被任命为全希腊的最高统帅,挥军远征波斯。他赢得了如此高的荣誉,并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主要还是为了马其顿的利益。

我父亲为你们赢得的这些崇高的事业,就其本身而言,的确已经非常伟大,可跟我比较起来,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我从我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不过只有几只金杯银碗以及不足六十塔仑的财宝,可他却足足欠下了五百个塔仑的债务。除此以外,我自己还借了八百塔仑。依照当时的国力,大家不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率领你们出兵远征的。波斯人虽然是海上霸主,可我还是一举打到了赫勒斯滂海湾。然后,我又派兵击败了大流士的许多督办,把爱奥尼亚和伊欧里亚的全部以及上下弗瑞吉亚划归到你们的版图之上;米莱斯塔在我的围攻之下宣布投诚;其余各地则闻风丧胆,纷纷投降。我们一同分享了这些胜利果实。埃及和西瑞尼是我不费一弓一箭得来的,我把那里的东西都赏赐给了你们。叙利亚盆地、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归你们所有。巴比伦、巴克特里亚和苏萨也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利迪亚的财富、波斯的奇珍异宝、印度的特产,加上旁边的大洋,统统归你们所有。你们有的当了督办,有的当了近卫军军官,有的当了队长。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困苦之后,除了王位和这顶王冠,我又给自己留下了什么呢?除了你们掌握在手中的以及我暂时替你们掌管的以外,谁也说不出我有什么私人财产。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应该留下些什么。我和你们吃的是一样的饭,睡的是一样的觉——不,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吃得和我不太一样,他们可讲究呢。我还知道,我每天都比你们起得早,只是因为想让你们在床上再安安静静地多睡上一会儿。

可是，也许有人会以为，在你们经受劳累和痛苦的时候，我清闲地坐在一旁坐享其成。可是我要问的是，你们当中当真有人以为他为我受的苦和累比我为他受的苦和累还要多吗？或者，你们当中谁在战场上受了伤的——不论是谁——叫他把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也脱下我的衣服，我们比比看。我的全身，至少是胸前，没有一处是没有伤疤的。无论哪种武器，不论是近距离的还是远距离的，都曾在我的身上留下过伤痕。这是事实。我在与敌人的肉搏中挨过敌人的刀，数不清挨过敌人多少箭，还受过弹弓子弹的射击，至于说棒打石击，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荣誉，为了你们的财富。我带着你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跋山涉水，越过陆地、海洋，穿过山川、平原。我结了婚，你们也结了婚。你们之中一些人的孩子将会和我的孩子缔结为血肉相连的骨肉至亲。另外，你们当中还有一些欠了债的人，我并非多管闲事之人，对此一律未加追究，可是你们的薪俸确实已经相当丰厚，每当攻下一个城镇，你们都会分得许多战利品。可尽管如此，你们还是欠下许多公债，对此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可我并没有顾及这些，而是把你们的债务统统抹杀。而且，你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得到了金冠。这是为了纪念你们的英勇奋战，也是为了表示我的关怀爱护才颁发的，是永不磨灭的纪念品。但凡牺牲者，不论是谁，他的死都是光荣的，葬礼也是隆重的，很多人还在家乡立了铜像，他们的父母受到众人的尊敬，还被豁免了一切赋税和徭役。自从我率领你们远征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在溃败中死掉。

我本来是想把你们当中那些不能够继续参加战斗的人送回家乡去，使你们成为乡人艳羡的对象的，可是既然你们都想回家，那你们就都走吧。回到家乡之后，你们就对乡亲们说：你们的国王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米底亚、巴克特里亚、萨卡亚，征服了尤克西亚、阿拉克提亚和德兰吉亚，把帕西亚人、克拉斯米亚人以及直到里海的赫卡尼亚人变成了他的奴隶；他曾穿过里海关口以远的高加索山，渡过奥克苏斯河和塔内河以及除了狄俄尼索斯之外谁也不曾见到过的印度河，还有西达斯皮斯河、阿塞西尼斯河、布德拉欧提斯河，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临阵退缩的话，他还会渡过希发西斯河；他还曾经印度河的两个河口闯入印度洋，还占领了卡曼尼亚和欧瑞坦地区；当他的舰队由印度河驶回波斯海时，他又把你们带回到苏

萨。我再重复一遍，等你们回到家之后，你们就对乡亲们说，你们总算是平安地回到了家，只是把国王一个人留了下来，把他扔给那些他从未征服过的野蛮部落去照料了。在你们当众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定是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光荣事；在老天看来，也算得上虔诚无比了。好了，你们都回去吧！

告众士兵

(迦太基)汉尼拔
公元前218年于意大利

汉尼拔(公元前247—公元前183? 182?),迦太基著名军事统帅。公元前221年,仅二十六岁即被任命为迦太基军队统帅。公元前218年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在特来比亚河、特拉西米诺湖、坎尼等战役中大获全胜,后期随着罗马的反扑,终于在公元前202年遭受扎马战役之败。公元前196年逃亡叙利亚,率舰队与罗马作战,被击败。后逃至小亚细亚,并服毒自杀。

公元前218年秋天,汉尼拔率领迦太基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这是他在率军与罗马军队进行战斗之前进行的军事动员。

士兵们:

在你们考虑自己的命运时,如果能感受到不久前被我们征服的人溃败时所流露出的心情就好了;因为那不仅是一个极为壮观的场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你们处境的真实写照。我不知道命运之神是否已给你们披上了更为沉重的枷锁,使你们陷入到更加紧迫的形势之中。你们的左边和右边都被大海所封锁,用于后退的船只连一艘都找不到。环绕着你们的波河比罗纳河更宽,水流也更加湍急;后面则有阿尔卑斯山的重重包围,那还是你们在没有经历战斗消耗、精力充沛时,历经艰难万险才翻越过来的。

士兵们,你们已经在这里和敌人交过手了,你们必须获胜,否则便只有死路一条;命运迫使你们不得不加入战斗之中,而它现在就站在你们的面前。如果你们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你们就能得到即使从永生的众神那里也不敢奢望得到的最大酬劳。只要我们能凭借勇敢把敌人从我们先辈

手里强抢过去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收复回来，我们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罗马人通过多次战斗所攫取和积聚起来的财富，连同这些财富的主人，都将成为你们的战利品。在众神的庇护下，快些拿起武器，去赢取这笔丰厚的酬劳吧。

你们已经在荒凉的卢西塔尼亚和塞尔蒂韦里亚群山中追逐了很长时间的敌人，可是虽然你们历经艰辛，到如今却还是一无所获；你们跋山涉水，经过数个国家，一路舟车劳顿，而现在，打响夺取丰富收获的战役、为你们的劳苦赢取巨大酬劳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里，命运之神将答应你们结束辛苦努力的请求，把与你们做出的贡献相匹配的酬劳赐予你们。你们不要被这场战争表面上的巨大规模所压倒，心生畏惧之情。在战争中受到轻视的一方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而那些著名的国家和国王却常常被人轻而易举地征服。

道理很简单，除了徒有虚名的显赫名声之外，罗马还有什么比你们更强的地方吗？回顾一下二十年来你们凭借勇敢和成功而取得的战绩吧，你们从赫拉克勒斯支柱①，从大洋和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来到这里，将高卢和西班牙许多最凶悍的民族一一征服；如今你们所面对的是一支缺乏战斗经验的部队，就在今年夏天，高卢人还曾经击败、征服和包围过他们，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统帅和部队之间还相当陌生。要我和他们做一番比较吗？我的父亲是最杰出的指挥官，我是在他的营帐中出生、长大的，我荡平了西班牙和高卢，我不仅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诸国，还把阿尔卑斯山本身踩在了脚下；而他们那个仅仅才担任了六个月之久的统帅不过是他军队里的一名逃兵罢了。如果把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军旗统统拿掉，我敢保证，他肯定不知道哪一支才是他自己的部队。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的累累战功，我同样也亲眼目睹到了你们所流露出的英雄气概，能列举出每一名士兵勇敢作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士兵们，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我在成为你们的指挥官以前曾经是你们大家的学生，如今，我将率领着曾受到过我千百次表彰和犒赏的士兵，以高昂的斗志和士气去迎击那支兵帅互不熟悉的军队。

---

① 指直布罗陀海峡东口南北二岬，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和杰贝勒穆萨山。

无论我把视线转向何处，我看到的都是斗志昂扬、精神饱满的士兵，一支由各个最英勇的民族组成的久经战场的步兵和骑兵；你们，我们最可靠、最勇敢的盟军，你们，迦太基人，即将为你们的国家并出于最正义的恼怒而愤然出征。我们是战争中的攻击一方，高举仇恨的旗帜攻入意大利，并将以远远超出敌方的胆量和勇气，向敌人发动潮水般的攻势，因为攻击一方的信心和骁勇较之防卫者，通常会高出许多。此外，我们的内心还被曾经遭受的苦难、创伤和侮辱所灼烤着：它将首先要求我——你们的统帅，其次要求曾经围攻过萨贡塔姆的你们去惩罚敌人；如果我们临阵退缩，必将遭受到最为严厉的折磨。

那个最为凶残，也最为狂妄的民族主张一切都应归它所有，由它摆布；应当由它来决定我们该和谁交战、该和谁妥协；它划定了界限，以山脉河流不得逾越为由把我们封锁起来，而他们却不肯遵守自己规定的界限。它还警告说，不得越过伊比利亚半岛，不得干预萨贡廷人；萨贡塔姆在伊比利亚半岛，你们不得朝任何方向跨出一步！把我们最古老的省份——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控制在自己名下，这是一件小事吗？难道你们还想控制西班牙吗？难道要我们从那里撤走，以便你们更加方便地横渡大海，进入阿非利加吗？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他们要横渡大海？事实上，他们今年已经派出了两位执政官，一位派到了阿非利加，一个派到了西班牙。除了我们用武力保住的地方以外，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地方。有后路可退的人很有可能会变成懦夫，他们可以通过安全通道秘密潜逃，回到自己的国家，请求民众的收容，可你们必须做到勇敢无畏。你们在胜利和毁灭之间绝无回旋余地，要么选择战胜，要么面对死亡。如果命运未卜，与其死于途中，不如战死沙场，如果你们大家都能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必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是永生的众神在人们夺取胜利时所赐予他们的最强有力的鼓励。

对弗里斯的控告

(古罗马)M.T.西塞罗
公元前73年于罗马

M.T.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他出生于古罗马一个骑士阶层家庭,年轻时即有名望,积极从事诉讼辩护,先后出任财政官、市政官、裁判官和执政官,因在政治上表现出色,他曾被誉为“国父”。他热衷恢复共和政体,对恺撒的暴政和安东尼的野心进行过尖锐的批评。由于他曾支持屋大维反对安东尼,后被安东尼派人暗杀。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论共和国》、《论法律》、《论演说家》以及《论老年》、《论义务》等。

弗里斯于公元前73年担任西西里总督,当时整个社会贪污受贿的情况极为严重,而弗里斯尤为突出,针对这种现象,西塞罗发表了这篇演讲。

各位元老:

长期以来,大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有钱人犯了罪,不管罪证是如何确凿,可在公开审判过程中却总会安然无恙。这种认识对你们的社会秩序非常不利,对国家更是如此。现在,驳斥这种认识的权力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在你们面前接受审判的是一个有钱人,他一心指望着可以通过自己的财富使自己免于处罚;可是,在一切公正无私的人看来,仅凭他生活和行为本身就足以给他定罪。我所指的这个人就是凯厄斯·弗里斯。如果他今天不能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那不是因为缺乏罪证,也不是因为没有检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本身的失职。弗里斯在青年时代就以行为放荡闻名,在随后担任财务官时,除了作恶,几乎没干过别的什么事情。他消耗国库,欺骗并且出卖了一位执政官,放弃职责逃离战场,使军队得不到给养,对某省大肆掠夺,对罗马民族的公民权和敬守信仰的权利更是视而不见!他在西西里担任总督时,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神人共愤。

在此期间,他所制定的各种政策与一切法律、一切判决先例和所有的公理公然背道而驰。他对广大贫困人民的横征暴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把我们最忠诚的联邦当作仇敌来对待。他把罗马公民像奴隶一样,随意施以酷刑,折磨而死。许多杰出的人物未经审判便被宣布为有罪而遭到流放,而凶残的罪犯则通过行贿受贿逃脱掉法律的制裁。

弗里斯,我现在要问的是,你对这些指控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吗?不正是你这个暴君,公然在意大利海岸目所能及的西西里岛上,残忍地将无辜的公民帕比列阿斯加弗斯·克什纳斯钉在十字架上,使他屈辱地死去吗?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曾表示要向国家法官去上诉,指控你的罪行;就在他即将为此乘船归来的时候,你派密探把他抓到你的面前,对他严刑拷打。他坚持宣称:"我是罗马公民,曾经为洛克斯普列迪阿斯服务,他就在班诺马斯,他会证明我是无辜的!"可你对这些辩驳根本就不闻不问,你残忍暴虐,嗜血成性,竟然下令对他施以酷刑!"我是罗马公民!"这句神圣的话即使放到最偏远的地方,也仍然可以作为一道护身符来使用。可是他的话音未落,你就下令将他处死,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啊,自由!是曾在每个罗马人耳边回荡的悦耳之音!啊,一度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罗马公民权如今却横遭践踏!难道事情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全部权力来自罗马公民的一个低级地方总督,竟可以随意在意大利的一个罗马省份里,对一位罗马公民肆意捆绑、鞭笞、刑讯,并处以死刑吗?难道无辜受害者的痛苦喊叫,旁观者洒下的同情的泪水,罗马共和国的威严以及对国家法制的畏惧心理对那个心狠手辣的恶棍而言就没有一点约束力吗?那个人凭借着自己的财富,摧残自由的根基,公然藐视人类!难道这样的一个恶人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严惩吗?诸位元老,这样做是绝对必需的!如果不这样做,你们将失去社会安定的基石,扼杀正义,使共和国招致混乱、杀戮和毁灭。

论惩处阴谋家

(古罗马)裘利斯·恺撒
公元前63年于罗马

裘利斯·恺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贵族出身。公元前59年当选执政官。自公元前58至前50年,屡次征服高卢,掠取大量财富及奴隶,权势日重。公元前48年法萨卢战役获胜,追杀庞培入埃及。公元前48年起,破例连任五年执政官,公元前45年被元老院封为终身独裁官兼大将军、大教长头衔,被尊为"国父"。后因限制发放罗马贫民口粮,引起民众及元老院内贵族共和派不满,公元前44年被布鲁图斯、卡西乌等刺杀。

这是恺撒在元老院所做的一篇演讲。

各位元老:

一个人但凡面对复杂问题需要做出慎重考虑时,都不应该怀有仇恨、激动、愤怒或者是怜悯的情绪,以免被它影响,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一个人被这些情绪所蒙蔽,就不大容易识别出正确的事物。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把热切希望达到的目的和利益当一回事。在思想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之下,它的推理是正确的;可是如果让激烈的情绪占了上风,它就会成为统治思想的暴君,从而使推理失去其固有意义。

各位元老,我本来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国王和国家因为受到愤恨和怜悯的影响,从而做出不明智的结论的例子;可我却还是希望先讲一讲我的祖先们的例子,他们抵制了感情的冲动,在智慧和正确方针的指引之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在我们反对珀西斯王的马其顿战争中,在罗马人民支援下强大起来的罗德斯国背信弃义,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在战争结束后考虑如何惩罚罗德斯人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却宽恕了他们,以免日后落下一个同他

们作战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惩治他们背信弃义的话柄。同样,在整个布匿战争期间,尽管迦太基人无论是在和平期间还是在停战阶段都犯下许多非正义的行为,可我们的祖先却并未借机进行报复,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这件事应不应该去做,值不值得去做,而不是考虑是否应该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

对于现在这些阴谋家,各位元老,在我看来,即使对他们施以最严厉的酷刑也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可是就大多人而言,他们记得最清楚的往往是最后发生的事情,就拿那些罪大恶极的案件来说,如果惩罚措施过于严厉,人们就会忘记他们的罪行,而只会谈论对他们的处置。我深信,像德西姆斯·西兰努斯这样英勇善战的人,是从国家的热情出发提建议的,他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所持的观点肯定不是出于偏袒或者是敌意;我知道,这是他的品质和判断力使然。可是在我看来,尽管我不希望指出他的建议是残酷的(因为对那些人来说,什么样的惩罚也不能说是过分的),可是它却的确不符合我的心意。因为,西兰努斯,我敢担保,一定是你担心,或者就是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让你这么一个业以当选却还没有就任的执政官提出了这种新的惩罚措施。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我们执政官有着出众的才能,行为又是如此的果断,已经有这么多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之下整装待发。至于说到惩罚,我们可以说,在困境和危难之中,死亡是痛苦的解脱,而不是一种折磨;死亡可以使一切人间烦恼戛然而止;人死之后,什么烦恼忧愁,什么快乐兴奋,一切都无从提起了。

可是,我以永生的众神的名义问你,西兰努斯,你为什么不捎带着提出,先对他们施以鞭笞而后再处死呢?是因为博尔久斯法不允许那么做吗?可是其他的几种法律已经明文禁止,不许再对已经判刑的公民剥夺生命的权利,并允许他们流亡。或者是因为鞭笞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刑罚?可是对这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惩罚算得上是过于严厉或者是过于苛刻的呢?如果鞭笞轻于死刑,那么,法律就没有多少遵守的意义,而你对法律的亵渎却显得更为彰显,这又如何自圆其说呢?

也许有人会问,对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该由谁对它们加以谴责呢?我回答说,是时间,是时间的进展和命运,它们的变化对各个国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们自会加以责难。不论叛逆者得到什么样的惩

罚,对他们而言都是恰如其分的;可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加以考虑以什么样的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啊。所有导致不良后果的事例都是由良好的用心衍生而来;可是,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者是无原则的人所掌握了的时候,那些施加在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身上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惩罚,都将被作为例子应用在那些罪不当罚的不合适的人的身上。斯巴达人在征服了雅典之后,曾经指派了 30 个人负责统治他们的国家。这 30 个人在开始统治他们国家的时候,对于那些十恶不赦或者是为大家所广为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就一律处以死刑;人民对他们的行动拍手称快,赞叹不已。可是后来他们身上那种蔑视法律的恶习开始日益膨胀,最后终于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境地,使全体民众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那些被压制和奴役的国家很快便为他们的轻率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当胜利后的叙拉下令把危害国家的达马希普斯和与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以死刑的时候,举国上下无不拍手称快。在大家看来,那些结党营私、因为煽动叛乱对国家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失的人就应该毙命。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只要他看中了别人的宅邸、别墅,哪怕是金银餐具或者是服饰,都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势将别人置于死地。那些一度因为达马希普斯被处死而欢欣鼓舞的人很快便尝到同样的苦头;屠杀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叙拉凭借其财富使其党徒满足方才告一段落。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的治理下会出现上述那种无节制的现象。可是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存在,在其他的某一个时间段,换上另外一位像现在的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控很可能会被落实;如果我前面所举的那些先例真的发生,执政官向元老院的权力进行挑战,到时候谁又能阻止其发展进程,或者缓和其狂怒呢?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性和勇气是无可挑剔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过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萨姆尼人学来的;他们用来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亚人;总而言之,只要对他们是合适的,无论是来自其盟国还是敌人,他们都非常乐于采纳

过来,他们对待他人的长处一向乐于效仿,而不是心存警戒。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纳了希腊人的一些做法:用鞭笞的方法惩治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施以死刑。可是,随着共和国的逐渐强大以及公民中内讧的加剧,众多无辜者开始被卷入到定罪的范围之内,成为滥施刑罚的牺牲品;于是,这才产生了博尔久斯法以及其他的一些法律,允许将已经定罪的公民流放他处。各位元老,在这里,我把我们祖先的这种宽容大度当作我们不应该采取任何新的惩罚措施的有力理由。那些通过艰苦创业,创立了如此伟大国度的人,肯定会比我们这些仅仅可以做到维持祖先基业的人强得多,肯定会具有更多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不会发出疑问,认为我的意思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喀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张呢?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见是将他们的财产充公,而将他们本人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里;从此之后,任何人也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若做出与此相反的举动,就是对共和国以及公众安全的公然抵制。

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

(古罗马)裘利斯·恺撒
公元前48年6月于法萨卢

公元前49年1月，恺撒以民众派领袖的身份出兵意大利，元老院贵族和庞培措手不及，仓皇逃往希腊。公元前48年6月的法萨卢战役，是恺撒战胜庞培的决定性战役，战斗打响之前，恺撒对自己的将士发表了这篇鼓动性演讲。

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克服了更为可怕的敌人，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再是饥饿和贫乏，而是人。日后的一切都由今日而定。记住你们在提累基阿姆给我许下的诺言吧，记住你们是怎样当着我的面，彼此宣誓：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同伴士兵们啊，这些人就是我们曾经在赫丘利的石柱旁所遇到的那些人，就是在意大利从我们面前偷偷溜掉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历经艰苦奋斗、完成那些伟大战争之后，在我们取得无数胜利之后，在我们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为祖国赢得400个属国之后，不但不给予我们以荣誉，不给予我们以凯旋，不给予我们以报酬，反而要将我们解散的那些人。我对他们提出了公平的条件，他们却不肯听从；我给他们以利益，同样不能将他们争取过来。你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我释放的，我之所以没有加害他们，就是希望借此使他们感受到一份正义的力量。今天你们要回忆所有的这些事实，如果你们对我的话有所认同的话，你们也要回忆起我对你们的照顾、我的忠实以及我所慷慨地给予你们的馈赠。

对于那些肯于吃苦耐劳的老练士兵而言，战胜新兵并非难事，因为新兵缺乏战斗经验，并且他们还和儿童一样，不守纪律，不肯服从指挥官的

命令。我听说他[1] 心存恐惧，不愿作战。他的好运已经结束；他将在一切行动中变得迟钝而犹疑；他已经不再是自己发号施令，而是在服从他人的命令了。我的这些话只是针对他的意大利军队而言。至于他的那些同盟军，根本用不着去考虑，用不着注意他们，根本不用和他们展开战斗，他们是叙利亚、福里基亚和吕底亚的一些奴隶，总是随时做着逃亡或者是做苦役的打算。我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此言非虚，庞培是不会在战斗行列中给他们以地位的。就算这些同盟军像狗一样向你们包抄而来，对你们造成威胁，你们也只要把注意力放到意大利士兵身上就行了。当你们击溃敌人的时候，饶恕了那些意大利士兵吧，他们毕竟和我们是同族，只需屠杀那些同盟军，使其他的人感到恐怖就可以了。为了让我知道你们没有忘记你们不胜即死的诺言，当你们前去作战的时候，首先要摧毁你们军营的壁垒，填起壕沟；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能取胜的话，我们将无处逃遁；敌人看到我们没有军营，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的军营里驻扎了。

① 此指庞培。

输掉了的演讲

(古罗马)M.J.布鲁图斯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于罗马广场

M.J.布鲁图斯(公元前85—公元前42),古罗马军事家,曾任高卢总督。曾为恺撒的密友及亲信,后与之发生政治分歧。他站在元老院共和派一方,反对恺撒的独裁,并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元老院里将恺撒刺死。下午,他来到罗马广场,对广大群众做了这篇演讲,可是由于没能把握住听众心理,最终输给了他的对手安东尼,故后人将这次演讲称为《输掉了的演讲》。

罗马国民!爱国诸君!请你们静听我的演说,然后请诸君下一个公正的判断。

如果在场诸君中有人声称"恺撒是我的好友",那么我一定会疾言厉色地大声对诸君说:"我布鲁图斯之爱恺撒,比诸位之爱恺撒要强过百倍!"如果有人接着问我:"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亲手杀死你亲爱的恺撒呢?"我必将答复他说:"因为我布鲁图斯之爱罗马,较之我爱恺撒,又要强过百倍!强过万倍!"

恺撒多活一天,我和诸君就要多做一天的奴隶;恺撒早死一天,我和诸君就会早一天当上自由的国民。诸君是愿意做奴隶呢,还是愿意做自由的国民?请诸君自己下断语吧!

我对着恺撒的遗体失声痛哭,因为恺撒爱我;我替恺撒感到高兴,因为他可以借此依偎在上帝怀中;我看中恺撒,因为他有气拔山河的伟力;我杀恺撒,因为他怀有狼子野心,妄图剥夺罗马国民的自由权,自己称王称霸。(众鼓掌)

唉!谁愿意做奴隶呢?如果诸君当中有谁愿意做奴隶的,我倒是想请他说出个理由来,好让我明白诸君究竟是怎么想的。唉!谁不愿意做

一个罗马人呢？如果诸君当中有不愿意做罗马人的，就请发表一下高见。唉，又有谁不爱自己的国家？如果诸君当中有不愿意爱国的人，也请他当众声明。我就在此凝神谛听，听诸君发表高见。

诸君，我等待你们发表高见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没有听到诸君有什么反对的意见，因此，我可以把诸君看作是热爱自由的人了，我深信诸君必定会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众鼓掌）

诸君！如果你们觉得我的举动之中含有自私自利的野心和卖国卖民的迹象，就请诸君用我杀死恺撒的手段，将我刺死就是了。

唉呀！诸君！就在我们正在批评那些怀疑我们的人时，那些人居然来了！诸君请看，悄悄跑过来哭吊恺撒的，悄悄把恺撒的尸体搬过来的，不就是安东尼吗？对于这个祸国殃民的恺撒，安东尼不去想办法除掉他已经说不过去了，他反而可以因为恺撒之死而获得尊贵的地位，即使我什么也不说，诸君也是心知肚明的。唉！难道诸君之中也有像安东尼那样因此而获得尊贵地位的吗？有没有？诸君当自勉励呀！

最后，我还想告诉诸君的是：因为爱罗马国，我不得不刺死恺撒；刺死恺撒的，就是我，就是这把短剑。如果有朝一日我的行径和恺撒如出一辙，就请诸君还用这把剑置我于死地！要是别的什么人的行径也和恺撒一样，那么这把短剑同样不能坐视不理。（众鼓掌）请诸君认清这把短剑，请诸君认清卖国贼，认清爱国的好汉！

在安葬恺撒时的演讲

(古罗马)安东尼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于罗马广场

安东尼(公元前82—公元前30),古代罗马统帅,政治家。曾追随恺撒远征高卢。公元前49年任保民官,翌年参加法萨卢战役,助恺撒打败庞培。公元前44年任执政官,次年与屋大维、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主管东方各行省。后引起罗马元老院的不满,屋大维趁机对他进行反攻。公元前32年,元老院宣布他为“祖国之敌”,并向其宣战。公元前31年,安东尼战败,次年自杀。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布鲁图斯在刺死恺撒之后,马上赶往罗马广场发表演讲,以图赢得国民支持。他的演讲还没有结束,安东尼就抱着恺撒的尸体走入广场,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讲。

我今天来,是为了安葬恺撒,而不是为他歌功颂德。我发现,人生在世就像“好事深埋沙底,坏事远传千里”的道理一样。这句话似乎只适合于恺撒,而布鲁图斯则无疑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告诉你们说恺撒是如何地心狠手辣了吗?啊,可是上天知道,恺撒是如何地爱着布鲁图斯,这一剑,是无情无义的一剑。恺撒看到前来追杀自己的人竟然是他,“难过”两个字造成的伤痛恐怕会比短剑造成的创伤严重得多,他简直气得肝胆摧裂,鲜血直流,扑倒在罗马将军庞培的雕像后面,把脸埋在长袍之下。唉,就请诸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呀!照这样的凶残下去,你们不都是在劫难逃了吗?你们怎么也哭起来了?我发现你们也都是讲良心的人,大家都为恺撒的遭遇洒下伤心的泪水,善良的人们呀,你们不过刚刚看到恺撒的一件衣裳就已经如此悲痛,你们还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呢,他的尸体在这儿,你们看,已经被这个大逆不道的叛徒弄成这个样子了!

(听众发疯似的大声哭喊着,都切齿痛骂布鲁图斯是叛贼,发誓要为

恺撒报仇。)

各位朋友,不要慌张,不要因为我的话就把自己气成这样。杀死恺撒的都是些正人君子,至于是因为什么私仇隐怨才下此毒手,我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既然都是些正人君子,胸怀坦荡,就一定有他们这么做的道理。朋友们,我并不想煽动你们的怒火。我不会讲话,不像布鲁图斯那样会说话。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只知道爱我的朋友;就是杀死恺撒的那些人也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们才不肯让我上台演讲。我一无智慧,二无身价,既无三寸不烂之舌,又无八面玲珑的手腕,怎么会鼓动人心?我只是随便说说,知道什么就说些什么;之所以让你们看看恺撒的伤口,只不过是想借这张哑巴了的嘴替我说说话罢了。我想如果换了布鲁图斯的话,说不定他会在恺撒的尸体上种上一个舌头,会把罗马的每块顽石都说得跳起来,燃烧起来!

(听众怒不可遏,要立即动身去火烧布鲁图斯的住宅。)

我想请你们再听我说上几句,你们现在想采取行动,你们想要干什么呢?我要问的是,恺撒凭什么值得你们如此爱戴呢?哈,哈,你们还是说不出来,听我告诉你们吧,我以前不是说有一份遗书吗?遗书现在就在我的手里,上面还盖着他的印章,遗书上写着:凡是罗马公民,每人都可分得75个德拉克玛(古罗马货币名);他的花园树木,也都永久性地赠给大家作为公共游乐场所,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地享用。唉,像恺撒这样的人,天底下哪儿还能再找到第二个呢?

关于宣布安东尼有罪的演讲

(古罗马)M.T.西塞罗
公元前44—前43年前后于罗马

本文是出于派系之争而做。安东尼是著名的恺撒派人物,曾任罗马执政官,为击败安东尼,恢复元老院的统治地位,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9月到前43年4月,先后发表了十四篇旨在反对安东尼的演讲,本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关于安东尼,我们究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议来,昨天就已经决定好了。当我们把荣誉加到他的敌人身上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他成为我们的敌人。所有人当中,只有萨尔维阿斯一人可以阻止我们的议程,这倒不是因为他比其他所有人更加聪明,而纯粹是从他的私人情谊出发,或者因为他对目前的情势一无所知的缘故。从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所有人的知识加在一起还抵不上他一个人的话,那么,这将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他宁愿为了私人间的情谊而置公共福利于不顾的话,那么,这将是萨尔维阿斯本人最大的耻辱。如果他是因为对目前形势一无所知才做出如是举动的话,那么他就不要只相信自己,而是应该相信执政官们,相信大法官们,相信他的同僚保民官们和其他的元老;他们拥有显赫的职位,又为数众多,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远超过他,而他们宣布安东尼是有罪的。在我们的选举中,在我们的陪审法庭中,正义总是和多数人站到一起。如果还需要把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告诉他的话,我愿意简明扼要地阐明我的观点,对他提个醒。

安东尼在恺撒死后,将我们的金钱占为已有。我们任命他为马其顿总督后,他在没有得到我们许可的情况之下夺取了山南高卢的政权。在接管了一支去进攻色雷斯的军队之后,他把那支队伍带到意大利来攻击我们。这两个权力都是他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向我们请求的;当我们拒

绝了他的建议的时候，他便擅自采取了行动。他在博隆辛度组织起一支武装的士兵作为他私人的卫队和守业的哨兵，以口令统一全队。为了抄近路达到和恺撒所计划的同样的阴谋，他把其他的部队从博隆辛度转移到罗马来。因为缺少恺撒，加上他的军队占了他的先，他手足无措起来，立刻改变行动路线，转移到高卢行省，以之作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当初恺撒主宰我们的时候，也曾经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军队的根据地。

为了威吓他的士兵，使他们乖乖地服从他所命令的各种非法行为，他对他们实行了十人之中就杀掉一个的方法。依照军法，士兵们只有在发生叛乱或者是在战时擅自离开他们的岗位、行列时，才可以定这样的罪，才可以接受这样残酷的处罚，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将军，在形势确实非常紧急、非如此不能稳定局面的情况之下才采用这种方法。仅仅是因为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笑声，安东尼就可以将这些公民置于死地；况且这些人并未经正式判决，而是由抽签决定的。因为这些原因，士兵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叛离他；昨天你们通过表决，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对的，还发给他们一笔奖金。那些没有叛离的人，在恐惧的唆使之下，跟在他的后面做坏事，他们进攻我们的行省，围攻我们的军队和将军，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写信让我们的将军坚守这个行省，而安东尼却命令他们撤离。究竟是在我们这里认定安东尼为敌人了呢，还是安东尼在那里向我们作战了呢？迄今为止，我们的保民官对此是一无所知，并且在迪希莫斯被打败，我们边境上这一个大行省和迪希莫斯的军队一齐落在安东尼的手中，使他以此作为进攻我们的资源之前，他仍将一无所知。我相信，直到安东尼做了我们主宰的时候，这位保民官才会表决安东尼为我们的敌人。

高举战旗，勇往直前

(英国)威廉公爵

1066年10月14日于黑斯廷斯

威廉公爵(1027—1087)，英国国王。原为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英王爱德华去世，身后无嗣，威廉诈说爱德华生前曾许其继承王位，召集由五千名诺曼底封建主和骑士组成的远征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向英国发动进攻。在击败爱德华的继任者哈罗德伯爵之后，年底加冕为英王，开始了诺曼王朝对英国的统治。

在英法两国军队在黑斯廷斯决战前夕，威廉公爵对本国军队进行了慷慨激昂的鼓动，是为《高举战旗，勇往直前》一文。

诺曼底人！一切民族中最勇敢的人！我毫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也不怀疑你们必将取得胜利，即使你们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未能胜利，或许现在需要我来鼓励你们，可你们的勇气毕竟与生俱来，根本无需他人鼓动。最勇敢的人啊！我国的缔造者，不是率领着你们的先辈在法国的心脏巴黎战胜了法兰克国王吗？法兰克国王不是只有在恭敬地献出了女儿和土地之后，才苟且偷生的吗？这块土地后来便被冠以你们民族的名字，是为诺曼底公国。

你们的前辈不是在里昂俘获了法兰克国王，并把他囚禁在那里，直到他把诺曼底公国归还给当时尚处幼年的查理公爵后才将其释放的吗？双方还约定，法兰克王和诺曼底公爵日后在举行任何会晤时，公爵务必佩剑，而法兰克王却不可佩剑，哪怕只是一把匕首。高贵的法王不得不对你们的前辈俯首称臣，因而这一协定也就具有了永久的效力。后来，这位公爵不是率领你们的前辈抵达阿尔卑斯山下的莫门第，迫使该城的勋爵(即他的子婿)听命于自己的妻子(即公爵的女儿)吗？你们征服了凡人，公爵却战胜了魔鬼。他同魔鬼搏斗，将他打倒在地，把双手反缚在身后，使他

在众天使面前蒙受耻辱。可是,我何必要追忆往事呢?在我们的时代,你们不是在莫蒂梅和法兰克人打过仗吗?法兰克人不是心存畏惧,仓皇溃退了吗?你们不是杀死了法兰克人的统帅拉尔夫,作为获胜的自然结果,满载着荣誉和胜利品凯旋而回吗?哦!我们的祖先丹麦人和诺曼底人曾经无数次击败过英国人。哪怕只有一个英国人敢站出来对我证明,罗伦的民族自从立国以来还未有过败绩,我就低头认输。连自信都没有的民族居然敢在你们面前陈兵列阵,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虚伪的哈罗德王居然敢在你们面前抛头露面,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羞愧吗?那些残杀你们的同胞和我的亲族艾尔弗雷德的人居然还活着,这难道不令人惊讶万分吗?我的勇士们,高举战旗,勇往直前吧!愿你们的荣耀之光,犹如犀利的闪电,照亮四野!愿你们的进攻呐喊,犹如滚滚的雷鸣,响彻云间!为我高贵的死伤战士复仇吧!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前的演讲

(法国)圣贝尔纳

1147年

圣贝尔纳(1090—1153),法国基督教神学家。出生于第戎的一个贵族家庭,1112年入西多隐修院,1115年创办明谷隐修院并亲任院长。在政教冲突中支持巴黎主教,反对法王路易。在1130年两派红衣主教发生矛盾时,支持英诺森二世。1146年充当罗马教皇犹金三世的顾问,为了扩展罗马教廷的统治,亲赴西欧各国,鼓动农民和骑士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组成圣殿骑士团。1149年东征失败后,隐退于明谷隐修院。

本文是圣贝尔纳在十字军第二次出征前向军队所做的布道。

你们必将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灾难深重、面临毁灭的时代之中。人类的敌人使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散发出腐臭的气息。没有遭到惩戒的邪恶就充斥在我们眼前。面对世间的道德沦丧和奸佞得道,人类的法律和宗教的教条已失去了约束力。真理的宝座已为异教的魔鬼所牢牢占据,上帝将咒诅降到他的圣殿之上。

听我说话的人们啊,你们快些让上天暂息雷霆之怒吧,可不要以为只凭几句空洞的抱怨就能求得他的宽恕。即使身披丧服亦无济于事,还是把那身坚固的盔甲穿在身上吧。白刃相交、舟车劳顿、危难困苦就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而必然遭受的困苦。还是以战胜异教徒来洗清你们的罪孽吧。夺回圣地就是对你们忏悔的最佳奖赏。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敌人已经攻占了你们的城池和土地,欺凌了你们的妻女,亵渎了你们的神庙,有谁不会拿起武器奋起抵抗呢?而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甚至是重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到你们的兄弟身上,降临到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中。你们为什么还在犹疑不定,不去尽快消除罪恶,惩处暴行呢?难道你们能坐视异教徒在蹂躏了基督

的子民之后，依旧心安理得，逍遥法外吗？请记住我的话，他们的胜利将会给我们的子孙留下无穷的遗恨。如果让他们取得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将成为千古罪人。是的，耶稣基督已经向我发出命令，那些不奋起保护他的人必将受到他的惩罚。

快快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吧。愿神圣的怒火让你们在战斗中充满无穷的力量，愿基督徒的世界回响起先知的预言："刀剑不染血的人必将遭受诅咒。"如果我主召唤你们去为保卫他的财产而战，你们切不要以为他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他只需派遣出无数天使抑或一声令下，就足以使敌人在顷刻之间化为齑粉。可是上帝顾惜他的子民，为你们指明了一条仁慈的出路。他召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这样一来，你们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安。

基督的勇士们，为你们奉献出生命的基督今天要你们以生命相回报。你们将无愧于这场战斗，因为得胜自会无比光荣，即使身亡亦能享受到无尽之幸福。声明远扬的骑士们，十字架的英勇捍卫者们啊，要以你们的先辈征服耶路撒冷为榜样，他们的名字已铭刻在天国之上。把尘世间终将灭亡的一切抛在脑后吧，你们该夺取的是常青之树，要征服的是永恒的王国。

奴隶与自由民

(英国)约翰·保尔
1381年6月于伦敦附近

约翰·保尔(?—1381),中世纪英国传教士。原为肯特郡神父,后因宣扬无阶级社会,抨击社会不公,反对教会及封建领主,于1366年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开除教籍。可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被上流社会诬蔑为“肯特郡的疯牧师”。1376年起屡遭监禁,1381年爆发农民起义,保尔加入起义队伍之中,赶往伦敦。沿途发表演说,鼓动农民杀尽贵族和主教,得到农民广泛拥戴,被誉为“平民演说家”。后起义失败,保尔被处死。

这是保尔1381年6月于起义中在伦敦附近进行的一次演讲。

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之时,有谁是什么绅士?

在上帝造人之初,众生生而平等,只是后来在奸佞之徒的压迫之下,我们才陷于被奴役、被束缚的境地之中。如果上帝一开始就要创造奴隶,他必然会指定谁为奴隶,谁应享受自由。上帝任命的时刻已经到来,因此我要奉劝你们多加考虑,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就可以摆脱掉身上的枷锁,恢复自由之身。我建议你们深思熟虑、鼓足勇气、振奋精神。你们应该以庄稼人为榜样,先耕耘田地,然后再把损坏庄稼的莠草铲除干净。你们也可以先铲除国内的大贵族,然后再对法官、律师、贪得无厌者和一切压抑平民百姓的人加以惩处。到那个时候,你们定可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在将那些大人物铲除干净之后,你们盼望已久的自由平等就会来到你们身边,再也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剩下的只是你们对一切事物的同等尊严和权威。

我们要创造更多的希望

(德国)马丁·路德
1521 年 4 月于沃姆斯帝国国会

马丁·路德(1483—1546),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基督教路德教派创始人,基督教史以及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曾在艾尔弗特大学学习法学,深受人文思潮的影响,后成为修道士及神父,并获神学博士头衔。他反对天主教皇,简化宗教礼节,主张以《圣经》为唯一准则,从而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宗教改革。1520 年被教皇逐出教会,其著作也遭到焚烧。

1521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教皇的授意之下逮捕了路德,要他在议会上承认错误。本文即是路德在国会上的辩驳之词。

最尊贵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以及仁慈的国会议员先生们:

遵照你们昨晚为我规定的时间,我今天谦卑地来到你们面前。看在仁慈的上帝的面上,请尊贵的皇帝陛下和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让我为自己所从事的真理和正义事业做一番辩护。如果因为我的无知而触犯了宫廷礼仪或者是未能体察周全,恳请诸位仁慈地宽恕我,我生于草莽之间,习惯了与世隔绝的学者生活,对宫廷生活实在知之甚少。从出生至今,我的生活简单明了,除了授业著述,我心里只有光明的上帝以及耶稣基督睿智的教诲。

最尊贵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皇帝陛下昨天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就是那位妇孺皆知的畅销书的作者;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我所信守的教旨,我是否有悔改之意。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做了全面而完整的回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而且永远也不打算进行更改。这些书籍的确是我本人撰写,而且以我的名义出版的,除非某些人对其中的内容擅自进行篡改或者删减。如果不是我本人

独立撰写,我是一律不予承认的,任何人的妄加解释都并非出自我的本意。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曾经著述过内容和范围都不尽相同的书。在其中一部分里面,我以纯洁而明晰的基督徒精神详细论证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功绩。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我的那些死敌也找不到丝毫可以加以指责的地方,相反。他们都承认这些著作会使人获得极大的收益,所有虔诚的人都应该好好地读一读。教皇的敕令虽然措辞极为严厉,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如果我现在收回这些著作,那我的立场将不复存在。可怜的人哪!难道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非得将那些为敌友一致赞同的真理彻底舍弃,对普天之下都乐于承认的教义弃之不顾吗?

其次,我也的确曾经写过一些反对教皇制度的文章。在我的那些著作中,我对那些因为教义的谬误和丑恶可耻的榜样使基督徒蒙受苦难、并使人们的肉体和灵魂遭到摧残的制度进行了抨击。对虔诚的基督徒的良知来说,教皇的各项法律和教义对他们是一种纠缠和折磨,这是铁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或者是掩盖。此外,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在臭名昭著地和无休无止地侵占着基督徒们的财富,特别是在吞噬着德意志这一杰出民族的财富。

如果我收回有关的主题,那岂不是在助纣为虐,并打开大门,把更多罪恶昭彰的不敬之词都引了进来吗?那些蛮横的人在满腔怒火地粉碎一切反抗之后,会比过去更加傲慢,更加胆大妄为,更加狂暴!一旦我收回自己的这些文章,势必会使现在沉重地压在基督徒身上的枷锁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会使教皇制度更加合法化,并且,一旦我真的收回这些文章,这一制度将得到至尊的皇帝陛下以及帝国政府的确认。万能的上帝呀,我这样做岂不是在做不名誉的掩饰,岂不是在替各种邪恶和暴政做掩护吗?

再次,也是最后一点,我曾著书对一些人的行为进行过批评,因为这些人完全不顾宗教信仰,来替罗马帝国的暴政进行辩护。我坦率地承认,我的言辞的确有些过于严厉,这也许和我传教士的身份不相符合,可我并不打算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圣徒,更不打算因此就收回这些著作。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就必然意味着我对对手们不敬言辞的认可,而从今以后,他们必然将趁机以更加残酷的手段对上帝的子民进行欺压敲诈。

可是我毕竟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我不是上帝,所以,我只能以基督教义来保护我的著作。耶稣说:"如果我说了什么大不敬的话,那就拿出证据来。"(《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8章第23节)我是一个卑贱的人,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我深切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对我的教义提出反对意见。

基于此,最尊贵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以及在座所有听我演说的人,请在神的意志的指引之下,拿出先知和使徒的话来,证明我的确是错的。只要你们让我折服,我会立刻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并将亲手将我写过的文章付之一炬。

我刚才所讲的话清楚地表明,我已经充分地考虑过、估量过我所面临的危险,可我决不会被这些困难所吓倒,相反,我非常高兴看到今天基督的福音仍一如既往,引起了动荡和纠纷。天意不可违。耶稣基督说:"我来并不是赐予人间和平,而是让地上干戈四起。"(《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神意令人畏惧,也令人感叹。我们应当谨慎,以免因为制止争论而触犯上帝的圣诫,从而招致一连串的危险、眼下的灾祸以及无休无止的凄惨悲凉。我们必须谨慎小心,愿上天保佑仅次于上帝的、我们高贵而年幼的主人查理皇帝永保太平安康。我们不妨以神意为例。就说古埃及的法老、巴比伦诸王以及以色列诸王吧,他们运用看起来非常睿智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威严,到头来却只是加快了自己灭亡的步伐。"上帝在他们面前移山倒海,而他们却毫无察觉。"(《圣经·旧约全书·约伯记》第9章第5节)

因此,我们必须要对上帝心存敬畏之心。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并不表示诸位尊贵的亲王还需要听我如此肤浅的判断,完全是出于我对德国的责任感。因此,我如此谦卑地来到陛下和诸位亲王面前,只是请求你们阻止我的敌人,请他们不要因为仇恨而将不应由我身受的愤怒发泄到我的身上。

既然最尊贵的皇帝陛下以及各位亲王殿下希望我尽量做一个简明扼要而又直截了当的回答,我就遵命做出如下答复:我不能屈从于教皇或者是议会的压力而放弃我的信仰,因为错误在他们一方,他们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人所共知。如果在《圣经》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或者是强有

力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所引述的经文使我满意，如果不能用《圣经》使我改变主张，那么我将不能，而且也不愿意收回我所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没有任何权利昧着良心说话。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在接受宗教裁判所审判时的演说

（意大利）布鲁诺
1592年5月于罗马宗教裁判所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天文学家，著名的无神论者。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城诺拉，在修道院生活过十多年，因反对经院哲学，学习、研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控为“异教徒”，流亡国外15年。1592年回国后被宗教裁判所逮捕，1600年被烧死于罗马。他创作了《论原因、本质和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等著作，不仅继承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新的宇宙观。他肯定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感觉是理性的基础等，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

本文是他被捕后在接受审判时所发表的演讲。

整体而言，我有如下观点：存在着一个由无限威力创造出来的无限的大宇宙。所以我认为，有一种观点和上帝的仁慈以及威严是不相匹配的，即虽然除了创造这个世界之外，还拥有创造另一个和无限多个世界的能力，可上帝却似乎只创造出了这一个有限的世界。

总之，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存在着和这个地球世界相类似的无数个单独世界。在这一点上，我和毕达哥拉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地球是个天体，它和月亮、和其他恒星一样，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所有的这些天体构成了无数多个世界。它们形成无限空间中的无限宇宙，无数世界都处于它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存在着两种无限——宇宙的无限大以及世界的无限多，由此也就间接地得出一个与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真理的否定结论来。

其次，我还推断出，在这个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包罗万象的神，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一切存在物才得以生活、发展、运动，并达到自己的完善。

我用两种方法对它进行解释。第一种方式可比做肉体中的灵魂:灵魂完全地处于其中,并且完全地处于每一部分之中。这就像是我所称呼的,是自然,是上帝的影子和印迹。

另一种解释方式是不可理解的方式。借助于它,就其实质以及现有的威力而言,上帝存在于一切之中和一切之上,不是作为灵魂,而是作为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

至于说到第三位式的上帝之灵,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按照它应有的信仰,而是根据毕达哥拉斯的观点对它进行了理解,所罗门也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说,我把它理解成宇宙的灵魂,或者是存在于宇宙中的灵魂,一切就像所罗门的箴言所说的那样:"上帝之灵充盈着大地,包围着所有的万物。"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维吉尔曾经在《伊尼德》第六歌中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说明:

苍穹与大地,太初的万顷涟漪,
那圆月的光华,泰坦神的耀眼火炬,
在其深处得到了灵气的哺育。
智慧在这个庞然大物的脉络中充溢着,
推动着它生生不息……

按照我的哲学观点,所有事物的生命和灵魂都是从这个被称做宇宙之生命的灵气中孕育出来的。所有的事物都具有生命和灵魂,所以在我看来,它是不朽的,就像所有的物体按其实质来说是不朽的一样,因为死亡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分解和化合。《传道书》中在讲到太阳之下没有任何新事物的时候好像曾经提到过。

在真理面前半步也不能退缩。前进,我亲爱的菲罗泰奥,希望任何东西也不能迫使你放弃宣传你那些美妙的东西,无论是无知之徒的狂呼乱喊,无论是庸碌猥琐之辈的愤慨,无论是教条主义者和达官贵人的愤怒,无论是流氓无赖的搅闹,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无论是骗子和心怀妒忌之人的恶意诽谤,所有这些都无损于你在我心中的崇高形象,都不会使我离开你。

顽强地坚持下去，我的菲罗泰奥，坚持到底，不要灰心丧气，不要畏惧逃脱，哪怕那些蠢笨无知、手握重权的高级法庭用各种阴谋逼你就犯，哪怕它妄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抵制你那些美好的初衷、你那种种著作的胜利。

你尽管放心，这样的一天迟早会到来。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所明白的东西，所有的人都会承认：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同意你的观点并且对你大加赞扬是那样轻而易举，就像想要比得上你却难于企及一般；所有的人，只要不是从骨子里就烂掉了的人，终有一天会在良心的驱使之下给予你应得的赞扬。要知道，要想打开理性的眼睛，归根结底是由内心的教师来完成的，因为理解思想上的财富靠的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从自身的精神上得到的。所有人的心灵之中都拥有健全理智的颗粒，都有着天赋的良心，它高高耸立在庄严的理性法庭之上，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进行着评判，并做出公正的判决。你那良好事业最忠诚最卓越的捍卫者之所以能从每一个人意识深处最终点燃起反抗的火焰，正是这些判决做出的贡献。

那些不敢与你为友的人，那些怯懦而顽固地维护自己的卑鄙无知的人，那些坚持为赤裸裸的诡辩派充当刽子手、与真理势不两立的人，他们将在自己的良心中发现审判官和刽子手的身影，发现为你复仇的人的身影；这位复仇者将会更加无情地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深处对他们施以惩罚，使他们再也无法隐瞒这些观点。当敌人向你发动的攻势停息下来的时候，就让一大群奇异而凶恶的爱福门尼德[①] 把他们团团包围起来，让其把狂暴的怒火尽情宣泄在敌人的内心动机上，用自己的牙齿将他折磨至死。

前进！继续引导我们去认识关于天空、关于行星与恒星的真理，给我们讲解在无限的天体中一个与另外一个的区别，在无限的空间中无限的原因与无限的作用为什么不仅仅是可能，而且也是必然的。教导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体、物质和运动，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创造者，为什么所有有感觉的事物都是由同一要素和本原构成。给我们宣讲有关无

① 爱福门德尼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专门在地狱中折磨人们的灵魂。

限宇宙的学说;把这些假想的天穹和天域——它们似乎应该把这么多的天空和自然领域区分开来——彻底推翻。教导我们对这些有限的天域以及贴在上面的群星大加嘲讽。让你那些所向披靡的论据一齐射向那些愚民,把他们深信不疑的第一推动者的铁墙和天壳彻底摧垮,打倒庸俗的信仰以及所谓的第五本质,把关于地球规律在一切天体上的普遍性以及关于宇宙中心的学说赐予我们。彻底粉碎外在的推动者和所谓各层天域的界限。为我们打开心灵的窗户,使我们得以透过它饱览广漠无垠的统一的星球世界。告诉我们其他世界是如何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在以太的瀚海中疾驰的,为我们讲解所有世界的运动,如何由他们自身内部的力量来支配,并教导我们,然后,在以这些观点为指导去认识自然的道路上昂首挺胸,大步前行。

地球在转动

(意大利)伽利略
1632年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者。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著名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错误学说,纠正了这个持续一千九百年之久的错误结论。此外,他还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土星光环、太阳黑子、太阳的自转等天文现象,为哥白尼学说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标志着哥白尼学说开始走向胜利,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为此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本文是他1632年所做的一篇关于日心说的演讲。

昨天我们决定在今天碰头,把那些自然规律的性质和功能讲明白,并尽可能阐释得清楚一些。关于自然规律,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拥护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观点的人提出的那种,一种是哥白尼体系的信徒所提出的那些。由于哥白尼将地球置于运动的天体之间,说地球是像行星一样的一个球体从而引发逍遥学派的攻击,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妨先从逍遥学派的攻击理由能否成立开始,考察一下他们究竟提出了哪些论证,论证的效力又如何。

在我们的时代,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事情,观察到一些新的现象,如果亚里士多德活到现在的话,我敢说他一定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从他自己的哲学论述方式上,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得出这个结论来,他在书上说天是不变的等等,这是因为没有人在天上看到什么新东西,也没有看到什么旧东西消亡。潜台词就是,他好像在告诉我们,如果他看到了这些事情,他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来;他这种把感觉经验置于自然理性之上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会根据没有人看到天有

变化而得出天不变的结论了。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法律上或者是古典文学上的一个论点，其中根本就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别，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作者的信心、辩才和丰富的经验上，指望他凭借着他在这个方面的卓越成就把他的立论讲得娓娓动听，如果人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最好的论述。可是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如此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须加倍小心，提防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只要他碰巧找到了真理，即使一千个狄摩西尼和一千个亚里士多德都会手足无措，陷入困境之中。所以，辛普利邱，如果你心存这样一种想法或者希望，以为会有一个学问比我们大得多、渊博得多、博览得多的人，能够置自然界的实际情况于不顾，硬把谬误说成是真理，你还是早点断绝这个想法吧。

亚里士多德承认，由于距离太远，他看不清天体的具体情况，而且承认，谁的眼睛能更加清楚地描绘它们，谁就更有把握从哲学上对它们进行论证。现在，在望远镜的帮助之下，我们已经把天体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较之亚里士多德时代缩短了近三四十倍，因而能够识别出许多天体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见到的；别的姑且不论，单说太阳黑子，他就绝对没有见到过。所以在把握天体和太阳上，我们要比亚里士多德更有把握。

某些现在还健在的先生们，有一次曾去一所有名的大学听某位博士做演讲，这位博士听到别人说望远镜如何如何，可是自己还没有见到，便说这个发明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他叫人拿来一本书，翻到某处白天可以在一口深井里将天上的星星一览无余的理由。这时只听那位博士说："你们看，这口井就代表管子，这里的浓厚气体就是发明玻璃镜片的根据。"最后他还谈到光线穿过较为浓厚而黑暗的透明液体可以使视力得到加强的道理。

实际的情形却绝非如此。试想一下，如果亚里士多德当时在场，听到那位博士把他说成是望远镜的发明者的时候，他会不会比那些嘲笑那位博士和听他解释的那些人更加气恼呢？难道你们会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在看到天上的那些新变化之后，他将改变自己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著

作，把那些最合理的学说收到自己囊中吗？那些浅薄到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至理名言的鄙陋的人，难道不会遭到他的抛弃吗？这话怎么解释？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人，他一定是一个顽冥不化、头脑固执、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专横跋扈的人，视别人为笨牛，而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命令，凌驾于感觉、经验和自然界本身之上的人。给亚里士多德戴上权威和王冠的，是他的那些信徒，他本人并没有将这种权威地位窃为己有，或者霸占起来。由于披着别人的外衣藏起来远比抛头露面方便得多，他们便变得越发怯懦起来，不敢越亚里士多德半步；他们宁可轻易地将自己亲眼看到的天体变化一笔抹杀，也不敢动亚里士多德的天界一根毫毛。

论出版自由

(英国)约翰·弥尔顿
1644 年于英国国会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1632 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文学创作。早期作品充满清教徒观念以及人文主义思想。1640 年以独立派身份投身革命,写出了大量反对封建专制、捍卫共和政体的作品。1652 年双目失明后仍坚持写作。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屡遭迫害,却决不肯与君主政体妥协。晚年生活困苦不堪。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以及《力士参孙》等。

1643 年,资产阶级革命阵营内部上层长老派试图与王党妥协,促使国会通过新闻检查法案。弥尔顿便在国会发表了这篇反对演讲。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出版加强管制的办法达到民风淳朴的目的,那我们就必须对一切消遣娱乐、对一切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事物加强管制。除了端庄质朴的风格以外,一切音乐都在禁毁之列,一切歌曲都必须被制止。同样,对舞蹈也必须设立官员进行核查,除了获得批准、确属纯正者以外,其余的一切姿势和动作都不能进行传授;关于这一点,柏拉图早就在他的书里做出了规定。① 可要想对古琴、提琴、吉他挨家挨户逐一进行盘查的话,至少要动用二十个以上的检察官才行;这些乐器当然不能任其随便发出声响,只能发出规定的声音来。可是那些在寝室之中低吟浅唱的、情意绵绵的情歌小曲又该由谁去制止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

① 柏拉图曾在他的《共和国》一书中对此做出过规定。

更是一个也不应该放过;还有在坊间出售的装有各种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该由谁去查禁呢？二十个检察官够用吗？对乡村应该严加管制,好去看一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讲了些什么,然后再去看一看都市里乐师们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它们自然也都在查禁之列,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理想乡》和蒙特梅耶什么的……脱离现实世界,遁入万难实现的"大西岛"① 或者是"乌托邦"式的政体中去,对我们的现状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之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无可逃遁的环境之中,更加聪明地做好立法工作。

言论自由之利

当一个人浑身充满着鲜活的血液,无论各个基本器官还是心智官能都元气纯洁旺盛,而这些官能又在其机智活泼的运用中肆意驰骋其心智巧慧的时候,通常都表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运转得非常良好。和人的躯体相类似的是,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勃发,不但有充足的能力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而且还能将其剩余的能量投入到坚实而崇高的争议与发明之中的时候,这就表明它并没有倒退,没有陷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在经历了阵痛之后重新获得了青春,一步踏入到充满着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之上。我仿佛在自己的心中瞥见了一个崇高、勇武的国家,就像一个孔武有力的人那样,从酣睡之中耸身而起,浑身上下英姿飒爽。我瞥见它仿佛如一头苍鹰,正在挣脱开幼时柔弱的羽茎,它那双被正午的阳光晒得发红的眼睛放射着炯炯光芒,将被欺诓已久的目光疾扫而下,俯身鸟瞰着荡漾着天上光辉的一潭碧波。而此时那些数不清的怯懦的群居小鸟,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光的鸟儿们却一片鼓噪之声,它们上下翻飞着,对苍鹰的行径感到十分不解;而众鸟恶毒的叽叽喳喳则预示了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① 即《新大西岛》,培根所做的一部具有小说性质的理想国著作。

在莎士比亚纪念日上的讲话

(德国)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1771年10月4日于法兰克福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伟大文学家。生于法兰克福,1771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凭借《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1775年底来到魏玛,先后任枢密顾问、枢密大臣、内阁大臣等职,1788年,在意大利生活了两年后重返魏玛,在隐居生活中安度晚年。代表作品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戏剧《浮士德》以及长诗《普罗米修斯》等。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这是歌德于1771年10月4日在法兰克福莎士比亚命名日纪念会上所做的演讲。

在我看来,我们最高尚的情操应该是:当命运看起来即将把我们引领向正常的消亡时,我们却还继续保留着生存下去的愿望。诸位,对我们心灵的期待来说,人的一生实在是过于短暂。理由是:所有的人,无论是最低贱的还是最高尚的,无论是最庸碌的还是最尊贵的,只有在他对一切都产生厌倦之后,才会对人产生厌倦;与此同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当初设想的目标,尽管他对此非常渴望;因为尽管他在人生的旅途上一帆风顺,而且自己所期待的目标往往已经近在眼前,可他最终却还是掉进了只有上帝才知道是谁替他挖好的坑穴之中,从此归于乌有。

一钱不值!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就是我自己的一切,因为正是通过我自己,我才认识到了一切!每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他昂首阔步走完整个人生,为彼岸漫无尽头的道路做着准备。当然,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实施这一步骤的。有的人随身带上了最结实的手杖,可有的人却踏上七里靴超过了前面的人,后者的两步

抵上了前者一天的旅程。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位勤奋不倦的步行者还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尽管那位昂首阔步的人使我们十分惊讶与钦佩，尽管我们追随着他的足迹，并以我们自己的步伐去衡量着他的步伐。

诸位先生，就让我们动身吧！对这样一个脚印的观察，要远比驻足凝望国王入城的盛大仪式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更大的震荡，使我们的胸襟更加开阔。

我们今天来纪念这位最伟大的旅行者，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增添一份光彩。因为那些为世人所广泛认可的成功因素同样也蕴藏在我们的心中。

你们不要期望着我会写出什么优秀的作品来！祥和平静的心境与节日的盛装并不匹配；加上到目前为止，我对莎士比亚还想得很少；只有在我的激情被燃烧起来之后，我才能够臆测出，并且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才是最为高尚的东西。只读了一页他的作品，我便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首次读完他的一部作品之后，我觉得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个先天的盲人，在一只神奇大手的魔力之下，重新看到了光明一般。我认识到，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的生活得到了无限的拓展；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陌生，还未习惯的光明刺痛着我的眼睛。我慢慢学会看东西，感谢神灵赐予我这种能力，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我获得的究竟是些什么。

我没有丝毫的踌躇和犹豫，便坚决舍弃了那些有如此多清规戒律的戏剧。地点的一致对我来说就像牢笼般可怕，情节的统一和时间的一致则给我们的想像力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直到我跳进自由的空气之中，这才感到自己长出手和脚来。当我现在意识到那些讲究清规戒律的诸位先生从他们的巢穴里给我增加了多少困难，并且看到还有这么多自由的心灵被困其中的时候，如果我再不向他们宣战，再不每天寻找机会去冲破他们的堡垒的话，我的心一定会因愤怒而爆裂。

被法国人视为典范的希腊戏剧就其内在性质和外在特点来说不过如此，以至于即使让一个法国侯爵去效仿亚尔西巴德，也要比让高乃依追随索福克勒斯容易得多。

悲剧最初只是祭神典礼中的一段插曲，然后才具有了庄严的政治意

义：它将先辈们各个惊心动魄的伟大行动展示给人民大众，它有着完善事物所特有的纯洁的朴素性，它在人们的心灵里激荡起完整的、伟大的情感；因为悲剧本身就是完整的，伟大的。

是在什么样的心灵里激荡起的这种情感呢？是在希腊人的心中！我无法说明这其中意味着什么，可我却能体会到这一点；为简明起见，我在这里要请荷马、索福克勒斯以及忒奥克里托斯作为我的证人，因为他们都给了我这样一种感觉。

同时，我还要赶快加上一句：卑微的法国人啊，你们拿希腊的盔甲来做什么呢？它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庞大、太沉重了。

这样一来，所有的法国悲剧就变成了对自己的无情嘲弄。它们的情节都十分有规律，就像一双双的鞋子一样彼此大同而小异，尤其是在第四幕里，还经常穿插上一些乏味的东西，上述这些情况，各位先生想必都曾经亲身经历过，我就无需多费笔墨了。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想到要把这类政治历史的重大题材搬上舞台的，对此感兴趣的爱好者们可以以此为题写上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对将此发明权的荣誉归于莎士比亚的说法，我表示怀疑；他把这类题材提高到迄今为止似乎还是如此之高的地步，那些眼睛高高向上的人是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的，所以很难设想会有一个人能比他看得更远，或者能超越他所达到的高度。

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啊！如果你还活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一定和你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忒奥克里托斯的话，我宁可不在德尔福斯神庙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祭司长，而去扮演他的配角皮拉德斯！

诸位先生，我想暂时中断一下，明天再继续写下去；因为现在在我内心滋生出的这种情绪，也许不会为你们所轻易理解。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个奇妙的万花镜，世界的历史在镜筒之中被一根无形的时间线索串联在一起，在我们眼前一掠而过。他的布局与我们常常谈到的布局不尽相同，可他的作品却都在一个神妙的点的四周徐徐展开（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指出这个点，并对之进行阐释），我们所独具的个性、从主观出发所幻想出的自由、与整体的必然进程就在这个点上发生了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嗜好却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必须要产生

出一种新的创作，才能从暗影中走出来。

所有的法国人，加上受到他们传染的德国人，甚至包括维兰在内，在这件事情上，就和在其他的事情上一样，并没有给自己增添任何光彩。就连一向以攻击一切崇高的权威为职业的伏尔泰也在这个方面被证实是一个十足的台尔西特。如果我是尤利西斯的话，我会用手中的拐杖将他的背脊打个稀烂！

这些先生中的大多数对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尤其反感。

而我却要振臂高呼：这是自然的真实！是自然的真实！再也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加自然的了！

这样一来，他们便一同向我发动了攻击。

松开手，让我把话说完！

他与普罗米修斯做着竞争，以对手为楷模，一点一滴地塑造着他的人物形象，唯一不同的是他赋予了他们巨人般的伟大性格——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不出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的兄弟——然后以他的精神赐予他们生命。透过各个人物，人们感受到了他的语言，看出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我们这一代人敢在自然问题上做出判断吗？从童年时代起，我们无论是从自己身上所感觉到的，还是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一些被束缚住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我们能从什么地方获得对自己的认知呢？面对莎士比亚，我常常感到无地自容，因为这样的情形时有发生：在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就会想，要是换了我，我一定会换另一种方式去进行写作！紧接着，我马上便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家伙，莎士比亚笔下描绘出的是多么自然的真实，而我所塑造出的那些人物却只不过是那些传奇小说中怪诞幻想所吹出来的肥皂泡罢了。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可是我却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对于世界所讲述的一切同样适于莎士比亚：我们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只是善良的一个方面，它对善良的存在不可或缺，并与之构成一个整体，就像为了创造出一个温暖的地带，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莎士比亚带着我们去周游世界；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毫无见识的人

每遇到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飞蝗，都要惊讶地喊叫起来：天哪，它要吃掉我们呢！

诸位先生，行动起来吧！请把你们那纯净的心灵从所谓高尚的文雅趣味中唤醒吧。它们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过着百无聊赖的愚昧生活；心里虽饱含激情，可骨子里却缺乏足够的勇气；它们尚未发展到悲观厌世的程度，却又懒散庸碌，无所作为，所以它们也就只能躺在桃金娘下、月桂丛中，打着呵欠过着萎靡不振的生活，消磨着宝贵的时光。

不自由，毋宁死

(美国)帕特里克·亨利
1775年3月23日于弗吉尼亚议会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政治家、演说家。曾做过店主、农民和律师。1765年当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率先反对征收印花税，此后十年间，力挺北美独立。历任弗吉尼亚州通讯委员会委员，民团司令及州长。晚年因与华盛顿总统政见不合，拒绝在新政府中供职。

在1775年3月召开的弗吉尼亚州第二届议会上，亨利驳斥了妥协派的谬误观点，阐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议长先生：

对于刚才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干，我比任何人都更加钦佩。可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却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与诸位的观点不尽相同，我还是想把我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自由地阐述出来，我不希望这被视做对诸位先生的不敬之举；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摆在议会代表们面前的问题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是要享受自由还是遭受奴役的重大问题，而且正是因为它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要在辩论中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查清事实真相，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如果在这种时候因为怕触犯别人就缄口不言，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叛国行为，是对比世间所有国主都更加神圣的上帝的最大的不忠。

议长先生，沉湎于希望的幻觉是人的天性。面对痛苦的现实，我们更愿意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并倾听海妖那蛊惑人心的歌声，任由她把我们化为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难道这是一名有理智的人应该做出的事情吗？难道我们在获得自由这样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事

情上要保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我来说,无论精神上承受多大的痛苦,我也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愿意了解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以外,在判断未来的问题上我别无依靠。而依靠过去的经验,我倒是想知道,面对英国政府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各位先生何以满怀希望,并欣然以此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是他们在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所流露出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千万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们,事实已经证明,那只是挖在你们脚边的陷阱。还是不要让他人的亲吻把您给出卖了吧!你们可以反思一下,他们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平和亲善和遍及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是否匹配?如果说是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调停,那么战舰和军队又该做何解释呢?难道因为我们曾经流露出决不肯和解的表示,仅仅为了赢回我们的爱,就一定要大动干戈吗?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先生们。这些都是用于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的论辩手段。我想问诸位先生们的是,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逼我们就范,那还能意味着什么呢?哪位先生能够指出可能存在的其他动机吗?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什么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部队吗?不,先生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来的。英国政府制造出来的锁链已经在我们的脖子上套了太长时间,我们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用得着再进行辩论吗?先生们,我们已经辩论了十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良方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虑,可一切却都是徒然。难道要我们苦苦哀告,向敌人奴颜婢膝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使用过的更好的良方吗?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还是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风暴,我们已经把我们该干的工作都做过了。我们曾经请愿、抗议、哀求过;我们曾经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却遭到漠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得不到任何回应。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前一脚踢开。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还能怎样继续沉湎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已经没有任何协商的余

地了。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并决心投身我们长期为之奋斗的崇高权利之中，如果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所从事的斗争，不获全胜誓不收兵，那么，我们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诉诸武力，求助于作为战争主宰的上帝的庇护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议长先生，有人说我们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抵抗强大敌人的进攻。可是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呢？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非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每一户人家都驻扎满英兵的时候，我们才会奋起抵抗吗？难道犹疑不定、无所作为就能帮助我们聚集起力量来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直到敌人捆住我们的手脚，我们就能找到有效的抗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够妥善利用好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就不会弱小。一旦三百万人民在自由事业的号召之下，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我们将有能力战胜任何敌人。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主宰各国命运的正义之神会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强者并不一定会成为战争的胜利者。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才会成为最终的赢家。更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就算我们临阵退缩，想撤离战场，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甘心接受屈辱和奴役，否则我们将无退路可言。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叮当当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响起。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们，就让它来吧！

为缓和事态而做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无义的。各位先生当然可以高喊：和平！和平！可和平根本就不存在。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的耳鼓之中。我们的弟兄们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会得到些什么？难道生命就如此可贵，和平就如此甜蜜，竟值得我们甘心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万能的上帝啊，阻止这一切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做出何等举动，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控告沃伦·哈斯丁

(英国)埃德蒙·伯克

1788年

埃德蒙·伯克(1729—1792),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家、下院议员。出生于爱尔兰一个律师家庭,1748年获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学士学位。早年投靠辉格党,并参加辉格党的改革运动,是该党理论专家。他对美洲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抱同情和支持态度,在美国革命时曾大力支持美国独立。他在议会大肆攻击政府旧的殖民制度,反对英国政府利用东印度公司对印度人民实施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却极力反对法国人民革命。

各位议员,我在此只是长话短说,给各位提一个醒,哈斯丁先生的政府是一个对个人和公众强取豪夺的政府,其压迫体系与英国政府体制完全背道而驰,而其目的则在于使土著居民中最坏的那部分人从政府手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并进而使政府的各项政策收不到任何的成效。在最后的这个时刻,我谨以英国下院的名义,对沃伦·哈斯丁的恶行提出严重指控。

各位议员,为了使正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伸张,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我们非要找到什么理由做支撑吗?诸多王公贵族遭到侮辱,贵妇人名誉扫地,一些省份的田地日渐荒芜,一些王国的财力渐趋枯竭,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各位议员,你们想要罪犯吗?你们指控过的人里又有谁曾经犯下过如此严重的罪行?没有的,议员们,你们不必奢望其他与此类似的违法者会在印度遭到惩罚。沃伦·哈斯丁在印度并没有留下足够的钱财来培育出这样一批人。

议员们,你们需要的是检察官吗?——在你们面前的所有大不列颠下院议员都是检察官;议员们,我坚信,即使是太阳在将其仁慈关爱的阳

光遍洒大地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恢弘的场面：虽然这里的人民和远方的人民之间被各种具体的和自然的障碍所阻断，然而他们却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社会的和道德的团体之中——全体英国下院议员已经把我们给全体印度人民带去的屈辱和残暴视为他们自身所遭受的磨难，并因此深感愤愤不平。

我们还需要一个法庭吗？议员们，这样的例子上古社会没有出现过，现代世界没有，人们的想象力同样不会为我们提供出来。我们满怀信心把印度和人类的利益托付给你们去照料，并据此按照下议院的决定：

我控告沃伦·哈斯丁先生犯有重罪和轻罪；

我以大不列颠下议院的名义在议会会议上控告他辜负了议会对他的信任；

我以大不列颠全体下院议员的名义控告他玷污了国家的声誉；

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控告他违背了印度的法律，侵犯了印度的权利和自由，毁掉了印度的财产，使印度的土地变得一片荒芜；

我以他所违背的永恒的正义的法律的名义，并根据这些法律控告他；

我以人性的名义控告他肆意践踏人性，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地位是高是低，无论境况是好是坏，都遭到了他的恶意诋毁与压制。

议员们，在这即将得出结论的紧要关头，我谨以下议院议员及其周围人们的名义向即将退休的一代和蒸蒸日上的新一代人证明：作为永恒秩序这一伟大序列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正站立在两代人之间。我们呼吁这个国家，呼吁这个世界倾听我们的下列声音：下议院并未回避自己应尽之责任；我们并未互相推诿罪责；我们从未与犯罪行为谋求妥协；在与犯罪、恶行、暴发户以及东方式腐败进行的难以想象的艰苦斗争中，我们从未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憎恨而心生胆怯之意。

议员们，令我们欣慰的是，上帝已把我们时时刻刻都置于接近某些重大变化的情形之下。在世界诞生以前、构成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有一个东西，仅仅一个东西可以经受得住所有的考验，而它就是正义的力量。它源于上帝，充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指导着我们该如何做人，如何待人；当地球遭到毁灭，上帝召唤我们去过美好生活时，在这位伟大法官的面前，正义会依照我们生前的所作所为，或成为我们的辩护者，或成为我们的控告者。

论拒绝与波拿巴谈判

(英国)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1802年2月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著名演讲家,曾任下院议员。

先生们,我们今天晚上听到了对波拿巴最为连篇累牍同时也是最为尖刻的抨击之声,人们对于他的所有行为,尤其对于他用不道德的手段夺取政权的行为大加抨击。我是不会为他进行辩护的。在我看来,这么做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是非常失策的,除了必然地引起下院和英国愤怒的抨击之外,将收不到任何其他的效果。可是,我却并不想为他辩护。我手头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充分,还不容我对这位非凡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

波拿巴到达法国时,发现政府正处于风雨飘零之中,共和国的所有事务不仅杂乱不堪,而且残缺不全,亟待解决。他觉得政府有必要进行改革,于是他便以人们可能会对一个军人所期望的方式进行了政府改革。他将军政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中。不要指望我对这种行为表示赞同或者是为它辩解。对于这种不择手段地改革政府的方式,我当然持保留意见;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下议院对军事专制思想表现出的如此强烈的愤慨仍然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面对离家门口更近的军事专制时,他们曾表现得非常镇静——不,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把军事专制当成了尤其适于实行言论自由的政府结构,在某些问题上当成了能够引发一国民众注意力的诸多政府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整个爱尔兰无比愉快而又沾沾自喜地建立起来的不就是那种制度吗?即使到目前为止,那个政府不还是在其王国里对那种制度大吹大擂吗?难道此时此刻,许多地区的人们不是已经将他们的财产移交给军事长官,并听

命于他们的意志吗？

我听到有人说："波拿巴对和谈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即使勉强为之，恐怕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和平。"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推测他的诚意呢？用拒绝和谈的方法吗？毫无疑问，如果想断定他是否出于真心，就应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可是，和平对其军事专制制度不利。"先生们，我曾听到过许多关于军事专制无从维持长久的说法。希望世界历史能够证实这些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奥古斯都·恺撒建立的是不是实行军事专制的政府？可是它却持续了六七百年。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军事专制似乎是能够长期存在的，可是，说它取决于第一个篡位者的寿命却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罗马皇帝中有一半被害身亡的，可是其军事专制至今仍在延续着；所以，我担心法国也会这样。如果波拿巴从历史舞台消失，那么贝蒂尔或者是其他将军很可能会取而代之，他们对法国专制主义的性质或者我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我们一样可以和波拿巴或者是波拿巴的其他继承人去签约，而不必理会他会是谁，一切就像我们可以和路易十六、路易十七或者路易十八签约一样。除了名义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不同之处。谁掌握大权，我们就和谁和谈就是了。

可是先生们，如果用事实说话，我倒是认为波拿巴有和谈之意。这位将军尤嗜军功，他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显然并不满足；面临困境，它就更会黯然失色；谁说不能再增添些新的荣耀了呢？身处彼时彼境，他必然深感仅仅凭借着命运、天才和睿智已经难再继续取得成功。他必定起用其他将领，因为将领们的骄奢淫逸或平庸无能很可能会将他的成就化为乌有，将领们的胜利甚至会改变法国人对他的印象，而和平则会使他保住既得的利益，稳定住命运中的变化。

当然，这绝非波拿巴的唯一目的。他知道，法国急需短暂的喘息以图恢复元气。只要法国能够东山再起，他完全有机会赢取比他希望从军队和最得意的军事胜利中得到的一切更加体面的荣耀和更加稳固的权力。这么说也许波拿巴对那也许是唯一值得获得的名望有些不屑一顾？不，如果在他灵魂深处依然涌动着渴望军功的激情，谁又能否定他不会顺从法国人民的感情，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并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呢？在波拿

巴到底有没有真正和谈的诚意这个问题上,我有权做这样的争辩。先生们,这些诽谤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无聊,而且贻害无穷。我听惯了人们对伟大、高尚人物的恶意诋毁和造谣中伤,已经能够做到不为所动了。

今晚,我尊敬而博学的朋友(厄斯金先生)对不久前刚刚辞世的那位伟大的、举世无双的人物进行了公正、恰当而令人信服的称赞。在此,请允许我也像厄斯金先生那样对可敬的乔治·华盛顿啰嗦上几句,尽管我知道,面对这样一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为我们树立了完人榜样的人物,也许我的颂扬并不完全恰如其分;可是,尽管华盛顿将军是如此的善良、伟大而天下无双,某些人当年在下议院里谈到他时仍口出不逊之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对他的评价并不比现在对波拿巴的评价更好。发起我们现在这场辩论的可敬的议员(邓达斯先生)也许还记得,下议院一方的议员们当年是带着何等鄙视、恶意甚至是轻蔑的态度提到华盛顿将军的名字的。他难道不记得如果有谁胆敢以常人的敬重态度提到华盛顿将军的名字,他就会慷慨陈词、义愤填膺,不把对方诬为国家公敌就不死心吗?如果提议说与这位伟大的人物进行谈判,他会做出何等反应呢?他会不会说我们这是在跟叛匪或者是卖国贼谈判呢!?这样的行动又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不知道这位可敬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偏激,但愿不是如此。时至今日,我希望大家都相信,像美国这样的共和制政府绝不会对社会秩序和已经建立的君主政体造成任何威胁或者损害。他们已用自己的态度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还表明,尽管十分看重荣誉,可他们仍会遵循理智和谨慎的原则。他们没有拒绝与法国谈判,一心希望尽快终止所有的分歧。我们对他们的行为大加称赞,却没有加以仿效。

那么,先生们,这场对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恐怖的战争将在何处进行呢?将在何时停止呢?不会让我们等到波旁王朝建立起来之后吧?你们之所以不愿意和谈,是因为你们打了胜仗的缘故。所以,所谓我们应该继续这场战事只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仿佛一场试验一样,我们必须要使波拿巴再打一个时期。天哪!先生们!难道战争是一种试验状态吗?难道和平是一个不成熟的体制吗?难道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会带来危险吗?难道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结的恐怖会使你们的警惕性、你们的政策

乃至寻常的观察力损失殆尽吗？难道说这种试验状态不会给人们增添苦难吗？“我们必须暂停！”什么？难道非要逼着大不列颠挖出她的五脏六腑，让她流尽宝贵的血液，消耗光她的财富，而仅仅让你们进行一项试验吗？如果不知道你们所引发的那些恐怖是何等滋味，你们不妨亲自上战场去体会体会！在以往的战争中，人们至少还可以拥有某种感情、某种兴趣爱好，面对屠杀和死亡的场面所必然造成的各种痕迹，它有效地起到了平衡的作用。

如果有人到过布莱尼姆战场，询问参战士兵的战斗动机是什么，他们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从而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为抑制那位从不克制自己的伟大君主的野心而战斗。可是如果你现在再去一趟那里，并就同样的问题咨询士兵，他们一定会回答说：“战斗！”“他们不在战斗；他们在暂停！”“那个人为什么死去？为什么另一个人郁郁寡欢？这种无法平息的狂怒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回答必定是：“先生，你一定弄错了；你在自欺欺人——他们并不是在打仗——还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吧——他们只是在暂停而已！他并非因为苦恼而死——那个人并没有死——他仅仅在暂停！先生，愿上帝保佑你！他们彼此并不生气；他们没有争吵的理由；可是他们的国家却认为必须要暂停。先生，你所见到的哪里像是打仗，这里既没有伤害，也没有残暴，更没有流血牺牲，有的仅仅只是政治上的暂停！这不过是一个试验，看波拿巴以后会不会更规矩些；出于纯粹的友谊，我们已经同意暂停了！”先生们，这就是你们在表明自己是拥护秩序的人时所采用的方法吗？你们精心设计的制度只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野蛮：它破坏秩序，践踏宗教，别说是宽宏大量的崇高感情，就连对社会固有的感情也被扼杀了；为了推行这种制度，你们不惜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和破坏的情绪。

先生们，我的话讲完了。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想，你们对于那公正而恰当地提出的建议已经做出了合情合理的、明确而详尽的解答。如果你们想以所有的盟国都参加和谈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手段，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消息通知波拿巴。可是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害怕这么做的。

就职演说

(美国)乔治·华盛顿

1789年4月30日于纽约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出生于弗吉尼亚,是南方屈指可数的大种植园主之一。曾先后作为弗吉尼亚议会代表出席第一届、第二届大陆会议。1775年就任大陆军总司令,率美国军队最终击败英军,取得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1787年主持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为根除君主制,制订和批准维护有产者民主权利的宪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并于1793年连任。后被尊称为美国国父。

这是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于美国当时的临时首都纽约参议院会议室进行的首任就职演说。

参议院、众议院各位同仁:

人生在世难免经受各种忧患沉浮,可它们所带给我的焦虑不安之情,较之我于本月14日所接到的奉诸位之命而传送的通知,则未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一方面,出于个人热切的偏好,怀着令人愉悦的希望,我已下定决心选择引退来安度晚年;由于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再加上体弱多病的困扰,我的健康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衰退,这便使得引退生活对我而言显得弥足珍贵;这次我之所以选择复出,是因为对于祖国的召唤,我向来满怀敬爱之情,且认真加以倾听。另一方面,祖国的声音召唤我要担当的职务是如此艰巨,以至即使是国家最为睿智、经验最为丰富的公民,也会为自己能否胜任而心存疑虑;更何况我天性愚笨,且又缺乏从事文职工作的经验,自更当深感责任之重大,不觉陷入灰心丧气之中,几乎不能自拔。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之中,我一直在进行着仔细的估量,对可能会对我所要从事的工作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进行充分的理解,从而确定

我的职责所在。如果我在履职的过程当中,由于因对美好往事的回忆而导致因循守旧,或因我的当选使我深感同胞们对我的高度信任,并为这种情感所左右,以致产生偏颇,从而对摆在我面前的沉重而从未经过尝试过的任务表现出厌倦和无能为力时,我斗胆希望我的错误将会因为那些将我引入歧途的念头而得到减轻,国人在判断错误的严重后果时,对之所以产生出这种偏颇的根源给予适当的考虑。

以上就是我在听从公众的召唤走上这一岗位时所抱有的想法。在举行此就职仪式之际,如果不对万能的上帝表示出我们的感激之情是极为不妥的,因为他统摄整个宇宙,主宰各国大政,足以弥补人类所犯下的所有罪过。愿上帝保佑,赐给合众国民众以自由和幸福,以及为此目的而创建的人民政府,愿在他的保佑之下,政府通过运用一切手段成功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向合众国以及个人幸福的伟大缔造者表示我们的感激之余,我相信,我所表达的愿望也正是诸位以及合众国民众所要表达的愿望。美国民众尤其应该向在冥冥之中掌管着人间一切的神力表示出自己的感激及敬意。美国民众在取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之中,似乎每前进一步都带有上天庇佑的征兆。联邦政府制度的重要改革刚刚大功告成:虽然性质不尽相同的各个集团为数甚多,可都能平心静气,互谅互让,经过相互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至诚的感恩得到回报,如果不是因为过去的信心早已显示出征兆,使我们可以企盼到将来的赐福,这种方式万难与大多数国家在组建政府时所采取的方法相提并论。在目前的紧要关头,之所以产生出这样的想法,确属某种喷涌而出不可阻遏的念头使然。我相信你们可能会与我有同感,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像我们这个新成立的自由政府这样,从一开始就如此万事大吉。

根据设立行政机构条款所做之规定,总统有权"将其本人认为必要而妥当的措施提请诸位审议"。我此时此刻与你们相聚的这个场合,不容我就这个问题与你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在此只想谈谈这部伟大的宪法,我们这次会议就是在这部宪法的性质指引之下召开的。宪法为诸位规定了权力限制,也指出了各位所应注意的目标。在今天这次大会上,我不打算就某些具体的条款向诸位发问,只是想对被挑选出来制定和采纳这部宪法的代表们的才干、正直和爱国热忱表示出我的敬意。这样做与这次

会议的气氛极为吻合,也更加切合激励我的种种感受。我在诸位这些高尚的品德当中看到了许多真实可靠的保证,一方面,没有任何的地方偏见或感情以及党派纷争可以错误地引导我们统观全局和一视同仁的视线。我们的视线应该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大联合以及各方面的利益。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国家的政策将建立在坚定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自由政府将在赢得公民的热爱以及全世界的尊重方面充分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

对祖国的满腔热忱激励着我满怀愉悦之情展望未来。这是因为通过我国的体制和对发展趋势的预测,既有美德又有幸福、既有义务又有利益、既有诚实公正、宽厚仁慈的方针政策作为切实的准则,又有繁荣昌盛作为丰硕成果,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对于那些将上帝所规定的秩序和权利的永恒原则弃之如粪土的国家而言,它们永远也得不到上帝的庇护。而且,人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已经确定不疑地、意味深长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将维护自由火炬、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

除了提请你们进行讨论的寻常事物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这就是:根据一直在极力抵制现行体制的反对意见所具备的性质,以及这些反对意见所达到的焦虑不安的程度来看,在目前的这种局面之下,宪法第五条所授予的特别权力应当运用到何等程度才算最为贴切?在这一问题上,我对各位对公共福利的洞察与追求深信不疑,所以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更何况我身居此职,更难以发表什么高明的意见。而且我还深信,只要你们加以小心,不对一个团结而有效的政府所具备的各种裨益造成危害,避免那些有待于未来的经验教训加以检验的变动,对于作为自由人特征的各项权利的推崇和对大众和睦一致的重视足以使你们对下述问题展开认真的思考:究竟应该把自由人的权利巩固到何种程度才能保证其做到坚不可摧?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推进大众的和睦一致才能做到既稳妥又有益?

除上述看法之外,我还有一点需要做额外补充。这一点对于众议院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一点与我本人有关,所以我尽量说得简短

一些。在我首次荣幸地接到召唤前来为祖国效力之时，正好赶上祖国为争取自由而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前夕，那时，指引我对自己所背负的重任进行审视的智慧之光，要求我把获取任何金钱报酬的想法置之脑后。我从未放弃过这一信念，而且直到现在也仍对当初的这一决定坚信不疑，所以在我看来，把个人薪俸作为国家行政部门长期拨款实属不合时宜，也不能为我所接受。同时我还要恳求诸位，在我任职期间，对我所肩负的职位的经费预算，应当以人们认为的公共福利所要求的实际开支作为底限。

值此大家欢聚一堂之际，我的心中不由百感交集。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理应就此向大家道别，可我却不能不对人类慈祥的天父再度发出我谦卑的祈求。上帝既然已经愉快地对美国人民宠爱有加，赐予他们如此多的机会，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仔细思量如何才能获得最完美的安宁，赐予他们种种性情，使他们在无可争议的一致之中确定一种政府形式，为其联盟的安全和幸福提供保障，那么他同样会以神的意志使我们心胸开阔，通过温和而有节制的商讨，采取明智可行的措施，从而保证我们的政府获得圆满的成功。

在米兰的演讲

(法国)拿破仑·波拿巴
1796 年 5 月 20 日于米兰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出生于科西嘉岛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毕业于巴黎军官学校,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入伍参军,屡立战功。1799 年发动雾月政变,成为第一执政,1804 年称帝,号为"拿破仑一世"。1812 年远征俄罗斯失败,随后在与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的战斗中失败,被迫退位,被囚于厄尔巴岛。1815 年成功复辟,即历史上的"百日王朝",随后兵败滑铁卢,被迫第二次退位,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1821 年病逝。

1796 年 5 月 14 日,由拿破仑统帅的法军进抵伦巴第首府米兰城下,两千名守敌投降。15 日,法军开进米兰城,彻底推翻了奥地利人在伦巴第的统治。20 日,拿破仑在米兰对全体法国士兵进行了这次演讲。

士兵们,你们就如同山洪一般,从亚平宁高原上一泻千里,猛冲下来。你们战胜并且消灭了一切敢于阻挡你们前进的敌人。

从奥地利暴政下解放出来的皮埃蒙特,表现了它与法国和平相处的天然热情。

米兰是你们的,在全伦巴第上空,到处都飘扬着共和国的旗帜。

帕尔马公爵和莫德纳公爵之所以能够保留下他们的政治生命,完全归结于你们的宽宏大量。

号称可以阻挡你们前进步伐的敌军,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障碍物,以此来抵挡你们的勇气;波河、提切诺河和阿达河再也阻挡不住你们的进军。意大利这些看似坚固的堡垒在你们看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你们就像征服亚平宁山脉一样迅速地征服了他们。

对于你们取得的这些胜利,祖国感到由衷的欣慰。为了庆祝你们的

胜利,你们的代表们还规定了节日,共和国所有的公社都在为这个节日进行着隆重的庆祝。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姐妹以及你们所有亲爱的人都在为你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着,他们都以自己是你们的亲人而倍感自豪。

是的,士兵们!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们再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了呢?人们在谈起我们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们虽然善于取得胜利,却不善于利用胜利呢?我们的后人会不会责怪我们,说我们在伦巴第碰上了卡普亚呢?不过我看到你们已经拿起武器,懦夫般的休养生活已经使你们不耐烦了!你们为荣誉而战的时光,也就是你们为寻求自己的幸福而花去的时光。总之一句话,让我们继续前进吧!我们目前还需要加快速度,战胜苟延残喘之敌,我们要为自己戴上一顶桂冠,对于敌人曾经给予我们的侮辱,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偿还。

让那些准备在法国挑起内战的人等着吧!让那些卑鄙地杀死我们的驻外使节以及焚烧我们土伦军舰的人等着吧!复仇的时刻就要到了!

可是,我们同时还要让所有的老百姓放下心来。我们是他们的朋友,我们是布鲁图家族、西庇阿族和一切我们奉为典范的大人物的后裔的忠实朋友。恢复卡皮托利小山上的古代遗迹,在那儿恭恭敬敬地竖起一些足以使古代遗迹声名远播的英雄雕像;把罗马人唤醒,让他们从几百年的奴役造成的昏昏入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吧。这些都将成为你们的胜利果实,而这些果实将在历史上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你们将拥有无与伦比的荣誉,因为你们将欧洲这一最美丽部分的面貌彻底改变了过来。

自由的、受全世界尊敬的法国人民正在给整个欧洲带来光荣与和平,这种和平将使它在过去六年间所忍受的一切牺牲得到补偿。那时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你们的同胞则会指着你们说:“看,他就是曾经在意大利服过役的那个人!”

告别演说

(美国)乔治·华盛顿:
1796 年 9 月 17 日于费城

这是华盛顿 1796 年 9 月 17 日从第二任总统职位退休时发表的演讲。

各位朋友和同胞:

重新选举一位公民,由他来主持美国政府行政工作的日子即将来临。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要谨慎,看看谁可担此重任。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是当这样做可以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表达的时候,那就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谢绝各位将我列为候选人名单的建议……

我最初担负起这项艰巨职责时的感想已经通过适当的场合向外界做了说明。现在当辞掉这一职责时,我所要说明的仅仅是,我已殚精竭虑,将我微不足道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奉献给了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工作。上任之初,我并非不知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我的人生阅历更是使我缺乏自信心,即使他人恐怕也会这样认为。随着年龄的日渐老化,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退休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欢迎。使我深信不疑的是,即使在特殊情况之下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的价值,那也将是极为暂时的;所以我更加确信,基于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我的拳拳爱国之心也会鼓励我采取这样的举措,我为此深感欣慰……

讲到这里,我的讲话似乎应该结束了,可我对你们未来的关切,即使身居九泉之下恐怕也难以割舍。出于这种关切之意,我对威胁着你们未来的各种危险因素自然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之下,我希望在今天、在这个场合将我的一些看法传达给你们,供你们认真思考,并请时时静心反思。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才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它必将对整个民族的幸福未来产生出极为积极的影响……

你们的心与自由血肉相连,你们对自由的热爱无需我做进一步的鼓舞或者增强。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并为你们所珍视。这是理所应当的,如果说你们真正的独立像是一座大厦,那么政府的统一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所在;它支撑着你们国内的安定,国际间的和平;支撑着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富庶以及为你们所看重的真正自由。可是不难预见,某些起因不一,来源各异的异己力量将会试图削弱大家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它们各施所能,力图将自己的负面效应发挥到极致;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的一个重点,国内外敌人的炮火,势必会源源不断地对你们施以越来越猛烈的(并且常常是隐秘的和阴险的)轰击。因此,让所有的人都充分意识到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便成为重中之重;大家应对此抱有最诚挚、最普遍以及最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认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将这种信念抛弃掉,哪怕只是出于揣测,也不应当给予明确的支持。如果有人试图使我国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相分离,或者想削弱正在维系各部分正常运转的神经纽带,我们应当在其尚处萌芽状态之时就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你们应该把自己的同情和关怀寄予其中。既然你们或因出生或因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将你们的情感集中到一起。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称远胜其他任何地方性名称,一定会让你们的爱国光荣感油然而生。除了极为细微的差别之外,你们在宗教信仰、社交礼仪、社会风俗以及政治原则方面基本一致。你们曾为同一目标一同奋斗,并且一同获得最后的胜利。独立和自由是你们携手并肩,历经同甘共苦所共同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理由尽管曾强烈地激发起你们的感情,可比起那些对你们有着更为直接的利害关系的理由来,则显得远远不及。全国民众同心同德,一致要求精心维护和保持联邦制。

北方在与其同受一国政府平等法律保护之下的南方的自由交往中,发现南方的产品为航海业和商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同时也为制造

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材料。与此同时,南方在与北方交往的过程当中,也从北方所起的作用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其农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南方将部分北方海员转入自己的航道,使南方的航运业极大地发展起来。南方在各个方面都对全国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它迫切希望得到的海上力量的保护截止到目前实在显得过于薄弱。在与西部进行类似交往的过程中,东部发现,在其自国外输入商品以及在国内制造商品的诸多环节之中,西部是一条极为重要的通道,随着内地水陆交通的不断改善,这条通道的重要意义将日趋明显。与此同时,西部也从东部得到了加快发展和改善生活质量所必不可少的物质供应;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为了确保其产品出口的必要渠道,西部必须要依赖于联邦大西洋一侧的势力、影响和未来的海上力量,而这势必要把西部当成是一个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体来看待。西部无论是单靠自己一方的力量,还是试图靠与外国建立背叛原则和不正常的关系来保持这种重要的优越地位,从本质来看,都不如身居现有联邦制度下更为可靠和妥帖。

由此可见,无论是我国的哪一部分,都可以在联合一致中感受到最直接、最特殊的利益所在,在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的手段和力量中寻求到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更为安全,而外国敌对势力对其和平所造成的破坏力也将相应减弱。而防止自身发生分裂战争更是使联合一致具有了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没有统一的政府将各部分连成一体,与我们毗邻的国家正经受着这种战争的摧残。仅仅因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战事即可爆发,如果再加上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叛变的关系,这种对抗势必会得到进一步的蔓延和拓展。基于同样的道理,它们也可以防止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而无论是在何等形式的政府之下,这种军事力量都会对自由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对共和国的自由而言,情况就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来说,你们应当把联合一致看作是你们自由的支柱,如果你们珍惜其中一根,就应当设法把另一根也保存下来……

你们也许在怀疑,一个共同的政府能管辖好这么大的一片范围吗?还是让经验来解决这一疑问吧。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单纯听信猜测足以导致错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一次公平而全面的实验势所难

免。民众要求将各地组成统一联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和明显，所以，在实践尚未证明联邦制行不通时，对于任何试图削弱联邦纽带的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他们是否具有真正的爱国之心。

在密切关注那些可能会对我们的联邦造成扰乱的诸多因素时，有一件事至关重要，那就是以地域差别——北方与南方、大西洋与西部——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各种党派；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可能会借此造成一种印象，让大家错误地以为地方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别。一个党派如果想在某些地区赢得广泛的影响力，其策略之一就是对其他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进行肆意歪曲。这种歪曲所引发的嫉妒和不满常常令人防不胜防；那些本应如兄弟般亲近的人会因此心生隔阂……

为了使你们的联合发挥更为持久的效力，你们必须要组建一个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政府。各地区结成的联盟，不论其组织如何严密，都不能完全取代这样的政府。考虑到古往今来所有联盟遭遇到的情况，这种联盟一定会经历一个违约和中断的阶段。由于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便对最初的文件进行了修订，在此基础上通过的政府宪法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改进，希图使大家更加密切地联合到一起，并对大家的共同事务施行更加有效的管理。这个政府是我们经过全盘研究和缜密考虑后建立起来的，我们没有受任何人影响，也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胁迫，它的原则和它对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力量结合到一起，而其对自身的修正正与规定本身相暗合。对这样一个政府，你们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尊重它的权力，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规则，这些都是由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构成的义务。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就在于人民有权对他们政府的宪法进行制定和变更。

可是要记住，在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对宪法进行修订以前，它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正是每个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政府的前提条件……

要想保全你们的政府，要想长久地维持你们现有的幸福状态，仅仅不支持那些不时发生的与公认的政府权力相敌视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你们一定要对那种改革政府原则的倾向——哪怕其借口听起来是那样的有道理——也应当予以谨慎而坚决的抵制。他们的进攻策略之一，很可能

就是改变宪法的形式,通过对这种体制所蕴含的活力进行损害,从而把那些不能直接推翻的东西间接地加以破坏。在你们可能应邀参与的所有变革中,你们一定应当牢记,要想确定政府的真正性质,就要像确定人类其他体制一样,要充分考虑到时间和习惯的重要性;一定应当牢记,要想检验一个国家现存政体的真正发展趋势,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标准;一定应当牢记,仅凭假设和建议便轻易变更,将会随着假设和建议的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还要特别牢记的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度,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个权力得到适当分配和调节的政府里,自由将会从中寻找到最可靠的保障。如果一个政府的力量过于薄弱,经不住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不能使社会每一分子遵守法纪,不能维持全体民众安全而平静地享受其人身和财产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只不过是浪得虚名而已。

我刚才已经提醒你们,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我还特别提到了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可能后果。现在就让我从一个更加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将党派纷争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影响向你们做一个简要的概括。

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深深扎根在人类头脑中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尽管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抑制、控制和约束,它仍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觅得一席之地。可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的确往往是最令人厌恶,并且确确实实是政府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

它可以干扰公众会议的正常进行,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可以在民众中引发毫无根据的猜忌以及莫须有的恐慌;它可以挑拨派别对立;有时甚至还能引发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的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外国的影响和腐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派系间的倾轧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来,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极大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由国家中,政党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将有助于自由精神的发扬。在某种限度之内,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在君主制政权

之下，人民在爱国热情的鼓动之下，对于政党精神即便不多加袒护，至少也会相当宽容。可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并无可值得鼓励之处。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从来就不缺乏这种精神。可如果这种精神发展过度，亦会相当危险，因此应当尽量利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并得到缓和。它就像是一团火，我们当然不要熄灭它，可同时也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它燃成熊熊大火，那样它不但再也不能给人提供温暖，反而贻害四方了。

还有一件事情同样非常重要，那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使那些行政人员保持警惕心理，把各自的权限控制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应当避免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对另一个部门的权限造成侵犯。这种越权行为倾向于把各部门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某一部门，最终势必会形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其政府形式如何姑且不论……如果民意对宪法上的权限分配或者是修订有不同意见，我们应当依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予以修改。我们决不可采用篡权的方式，这种方法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可自由政府势必会因此而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有时可以得到一时一事的好处，可此例一开，其造成的永久性危害将无可估量。

在对政治昌明产生积极影响的各种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两根支柱。一个对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进行肆意践踏的人，却妄想别人称赞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必定是枉费心机。政治家应当和虔诚人士一样，对宗教与道德倍加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极为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我们只是简单地问上一句，如果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不存在任何宗教责任感的话，那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又该从何说起呢？而且我们也绝对无从设想缺乏宗教关怀的道德会如何顺利维持下去。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而言，高尚的教育尽管可能会有所影响，但理智和经验却告诫我们，没有了宗教原则，道德观念根本就无法普遍存在。

道德是民心所指的政府所必不可少的终极动力，这句话就总体而言是相当有道理的。这条原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

府。对于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来说,在注意到足以动摇其组织基础的企图之后,谁又能袖手旁观呢?因此,希望大家能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是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足够的空间,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出自己的见地,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格外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国家的力量和安全正由此而来。保存财力的办法之一就是尽量节省开支,维护好和平的局面,避免各项不必要的开支;同时也应牢记,为防患未然而及时拨发的款项,常常因为避免支付更大的款项从而达到消除灾祸的目的。同样,我们要避免使自己陷进债务之中,为此,不仅要节约开支,而且还要在和平时期竭力偿还因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带来的债务,不要把应由我们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下一代……

我们要对所有的国家都恪守信义和正义的原则,同所有的国家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这是宗教和道德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难道明智的政策与这些要求会不相一致吗?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的民族精神,为人类树立一个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么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必将出现在我们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很可能会失掉一些暂得利益,可是谁又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我们所得之收获将会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上天没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到一起吗?每一种使人性变得更加崇高的情操都应该乐于接受这种考验。万一考验失败,我们是否该从自身所犯之恶行上去寻找原因呢?

在方针的实施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长时间地对某些国家抱顽固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喜爱有加;应当对所有的国家都保持一种公正而友善的态度。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对某些国家厚此薄彼,它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奴性心理;敌意也好,友情也罢,随便哪一种奴性心理都足以使它远离自己应负之责任和应得之利益。如一国对另一国始终心存厌恶,它们便易于彼此侮辱,互相伤害,易于睚眦必报,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易于失去理智,变得难以加以控制。

若一国对他国怀有过于热烈的挚爱,同样会产生出各种弊端。由于对所喜爱的国家深表同情,于是便幻想彼此间一定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

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共同利益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绝非现实所实有；再者，自己受到他国仇恨的影响，当他国与第三国发生争执或战争时，会使自己在没有充分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厕身其中。此外，还会把他国所无法享有的特权给予它所喜爱的国家；这样一来，那些做出让步的国家势必会蒙受双重损失，一是本身应当保留的利益受到无端损失，二是那些未曾得到这种利益的国家势必产生出嫉妒、憎恨和报复的心理；这便给了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或者受到蒙蔽的公民（他们投靠自己所喜爱的国家）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在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时不但不遭人憎恨，有时甚至还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那些在野心、腐化或利益驱使之下卑鄙地屈服他国的小人会乘机将自己装扮成富于责任感、顺乎民意或是热心公益的人，并因此得到民众的赞扬……

一个自由的民族应当经常保持高度的警觉，提防监视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历史和经验反复告诫我们，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要将这种提防处理得不温不火，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从而失去积极防御的意义。对一国过于偏爱，而对另外一国过度嫌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视而不见。我们所喜爱的那个国家的爪牙以及被他们所蒙蔽的人，常常会利用人民对他们的赞赏和信任心理，诱骗人民放弃自身的利益，而那些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的仁人志士却往往成为猜疑与憎恶的目标。

我们在处理外国事务时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的同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双方签署的条约必须如期履行。如此足矣，无需复加。

欧洲有其自身的基本利益，它和我们或者毫无关系，或者关联甚少。欧洲经常发生争执，究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因友好而缔结同盟，或与他们因敌对而发生军事冲突，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环境特点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与众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能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畏外来干扰对我们造成的物质破

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时候保持中立,都可得到他国严正的尊重;那些好战国家即使在我们这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敢贸然向我国发动战争;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本国的利益所在,在是和是战的问题上做出独立判断。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抛在脑后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到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冲突、古怪念头,或变幻莫测的罗网之中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在于要竭力避免同任何国家签订永久性同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自由处理这种问题;你们不要误会,以为我是对履行现有条约心存不满。在我看来,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在公务上同样行得通。所以,就让我再重复一遍,那些条约应按其原意认真加以履行,可继续延长却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当时时警惕,建立起适量的军队,做好积极的防御准备,这样,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就可将安全寄托在暂时性的同盟身上。

无论是就政策、就人道,还是就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与所有的国家保持和睦相处与自由来往。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当采取平等和公平的原则,我们既不向他国索要特权或特惠,亦不将特权或特惠赐予他国;一切都要遵循事物本性而发;要通过和平的途径有效扩展商业途径并做多种经营,决不以武力相威胁;与对此有意的国家订立互相往来的规章条例,使贸易向平稳的方向发展,使我国商人应享的权利得到明确,使政府对他们的扶持落实到实处,这种条例应该是当时情势之下为彼此双方共同接受的协商产物,可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须根据经验与情势的变化随时予以摒弃或更改;必须牢记,无论何故一国向他国索求无私回报的行为都是极其愚蠢的;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恩惠,它必须要以牺牲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记住,一旦接受此类恩惠,必将使自己处于下列境地之中:自己虽已为那微不足道的恩惠付出同等代价,却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赚了一个大便宜。始终对国与国之间存在真正恩惠一事心存幻想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只是一种幻想,终可为经验所治愈,并为正直的自尊心所摈弃……

虽然本人在对任期内的施政进行检讨之时,并未发觉存在主观的错

误，可我深知我的缺点，并不据此以为完美无缺。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都诚恳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后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殚精竭虑为国家服务已达四十五年之久，希望因我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渐为世人所遗忘。

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在这方面同样须仰仗祖国的仁慈，我热爱祖国，并为爱国之情所激励，对于一个将祖国视为自己及历代祖先故土的人来说，这种感情顺理成章。因此，我怀着无比欢欣的期待心情，希望在我盼望已久的退休念头实现之后，和我的同胞们一起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所带给我们的温暖——我对这一目标一直心驰神往，并且坚信，这正是对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以及赴汤蹈火的最好的报酬。

音乐，带电的土壤

(德国)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811年12月30日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出生于德国波恩,幼年就显露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八岁开始登台演出,二十六岁时开始耳聋,晚年全聋,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他人进行交流。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隐退,他坚守"自由、平等"的信念,创作出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如交响曲《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序曲《哀格蒙特》;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暴风雨》、《热情》等。贝多芬在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威望,被后人尊称为"乐圣"。

和我的创作密切相关的一切情由,在我的感觉世界中都是那样神秘而不可捉摸。可我急于说明的是,当一个主题被自然而然地摆在眼前时,我的旋律就从热情的源泉中不可阻遏地喷涌出来;我追踪着它,再次热情地抓住它;我眼看着它飞逝而去,在一场变幻莫测的激情演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我又满怀激情,再次捕捉到它,我和它根本就无法分离,我只有急急忙忙地把它转一个调,加以伸展开来,最后,我还是占有了它——这就是一部交响曲啊!尽管变化莫测,音乐终归是精神生活与感官生活之间的调解者。我想就这个问题和歌德好好谈一谈,可他会理解我吗?

请把我的意思转达给歌德吧,对他说,如果他听到我的交响曲,他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音乐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指引着人们迈向认知的王国。这个王国包括了全人类,而人类却不能将它收入囊中……

我们不知道认知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些什么。被包裹着的种子只有在潮湿、带电和温暖的土壤中才会发芽、思考和展现自己。音乐就是这种带电的土壤;在音乐中,我们的头脑可以思考,可以生活和建设一切。哲学就是头脑带电本质的结晶;哲学的目标是寻求基本原理的基础;必须要

借助于哲学，头脑才能达到崇高的境界；虽然头脑自身并不能超越产生它的东西，可它却会在超越的过程中体验到幸福的感觉。所以，每种现实的艺术创造都应是独立的，而且比艺术家本人更有力量，它通过艺术的展现走向神圣。艺术创造和艺术家也只有走向神圣，才能证明神圣的东西在他身上获得了协调一致。万物都带电，它刺激头脑去创造音乐，创造流动性的、不断往外涌现出来的东西。

我的本性也是带电的，我一定要改变不善将智慧向外流露的习惯，为了将我的智慧充分表达出来，我可以做到心里是怎样想的，口头上就怎样说，我写信告诉歌德，问问他是否能听明白我的话。

我要拥抱鹰旗

(法国)拿破仑·波拿巴
1814年4月20日

在与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的斗争中失败后,拿破仑被迫退位,这是他在被放逐到厄尔巴岛之前,对卫队所做的告别演说。

各位战友,你们要各自珍重。这二十年来,我们一起生活和战斗,我对你们已经别无他求。我常常发现你们正在走向光荣之路,正是你们的表现才使得整个欧洲的强权必须要联合在一起才能打败我们。

我的一些将军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法国都很不忠诚。法国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要做。我本来还可以依赖你们以及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人们再发动一场政变的,可是法兰西国会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我请你们要服从你们的新王,服从新的指挥官,千万不要背弃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

你们不要为我的命运哀叹,只要让我知道你们是快乐的,我会同样非常快乐。我可能会被赐死,万一能够生存下来的话,我将非常乐于为你们的荣誉添砖加瓦。我会把我们所取得的所有伟大成就都写下来。

我不能和你们每一个人一一拥抱,可我却要拥抱你们的将军。来吧!小将军,我要紧紧地抱着你!把鹰旗给我,我也要抱抱它!啊!亲爱的鹰旗,我希望我给您的吻会在您最近的子孙上得到回报!再见了,孩子们,我会永远祝福你们的!你们也一定不要忘了我呀!

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

(英国)罗伯特·欧文
1817 年 8 月 14 日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教育家。生于威尔士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家境贫寒,幼年即开始工作,后自学成才,成为影响极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反对私有制,向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他数次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公社计划——“新和谐”付诸实践,可每次都无疾而终。其学说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

大不列颠帝国和爱尔兰帝国现在所遭受的苦难、贫困和悲惨境况,较之以往许多时代都要严重得多。

不论表面上有何改善,我国的贫困和堕落不仅没有得到消除,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在彻底根除产生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并以完全相反的措施取而代之之前,这种局面不会得到有效的改善。

大不列颠帝国和爱尔兰帝国完全可以利用眼下多得数不过来的有利条件,把民众从这种苦难、堕落和危险之中解放出来。

对于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成千上万的民众而言,我们的统治者们没有提出任何的改良措施对他们进行拯救,相反,他们的家庭却不幸地成为了各种危害人生的苦难的藏身之地。

这些统治者们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力和实际的知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有利的国家条件,使人民从愚昧和邪恶中摆脱出来,而在眼下,这两者正是造成一切祸害的根源。

只有那些最善于思考、最为明智,同时也是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才能充分利用这些权力和实际的知识,为社会服务。

事实业已证明,民众应该从以下几点做出呼吁:

1.如果一个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阶级都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或者是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个国家永远也不会富强起来。

2.如果国家存在着偏见和贫困,而仅有的教育也败坏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那民众的道德水平也就可想而知。

3.如果林立的酒店、公开设赌等等一干诱惑一应俱全,那么民众必然会变得低下无能,或是作恶,或是犯罪,从而对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4.为了改变局面,一系列严酷的、残忍的、不公正的强制性惩罚手段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5.民众肯定会对这个政府心怀不满,各种怨恨和反抗情绪必会应运而生。

6.政府如果对一切恶习、坏习惯和导致犯罪的诱因视而不见,甚至蓄意纵容,同时又大谈宗教,大谈应该如何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谈应该如何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那简直就是在嘲笑民众为无知之人。

7.这些行动和言论既无聊,又愚蠢,纯粹是欺骗民众的权宜之计,现在的民众早就看穿了这一套把戏,而这些自相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废话假话在将来同样没有任何市场。

(可是朋友们啊,你们不要对这些言行愤愤不已吧,你们应当和我一起,竭尽全力把可能产生出这种是非颠倒的看法的客观基础彻底铲除。可怜可怜那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受到折磨的人吧,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8.如果坐视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而又希望看到国家获得进步,这就像是明明看到江河日夜奔向海洋,却还在期待着海洋迟早会干涸一样,不但愚蠢至极,而且鼠目寸光。

9.如果想铲除这些弊端,使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出有价值的知识,并建立起永久的幸福,那就必须要把陷于贫困、邪恶、犯罪、苦难和不良习惯的泥淖之中的广大民众分离开来,把他们分成若干个可以单独管理的部分,并推广到全国去。

10.如果希望看到低级阶层以至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就必须要拟定出相应的政策,使劳动阶级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用最佳

方式去雇用他们,为他们提供一切劳动必需品以及有益的享用品。

11.我们一定要做出合适的安排,使广大劳动阶级在稳健、公正的法律之下,通过自己节制有度的劳动享受这一幸福。随着广大劳动人民品德和知识的提高,法律应该相应地扩大他们所享有的自由。

12.着手进行这种安排的经验和条件现在已经齐备;这种变革不会给社会上的任何人造成损失,相反,每个人——从遭受压迫的最为卑贱的人,一直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可以借此机会享受到实际的、持久的利益。

曾有一些虽富学识却毫无经验的人不无忧虑地认为,随着消除贫困、邪恶和犯罪行为的计划的落实,贫困现象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剧,事实将会证明,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毫无道理的。

对于这些聪明人把可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摆到公众面前的做法,我个人十分感激。让这些计划经受最为充分的考察和研究,让它的无论是最直接还是最间接的效果都为世人所共知,让它经受到最为强烈同时也最为稳定的光芒的照射,这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必要再为它辩护些什么了。

我在说这些话时满怀信心,我不怕任何人持反对意见。对于眼下这一牵扯面极广的计划,我有着正确而清晰的全面认识,我知道它完全可以经受得住所有的这些考验。我知道它在经受完这些考验之后,在经过最为坚决的考验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它产生真正的了解。后人将会发现,就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这将是一个首尾一致的完整计划。

我在这里要向这些先生们提问:

如果从最小的时候起就对儿童进行悉心的呵护,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使儿童得到健康、养成宽厚的性格以及其他良好习惯,并使他们积极乐观地去面对工作,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使劳动阶级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教育,使他们掌握园艺、农业以及至少另一种行当、工作或者职业的实际业务或者是相关知识;如果我们教导每一位妇女以最好的方法去看护小孩、培养孩子,并让她们操持所有

的家务，使自己和他人都活得轻松愉快；如果我们还教导她们，让她们掌握园艺以及某种有益的、轻松的、合乎健康的工业劳动的实际操作以及相关知识，我要问的是，我们这个计划或者是计划中的任何一部分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将愚昧、愤怒、报复以及其他一切邪恶的情欲连根拔除，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因此而变得更加富于节制、勤勉而有道德，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能够使大家在精诚合作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指导之下团结到一起，彼此之间没有一丝一毫不信任的感情，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如果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三倍、十倍以至于一百倍，这会不会是造成、加剧并延续贫困现象的做法呢？

我还可以对刚才向我提问的先生们提出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或许不会像我刚才所做的答复那样干脆利索，可我只需提出一个就够了。

愚昧、贫困和堕落现象目前在我们国家可谓比比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使我国民众从其中摆脱出来呢？如果不对这些现象加以及时的制止，所有的社会阶层势必会淹没在一片混乱和毁灭之中。

我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可靠的实际知识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如果我国政府、议会和任何党派能凭借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使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从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将感到无比的欣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全国各阶级、各教派和各党派的最明智、最开通和最有经验的人士当中耐心地寻找着这方面的知识。但凡是能够从中获得的知识，无论何等来源，我都从不错过。面对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必要地在贫困中苦苦挣扎，面对他们的子孙在他们面前日渐消瘦，我便焦急地把目光转到两院委员会身上，想知道他们是不是该采取赈济措施了。可我很快便发现，无论是部分的也好，全面的也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处理这一问题所需的知识和经验，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很快便陷入到头绪混乱的细枝末节上去了，而这恰恰使他们的理智陷于迷惘之中，使

国家的一切希望都化做了泡影。我担负的责任使我不得不沉痛地指出：照这副样子下去，就是过去一百年，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作为，不会就这一事关帝国福利的重大问题通过一项合理的议案。这种看法在我心中异常清晰，就像我现在看大家一样。难道我能袖手旁观，对此不闻不问吗？难道要让我沉浸在那些毫无意义的形式和习惯上从而闭口不言吗？不，就我所拥有的知识来说，如果我仅仅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想方设法不让大家听到这种迄今为止仍然无比微弱的声音的话，那我不就成了人类的头等公敌了吗？真理的声音已经像方舟上的鸽子一样展翅腾飞，一去不回了。

在走遍全球、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它有充分认识之前，真理的脚步将永不停息。在其影响之下，一切毒瘤和污秽肮脏的东西将会荡然无存。朋友们，我国和其他一切国家将会变成一个理性动物的天堂；可是，朋友们，作为一个普通而现实的人，作为一个对人类各项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我必须要向你们指出：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你们要革除掉身上的许多东西，你们要学习很多东西。这种变化不可能于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成，它只能逐步地、一步一步地完成——当然，你必须要在实践中运用正确的原则，在经验没有为你们提供出更好、更有利的方式之前，你们只能根据初期不完善的方式去做。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并且在若干年之前就曾经指出过，如果你们把新的事物秩序明确地摆到面前，和过去以及现在的一切做一个比较，你们就再也不会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你们会在新房屋建好并能住进去以前迫不及待地拆掉旧房屋。这种感情非常自然，可是我要说的是，这却是非常不明智的。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就这个问题对你们进行督促。这种计划将会使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女从中谋利，可目前你们希望享有这种幸福的迫切心情较之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而采取的一切行动来说还显得远远不够。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做好一切充分的准备，来消除目前的祸患和困难，毫不拖延地用一种新的环境来取代它们。毫无疑问，这种环境势必会产生出这个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幸福来，就目前来说，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对它做出明确的估算。

请接受我为人民永恒的祝福

(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

1819 年 2 月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著名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曾赴欧洲学习。独立运动初期,其领导的委内瑞拉革命被西班牙镇压。后来他宣布解放黑人奴隶,答应战后分给士兵土地,革命队伍迅速壮大。1819 年在哥伦比亚击败了殖民军,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并当选为总统,被誉为“解放者”。在其努力之下,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拿马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

这是玻利瓦尔于 1819 年 2 月在委内瑞拉第二国会开幕时发表的演说。

立法诸位先生们:

我把委内瑞拉的最高指挥权交到你们手里了。共和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安定、我们的前途和荣耀能否得到最大可能的肯定,一切就要看你们的了。此时此刻,共和国的最高首领已经变成一介布衣,一直到逝世以前,他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平民身份。可是,只要委内瑞拉敌患未除,我还会继续以军人的身份为国效力。许多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正在将国家领向一条正确的道路,能力、正义、经验以及一切领导自由人所必需的素质都会成为人民的宝贵遗产;许多平民身上同样体现出不畏艰险的勇气、躲避危险的智谋以及施展统治的高超技巧。这些英勇无畏的人们必会坚定不移地支持国会,并为政府所信赖。我将不遗余力地效忠于这个政府,虽然我再也不会在其中担任任何官职。

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若是长久地居于统治地位,民主腐败将势不可免。所以,对于一个为公众所信赖的政府制度来说,让一个人长久地把

持权力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人民会习惯性地把遵从命令视为理所应当,而他也会习惯于发号施令,于是篡位和暴政也就会接踵而至。尽快地宣布共和国人人自由的法案是民众目前最热切的企盼,而我们的平民们对统治着他们的长官则一直心存畏惧,害怕自己会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

在绝对专制的时代,独裁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他的手下参与其中,并且按照独裁者给予他们的权力为所欲为。

立法诸位先生们!仔细斟酌斟酌吧。要记住,你们是在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奠定基础,只要这个基础与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我们的国家就一定可以兴旺发达起来。如果不是靠着委内瑞拉护国神的引导,你们又怎么会为民众的安宁选择相应的政府风格和形式呢?如果你们胆敢违背护国神的引导,我敢发誓,你们最终必定会成为人民的奴隶。

纵观以往的历史,曾经存在过数不清的政府。这些国家当初也都曾经在这个世界上风光一时,而且使几乎整个世界遭受到它们的摧残。你们也会发现,管理人类的制度几乎都是用来镇压人类的,人们常常在守护人的挑唆之下从事战争,对参与叛变心存恐惧。我们无比震惊地看到人类在地球表面上发生着摩擦,说到那些可怜的羊群——它们命中注定只是凶残牧羊人的盘中餐。

大自然本在人类诞生之初就赐予我们追求自由的天性,可不知是因为疏漏,还是人类固有的意愿使然,自由还是遭到了禁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在堕落的主义——也就是苛政的阻挠之下,真正的自由难有实现的可能。难道上帝会赞成这种主义,和大自然的道德为敌吗?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上帝是不会将人类由于懒惰而造成的主义奉为人类的神圣权利的!

我飞翔于未来的年代,我的思维停留在未来的世纪之中。我远远地看到,充满艳羡、无比欣慰地看到这片庞大区域即将来临的富裕和安宁。我心潮起伏,我看到她是宇宙的中心地带,濒临两大洋的海域又长又宽,绵延不绝。我也看到委内瑞拉正在把她富含的金矿、银矿资源运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看到她正在用无比精致的工厂,向可怜的旧世界炫耀

着她的富足安乐。我看到她存储了许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比大自然赐予她的财富还要弥足珍贵。我同时还看到她正坐在自由的宝座上,手握正义之杖,头顶荣耀之冠,向旧世界显示着新世界的威严。

立法诸位先生们,请你们接受我的政治信心,接受我内心对你们的最高期望,接受我为人民永恒的祝福,并请准许我向你们建议:要不惜一切代价,使委内瑞拉成为人民最为拥戴、最富正义感、最富道德感的政府,消灭一切压迫、动荡和罪恶;要使委内瑞拉政府成为最有正义感、最有毅力的和平的政府,使她在法律的保护之下获得发展和平和平等的机会。

好了,先生们,担负起你们的职责来吧!我的使命已经宣告结束了。

在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国际大会上的讲话

(德国)卡尔·马克思

1847年11月29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籍律师家庭。1841年从柏林大学毕业,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847年,同恩格斯一起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纲领,即《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1848年在巴黎筹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为同盟主席。1867年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出版。1864年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为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是第一国际的实际领袖和灵魂。

1830至1881年间,为了反抗沙皇俄国的残暴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波兰人民发动了起义,在俄国的残酷镇压之下,起义最终失败。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进行了这次演讲。

各民族团结友爱,是目前所有的党派、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现在的确也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虽然个别资产者之间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竞争和冲突的关系,可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想把各民族真正团结到一起,就必须使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只有他

们的利益相一致，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就一定会被彻底铲除，因为一些民族之所以为另一些民族所剥削，其根源就在于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而在目前，正是这些冲突才引发了民族间的相互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必然会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而且我们显然并不希望它死灰复燃。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成为历史。对于在那个社会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人们来说，旧社会的死亡并不会使他因此而缺少什么，而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里，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而且，除非旧社会灭亡，否则他们仍将一无所有；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立最为悬殊。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而言就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之所以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你们这些宪章主义者，决不应该把行动止于解放各民族的美好愿望上。只有粉碎你们国内的敌人，你们才会感到真正的骄傲，因为是你们亲手埋葬了整个旧社会。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德国)卡尔·马克思

1848 年 2 月 22 日于布鲁塞尔

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为纪念波兰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说。

先生们: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 年的雅各宾党人今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1793 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曾以 1791 年的宪法当幌子,据说这个宪法因为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 年的波兰宪法到底都宣布了一些什么呢? 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比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所有,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 总而言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算不上自由主义,至少也变成非常温和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 年,因为把克拉柯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被称为雅各宾原则的所有东西一律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柯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难道说因为这场革命的目的是想要使波兰民族得以复兴,因而就成为了一场共产主义的革命? 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欧洲同盟为了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能不能算做是一场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可不可以被认为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 也许因为克拉柯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成为共产主义的革命了吧? 可与此同时,却没有人会把共产主义的意图和伯尔尼以及纽约的百万富豪联系到一起。

共产主义认为阶级毫无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因阶级而造成的差别。而克拉柯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希望不同的阶级能够享受到同等的权利。

也许是因为这一革命想要打破封建锁链,解放封建劳役所有制,使它变成一种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如果问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吗?他们学习的就是你们目前正在实施的所有制形式",法国的私有主一定会回答说:"他们干得不错。"可是,如果再和基佐先生一起对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希望消灭的是你们在1789年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在为你们所使用的所有制",他们一定会大声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一些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今天的瑞典,但凡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的行为都被称做是共产主义。《辩论日报》更是进一步指出:剥夺二十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割断收入的来源,消灭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柯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所有制呢?这些东西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被消灭掉,就像在瑞士不可能将分离派同盟彻底消灭一样,因为两者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可是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不可分离。

可是,你们最好还是去向反动派请教一下吧!难道在复辟期间,他们面对的就只有政治自由主义以及作为自由主义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吗?

一个著名的反动作家曾坦白承认,德·梅斯特尔也好,博纳德的最高的形而上学也好,其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问题在于,金钱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复辟期间的活动家们曾明确指出,如要要回归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那么所有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都应该得到恢复。大家知道,如果不缴纳什一税,不服劳役,对君主政体的忠诚也就无从谈起。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更早一段时期。在1789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

本身就将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包容其中。

在英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从改革法案开始，一直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所有问题上，难道各政党不是为了改变财产关系才展开斗争的吗？难道他们不是因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才展开斗争的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也同时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已经被我们讨论了十七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就其实质而言，不就是社会问题吗？

所以，不论你们抱着什么样的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苛责克拉柯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到一起呢？

克拉柯夫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最终的独立，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不通过土地运动将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们以波兰贵族取代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充其量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了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即使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三十六个梅特涅。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依然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再是被奴役的地主，可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对于波兰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可言。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为整个欧洲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可现在它却重新以风起云涌之势在瑞士以及意大利蓬勃发展起来。这一革命原则的正确性已经在爱尔兰得到证实，在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伴随着奥康奈尔一起走向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则非改革派和民主派政党莫属。

波兰又重新表现出积极主动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波兰，而成为民主的波兰，从此以后，投身到波兰解放运动之中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使命。

为红旗而斗争

(法国)布朗基

1848年2月26日

布朗基(1805—1881),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825年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医学,1827年辍学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反对国王查理十世的斗争以及七月革命。1830至1879年间曾多次因组织工人起义而被捕。1871年巴黎公社选举,他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委员。作为公社的多数派,布朗基所领导的派别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879年,布朗基在监狱里当选为法国议会议员,他在这一年6月份出狱时已年满74岁,前后被关押三十余年,有"革命囚徒"之称。

1848年2月25日,在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法国临时政府竟然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布朗基有感于此,于2月26日在普腊杜俱乐部对准备起义反对临时政府的五百名公民发表了如下演讲。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1793年了!我们是生活在1848年!

三色旗不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已经变成了路易·菲利普和君主国的旗帜。

这面三色旗曾指挥了特朗斯诺南大街、韦斯郊区和圣埃蒂安的大屠杀。它身上浸透了工人的鲜血。

在1848年的街垒战中,就像曾经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的街垒战举起过的红旗一样,人民又把这面红旗高高地举了起来。它历经胜利的和失败的斗争,成为了人民的旗帜。

就在昨天,红旗还在我们的大厦前面光荣地飘扬着。

到了今天,反动派们就无耻地把它扔进污泥之中,并且对它肆意侮辱。

有人说,这是一面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血的旗帜,先烈们的鲜血使

它化为共和国的旗帜。

红旗的倒下是对人民的一种侮辱,是对先烈的一种亵渎。市卫队的旗帜之上必会营造起先烈的坟墓。

反动派赤膊上阵了。人民再一次认清了他们的凶恶面目。保王党分子在大街小巷上跑来跑去,进行无耻的辱骂和恫吓,还撕掉了公民身上所佩带着的红色领章。

工人们!你们的旗帜倒下去了,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长时间,共和国必将随着红旗一起倒下去。

在巴尔扎克葬礼上的演说

(法国)维克多·雨果
1850年8月20日于巴黎拉雪兹公墓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出生在法国贝桑松一个军官家庭,才华横溢,创作力经久不衰,文学生涯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党成员,曾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雨果发表宣言进行反对,并因此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经历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才重返故土。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

1850年8月17日,法国文豪巴尔扎克逝世,葬礼于20日在拉雪兹公墓举行。作为其生前好友,雨果在其葬礼上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

各位先生:

刚才入土为安的人是属于那些被公众所缅怀的大人物。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一切虚构都化为了泡影。从今以后,为众目仰望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变成了思维人物。一位思维人物随风而逝,举国陷入悲痛之中。今天,人民所哀悼的,是死了一位有天分的人;国家所哀悼的,是死了一位有天分的人。

各位先生,巴尔扎克的名字将被烙进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巴尔扎克先生是19世纪以来在拿破仑之后的强有力的作家中的一位,就像17世纪在黎希留之后,一群卓越的作家纷纷涌现一样——仿佛在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规律,促使武力统治者退出历史舞台,而让精神统治者取而代之一样。

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人;在最优秀的人物中

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他的理智壮丽而特别，成就远非在下所能言尽。他的全部著作仅仅形成了一本书，一本有生命的、有色彩的、深刻的书，我们看到我们所属的整个现代文化在其中来来回回地走动着，夹杂着一种我无从解释的、和现实融为一体的诚惶诚恐与惊魂未定的感觉。这是一部伟大的书，他题作喜剧，其实就是题作历史也无妨，这里有一切形式与一切风格，超过塔席特，上溯到徐艾陶诺，经过博马舍，上溯到拉伯雷；一部既充满观察又充满想像的书，其中充盈着大量的真实、亲切、家常、琐碎、粗鄙，可转瞬之间现实的帷幕便被拉了起来，在留下的一条宽缝中，最阴沉和最悲壮的理想霎时便涌现出来。

不管是否出于情愿，是否经过了理智的盘查，这部庞大而奇特的作品的作者，已在自己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加入到革命作家的强大行列之中。巴尔扎克径直奔到目的地，一把抓住现代社会，与之肉搏起来。他把许许多多的东西揪到自己身旁——这其中有虚像、有希望、有呼喊，也有假面具——他挖掘恶习，解剖热情。他积极探索着人的灵魂、心脏、脏腑、头脑与各个人的深渊。出于上天赐予的自由而强壮的本性，出于理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特权，巴尔扎克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更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类的末日，什么才是天意使然，于是他面带微笑，神清气爽，从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中脱身而出，没有像莫里哀那样陷入忧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对世界充满着憎恨。

这就是他在我们中间所进行的工作。这就是他为我们留下来的作品，雄伟坚固，就像是一座由金刚岩层层堆积而成的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声名便在作品的顶尖上放射着熠熠光芒。伟大人物只给自己安装好了底座，至于在上面摆放雕像的任务，就要由后人来完成了。

他的去世使整个巴黎为之震惊。他回到法兰西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觉得自己在尘世间已余日无多，希望再看一眼祖国，就像旅人在出远门之前，要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热烈吻抱一下一样。

他的一生是短促的，却又是充实的；他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唉！这强有力的、永不知疲倦为何物的工作者，这哲学家，这思想家，这诗人，这天才，在我们中间过着暴风雨般的生活，到处是斗争、争吵、战斗，到处是一切伟大人物在每一个时代所无法避免的生活。今天，他安息

了。他远离了纷争与仇恨。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了坟墓。从今以后,他将和我们祖国的星星列在一起,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中熠熠生辉。

诸位站在这里的先生,是否对他羡慕有加呢?

各位先生,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损失,尽管我们心中充满悲痛,可还是先暂时忍受一下这沉重的打击吧。无论打击令我们多么伤心,多么痛不欲生,我们还是先接受下来再说吧。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不时有伟大的死亡刺激一下充满了疑问与怀疑论的心灵,因而对宗教发生动摇;这也许是适宜的,也许非常必要。上天使人民直面着最高的神秘,对死亡加以思考,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

上天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因为这是最高的训令。一个有着万千气象的崇高心灵昂首跨进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他扇动着只有天才的眼睛才能看得到的翅膀,久久滞留在群众的上空,忽而伸展开人的目力所不能及的另外的翅膀,骤然间投入到茫茫的不可知之中。此时此刻每个人的心中所能感受到的,只剩下庄严和肃穆的思想。

不,不是不可知!不,我在另一个沉痛的场合已经申明过这一点,就让我不辞辛劳再重复一遍吧;不,不是夜晚,而是光明!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空虚,而是永生!你们之中又会有谁对我的这番话不以为然呢?这样一副棺柩,表明的就是不朽。面对着某些显赫的死者,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理智的神圣命运走过大地,为了受难、更是为了洗净自己。大家把这种理智叫做人,还彼此交流说:对那些生时为天才的人而言,死后就不可能不化为神灵!

论仁爱与幽默

(英国)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
1852 年于纽约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幼年丧父,靠父亲的遗产生活。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后又去德国游学。因存放遗产的银行破产,只得靠写作谋生。终因积劳成疾,五十二岁便因病去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名利场》等,对英国社会的种种势利风尚、投机冒险和金钱关系进行了尖刻的揭露。

本文是他旅美期间在纽约一次慈善募捐大会上所做的演讲。

我们的幽默作家们,这些即使是在安息日也照样诲人不倦的布道者们,除了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寻找乐趣,进行有益无弊的嬉笑玩耍,摒弃虚伪和做作,义愤填膺地鄙夷伪善,启发我们认知真理,热爱诚实,懂得生活,并且还教会我们该如何为人处世以外,对把你们聚集于此并为你们所极力拥护的神圣事业——爱心和仁慈的事业——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热情;穷人、弱者和不幸者的事业;一项出自爱心、亲善、使大家彼此和睦相处、善意相待的可爱的使命。

幽默作家将那些可敬的人们在安息日这一天以流利的口才和生动的讲解向你们宣讲的主题,通过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向你们娓娓道来,他们是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的关注者。

你们心怀行善的目的聚集于此,在门口为那些需要你们帮助的人们捐款,所以我希望,并且也相信,从事我们这一工作的人们也应该对慈善事业有所贡献,至少应以友好的话语和态度,在给人以幸福和做善事方面尽我们一份力量。幽默作家如果以即使不在安息日也照样布道的人自许,那么他们的布道是否会给人带来些许好处呢?人们在读过艾迪生、斯蒂尔、菲尔丁、哥尔德斯密斯、胡德和狄更斯的作品后,与以前相比是否更

快乐？是否为人更加热情？是否与邻居相处更加和睦？是否更希望在善心指使之下从事工作？是否更希望待人宽厚？是否更有宽容精神和同情心？我希望如此，也相信事实确是如此，而且认为这些作家的写作正是出于慈悲心怀，凭借上帝赐予的本领，为实现这个把你们聚集到一起的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对人的仁爱是一种十分空洞而模糊的品性，要想博取这种美名并非难事，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担负了这种名声就对自己的日常行为大加限制。听人说慈善家在外施恩行善完毕、回到家里之后，其所作所为一点也不比邻居更突出。就像达尔杜弗[1]一类人，虽然句句离不开高尚情操，可其品性却与被他斥责和欺骗的那些人并无二致，对这类人物，人们不仅不应加以信任，而且还应大力讥讽；可是反过来说，他们的伪善固然是一种施恩讨好的行径，却就像另一句俗语所指出的那样，邪恶有时也会化为善举，产生良好的影响。一个人可能会竭力劝人为善而自己却不为所动；一个法利赛人可能会出于伪善和炫耀的目的往施舍盘里扔几块金币，但是不管他是坏人也好，好人也罢，他们的金币一样能使孤儿寡妇聊以度日。肉店老板和糕饼店店主关心的是主顾们的钱，至于他们买肉、买饼的动机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一个具有幽默品性的文人必定拥有一副慈悲心肠，所以才会富于感情，容易感动而心生苦恼或者欣喜之意，并敏锐地观察周围人们种种不同的脾气秉性，与他们共享悲欢离合之情。比如说，某一种人天生心地善良，关爱别人，而另一种人则满头红发，或者身材高大，脾气暴躁，极易发怒。

所以我决不会牵强附会，非要说文人的行善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优点，他们中很多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一位绅士表面上摆出的慈眉善目决不会使他蒙受任何损失，而沉溺于最美丽、最辉煌的豪情壮志虽是一种奢侈行为，却也决不至于使人损失掉一个便士。通过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文人一点也不比他人更强；写过一本书的人较之掌管一本分户账目或者是从事任何其他职业的人来说，谈不上是更好还是更坏。可尽管如此，我们

---

① 莫里哀剧本《伪君子》中的反面角色。

还是应该对他们奉献上我们的敬意，因为至少他做了件好事，就像我们称赞一个百万富翁在慈善布道会上往施舍盘里放上一百英镑一样。他从来也不会放过任何一次赚钱的机会，只需通过一次顺利的投机买卖，他便可以在转手之间稳稳地赚进一大笔钱，在花钱的时候，他心里清清楚楚：他在银行里的存款余额几乎花都花不完，而且付出这笔钱还可能会赚进更多。可是，在评价他的这项善举时，我们对于行善者多少还是心存感激的；对于那些天才人物，我们同样持此态度，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他们在付出思想上的财富时显得十分慷慨大方，至少我们可以友好地、赞许地看待他们，并且感谢上帝的恩赐，他们不过是这种赐予物的分配者。

我记得自己曾在某处说过——尽管我不知道它的正确性能达到什么程度(因为不论是什么定义，都不会十全十美)——幽默就是风趣和爱；我确信，最好的幽默之中包含着最大的人性，而柔情和善意则为之增添了更大的光彩。这种爱并不需要被反复、明确地表达出来，就像一个好父亲在和子女以及妻子谈话时，没有必要抱着他们，反复表白他对他们的爱意；再比如，在一个男人和他情妇交往的过程当中——至少我知道的是这个样子——决不会一味紧握她的小手，在她耳边轻声昵哝："我的心肝宝贝，我真喜欢你呀！"他以他的行为、他的忠诚以及希望使自己所爱的人快乐的真挚愿望表现出他的爱；在她出现时，他虽然嘴上不说什么，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无论她是否在场，这种爱都充溢在他的心头；这种爱布满他的全身，支配着他的全部语言和行为；这种爱使父亲在工作的时候浑身充满激情，陪伴他在他外出期间或者是旅行途中度过沉闷乏味的时光，并在对妻子儿女的思念中无限欣喜地返回家中。

这种爱不是突发性的，而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疑问，它使人在合适的时候亲吻爱抚；可真情的心却总在深情地、忠实地跳跃着，尽管妻子并没有拉着他的手坐在他的身旁，尽管孩子们并没有紧紧靠在他的膝边。出于爱心的幽默也正是这样：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真诚的作家的生存习惯，就是这个仁慈的、温和的灵魂观察世界的方法——充溢在他心中、表现在他风格中的甜蜜友情。尽管在你翻开一两页进行浏览时也许看不出有什么风趣或者是激起情感的机智来，尽管并不要求你以哭或笑

的方式来对他的天才大加赞扬，可你还是认出了它。引起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激动的那种观念的撞击必然只是出于偶然。它们就像我刚才描述过的爸爸的拥抱那样，只能是偶一为之，不能指望他整个晚上都在亲吻子女。作家的笑话和情趣，他那奔放的情感，他那勃发的英气，必然不会过于频繁。对于每一个句子都闪烁着思想火花的篇章，对于经常从他的眼睛里或者是你的眼睛里像用水泵那样抽出眼泪来的感伤主义者们，是不会引起读者好感的。人们会怀疑：这种眼泪到底是真是假？这种幽默是否出于自然？一个人的眼泪和幽默都应该是真实的、诚恳的，就像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真实的、诚恳的一样；无论是哭是笑，无论是时机不当还是过于频繁，都会令人失去尊严。

论奴隶制度

(美国)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1854年7月4日于纽约罗切斯特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美国作家、人道主义者、废奴运动领袖。原名贝利,生为奴隶,从未见过父母,在马里兰州一个种植园中由祖母带大,八岁时到巴尔的摩为奴,二十一岁时逃往纽约市和马萨诸塞州的贝得福德,并改名为道格拉斯。从1841年起,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废奴主义者,1847年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创办废奴报纸《北极星报》。

1854年7月4日,他受邀在罗切斯特的美国独立纪念日集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

公民们,请原谅,我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今天到这里来做演讲呢?我,或者是我所代表的那些人和你们的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政治自由和人生而平等的伟大原则会在我身上得到体现吗?难道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就要我把卑微的礼品奉献给美国的圣餐吗?让我承认这一恩典,并且因此就向因为你们的独立给我们带来的恩惠表示出虔诚的感激吗?

为了你们,同时也是为了我,我是多么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肯定的答复呀!如果那样的话,我的任务将变得格外轻松,我的负担也会因此而得以减轻,并令人愉悦起来。试想,有谁会如此冷漠,可以面对全国性的同情无动于衷?有谁会如此无情无义,面对感恩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会对无法估量的善行毫无感恩戴德之心呢?又有谁会如此愚鲁迟钝,自私自利,竟然在奴役的枷锁从他的肢体上扯下来的时候,不愿意开口为国家的狂欢佳节欢呼呐喊呢?至少我不是那种人。在那种情景之下,即使哑巴也会发表雄辩的演讲,跛者也会踊跃向前。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是带着我们之间有隔膜的悲哀心境说这番话

的。在这光荣的周年纪念日的围栏里没有我的位置，你们高贵的独立所呈现出的只是我们之间无法估测的差距。并非所有的人都在今天和你们一同庆祝，有资格享受你们的父辈所流传下来的平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宝贵遗产的是你们，而不是我。给你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的阳光，却为我带来了鞭笞和死亡。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可以尽情欢庆，而我却只有悲哀。把一位身披枷锁的人拖进这座灯火辉煌、宏伟壮丽的自由庙宇之中，并且请他和你们一同高唱赞歌，不啻是惨无人道的嘲弄和亵渎神明的讽刺。公民们，你们不会是通过让我在这里发表讲话的方式来嘲弄我吧？如果你们是这么想的，那你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请允许我告诫大家一声，曾经有一个国家的罪恶简直罄竹难书，结果万能的上帝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之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使其永世夷为废墟。要想重蹈这个国家的覆辙绝非明智之举。今天，我要把一个被剥夺了尊严并饱受苦难的民族的悲哀的歌声传达给你们！

我们曾经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到锡安，不觉感慨万分。我们把竖琴悬挂在柳树上，因为就在此地，将我们沦为俘虏的人逼迫我为他们而歌，蹂躏我们的人命令我们强颜欢笑，他们说，给我们唱一支锡安的歌吧。可我们怎么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唱起主的赞美歌呢？哦，耶路撒冷啊，如果我竟然忘掉了你，那就让我的右手瘫痪吧；如果我忘掉了你，就让我的舌头粘在上腭上吧。

公民们，在你们全国性的喧嚣欢乐之外，我听到了千百万人的痛哭之声！他们昨天还在忍受着沉重的枷锁挂在身上的痛苦，今天传到他们耳中的欢呼庆祝之声就显得让人更加难以接受。如果我在今天真的忘记，如果我没有将那些胸中充满悲愤、正在流血的孩子们忠实地记录下来，那“就让我的右手瘫痪，就让我的舌头粘在上腭”好了。把他们忘在脑后，对他们的屈辱置若罔闻，或者对世俗的观点随口附和，都将是世界上最可耻、最丑恶的背叛，我会因此在上帝以及全人类面前遭到应有的谴责。所以，公民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论奴隶制度》。我将从一个奴隶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今天以及对公众的意义；我要和美国的奴隶站在一起，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会毫不迟疑地以我所具有的全部黑人种族的自豪感骄傲地宣布：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在过去所获得的声望以及表现出的品性决

不会比今天的7月4日更加糟糕。无论我们指的是过去的宣言,还是眼下的宣言,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一如既往地丑陋和令人作呕。美国对过去是虚伪的,对现在是虚伪的,并且还郑重其事地宣布将来同样会如此。此时此地,我与那些惨遭蹂躏的奴隶们站在一起,以横遭践踏的人性的名义,以遭到禁锢的自由的名义,以遭到轻视和被肆意践踏的宪法的名义庄严宣誓:我要尽我所具备的全部能量,用不容置疑的强烈语气,对一切有助于奴隶制继续苟延残喘下去的条款——美国最大的罪恶以及耻辱——表示出我的质疑以及强烈的愤慨之情。"我决不模棱两可,更不会姑息养奸"。我会使出我最激烈的言辞。而所有判断力没有被偏见所蒙蔽的人,所有不想继续再把黑人视为奴隶的人,都将不得承认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公道的。

可是,也许在我的听众当中会有人指出:"你和你的废奴主义的弟兄们在这个场合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多少好印象,你们能不能更多运用一些辩解的方式而尽量少加指责?能不能多运用说服而少采用斥责的手段?那样的话,你们的事业将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可我却并不这么看,对于那些已经昭然于天下的事实,我不愿多费唇舌。在反奴隶制的纲领中还有我为之辩解的地方吗?这个国家的人们还需要对这个题目之下的哪个分支进行详细的阐释呢?非得要我来论证奴隶也是人这一命题吗?这已是举世公认、无可反驳的了。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奴隶主曾经在自己的立法中承认过这一点。弗吉尼亚州列出了七十二项罪行——如果一个黑人不幸触犯了其中任何一条,无论他是多么的毫不知情,都要被判处极刑,而在这其中只有两项对白人具有同样的约束力。除了说明奴隶有道德、有理智、并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外,这还能说明其他的问题吗?奴隶同样具有人性,这一点已经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南方的法令条例都明文规定禁止奴隶接受教育,学会读书写字,否则就将遭受到高额的罚款和极为严厉的惩罚。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们能指出,有谁曾经对野兽也制定出过类似法律的话,我也许会同意就奴隶是否有人性这一点和你们展开讨论。除非街上的小狗、空中的飞鸟、山上的牛羊、海中的游鱼、地上的爬虫都分辨不出奴隶和野兽的区别时,我才会和你们据理力争:"奴隶也是人!"

证明黑色人种同样具有人格的理由比比皆是。在我们耕耘、种植、收获的时候;在我们使用各种机械化工具,建造房屋、修筑桥梁、制造船只的时候;在我们利用铜、铁、金、银各种金属的时候;在我们读书、看报、写字、翻译电文的时候;在我们充任职员、商人、秘书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律师、医生、牧师、诗人、作家、编辑、演说家和教师的时候;在我们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人一起从事各项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开采金矿、在太平洋里捕鲸捉鱼、在山坡上放养牛羊,在家中如夫妻父子般尽职尽责,为生计而奔忙、而行动、而思考、而计划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一点的是,在我们承认和崇奉基督教之神,满怀希望祈求来生的长生不老的时候,居然有人要我们证明我们是人,这怎能不令人感到惊讶万分呢?

难道你们要我证明人有自由的权利,证明人是他自身的合法主人吗?你们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我还须为证明奴隶制的邪恶进行辩解吗?难道这对共和党人还是个问题吗?难道这个问题是如此深奥难解,以至于非要通过逻辑分析和辩论才能得到解决吗?当着众多美国人的面,要我把演讲划分成A、B、C、D,然后再分成1、2、3、4,最后再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诸多方面来证明人人都应享有自由的天赋人权,这样一来,我会给你们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这样只会使我显得异常荒唐可笑,同时也是对你们智力程度的极大不敬。苍穹之下无人不晓,奴隶制对人类而言是不公正的!

还能说些什么呢?难道非要让我说出,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他们,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使他们劳无所获、使他们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对他们棍棒相加、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肉体、用烙铁灼烤他们的肌肤、带着警犬去追捕他们、将他们廉价拍卖、使他们家破人亡、敲落他们的牙齿、烤焦他们的皮肤、以饥饿的方式迫使他们服从并屈从于他的主人——还用得着我来证明这一切都是不公正的吗?难道非得要我证明这样一个用鲜血写就、其间夹杂着血腥污臭的制度是邪恶的吗?不!我不屑这样做。我会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更值得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浪费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辩论之中。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呢?难道说等着争辩的是奴隶制与神的意志不尽吻合?上帝没有创建出这个体系?我们的神学博士出了差错?这些都是亵渎神灵的想法。这种非人道

的想法绝非天赐。有谁能以此为题进行论证呢？那些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也许会这样做。可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现在已不是做此争辩的时候了。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灼热的钢铁，而非令人信服的论证。啊！要是我有此能力，如果我能让全国都听到我的呼声，我会将我最尖刻辛辣的嘲讽、最残酷无情的谴责、摧枯拉朽的讽刺、声色俱厉的训斥如急流湍瀑一泻而出。因为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光亮，而是火焰；不是和风细雨，而是电闪雷鸣；我们需要的是暴风骤雨，是山崩地裂。一定要鼓起美国的同情，一定要唤醒美国的良知，一定要惊动美国的行为规范，一定要揭露美国的虚伪，违背上帝的旨意、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要公之于众，遭到人们的迎头痛击。

对于美国的奴隶而言，你们的 7 月 4 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的答复是：一年之中，再也没有哪一天比今天使他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沦为牺牲品的那种粗暴的不公和残忍了。对他们来说，你们的庆典只是一场欺骗；你们所鼓吹的自由，只不过是放肆的亵渎；你们所标榜的国家伟大之中渗透着骄横和浮华；你们的喜庆欢悦是那样空洞而残忍；你们对暴君的谴责无异于厚颜无耻的空谈；你们鼓吹自由平等的欢呼是空洞的自欺欺人；你们的祈祷和赞美诗，你们的布道和感恩，以至所有的宗教仪式和尊严，不过是在上帝面前的扭捏做态、虚假欺诈、不虔的亵渎和虚伪的做作——不过是在连野蛮人都会感到羞耻的罪行上所覆盖上的一层薄纱罢了。此时此刻，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一个野蛮国度会比美国犯下更加骇人听闻、鲜血淋淋的罪恶勾当了。

不论你们走到何方，不论你们在哪里进行取证调查，哪怕游遍旧世界中所有的君主国和专制国家，踏遍整个南美洲，将所有可能搜集到的陈规陋习遍寻无遗；当你最终找到那个地方，然后把你们的调查结果与美国天天发生的事情作一个比较，你们就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在令人发指的野蛮和厚颜无耻的伪善方面，美国堪称举世无双，天下无人可与之匹敌。

自由与平等权利

(德国)卡尔·舒茨
1859年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参议院

卡尔·舒茨(1829—1906),曾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1852年来到美国。后加入新成立的共和党,曾担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联邦军的将军、参议员和内政部长等职务。他支持废奴立场,长期担任报纸编辑之职,在当时的美国政坛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他于1859年在马萨诸塞州竞选参议员时发表的演讲。

几天前,我站在你们州议会大厦顶楼的阁楼里,有生以来第一次俯瞰这座庄严的城市[①] 以及周围的乡村。四周的街道和山山水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这是一段令全人类都倍感亲切的历史,一种自豪感在我的胸中油然而起,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美国公民。那里是朋克山;那里不远处是查尔斯顿、莱克辛顿和德切斯特高地;那里是港口,是将英国茶叶倒入海中的地方;那里长着一棵古老的自由树;那里是约翰·汉考克的住所;那里是富兰克林的诞生地……此时此刻,光荣的往事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之中,我也想讲一讲我的过去……

……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名字还是在童年时代,在当时的想象里,那里应该有一片广袤的土地,一部分为枝繁叶茂的树木所覆盖,另一部分则是一望无际、鲜花盛开的原野。奔腾的江河纵横交错,辽阔的湖泊星罗棋布。在那块土地上,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没有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因为每个人都享有着自由的权利。

后来,等我长到能够读书时,我得到了一些有关这个国家及其历史的书籍,这便为我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幻像增添了现实的意味,我便开动脑

① 指波士顿。

筋思考起来：一旦享有充分的自由，人会怎么样或者说会变成怎么样呢？又过了很多年，我渐渐长大成人，此时我不再把脑袋扎在学校的课本里，而是认真观察起这个动荡、喧嚣的世界来。人类战斗的号角震荡着我的耳鼓，激动着我的心胸。我看到我的祖国奋力挣扎企图砸碎身上的锁链，我听到人们争取自由的呐喊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千千万万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浸透了祖国的大地，我目睹了我的祖国再一次遭到镇压，镇压它的不仅仅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凌驾于我们头上的各种习俗、制度、观念和偏见的重压。仅凭一时的热情，无论多么崇高，都无法将这一切彻底摧毁。于是我便盼望出现一种年轻的人民，一种为了人的理想天性的无限发展去开辟道路的崭新的制度，并以此来安抚我那几乎沉沦殆尽的心。我本能地把目光转向大西洋彼岸。在我的想象中，美国和美国方式似乎是所有真正维护人性的人最后的希望所在。

……当我们意识到人类拥有获得自由和管理自己的能力时，你难道可以指责说这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我们奋斗不息，我们时刻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个幽灵？难道所有的想法都只是一种虚幻和妄想？备受压制的人类大声向世界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能在它身上寻找到答案。

我是以它的鼓吹者的身份对你们讲话。在我看来，美国的方式是改革时代的杰出代表，是人性尊严的伟大捍卫者，是陷入困难之中的人类最后希望的主要寄托。我要讲讲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理想使命……

先生们，《独立宣言》中曾经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并被赋予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希望这句名言能够在共和国领土内每一根门柱上得到体现。当年，无数革命先辈们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率先提出争取独立的要求；他们遵循着这个原则建立起国家体制；而其整个结构则将这种思想的内涵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项原则恰与我们政治生存的纲领相暗合。这是最进步的、同时却也是最保守的原则。说它最进步，是因为它把人类大家庭中地位最为卑贱的成员从水深火热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并以平等的人类尊严那种令人振奋的意识去激励他们；说它最保守，则是因它把个人的权利当成了民众共同的事业……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其他

所有的人势必群起而捍卫之，他们在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就捍卫了他人的权利；这时，也只有这时，所有人的权利才不致被政府当局所剥夺。

偏离这一原则会造成何等后果还用得着我来指出吗？就请诸位看看蓄奴各州的情况好了。在那里，整整一个阶级的人被剥夺了天赋权利。可是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这还算不上是唯一可悲的特征；同样可悲的是这个阶级的人正在被另一个阶级的人所奴役着。存在奴隶是糟糕的，存在奴隶主就更加糟糕。难道奴隶主不是自由人吗？不是的，先生们！他们的新闻自由在哪里呢？他们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呢？他们当中有谁胆敢公开宣称些许与统治制度不相一致的原则呢？他们奢谈着共和制政府，高谈阔论着民主的意义，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统治的暴虐之风已经像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们的整个政治生命。他们畏惧自由，唯恐他人沾染上自由的精神。蓄奴制在奴役了奴隶的同时也使奴隶主变成奴隶。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呢？原因就在于你们不可能在否定一个阶级应该享受的充分天赋人权的同时，又不致使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如果你们真想得到自由，摆在你们面前的就只有一条道路：确保你们所有的邻居都能享受到充分的同等自由，此外别无他法……

那些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人不适宜实行自治，他们应该首先在上级当局的统治下接受教育，世界上那些鼓吹专制主义的家伙常常以此作为托词。与此同时，为了防备他们突然具备行使自治的能力，他们从未给民众以任何机会使他们获得自治经验。针对这种狡诈的诡辩，共和国的先辈们以崇高的理论作为回复：自由本身是学习自由的最好学校；自治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先生们，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思想，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美国方式，对此我要表明我由衷的敬意……

对于宗教的狂热情绪而言，压制可使之兴旺，迫害可使之生根，排斥可使之强盛，可是在真正的民主面前，它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它或许会陶醉于短暂的颓废感情或者是奸诈的阴谋之中，可它最终一定会自行灭亡，因为它的肺呼吸不了自由的空气。这就像海里的鲨鱼，当人们把它拖出水面，这个庞然大物可能会张牙舞爪，摇晃着有力的尾巴，露出可怕的尖齿，威吓那些胆小的人，可是如果对它置之不理，它很快就会安安静静地死去。可如果你想在那时与之进行殊死搏斗，它最后的挣扎也一定会

给你那鲁莽的企图以致命的打击。对付狂热主义,真正的民主自有其百战不殆的取胜之匙,那就是容忍。容忍并不是将狂热打翻在地,而只是安静温和地解除它的武装。如果你想以狂热的方式去对付狂热,它将故态复萌,一切依然如旧……

我已经提请诸位警惕蓄奴制的专制倾向。我无须再详加论述,不必描述南部的奴隶制度是如何影响甚至败坏各自由州的政治生活,不必描述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些可恶的法令,企图迫使我们——包括你们和我本人在内——加入到捕捉奴隶的行列之中,而那些法令较之处理外侨和叛乱的法规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仍使我们的法令蒙羞垢耻;我们也不必描述其执政党如何煞费心机维护专制势力的利益,践踏真诚信念,歪曲宪法条例,侵犯天赋人权,背弃基本原则,他们在做这一切时从来都不会心慈手软。我可以毫不迟疑地预言,如果听任蓄奴制的理论肆意传播,从而使与其势均力敌的真正民主倾向受到压制的话,那么过不了多长时间,维护统治利益的法律和措施就会把美国这个共和国压垮,到那个时候,你们只有在翻动记载人类厄运残梦的编目册时,才会发现美国这个名字。

可是灾难还不仅仅来自那一方面,那些开始时不显山露水可是一经发展却会变得十分可怕的事情尤为如此。人们在纠正短暂弊病的同时,有时却会对那些基本的原则熟视无睹,这种倾向即为其中之一。

那些经历了严酷斗争考验最终赢得自由的国家,对于一般自治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小麻烦和暂时的困难却如此斤斤计较,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权利会被滥用,却仍然是不可剥夺的,可为什么这一点却被人们如此轻易地就抛在了脑后?欧洲曾多次尝试建立起民主制度,有一些甚至已初获成功,人们得到了自由,可是与自由相连的弊端和麻烦随之而来。为了消除弊端,统治者们开始限制自由,他们确确实实消除了弊端,同时却也将自由消灭得干干净净。你们听到那儿的自由政府奢谈保证和调节新闻自由;为了防止人们滥用新闻自由,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起先一切非常正常,可最终却变成了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我们为了保证票箱的纯洁,便在承认人类行使自治权利的同时对选举权大加限制,这样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吗?……

一些政党和知名人士普遍习惯于采用权宜之计，为了局部和暂时的成功而使原则成为牺牲品。对我们的制度安全而言，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威胁，可能也是最难加以抵御的一个威胁。先生们，我要在这里发出严正的呼吁，希望那些反对奴役人类的人士尽快清醒过来；对于能与他们并肩战斗，我引以为荣。

你们对君主统治深恶痛绝。为了防止它在共和国的这块土地上蔓延开来，你们不惜舍弃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仅为了权宜之计就将原则置之脑后的政党统治，其危险性、灾难性、侵略性和专制性较之君主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要再心存幻想了，不要以为只要是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一定便是公正和自由的。无论一个执政党在其纲领里如何主张自由，可一旦不是通过投票而是运用高压手段来压倒反对派，那么正义和平等权利就寿终正寝了……

大家一定还记得，堪萨斯州边境的暴徒们把自由州的选民从投票站驱赶出来，并且禁止他们参加选举，他们的行为激起了北部各州的一致声讨。人们的愤慨是正义性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受到胁迫的人是自由州的公民，是自由的朋友，也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还因为那里的政府不是凭借平等权利而是以暴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先生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如果凭借在地方上的优势采取高压而不是说服的手段去对付反对派，所谓的自由政党与堪萨斯的暴徒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区别，虽然较之左轮手枪和猎刀，由立法机构颁布法令可能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武器。他们或许会在地方上取得一些小小的成绩，或许会得到某些微薄的暂时利益，可是他们带入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整套行动会使我们共和国这座大厦赖以稳固的地基渐趋松动。

在那些困扰着我们的各种危险和困难中，尤以“观点不同互相排斥”这个丑陋的怪物最为可怕。我是废奴主义的拥护者，无论是在马萨诸塞州还是在南卡罗来纳州，我都有权申明我的观点。我的邻居赞成蓄奴，对此我表示遗憾，可是我必须要严肃地指出，他和我一样，无论是在南卡罗来纳州还是在马萨诸塞州一样，都有权表达他的看法。你说我在南卡罗来纳州发表观点时会遭到围攻？先生们，这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废奴者和蓄奴者的区别所在，因为前者是自由

人，后者本身也是奴隶。

现今的问题终将成为历史。奴隶制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自由终究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还将会使这个国家的政党造成进一步的分裂。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如果我们将和平解决新分歧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平等权利抛在脑后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如果以暴力取代权利，以特权取代平等，以权术取代原则，并以之作为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那么面对这股汹涌的潮流，你们将无能为力，一筹莫展。新的弊端需要得到矫正，新的麻烦需要得到解决，新的可能出现的威胁需要被铲除，新的同样艰巨的目标需要我们助其实现；你们侵犯了反对派的天赋人权，这会使今后的政党在互相倾轧时寻找到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先例。执政党一旦明知故犯，对平等权利的原则淡然处之，那么以后每当基本原则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们就会习惯性地只顾及到自己的利益。那些把我们诱入其中的人们就像是变戏法的巫师一样。他在变出一条大蟒蛇后，却忘了再把它变回去的咒语，结果被大蟒蛇紧紧缠住，这个可怜的人最后竟然被自己变出来的怪物勒死了……

在这面国旗之下，任何文明人类的语言都可得到使用，所有的信仰都应受到保护，每一项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在那里，西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昂首挺立，对伟大的事业充满热忱，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尊敬。从阿勒格尼山脉西麓一直到落基山脉这片光荣的谷地，一面大旗迎风飘扬……旗帜上写的并不是"反对民主党把一伙新的政客塞入政府"，因为投机家们的呐喊并没有使我们受到震动；写的也不是"限制奴隶和限制选举权"，我恳求你们相信我的话，这样写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自作自受，意味着难以避免的耻辱和失败。旗帜上应该写的是："自由和平等权利应该像空气一样为人类所共同拥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我们高举着这面旗帜挺立在世界前列。旗帜上只写有这些字，没有别的，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先生们，让我们去努力实现美国赖以生存的伟大的世界主义理想；让我们去履行真正的美国方式这一伟大使命；让我们回应被践踏的人们所提出的迫切问题："人类是否有能力获得自由并且学会自治？"答复是极为令人振奋的："当然有！人就应该是享有自由和权利的人！"它震撼着旧世界专制君主们的耳鼓；它向全世界被

压迫的人们揭示出他们被以狡诈的手段所统治的事实;它以抚慰和新的信念使那些沮丧的朋友重获信心。

敞开心胸拥抱全人类,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方式。就让我们在这面旗帜下奋然前行,让我们成为全世界的先行者。

支持"物种起源"说

(英国)托马斯·赫胥黎
1883年5月5日

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出生于英国一个教师家庭。早年因家贫辍学,后靠自学考进医学院,1845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学位。毕业后,曾作为随船外科医生去澳大利亚旅行。提出"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一定亲缘关系"的假说。1883年至1885年任伦敦皇家学会会长。作为一名科学家,赫胥黎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无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进化论和伦理学》等。其中《进化论和伦理学》被我国清朝学者严复译为《天演论》,对中国影响很大。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坐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的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可是,如果让无知成为法官的顾问,偏见成为陪审团的审判长,科学家诚实的发言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仅就我个人所知,在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得到普遍认可之前,那些最有权威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应以神意作为对各种现象进行直接分析的依据,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是枉费心机,而且简直就是对神灵的亵渎。这种反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在每次战斗中,上述反对态度最终都会遭受重创,并被彻底击溃,可它却似乎永远都不会被消灭。截止到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了上百次的挫败,可它却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所幸造成的危害性已经不那样彰显。

请让我在此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的一生都在伟大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拣拾五彩的鹅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尽管极为缓慢,却确定无疑地在向上涨的气势磅礴的海潮,这股海潮的胸怀之中珍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加高尚、更加美好的珍宝。要是他们看到那些

煞有介事地坐在宝座上的现代版的克纽斯式的小东西，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声称要极力阻止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就会觉得，这些做法即使算不上可悲，至少也是极为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转身而逃。可是，他们却不像古代那位勇敢的丹麦人一样会因此学得聪明些，却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更加安全一些的远处，然后便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蠢事。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不致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在这些蠢人看来，不许人们对万能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进行彻底的研究，就是帮了上帝的大忙。

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所要着手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凭借着当今人类异常活跃的头脑，密切关注着时代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将注定和16世纪一样爆发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可是，又有谁能够确切地指出，在这场全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何等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然而，我却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英国注定会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伟大而崇高的作用。英国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有一个民族认为，专制政治和煽动性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相互抗拒，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不仅是真理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国家实现真正统一的关键。

英国是否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将完全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持何种态度。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到人类所有的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将注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如果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偏见，恐怕我们的子孙们所看到的英国的光辉会像亚瑟王在浓雾中逐渐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基妮法那样的哀号时，已经是后悔莫及了。

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演说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
1863年11月于葛底斯堡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前总统。出生在农民家庭,先后担任州议员、律师、众议员。曾发表《解放黑奴宣言》,力主废除农奴制,维护联邦统一,并在随后爆发的南北战争中,率领北方资产阶级打败南方种植园奴隶主,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1865年,林肯被南方奴隶主指派的杀手暗杀。

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中最艰苦卓绝的一次战役,也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该役最后以南军撤退,北军胜利而告终,双方伤亡人数共达数万之多。1863年11月,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林肯进行了这次著名的演说。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以此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可以长治久安地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为了这个国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烈士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以作为他们的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完全应该,而且也是十分恰当的。

可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这远非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不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也不会被长久地记忆,可是勇士们在这里所做出的贡献,却不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忘。或者说,我们这

些还活着的人,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给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然而尚未完全完成的事业。我们在这里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决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我们要让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之下获得自由的新生,让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存在下去。

第二次就职演说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3月4日于华盛顿

各位同胞:

在这第二任就职的宣誓典礼上,不必像在第一任的时候那样做一个长篇的演说。在那时,对当时所实施的政策多少做一点详细的解释说明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为期四年的任职已满,对于眼下这场为全国人民所广泛关注并集中了全国所有力量的重大斗争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和方面,由于四年来不断发出的各项公告,现在已经很少有什么新的发展可以奉献给大家了。我们的军事进展是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各界人士对其情形的了解和我并无二致,我深切相信,进展的状况足可以达到使我们全体人民深感满意和信任的程度。所以说,既然我们可以对将来寄予极大的希望,在我们这一方面也就用不着做什么预测了。

在四年前的同一个场合里,所有的思绪都焦虑地集中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上。大家对它心存恐惧,极力想办法避免它的发生。可就在我在这里进行就职演说,费尽心机考虑如何使联邦在不采用战争手段就可以保存下来的时候,城内的叛变分子和内奸们却在想方设法用非战争的手段来破坏联邦,瓦解联邦政府,并试图以谈判的方式达到分割联邦的目的。尽管双方都发表声明,表示反对战争,可是其中一方宁愿打仗也不愿意让国家生存,而另一方则宁可接受打这场战争,也不愿看到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这样来临了。

黑奴的数量占到了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他们不是遍布于整个联邦,而是部分地分布在南方地区。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奇特而有力的权益。你们知道,这种权益基本上就是引发这场战争的原因。为了使这种权益得到加强,永远流传下去,并且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叛变分子不惜发动战争来分裂联邦,而政府则只想要限制这种权益,并使之区域化,此

外并没有再多要求什么别的权利。交战的双方事先都没有想到，战争居然会拓展到目前这么大的范围和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想到导致冲突产生的原因会随着冲突本身的终结而终结，甚至会在冲突本身终结以前而终结。双方都在寻求一个较为轻而易举的胜利，都没有期盼一个根本性的和出人意料的结果。双方朗诵着同一本圣经，祈祷着同一个上帝，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借助神的力量反对另一方。所有人都可以要求上帝的帮助，来夺取他人用血汗换来的面包，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批评别人，以免我们双方的祈祷都不能够遂人心愿，而且也没有完全遂过愿。上帝自有其主张。“因为罪恶的缘故，世界才会遭受苦难。罪恶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可是那个制造罪恶的人，却注定要受到苦难的惩罚。”如果在我们看来，美国的奴隶制度就是这种过错中的一种，而这种过错即使在上帝的领域中也在所难免，既然它已经在他指定时间里持续了一个阶段，他现在就要着手清洗这些过错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名义下让双方都参与到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来，作为对引起这一过错的人的惩罚，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与虔诚供奉一个存在的上帝的信徒们归功于他的那些圣德其实并无二致。我们怀着深挚的爱来盼望，我们怀着满腔热情来祈祷，希望这场战争的重罚可以很快过去。可是，如果上帝坚持要让战争再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二百五十年来无偿劳力所聚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等到被鞭打后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刺伤后所流的每一滴血都得到偿付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只好像三千年前所说的那样：“上帝的裁决是完全真实而且公正的。”

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的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着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哪一边是正确的，就让我们坚定地站在正确的一方，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医治国家的创伤，去照料英勇作战的战士以及他们的遗孀，对于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存在的公平而持久的和平，我们应该尽全力去实现与捍卫。

论想象力的培养

(英国)戈申
1877 年于利物浦学院

戈申(1831—1907),英国政治家、教育家。曾任国会议员、驻土耳其大使、爱丁堡大学校长等职。

本文是他 1877 年在利物浦学院所做的演讲。

我的讲话是针对培养想象力而发。无论是那些富足的、前程远大的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最不为人所注意的人,都可以成为我演讲的对象。我极力使自己不犯下某些医生常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建议那些每周只有两英镑收入的病人去喝香槟酒,或者是去海滨进行短期休养。

那么,我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想象力"这个词呢？约翰逊字典上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特别希望你们注意到约翰逊是如何解释"想象力"这个词的。他下的定义是:"构想出理想图画的能力,""向自己或他人描述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

这就是我要求你们在学校里、在家庭藏书室里,运用一切近在眼前的手段影响你们去培养的能力,我确信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我希望能够引导你们,并极力向你们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培养这种能力。我重复一遍,这就是约翰逊所指出的"构想出理想图画的能力"以及"向自己或他人描述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当我在下面的讲话中使用"想象力"这个词时,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顺着这条思路,我相信可以把我的意思阐释清楚。不在眼前的是什么事物呢？历史就是一种。历史讲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并不存在于你的脑海之中——也就是说,你并不能亲眼目睹那些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可是通过学习历史,你却得到并增强了对不在眼前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因此我愿意把历史学科推荐给你们,要知道,那可是

一门最值得学习的课程。

还有各种外国游记。这又是一些不在你身边的事物,因为你并不能摸到它们。可是通过阅读各种游记,你却对那些根本就没有存在于你自己脑海之中的事物有了一个感性的认知。至于构想出理想图画的能力,我劝你们最好还是去请教一下诗人、戏剧家还有那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并且把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伟大文学作品都好好读一读。这种学习会使你们跨进一个有别于现在所处的狭小世界的新天地之中,在那里尽情地生活、活动与思考。这种学习会为你开辟各种新的乐趣源泉,这种乐趣,我可以说,往往会上升为幸福的感觉。

……

纪念伏尔泰

(法国)维克多·雨果
1878年5月30日

本文是雨果于1878年在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

一百年前的今天,一颗巨星陨落了。可他却获得了永生。他离开人世时已是一位耄耋老者,他著述颇丰,肩负着最为荣耀同时也是最为艰巨的历史重任,即: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在人们的咒骂与祝福声中溘然长逝:既遭到旧时代的诅咒,又接受了来自未来的祝福。这二者在他都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在他弥留之际,他一方面受到了同时代人和后世子孙的欢呼与赞美,另一方面,就像其他曾经和旧时代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一样,对他恨之入骨的旧时代也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几声叫骂。他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其所能,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他显然是在上天的授意之下去完成那些工作的,无论是命运的法则还是自然的法则,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这一点。

在这位伟人所生活的八十四个年头里,他经历了处于巅峰状态的专制时期和刚刚露出一丝晨曦的革命时代。在他诞生之初,路易十四尚在王位,而在他去世之时,路易十六已戴上了王冠。他的襁褓映射着盛世王朝的余晖,而他的灵柩则闪烁着从大深渊里透出的最初一缕光芒。

在这轻浮庸俗、凄惨忧郁的世风下,伏尔泰独自一人直面着宫廷、贵族和资本组成的联合阵线,直面着那股毫无意识的强大合力——群氓,直面着那些无恶不作的官吏——他们最擅长欺上瞒下,在国王面前奴颜婢膝,在人民面前盛气凌人,直面着那些教士——他们集伪善与宗教狂热的邪恶为一体。就让我再重复一遍,伏尔泰独自一人,向社会上所有邪恶的联合力量进行宣战,向这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搏

斗。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那枝轻如羽毛却又重似霹雳的笔！

他就是用这种武器进行战斗，用这种武器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让我们一齐向伏尔泰的英灵致敬吧。

伏尔泰胜利了。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欲发动的战争，是理性向偏见发动的战争；这是友善之战，仁爱之战。伏尔泰既有女性的温柔，又有英雄的怒火；既有伟大的头脑，又有宽广浩瀚的胸襟。

他战胜了陈旧的秩序和陈旧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君主、中世纪的法官和罗马的教士。他赋予普通民众以尊严。他教化、抚慰、传播了文明的种子。他为希尔旺和蒙贝利而战，也为卡莱斯伯拉·巴利而战。他承受了巨大的威胁、辱骂、迫害和毁谤。他还遭到了流放。可他却依然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他以微笑战胜了暴力，以讽刺战胜了强权，以嘲弄战胜了宗教一贯的自以为是，以坚忍不拔战胜了顽固和偏执，以真理战胜了无知。

我刚才说到了微笑，我要在这里稍停片刻。是的，微笑！这就是伏尔泰。

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三个民族曾经以人的名字来总结，为那个时代命名，从而使那些时代具有了某些人的品性。在我们眼里，伯里克利时代，奥古斯都时代，利奥十世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时代这些称号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享有以人物来命名时代的特权，这正是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在伏尔泰之前，人们往往以国家元首来为当时的时代命名。伏尔泰比国家元首还要高，各派思想均在其统帅之下，一个新的纪元已从伏尔泰开始。我们感觉到，所谓最高的统治力量，实际就是让一切都得到理性的思考。文明曾屈服于武力的膝下，而从此之后，思想将成为文明的主宰。国王的权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权威已被自由所取代。从此之后，法律和个人的良心将成为最为人民所看重的东西。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恪尽职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两方面的进步都应明确分开。

……

我们要面向伏尔泰那伟大的死亡,伟大的生命和伟大的精神。让我们在他神圣的墓前鞠躬致敬。他在一百年前与世长辞,可造福人类的伟大业绩却使他万古留名,让我们向他请教吧。让我们也向其他伟大的思想家请教,向让·雅克,狄德罗和孟德斯鸠请教,他们是光荣的伏尔泰的忠实信徒。让我们与这些伟大的声音共鸣。让我们把自己的鲜血融入到人类已经流洒出的鲜血上去吧。够了!够了!暴君们。既然野蛮冥顽不化,好吧,就让文明激起民众的义愤吧,就让 19 世纪来帮助 19 世纪吧。我们的先驱哲人都是真理的倡导者。让我们唤醒那些光辉的亡灵,请他们在密谋战争的君主们面前大声宣布人类享有生存的权利、良知享有争取自由的权利吧。请他们宣布应由理性支配一切;宣布劳动神圣;宣布和平应该受到祝福。既然黑暗来自帝王的宝座,就让光明从坟墓之中显现而出吧!

无意的剽窃

(美国)马克·吐温
1879年12月3日于波士顿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著名作家。曾做过印刷学徒、送报工、排字员、水手、记者等,非常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在其作品当中,对下层人民的不幸和疾苦深表同情,对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有相当程度的揭露和批判,此外,对于偏狭的种族歧视也进行了谴责。

赫莫斯(1809—1894),《大西洋月刊》创始人,本文是马克·吐温1879年12月3日在赫莫斯七十岁寿辰时所做的一份祝寿词。

主席先生、各位女士:

为了亲自给亲爱的赫莫斯博士祝寿,即使路途再遥远我也要赶过来。长期以来我对他一直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初次见到一位大人物时,总是会把这看成一件大事。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不管你在随后会收到多少名人的来信,都不会使这第一封信为之减色,更不会冲淡你当时感受到的那种又惊又喜的激动心情。即使时光流逝,它在你心底的价值仍然无与伦比。

第一次给我写信的大人物正是我们今天的贵客——奥列弗·温德尔·赫莫斯。他也是第一位被我从那里偷了一点东西的大作家。(众笑)这也就是我之所以给他写信以及他之所以给我回信的原因。我的第一本书刚刚出版不久,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卷首献词写得真漂亮简洁。"我说:"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位朋友说:"我对这篇献词一直非常欣赏,甚至在你的《老实人出国旅游记》出版之前,我就已经读到这篇献词,并对它赞不绝口了。"我大吃一惊,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篇献词的?""哦,几年前我在读赫莫斯博士的《多调之歌》时就已经看过了。"听他说完这话之后,我当时的第一念头就是:可要了这小

子的命了。(众笑)

可是在想了一会之后,我觉得可以先缓一缓,给他个机会,看他能不能拿出证据来证实他的话。我们走进一家书店,结果证实他的话是对的。我确确实实偷了他的那篇献词,而且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抄。我当时惊讶万分,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一点,清清楚楚地知道一点,那就是,一个人只要有一丁点头脑,就会具有一份傲气。有了这份傲气,他决不至于有意剽窃别人的作品。这也就是一丁点头脑对一个人的作用所在——可是有些崇拜我的人却常常说我的头脑足有一只篮子那么大,不过他们却不肯告诉我这只篮子的尺寸。(众笑)

后来我总算弄清了这个问题,揭开了这个谜团。在此之前的两年间,我有两三个星期都待在三明治岛上进行休养,在此期间,我反复阅读了赫莫斯博士的诗集,直到那些诗句几乎满得快要从我的脑子里溢出来。而浮在最上面的那些献词简直可以信手拈来(众笑),于是在不知不觉间,我就把它们给偷过来了。说不定我还抄袭了那本集子里的其他一些内容呢,因为曾有不少人说我的那本书在某些方面颇有些诗情画意。当然了,后来我给赫莫斯博士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并非有意剽窃。他给我回了封信,宽宏大量地说没有什么,不碍事;他更是表示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将我们所听到的、所读到的思想化为自己的思想,而其本人对此却毫无察觉。他说出了一个真理,而且说得是那么巧妙,使我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以至后来我还庆幸自己多亏犯了这剽窃罪,最终才得到这封信。后来我拜访他,告诉他如果他以后在我身上发现什么可以入诗的思想材料,他可以随意提取。(笑声)这样一来,我就不致显得太小气,于是我们便渐渐熟识起来。

从那以后,我和赫莫斯博士见面机会就多了起来;最近他说——哦,我恐怕有些离题万里了。我本该向你们、我的同行、广大公众的教师们说出我对赫莫斯博士的祝词。我应该说,我非常高兴见到赫莫斯博士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一个人之所以变老并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精神上的疲惫。我希望在很多年之后,人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已经老了。”(掌声)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3月17日于伦敦海格特公墓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国际无产阶级导师。生于普鲁士莱茵省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1844至1845年,先后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标志着他向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846年初,同马克思一起组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同马克思一起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此外,他还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写了《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重要著作。马克思逝世后,他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在英国伦敦逝世,3月17日葬于伦敦城北的海格特公墓。本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用英语发表的演讲。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停止了思想。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还没待上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在安乐椅上安详地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留下的空白,人们不久之后便会感觉到。

就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长期以来却一直为纷纭芜杂的意识形态所遮掩:人类必须首先保证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项工作;所以,生产与生活直接相关的物质必需品,以及为一个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带来的经济发展程度,便构成了国家制度、法制观念、宗教以至宗教思想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据此来对上述种种观念和

思想做出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采取相反的步骤。

然而,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此前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在黑暗中屡屡摸索、探求却一无所获的问题,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拨云见日,得到了解决。

一个人在一生之中能够拥有这样的两大发现,应该是很知足了。哪怕只有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应该是很幸福的。可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方面,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他涉猎的领域极广,可他在每一个领域所进行的尝试都绝非浅尝辄止。

作为一名科学家,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人。可这在他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到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会使马克思发自肺腑地感到喜悦,而当他观察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即时性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之情就更加明显。比如他曾经密切关注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在密切关注着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一生的真正使命,是以种种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在其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完成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任务。正是在马克思的启迪之下,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求,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基本精神。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以满腔的热情、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成就投入到斗争中去。他最早曾为《莱茵报》(1842 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 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 年)、《新莱茵报》(1848—1849 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 年)撰稿,此外,他还写了很多富于战斗性的小册子,参与了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的工作,最后,作为他事业的顶峰,他创立了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作为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即使他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建树,仅凭这一成果本身也可足以使他倍感自豪。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成为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诽谤的人。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共和国政府,都对他下了驱逐令;资产阶级——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极端民主派,都争先恐后,以诽谤他、诅咒他为

荣。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有在实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予以回击。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的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也许有过许多对手,却未必有过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科学和艺术

(英国)托马斯·赫胥黎
1883年5月5日于伦敦皇家学会

这是达尔文逝世一年后,赫胥黎在伦敦皇家学会年会宴席上发表的一篇演讲。

尊敬的弗莱德里克·莱顿爵士、各位阁下、各位先生:

对于你们以仁慈以及欣赏的态度来接受我的演讲题目——科学与艺术,我感到非常感激,我要用它祝各位身体健康,而且当我听说这个题目与这种会议的提议相一致的时候,我就更加感激不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一种现象有日趋强大的倾向,即那些被人们开玩笑说生于科学时代来临之前的人都将科学视为一种外在的入侵力量,并且认为如果科学得到极大发展的话,其他所有行业将失去自己的生存之道。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将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科学视为从现代化思想之海中冒出来的一个海怪,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消灭艺术。所以呢,这位曾在希腊神话中将海怪杀死的英雄,会借着作家的笔或者是编辑的文章将其不满之情尽情宣泄出来,并随时准备杀死这只科学的海龙。

在座的诸位先生,我倒是希望这位英雄可以把海龙多往好的地方想一想。(听众大笑)第一,为了他自身的安全起见,因为海龙的头很坚硬,鄂很锋利,而在过去的日子里,它已经显示出将挡住其去路的东西推到一边去的能力;第二,为了公正起见,据我所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根本就不用去理这种东西,它很温和的。(众人笑)至于它对艺术这位小姐会怎么样呢?它会表现出它最温柔的尊敬,除了看到她快乐地成家,然后每年都生出一大群我们随处可见的可爱的孩子们之外,它对她别无他求。(欢呼声四起)

我们暂且不打比喻了,使我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一个具有人类知识的

人,怎么会产生科学成长会威胁艺术发展的奇怪想法呢?就我所知,科学与艺术是自然这面奖章的正反两面,一个是用感情来表达事物的永恒秩序,另一个是用思想来表达。如果到了某一天,人类不再具有爱恨之心,面对苦难不再心生怜悯,伟大的事迹不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者认为田间的野花并不比所罗门的光荣事迹更美,对大自然失去敬畏之心,那么科学才算是真正地征服了世界;并不是它毁灭了艺术,而是因为人类的一半天性已经死了,人类彻底丧失了这份他们自古至今一直拥有的品性。

成功之路

(美国)安德鲁·卡内基
1885年6月23日于柯里商学院

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美国著名“钢铁大王”。1835年出生于苏格兰邓弗姆林,1848年随全家迁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勒格尼。他所受教育不多,自学成才,并靠个人奋斗兴办铁路,开采石油,建立了全美最大的钢铁机构,终于成为亿万富翁。他晚年热心于慈善事业,著有《财富的福音》等书。他在美国以及英国各地捐款兴建了近千所公共图书馆,并创办了卡内基基金会等。

本文是他1885年6月23日于柯里商学院所做的一篇演讲。

年轻人应该从头开始,从最基层的职务做起,这是一件好事情。匹兹堡的许多大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都曾经担负过重大的责任。他们与扫帚为伴,以清扫办公室度过了企业生涯的最初时光。我注意到现在的办公室都配备了专门的工友,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便不幸与这个有益的企业教育的内容擦肩而过了。不过,如果哪一天清晨碰巧赶上专业清扫工没有来,某位具有未来合伙人性质的年轻人便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扫帚。有一天,一位打扮入时、对孩子无比溺爱的密歇根母亲问一个小伙子是否曾经见过一位像她的女儿普里倩拉那样如此潇洒地在房间里打扫卫生的女郎。小伙子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于是那位母亲便笑得合不拢嘴。可小伙子随后马上说道:“我想看到的是她在室外打扫卫生。”如果必要,让新来者在室外打扫卫生对他并无损失。我本人就是这么过来的。

假如你们都得到了聘任,并且拥有了良好的开端,那我就要忠告你们一句:“须胸怀大志。”对那些尚未把自己视为某家重要公司合伙人或者是领导者的年轻人,我会对他们不屑一顾。你们在思想上一刻也不要满足于充当任何企业的首席职员、领班或者是总经理,不管这家公司的规模有

多大。你们一定要对自己说:“我的位置在最高处。”你们一定不要停止向最高峰的攀登步伐。

要想取得成功,最首要的条件和最大的秘密就在于:要把精力、心思和财力完全集中到你所正在从事的工作上。一旦选择了一个行当,就一定要下决心干出个所以然来,就要勇夺头名,就要不断进取,就要采用最好的机器,对这个行当达到了然于心的地步。

企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资本分散了,换句话说是把精力分散了。他们东一榔头,西一杠头,把资产投向方方面面。“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道理而言的。我要对你们说的是:“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然后再照管好那个篮子。”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保持高度的谨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管好并提好那个篮子绝非难事。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只有那些想提起更多篮子的人才会打碎更多的鸡蛋。有三个篮子的人就会不得不把一个篮子顶在头上,这样很容易跌倒。美国的企业家最常犯下的一个错误就是缺少集中。

把我说过的话归纳到一起,那就是: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千万不要涉足酒吧;千万不要酗酒,即使在用餐时也不要饮酒过度;千万不要投机;签署支付的款项时,千万不要超过盈余的现金储备;取消订货的目的永远在于最大限度地挽回货主的利益;集中精力,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并妥善照管好那一个篮子;永远不要超前消费;最后一点,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正如爱默生所说的那样:“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哄骗你离开最后的成功。”

穿越黑暗大陆

(英国)亨利·莫顿·斯坦利
1886年11月27日于纽约市莲花俱乐部

亨利·莫顿·斯坦利(1841—1904),原名约翰·罗兰兹,非洲大陆探险家、冒险家、新闻记者。出生于威尔士,从十五岁开始闯荡世界,1859年流落到美国,并曾在美国内战时期为南方服役。后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869至1889年间,曾三次深入非洲大陆进行探险活动。他救出了另一名探险家利温斯通,发现了尼罗河的几处源头,对流经中非大部分地区的刚果河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比利时国王的资助之下,于中非的丛林里建立起"刚果自由邦"。1895年,斯坦利被选入议会,并于1899年被册封为爵士。

本文是斯坦利1886年11月27日在纽约市莲花俱乐部为其举办的庆祝会上发表的演讲。

主席先生,莲花俱乐部的诸位先生们:

此时此刻,为了把我心中所蕴含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我也许要进行一番长篇大论。当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身边就已经有一些人成为远近闻名的伟人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我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被派去报道现在就坐在我对面的老朋友乔治·阿尔弗雷德·汤申德先生的一次演讲。他在圣路易斯商业会堂讲台上讲话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说道:"伽利略曾经说过,'地球在旋转',地球确实在旋转"——这可真是了不起的谈吐啊。还有一次,我同样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被派到桑威奇群岛,去记录马克·吐温所做的重要演讲。现在,当我把视线转向左侧时,我看到了安德森上校,他那副面容似乎使我觉得贝内特已经接到了几封电报,正准备派我到某个可怕的地区去执行某项紧急命令。(众笑)

你们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因为报纸老板兼编辑的缘故，我这才脱下那身温文尔雅的记者服装，披上非洲旅行者的外衣。我在新闻队伍里职位低微，没有资格质问老板这样做的动机。他是一位能力很强的编辑，不仅非常富有，而且还非常专横。（众笑）他操纵着一支人数众多的流动作家队伍，他们可都是新闻界里的顶尖人物，他们的足迹跨遍从大西洋底到世界最高山峰的一切区域；无论是内阁成员，还是最小的治安法庭，都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众笑）我就是这个流动作家阵营中的一员，回顾往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为了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那时的我可谓尽心竭力，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就好像整个宇宙的正常运行就系在我一人身上一样。就像你们当中有人所猜测的那样，如果那位能量充沛的编辑所属的报社以最大限度的发行量为目标的话，那么我的百折不挠的行动目标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按照《英国国教教义问答手册》所规定的条款，以全心全意的工作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召我升天正合上帝心意”。（众笑）

老板分配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派我去阿比西尼亚——从密苏里直接赶往阿比西尼亚。先生们，这可是相当大的跨越呀！说不定密苏里河西岸的人们会对阿比西尼亚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在座的一些绅士可为我作证，可是对于贝内特先生来说，去阿比西尼亚却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对他在伦敦的代理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除了照办我别无他法。我觉得这不过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于是便赶往阿比西尼亚。不知是什么原因让我交了好运，我报道的马杰达拉陷落的电文碰巧比英国政府的早到了一个星期，人们都夸奖我干得不错，可是伦敦的报纸却指责我是一个大骗子。（众笑）

第二件任务是让我从希腊的克里特偷越封锁线，从克里特和土耳其两个方面报道有关克里特叛乱的情况。我随后被派到了西班牙，从共和政体方面和西班牙王室正统派方面进行了不带任何偏见的中立报道。

随后，我又突然被召到巴黎。贝内特先生以他那种一贯的霸道口吻命令我说：“我要你去找利温斯通。”就像刚才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新闻记者，并不敢擅自行动。既然贝内特先生说“我要你去”，那我也就只好从命了。对于他递给我的香槟酒，我想味道一定错不

了。我必须要向他表示出我的忠心，然后我就出发了。上天保佑，我居然顺利地找到了利温斯通。(众笑)

我回来后将我的经历告诉了大家，作为一个好公民、一个好通讯员、一个好记者，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到了亚丁的时候，我发电质询，我不知在去中国之前是否还有机会再次拜访文明世界。(众笑)就这样，我来到了文明世界，你们猜结果会怎么样呢？唉呀，想不到谁都不肯相信我所说的话。如果非要问我有什么可值得自豪的，我只能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是我许诺过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全力以赴，或者就像许多优秀人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像我的先辈们所做过的那样，随时准备捐躯赴职。我一向对此引以自豪。

对我的要求是即席提出来的，就像莲花俱乐部的会员们所指出的那样："你不会介意把你地理探测的梗概讲给我们听吧？"我说："当然，先生，我一点也不介意。"你们知道吗，为了使那份梗概完全限于地理知识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不涉及一丝感情色彩，我可是煞费苦心。我先是写了一篇论文，印出来的稿子足有那么厚(做手势，示意约一英寸)。论文里面大约包含了一百个多音节非洲语单词。可是基于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原因，布莱顿地理协会那些博学的权威们仍然反驳说，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并不是想要听到什么耸人听闻的传闻，而只是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这其中还有一位精通库法字体铭文和楔形文字的和蔼可亲、身材矮小的先生，他写信给《泰晤士报》说，并不是斯坦利发现了利温斯通，而是利温斯通发现了斯坦利。(众笑)

如果不是人们对我的质疑，我也许不会再次造访非洲了；说不定我会应里德先生的请求，成为或者争取成为莲花俱乐部的一名保守会员。(众笑)我也许会定居下来，像你们这里的某些爱国人士一样，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不再冲动，说些无礼的话。我会对大家客客气气，向别人递烟敬酒，说不定到了周末的晚上，我还会开开一瓶香槟，热情招待朋友们呢。可是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刚刚离开纽约奔赴西班牙，阿散蒂战争就爆发了；这一次我又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比其他人更早获得了缔结和约的消息，而当我从阿散蒂战场赶往英格兰时，在圣文森特岛收到一封电报，这才获悉利温斯通已经逝世。我回复说："这条消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呢？纽约人不肯相信我，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呢？这可真是难上加难！我要去完成利温斯通的未竟之业，我会向世人证明发现利温斯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要向纽约人证明我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出类拔萃的人。”这就是我要去完成的任务。

我把利温斯通的遗体护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着他的遗体徐徐下葬，而在十六个月前我们分别时，他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充满希望。《每日电讯报》的老板打电报问贝内特说：“我们决定共同派遣斯坦利去完成利温斯通未竟的探险事业，你意下如何？”贝内特在纽约接到电文后，沉吟片刻，然后便拿起一张白纸回复道：“同意。贝内特。”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使命，我要重返非洲去完成利温斯通的探险任务，还要解开尼罗河之谜，弄清楚尼罗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维多利亚湖是仅由一个湖泊、一个水体还是由若干浅湖组成；弄清塞缪尔·贝克爵士发现的阿伯特湖；还要找到坦噶尼喀湖的出口，然后辨别出那条诱使利温斯通走上死亡之路的奇妙而神秘的河流到底是尼罗河、是尼日尔河，还是刚果河？《亚洲之光》的作者埃德温·阿诺德说：“你觉得自己能完成这么多工作吗？”“请不要向我提出诸如此类难以回答的问题，你只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然后对我说‘出发吧’就行了。”于是，阿诺德便设法说服了劳森老板，后者拿出钱来，我就这样出发了。

我们首先解决了维多利亚湖是不是一个水体的问题，它不是由一连串浅湖或者是沼泽地组成的，而是一片面积约在两万一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完整的水体。在考察塞缪尔·贝克发现的阿伯特湖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比阿伯特湖大得多的新的湖泊——洛卡斯特死湖。几乎与此同时，戈登·帕夏派他的副官绕着阿伯特湖转了一圈，结果悲伤地发现它的周长不过才一百四十英里，而在此以前，当贝克满怀激情地站在高原之巅俯瞰阿伯特湖湛蓝的湖水时，曾不无夸张地惊呼：“我看到它往西南方向无限延伸！”先生们，无限延伸并不是一个地理术语。（众笑）我们发现，坦噶尼喀湖虽然是一个淡水湖，可是却没有出口；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我们便日夜兼程，沿着诱使利温斯通走上不归路的神秘河顺流而下。我们心中充满了和利温斯通一样的疑问：他曾在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要不是为了这条古老的尼罗河，我才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成为黑人桌上的肉食

呢。”

大约在旅行了四百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斯坦利瀑布，我们从对面看到那条河偏离了流向尼罗河的方向，掉头向西北方向流去，然后又折向西方。我们看到了堡垒、城镇，陌生的村镇和陌生的国度，至于更远的地方，就只能依靠我们的想像了。河流突然转往西南，我们谁也不知道会遇见些什么，我们的梦想结束了。然后我们看到河流径直朝刚果河的方向流去。我们把绯红色的念珠和精美的金属丝赠送给在路上遇到的一些土著人，然后问他们说：“这是作为你们回答问题的酬劳，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河？”“哦，它们当然它是河。”所答非所问，看来必须要好好开导开导这些人，才能让他们弄明白我们的意思。最终，他声音洪亮地回答道：“这是科托亚刚果。”“这是刚果河。”上帝呀！我们的美梦终于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希罗多德传说中的克洛菲泉和莫菲泉！这就是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时的河岸！这就是突然喷涌而出的刚果！我们在河上徐徐漂流了大约一千英里，一路上遇见了许多奇异的民族和食人部落所居住的地方——那些头生在腋下的民族则没有看到。一直到达河水的环形外延部分，一直坚持到陪伴我的旅伴们高喊：“这就是斯坦利水源”，我们这才罢休。就这样，在经历了五个月的探险之后，我们的旅行结束了。

勤奋生活论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
1899年4月10日于芝加哥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共和党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组织志愿骑兵团参加美西战争。1900年任美国副总统，次年麦金利总统遇刺，他得以继任，在1901至1909年间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任职期间对内积极改革，对外极力扩展美国势力。针对19世纪末期弥漫全国的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之风，罗斯福特意对共和党俱乐部成员发表了《勤奋生活论》这一演说。

先生们：

你们是西方最大城市的公民，是诞生过林肯和格兰特的国家的公民。你们卓越和杰出地体现了美国人性格中最具美国特色的一切。在对你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我不打算宣讲安逸论，而是过勤奋生活的道理，也就是艰苦奋斗、勤劳和竞争的生活。我想谈的是那种最崇高的成就，即那些贪图享受之辈无法企及，而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不畏辛劳，最终实现最大的辉煌胜利的人才会达到的那种成就。

但凡胆小怕事、慵懒、不信任祖国的人，谨小慎微丧失斗志和英勇气概的文明过了度的人，愚昧无知的人，面对有识之士亦为之感慨万千的巨大鼓舞力量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人——所有的这些人都闭上眼睛，看不到国家正在承担的新的责任；闭上眼睛，看不到国家正在创建可以满足我国需要的新的海军和陆军；闭上眼睛，看不到国家正在世界事务中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英勇的海、陆士兵把西班牙势力驱逐出美丽的热带岛国，使那里的秩序得到恢复。这些人害怕过勤奋的生活，害怕过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国民生活。他们梦想的是那种胸无大志、毫无理想的安逸生活，而那种生活就像消磨掉个人吃苦耐劳的美德一样，同样也会把一个民族

吃苦耐劳的美德消磨得干干净净。要么他们就沉湎于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泥淖之中,把经商、谋取商业利益看作是国民生活之本。他们不知道,经商固然意义重大,可这毕竟只是造就真正伟大国家的诸多环节中的一个链条而已。物质的繁荣来自勤俭、努力工作和上进心,来自工业领域中的艰苦奋斗;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没有深厚物质繁荣为基础的条件下长久地发展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放到物质繁荣这一点上,任何国家永远也不会成为真正伟大的国家。是的,我们应该把一切荣誉都奉献给那些使物质繁荣的设计师们,奉献给那些创办了工厂和铁路的实业巨子们,奉献给那些为了富裕而殚精竭虑、不辞辛苦的人们;国家应该对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表示出它的感激。可是我们更应当感谢的是那些以林肯那样的政治家和以格兰特那样的军人为自己最高行为典范的人们。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表明:他们深知工作的法则和斗争的法则;他们兢兢业业,使自己和家人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他们同样意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的更为崇高的美德,即对国家的责任和对民族的责任。

作为个人是这样,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如果说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最轻松愉快的民族,这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有着悠久而辉煌历史的民族才是最快乐的民族。只有勇于尝试,才能品尝到胜利的滋味,即便经历挫折,也要远比那些一辈子在胜负之间的灰色领域浑浑噩噩地游走、既不识惊喜亦不知苦难为何物的人强得多。如果1861年热爱联邦的人们以为和平才是最好的选择、交战乃无奈之举,并依此而行的话,我们说不定会少损失千万条性命,少损耗千万元财富。更有甚者,不但可以使当时少流很多血,少花很多钱,让更多的妇女免于承受丧夫丧子、家破人亡的痛苦,还可以使我们从军队连连败退时全国上下被暗淡所笼罩的漫长羞辱岁月中摆脱出来。面对这场战争,我们只需转过身来,就可以回避掉这场灾难。可是,如果我们当初真的这样做了,我们今天就会沦为弱者,连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的资格都不会拥有。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前辈充满了钢铁般的意志,他们坚持了林肯的智慧,在格兰特的军队中持剑荷枪,英勇作战!作为当年那些仁人志士的后代,那些促使南北战争胜利结束的英雄的后代,我们应该对先祖的上帝奉献出我们的赞美之词,正是他坚决拒绝了苟且偷安的论调,勇敢地在痛苦损失、悲观绝望的局面下艰苦

抗战多年，才使奴隶最终得以解放，联邦得以恢复，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再次在国际间高昂起它的头颅……

所以，我的同胞们，我要对你们说的是，国家不希望你们过好逸恶劳的生活，而要过勤奋的生活。20世纪就在我们的面前，许多国家的命运就系于此。如果我们游手好闲，虚度光阴，苟且偷安，如果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面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那么那些更加勇敢、也更加坚强的人们就会超过我们，掌握统治世界的霸权。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坚定果断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下定决心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上坚持正义；下定决心做一个勇敢诚实的人，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坚信斗争是必要的，就让我们勇敢面对，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因为只有通过艰难险阻的考验，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也是义和团

(美国)马克·吐温
1900年12月23日于纽约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日益扩展,从1898年10月肇始,由中国民众组织的义和团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1900年5月28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在八国公使驻华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入侵北京,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马克·吐温1900年12月23日在纽约伯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演讲,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大家之所以请我到这儿来发表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做是一位教育专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显得你们缺乏睿智的判断,并且仿佛在时时提醒着我,要我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缺点。

我坐在这里思索着,突然领悟到我被邀请到这里来的原因,一共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让我这个曾经在浩瀚的世界海洋之中四处漂泊的不幸旅人对你们这个社团的性质与规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让我懂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人也在一直从事着有益社会的工作,从而对我有所补益。你们邀请我来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想通过对照来告诉我,如果教育得法,其成效将会多么明显。

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经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甚高评价的那些学校的图片已经被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谢意——这对我来说,倒真是一件稀罕事。因为仅仅在一个钟头以前,我刚刚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新闻开始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俄国准备节约。”我真没想到居然还会有这种晴天霹雳的事情。我当时就想,如果俄国真想厉行节约的话,它就应该马上把驻扎在满洲的三万军队召回国,让他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安居乐业,这对俄国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呀。我还想,这也是德国应该

果断采取措施所做的事情,法国以及其他在中国驻军的国家也应该这么做。

为什么老是让那些外国人缠着中国人呢?他们在她的土地上只会为非作歹。如果他们都回到自己的老家,对中国人来说,中国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允许中国人到我这里来,我们就应该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决定谁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可真是一件谢天谢地的事情。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同样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甚于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声称要把我们从他们的国家里赶出去。我也是义和团,所以我也主张把他们从我们的国家里赶出去。

当我把俄国电讯再次细致地察看了一番之后,我的世界和平之梦霎时之间烟消云散了。电讯上说,为了维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厉行节约势在必行,因此政府做出决定,为了维持军队的数量,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经费。对我们来说,这个想法简直是骇人听闻。我们认为,国家的伟大正由公立学校发展而来。

试看历史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再次上演。这可真是耐人寻味。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孩子时,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市镇主张说停办公立学校,因为它花费太大。这时一个老农站出来反驳说,如果他们停办学校的话,他们一分钱也不会剩下来。因为每关闭一所学校,就意味着要多建造一座监狱。

这就好像要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当作饲料来喂它一样,这条狗永远也长不胖。在我看来,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得多。

你们这个协会的行动,比起沙皇和他的全体臣民来,显然具有更高的智慧。这倒不是阿谀奉承之词,而是我的肺腑之言。

中国决不会沦亡

(中国)孙中山
1905年8月13日于东京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之得名,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广东中山人。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系统地提出三民主义思想。1912年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1917年开展护法运动。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1年,于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就任大总统,再举护法旗帜。1923年决定与共产党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这是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所做的一篇演讲。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无以符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兄弟由西至东,中间至美国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后又由美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以此看来,我们中国不会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游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4500万人于水火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的文明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美国，见美国之人物皆新。论美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美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美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40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美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国民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见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美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美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美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8000万，于今美人极强，即

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

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

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行。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人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美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美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维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

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美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至美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美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200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美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如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立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行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美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

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争取人类自由的最后一战

(英国)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1912年1月14日于加拿大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英国女权运动家和政治家。她于1903年创建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积极倡导妇女选举权运动,并采取一些激进政策。经过其不懈努力,英国国会终于在1918年通过妇女投票案,随后,美国等其他国家也逐渐允许妇女投票。到1928年,妇女在选举权方面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从而取得了女权运动史上的巨大胜利。

妇女们素来只有在被对手向后推了一把之后才肯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并不在乎他人的嘲笑,只要笑过之后让我们去投票。可是那些对我们的诘难拒不答复的政客们不也受到这些人的嘲笑了吗?政客们都是一些严肃人物,本不应受到嘲笑,可是王国的首席大臣不也头披马鞍布悄悄从后门溜出,或绕过地道走到邮局,这才经包裹通道偷偷溜出去吗?难道他们就不失尊严吗?从这以后,别人才开始重视起我们来。阿斯奎特先生造访伯明翰时,某大报当即电报当地的记者说:“先不要管首相,还是看看那些争取妇女参政权的人们想要干些什么吧?”

我们下一步就是去拉票,把带有我们特色的妇女提纲带到广大民众之中。我们的口号是:“对不允许妇女投票的政府投反对票。”也许其他的候选人会不高兴,认为我们的活动夺走了他们的观众,我们的答复是,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要想吸引更多的听众,那就回去把演讲词改得更有些文采。

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我们获得了极大的发现,每当我们谈到有关妇女领域的社会问题时,那些对政党术语模棱两可却富于同情心的男人们总会明确表明他们的支持态度。就这样,我们在选举的队伍之中形成

了一股不小的力量，我们所反对的那些政府候选人纷纷因此而败北……

最近有不少人都在谈论，给那些即将步入新婚殿堂的男女公民制定一部新的立法。作为婚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妇女同样应该拥有发言权。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离婚和儿童教育的问题，试问又有谁会比妇女更加了解这些问题呢？目前已经有一些行业和专业对妇女们敞开了门户。对涉及我们的立法拥有发言权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对于英国离婚法的非议，这对文明国家而言简直就是一种耻辱。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男人的行为要比法律所能允许得更加检点一些。可是对于那极少的一部分，法律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如果法律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他们的行为会更加肆无忌惮。如果妇女在政界拥有力量，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她一定会请求大家对这一类全民福利的问题多加重视。围绕着应不应该设立离婚法，大家纷纷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真的要设立的话，它一定要把男女问题放到平等的位置上来看待。除非妇女们有投票权，否则我们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保障而言。此外，还有已婚者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按自然法则来说孩子有双亲，可是法律却只承认其中的一方，即合法婚姻中的子女的父亲或者是非合法婚姻中子女的母亲。这是由男人制定的法规，而我们所企盼的则是这些法规能够最大限度地与自然法则相一致……

放眼世界，除非这个世界能让妇女们了却自己的心愿，否则幸福、安逸、满意的妇女根本就无处可寻。男人们如果任由现状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就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妇女完全有自立的能力，可是在目前的立法下，女人遭到侵犯、孩子受到伤害一类的事情一律都要由男人来承担。我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在这样的立法之下，无论如何我也不愿身为男人。如果到时候男人女人都没有做好，那么责任将由男女共同承担。既然男人们无法收容、保护我们，为什么不让妇女们和他们一起分担责任呢？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使妇女成为参与者，这倒不是为了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而是为了分担统治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真正的代议制度则更无实现的可能。我们这一仗所要争取的就是提高妇女地位，争取男人所无法给予她们的更高的福利。现在的立法院里清一色都是男人。我们希望将男女的智慧汇聚到一起，共同完成拯救子孙后代的任务。这

样的世界一定比过去更加美好，人类也一定会因此而进入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之中。我们一定会赢得人类自由的最后一战，继阶级差别消失之后，让性别差异也成为历史的记忆，这样，只靠男人所无法实现的更加美好的东西才会得以实现。

北爱尔兰请各位不要来凑热闹

(英国)爱德华·卡森
1914年2月11日于伦敦

爱德华·卡森(1854—1935),律师和政治家,被誉为“北爱尔兰无冕之王”,曾领导北爱尔兰粉碎了英国政府妄图在整个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的企图。

北爱尔兰不是要求各位做出让步。北爱尔兰请各位不要来凑热闹。刚才诸位提出的所谓让步,实际上就是“怎样做才会对北爱尔兰造成更小的伤害”。我想告诉各位,经过两年的耽搁,再加上我们在这两年里得到的待遇,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将会更加严峻。你们迫使这些人加入盟约以求互保,并对此嗤之以鼻。现在你们只管尽情地笑吧,反正我可不是那种今天到北爱尔兰去劝人加盟,明天又叫人退盟的人。更何况你们还侮辱了他们的尊严。我并不是在指责首相。如果那么说的话,那我可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可是他们党内却有不少同僚对这些人伺机取笑,他们指责他们好说大话、吹牛皮、毫无意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人在被取笑以后就更不可能回头,也不会回头了吗?否则,别人的谩骂、贬损和轻蔑之词不就成为实指了吗?

国王曾在谕旨里谈到了这些人的畏惧心理。是的,他们的确对法案可能会对公民与宗教自由产生出的负面影响感到忧心忡忡,可是不要以为他们所要争取的就只有这些。他们正在为一个伟大的信念、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战。他们还将争取继续在一度邀请他们为臣民、让他们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政府之下生活,而对他们所厌恶憎恨的政府则会奋起抵抗。很少有人像北爱尔兰人民那样,即使是为芝麻大的一点小事或者哪怕只是纸面保障而敢于牺牲或者敢于坚持己见的。我先不说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无论说什么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们的主张是不可更改

的。我可以这么说，眼看别人通过做手脚把他们从满意的政府之下驱赶出来，交给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去统治，如果说他们在道义上还有什么可值得指责的，那我就实在搞不清楚历史上还有什么反抗是有道理的了……

相信我，不管如何解决爱尔兰问题，处理北爱尔兰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究竟哪一个是上策、是最佳的选择，这要由政治家们说了算。它既不能被收买，也不允许被出卖。所以，如果你们想坚持己见，就只能采取胁迫的方法，否则就必须得花费时间证明自治法案可以为它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它自觉自愿地与爱尔兰成为一体。逼迫其就范是有可能的，虽然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可是逼迫其就范又会给北爱尔兰、甚至于整个国家和大英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我的同胞们——那些国民党领导人——会因此而获利吗？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也不相信他比我更想恃强取胜。可如果由他来管理这些人，由他呼吁这帮曾经被他——起码包括他的政党——称为人民公敌的人前来归顺或者强迫他们归顺，他又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不会的，在我看来，北爱尔兰问题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可能再也解决不了了；我要正告我的国民党同僚和政府：你们从来也没想要赢得北爱尔兰的民心，从来也没想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从未声称、而且也不可能声称这个法案会对他们有利。你们不能否认这个法案剥夺了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的许多好处。你们同样不能否认北爱尔兰在历史上涌现过不少忠心守法的公民。尽管如此，这两年来每当我们来到这儿，你们——起码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却总是老生常谈，且对我们横加侮辱，肆意贬斥。我要正告国民党领导人，你们要北爱尔兰的话，就尽管把它拿过来，或者争取过来好了。你们从来也没有在乎过北爱尔兰的民心所指；你们还想要它向你们纳税……

社会主义的阳光

(英国)基尔·哈迪
1914 年 4 月 11 日于布雷德福

基尔·哈迪(1856—1915),英国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我在此并不打算将二十一年来的舆论变迁再重复一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全部问题,我还记得在当时及其后的许多年里,此地和别处的行政当局都坚称,政府赈济挨饿的儿童或向饥寒困苦的老人提供援助的行为都被视为伤天害理、有伤国体之举。就连为矿场、工厂制定安全规章也属禁忌之列。有人说什么这样做将“有损个人自由”。如果有人胆敢提倡八小时工作制、最低薪金、工作权利、公有住宅,有人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他一定会被冠以傻瓜的称号。

人们倚仗着杰里米·本瑟姆、马尔萨斯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言论,并靠曲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方法,非要将这些残酷无情的言论说成是不容置疑的法规,神圣而不可侵犯,不仅是政客、市议员、教会牧师,甚至就连绝大多数工会领导人也对此奉若神明。我党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气氛中诞生的。那些年经历了很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就连市政选举也不免引得群情激愤。

如果说现今的社会气氛较之当年已有了相当的缓和,那么,工党二十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

科学家不断揭开自然界的奥秘。借助 X 光,我们得以透视岩石;镭的发现暗示出一种如今已用来治病、有朝一日足以带动机械运转的巨大力量的存在;马可尼无线电报与其后电话系统的发明使得我们可以跨越空间进行通话和传输信息。

另一位发明家可用同一无形媒介将八里之外的船只、火药库和堡垒炸个粉身碎骨。

虽然这些能量、力量现在刚刚为人们所认知,可它们却早在世界奠基之前即已存在。科学家们经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刻苦钻研使我们知晓了其中的奥秘。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也是在揭示此前隐而不宣、梦想不到的人性的能量与力量

想想那些在过去的二十一年间孜孜不倦地为人类的幸福辛勤劳作的千万民众吧,从立法到行政,他们的努力成果处处可见。有谁能对人性中尚未被挖掘出来的力量和能量进行估量,又有谁可以限制他们这么做呢?

在社会主义的温暖之下,为冷酷无情的贪婪所冰冻和牵制的人性开始得到复苏。工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利他精神即为最好的注脚,而尤以妇女的觉醒最为明显。凡接触过为人之母、为人之妻的女性,有谁没有感受过直到现在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她们在生活重担下或严峻责任召唤时才展现出的潜在力量?又有谁能够估算出这些耐心操劳的妇女在获得更大的自由之后,还会有多大的潜力得以发挥?妇女身上所蕴含着的未知数较之工人阶级要大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她们在政坛的涌现对男性前景造成的影响。她们的鼓动是如此有力,以至于连激进派也不敢给男子以更多的选举权,因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无法做到不将相应的选举权给予妇女。我们的利益就是她们的利益。反之亦然。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在人类争取大自由的斗争中像同志一样一起奋然前行。

在这个国家里,独立工党是率先打破性别障碍和阶级障碍的急先锋,它不仅领导了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也领导了伟大的妇女运动。我们正在步入第二十二个年头,过去的二十一年是不断进步的二十一年,可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工人解放仍有待实现,过去的工党领导有方,将来势必依然如此,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工党都将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社会主义和人类自由的阳光普照全国大地。

制造国旗的人们

(美国)富兰克林·奈特·莱恩
1914年6月14日于美国国务院

富兰克林·奈特·莱恩(1864—1921),美国律师、政治家。1871年从加拿大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就读于旧金山黑斯廷斯法律学院。1888年获律师资格。曾竞选州长和市长,均遭失败。自1913年起,连续七年任美国内政部部长。任职期间,帮助美国的印第安人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力主环境保护,鼓励开发阿拉斯加。

这是莱恩1914年6月14在美国国旗制定日这一天,对内政部工作人员发表的讲话。

就在今天早晨,当我走进土地管理局时,国旗迎风飘扬,似乎在向我致以热烈的敬礼。在被风吹起的皱褶中,我仿佛听到它对我说:“早上好,国旗制造者先生。”

“请原谅,光荣的老朋友,”我说道,“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既不是合众国总统,也不是国会议员,连部队里的将军算不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政府的小职员罢了。”

“我再次向您致以我的敬意,国旗制造者先生,”它欣喜地答道,“我对您非常熟悉。您就是昨天在爱达荷州在移民者宅基地问题上费尽心机、为他们排忧解难的那个人,或者您就是发现和俄克拉何马州印第安人签订的合同中存在弊端的那个人,要不然您就是帮助了那位有前途的纽约发明家解决专利权纠纷的人,或许是在科罗拉多州开办了一项新的挖渠工程的人,或许是使伊利诺斯矿山更加安全的人,或许是使怀俄明州的老兵得到救济的人……没有关系,无论您是上述哪一位做好事的人,我都要向您这位国旗制造者先生问好。”

我正要走过去,它制止了我,并且还对我说道:

“昨天总统说了一句话，使千百万在墨西哥欠债的佣工看到了光明的未来。[①] 可是总统体现在国旗上的这个行动，并不见得就一定比一个男孩今年夏天在佐治亚州为赢得玉米俱乐部的奖项所付出的努力更加巨大。

“昨天国会说了一句话，使阿拉斯加的大门从此洞开，[②] 可密歇根州的一位母亲为了使儿子受到教育，一天到晚忙碌个不停，这位母亲同样是在制造国旗。

“为了防止发生经济恐慌，我们在昨天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也可能是昨天，俄亥俄州一位小学教师正在教他的学生学写最初的几个字母，而这些学生有朝一日也许会谱写出一首使我们民族千万人为之振奋不已的歌曲来。我们同样都是在制造国旗。”

我不耐烦地说道：“可这些人不过是在工作呀！”

国旗大声喊了起来：“我们做工作就是在制造国旗。

“我不是国旗，根本就不是，我只不过是它的影子。

“你们希望我变做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

“我是你们对自己的信心，我是你们对民族发展方向的理想。

“我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我心潮澎湃，感情细腻，有时伤心不已，有时又备感疲劳。

“当人们诚实工作，一切都井然有序的时候，我满怀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坚强。

“当我丧失了目标，可悲地成为一个懦夫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灰心丧气。

“有时我还会沾沾自喜，华而不实，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

“可是，只要你们满怀希望，并且有勇气努力去付诸实施，我就会变成你们所希望的那副样子。

---

① 指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为在墨西哥工作的美国佣工争取到一些权利。

② 指美国国会通过决定把阿拉斯加的铁路收归政府所有。

“我是欢乐的歌声，我是恐惧的战栗，我是斗争，我是慌恐，我是使人高尚的希望。

“我是最弱小者的日常工作，又是最强大者的最高梦想。

“我是宪法和法庭，我是法律和立法者，我是士兵和勇敢无畏的人，我是运货的车夫，我是扫大街的清洁工，我是厨师、律师和职员。

“我是昨天的战争和明天的失误。

“我是一个谜，因为众人不明就里，所以我便成了一个谜。

“我执著于把握一种理想，我是下定决心的人们冷静思考后去努力争取的目标。

“你们相信我会变成什么，我就会变成什么；你们相信我能变成什么，我就能变成什么。

“你们把我塑造成什么模样，我就是什么模样。

“我就像是一束象征着你们自己的五彩光环，飘扬在你们的眼前，上面流露出创造我们国家的伟大精神。我的星条是你们的梦想与创造。它们精神饱满，色彩鲜亮，信仰坚定，因为那是你们用心做成的。你们是国旗的制造者，所以你们理所应当因制造国旗而感到无上的光荣。”

告国民书

(英国)戴维·劳埃德·乔治
1914年9月19日于伦敦

戴维·劳埃德·乔治(1863—1945),英国前首相。生于曼彻斯特,1890年当选为卡那封自治市自由党议员,1905年任国家商业大臣,1908至1915年任财政大臣。作为自由党激进派领导人,他积极倡导社会改革,并提出"人民预算"法案。此后与保守党合作,推翻阿斯奎斯统治,并于1916年12月至1922年10月任联合内阁首相。曾出席巴黎和会;制定1920年爱尔兰法案,建立了爱尔兰自由邦和北爱尔兰,缓和了爱尔兰的紧张局势。他同情德国在一战后的遭遇,却坚决反对慕尼黑协定后的绥靖政策。在去世前两个月,他被英国政府册封为伯爵。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保持中立的比利时,英国随即向德国宣战。乔治的这份演讲可以视为英国政府的一份战斗动员。

在我整个政治生涯当中,我对参加一场大战的前景向来都是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的,相信在座诸位中没有人会更甚于我。在座或者不在座的人当中也不可能会有人比我更坚信:我们不可能在不损害国家荣誉的前提之下卷入战争之中。我充分注意到了下面的事实,即每个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国家总是将自己隐藏在荣誉这个神圣的名义下面。许多罪行都是打着荣誉的幌子犯下的;眼下就有人在这样做。可是国家的荣誉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任何对这种存在熟视无睹的国家注定要遭受挫折。那么我们这个光荣的国家为什么要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义务:对一个始终与世无争的弱小国度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加以保护。这个国家不可能强迫我们履行任何义务;它是那样弱小;可是如果有人因为债权人过于懦弱,无力强制他清偿债务就拒绝这样做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我们签订过一个条约——一个庄

严的条约——两个条约——以保卫比利时及其领土完整。我们曾经在文件上签过字。在文件上签字的不止是我们一个国家;我们不是承诺保卫比利时领土完整的唯一国家。俄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它们都签了字。为什么奥地利和普鲁士不愿意履行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呢?有人说,引用这个条约只不过是我方的一种托辞——是我们用以掩盖对另一种比我们更为优越的文明的妒忌之情而施展出的卑劣伎俩——我们企图摧毁这个文明。撕毁这个条约会使普鲁士从中获利,于是她就撕毁了条约。她以对一切正义原则毫无忌惮的轻蔑口吻公开宣布这一点。她说:"只有在对你有利的时候,条约才有遵守的必要性。"德国首相说:"条约是什么?一张废纸!"你们随身带着5英镑的纸币了吗?我要的不是这种5英镑的纸币。你们有那种小巧匀称的1英镑国债吗?如果有的话,就把它烧掉吧;那不过是几张废纸罢了。它们是用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呢?破布。它们有什么价值呢?它们的价值就是不列颠帝国的全部信誉。废纸!上个月我还一直和废纸打着交道。人们突然在一夜之间发觉世界贸易停止了正常运行。机器停转了。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发现——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发现,因为我自以为在贸易机制方面比六个星期之前知道得多得多,其他人想必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发现贸易机制是靠汇票来运转的。我看到过一些汇票——脏兮兮、皱巴巴、票面上被人胡乱涂抹、墨迹斑斑、散发着霉味。可就是这些脏兮兮的小废纸片使得满载着几千吨珍贵货物的巨轮从世界的这一头驶向另一头。隐藏在这些废纸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是商人的信用。对国际政治家来说,条约就是他们的货币。实事求是地说,和世界上其他商人一样,德国商人同样以其诚实正直而闻名于世——可是如果把德国贸易的货币贬值到德国政治家的货币的水平,那么从上海到瓦尔帕莱索,决不会有一个商人对德国商人的签字再扫上一眼。这个废纸论,伯恩哈迪所宣称的这个废纸论——只有在对你有利的时候,条约才有遵守的必要性——涉及一切公理的核心。这种理论直接通往一条荒蛮之路。这种理论就是你必须要挪动磁极,因为它挡了一艘德国巡洋舰的道路。如果让这种理论得逞的话,那么海上所有的航行将会变得异常危险、困难,甚至不可能;而整个文明机制更是会随之崩溃。我们正在同野蛮做着斗争,我

们还有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如果有些国家说他们只有在守约对他们有利时才肯守约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迫使他们只有守约才对他们今后有利。

听听他们是如何辩解的吧！当我们的大使会见德国高级官员，并提醒他们注意他们也是这个条约的缔约方时，他们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行动迅速是日耳曼人的财富。"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一种比行动迅速更加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以诚待人。德国拿出了什么借口呢？她说比利时正在策划一个旨在反对她的阴谋，正在和英法一起策划一个进攻德国的大阴谋。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就是德国也知道事实肯定不是这样。法国曾提供给比利时五个军，以保卫比利时不受外敌侵犯。比利时表示这没有必要，她说，"我们不需要军队；我们已经得到了皇帝的承诺。难道恺撒还会撒谎吗？"关于阴谋的所有谎言都是事后捏造出来的。这就像是一个破了产的骗子通过发假誓的方法来摆脱其义务的行径一样，一个大国本应对此深感羞耻。她所说的并不是事实。她蓄意撕毁了这个条约，而我们出于道义，应该必须遵守这个条约。

比利时遭到了野蛮的对待，野蛮到何等地步我们尚且不得而知。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了。比利时都干了什么呢？她给德国发了最后通牒了吗？她向德国挑衅了吗？她做好向德国开战的准备了吗？她真的使德国遭受到了必须要皇帝亲自出面才能纠正的冤屈吗？比利时是整个欧洲最安分守己的小国之一。比利时——她的人民温和、勤劳、节俭、工作勤勤恳恳——没有触犯任何人的利益。而她的庄稼遭到践踏，她的村庄遭到焚毁，她的艺术珍品被付之一炬，她的男人们横遭屠戮——甚至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成千上万的比利时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失所，他们那温馨舒适的小家已化为灰烬。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听信了普鲁士国王的诺言。

你们读过皇帝的演说集吗？如果你们手中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建议你们赶快去买一本；这种不可多得的演说很快将成为绝版。内中充满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疯狂咆哮——"铁甲拳头"，"锃亮的盔甲"。可怜的老铁甲拳！它的指关节开始发肿；可怜的锃亮的盔甲！它正在失去光泽。演说集中到处都充满了这种耀武扬威式的自我吹嘘。

条约？如果条约挡住了德国前进的脚步，那就用剑斩断它们！小国？如果小国妨碍了德国的前进，德国就用鞋跟把她们踏入泥淖！俄国斯拉夫人？如果他们敢于就欧洲的霸权向德国挑战，那就挥师而去把他们杀个精光！基督教徒？他们那甘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令人作呕的多愁善感！就德国的消化能力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没有滋味的半流质食品！我们要有一种新的饮食。我们要把它强加给全世界。它会在德国制造出——铁血饮食。还剩下什么？条约完了；国家的荣誉完了；自由完了。还留下什么？德国！只有德国留下了！——“德国高于一切！”

他们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可事实却远非如此，尽管我们面临一系列困难。这将是一件既耗时又费力的事情；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可我们最终必将克服恐怖，走向胜利。我们需要施展出我们的所有品质——不列颠及其人民所拥有的每一种品质：小心谨慎、行动果敢、意志坚强、胜败不形于色，无论何等条件之下都恪守诺言。

不自由的爱尔兰将永无宁日

(爱尔兰)帕特里克·皮尔斯
1915年8月10日于都柏林

帕特里克·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诗人,教育学家。曾在都柏林县创办圣恩达学校,并任共和兄弟会主席一职,1916年4月24日,在起义失败后遭到杀害。

在离开奥多诺万·罗沙的葬身之地之前,应该有人出面代表所有人对这位英雄人物表示出我们的敬意,并趁众人还没有离开之际,将我们的思绪与期望公之于众。为什么是由我,而不是由那些与他昔日一起并肩作战、如今已是苍苍白发的长者出面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是能够代表非尼安信仰协会[①] 并甘愿承担贯彻非尼安纲领的新一代人的缘故吧。让我们在这位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信仰的非尼安会员的墓前重表我们对信仰的忠心;让我们在这位坚定不屈者的墓前,恳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奥多诺万·罗沙那样坚定不移、奋勇向前、顽强不屈。

让我们大家就像他在被告席上一样做出我们的承诺:让爱尔兰人永远同心同德。我们爱尔兰志愿军与今天和我们一起共事、共尽义务的你们有着相同的志向,即为实现爱尔兰的自由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所知道的自由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托恩的定义、米奇尔的定义、罗沙的定义。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名称和定义给爱尔兰人世世代代所献身的事业带来污点。

站在罗沙的墓前,因为能与这位坚毅伟大的盖尔人亲密接触,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悲伤,反觉十分振奋。凡从事伟大神圣事业的人们注定将享受伟大神圣的荣誉。奥多诺万·罗沙因刚毅而显其伟大,因英明而显其伟

① 这是爱尔兰成立的一个秘密社团。

大，因盖尔人的顽强、鲜明和真诚而愈加显其伟大。他的豪情壮志、顽强不屈还与为爱尔兰而献身的谦逊质朴、与爱尔兰古老优美的盖尔风范、与迈克尔·奥克利里和奥恩·奥格罗尼崇高质朴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协调。这位志士几乎是当时唯一能预见到我们今天所企盼的爱尔兰的人，不但是自由的爱尔兰，还是盖尔人的爱尔兰；不但是盖尔人的爱尔兰，还是自由的爱尔兰。

此时此刻，我们与他的精神沟通较之以往更加密切——也许是最为密切的沟通，让我们缅怀那些与他同时在英国监狱受尽折磨、如今生死不明的人们；缅怀那些至今仍在英国监狱里备受摧残的我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代表他们和我们自己向爱尔兰宣誓我们的挚爱，向英国宣誓我们的仇恨。为了不致使死者神圣的安息受到打扰，我们的言论应该宽容、有节制；可是和奥多诺万·罗沙一样，我们都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就不应该面对罪恶、虚伪和压迫视而不见，愤恨之余还应努力将它击垮。我们面前的敌人不仅十分强大、狡猾，而且还十分机智，可即使他们再强大、再狡猾、再机智，也无力阻止上帝的奇迹，上帝在上一代人年轻时播下的种子已经在今天年轻人的心里成长起来。年轻人在 1865 年和 1867 年播下的种子已经奇迹般地在今天孕育成熟。为了抵挡这一进程，王国的统治者和卫士们需要提高他们的警惕了。死亡过后生机得以重现；爱尔兰男女民众的捐躯赴国缔造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王国的卫士们或秘密或公开地双管齐下，满以为已经平息了爱尔兰的骚乱。他们满心欢喜，以为已经买通了我们一半人，并使另一半人噤若寒蝉、口不敢言；他们以为他们预料到了一切，并做好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愚蠢呀！愚蠢！愚蠢呀！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死去的非尼安会员就被埋葬在爱尔兰，不自由的爱尔兰将永无宁日。

就职演讲

(中国)蔡元培

1917年1月9日于北京大学

蔡元培(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7年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1932年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38年被推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这是蔡元培1917年1月9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做的演讲。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

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

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庶民的胜利

(中国)李大钊
1918年11月15日于北京天安门前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参与《晨钟报》、《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创办《每周评论》杂志,大力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20年春和陈独秀一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4月28日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演讲大会,李大钊做了这篇演讲。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

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

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做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工作呵！

奥林匹克精神

(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
1919年于洛桑

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著名国际体育活动家、卓有成就的教育学家、历史学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发起人,奥林匹克会徽、会旗设计者。他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拥有男爵称号,从小喜欢击剑、赛艇、骑马、拳击等贵族运动。1892年12月25日,顾拜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口号。189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成立,顾拜旦任第一届国际奥委会秘书长,1896至1925年出任奥委会主席之职。因终生倡导奥林匹克精神,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奥林匹克精神》是顾拜旦1919年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所做的演讲。

联邦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五年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一齐在巴黎——1894年宣布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方——聚会,同我们一起庆祝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二十周年。在过去的这五年时间里,世界崩溃了。虽然奥林匹克精神同样经历了这五年内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她没有恐惧、没有责难,也没有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品。豁然开阔的前景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重要角色正在前面等待着她。

奥林匹克精神正在逐渐成为冷静、自信的青年们所崇尚的对象。随着昔日古代文明力量的逐渐衰竭,冷静和自信成为比古代文明更为宝贵的精神支撑,未来的新生文明即将在暴风雨中诞生,而它们也必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根基。然而现在,冷静和自信却不是我们的天然伙伴。人类自幼年开始就受到惊吓,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在走近坟墓之时被它猛然击倒在地。面对如此擅长扰乱他工作和休息的天敌,人类学会了反对

勇气这一曾经为我们的祖先所崇尚的品德。你能想像出当代人让勇气之花在他们手中凋谢吗？我们知道今后该如何去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勇气仅仅是造就时代英雄的尚武德行。就像我以前在一篇教学论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要想彻底地根除恐惧，真正的秘方是自信，而不是勇气。自信总是与它的姐妹冷静相生相伴，互相追随。因此，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刚才提到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以及把奥林匹克精神同纯粹的竞技精神区别开来的特性之间的区别。奥林匹克精神包括了竞技精神，却又超越了它的意义。

我想就这一点不同之处进行一番详细的阐述。运动员对自己做出的努力非常欣赏。他喜欢自己肌肉和神经上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感，因为这种紧张感的存在，即使他不能获胜，也可以体会到一种胜利在望的感觉。可这种乐趣毕竟只存留于运动员的内心深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他一个人自得其乐。设想一下，当这种内心的快乐喷涌而出，与大自然的乐趣和艺术的奔放融合在一起，当这种快乐为阳光所萦绕，为音乐所振奋，为带圆柱形门拱的体育馆所珍藏时，那该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呢？这就是很久以前诞生于阿尔弗斯河岸边的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瑰丽梦想。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正是这一奇幻的梦想才把古代世界凝聚在一起。

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类渴望进步，却又常常因为某个正确思想的任意夸大而被引入歧途。青少年往往为陈旧、复杂的教学方法、愚蠢的放纵和鲁莽的严厉相交替的说教，以及拙劣肤浅的哲学所束缚而不知所措。我想这也就是我们需要在今天重新叩响奥林匹克时代钟声的原因。复兴对强健肌肉的献祭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应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运动功利主义与古希腊留传下来的高尚、强烈的观念结合到一起，开创一个奥林匹克新时代。在对纽约和伦敦举办现代奥运会的可行性做出评估之后，我为这一意外的合成物向不朽的希腊祈求一剂理想主义的良药。先生们，这就是十五年的成就在一朝凝成的杰作——刚才你们还向她表达了敬意。

如果你们的溢美之词是奉献给为之工作的人员的，我将感到无比羞愧。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他应该接受这样的赞扬，因为对他而言，他仅仅是在一种比其意识还要强大的直觉的作用之下去行事的。可他还是非常

愉快地接受了对奥林匹克理想的溢美之辞:他是这一理想的第一个忠实信徒。

就在刚才,我回忆起了1914年6月的庆典。那时,我们似乎是在为奥林匹克的理想回归到现实中而进行庆祝。今天,我觉得我又一次目睹了她的含苞怒放,因为从今日开始,如果只是少数人在关心着她的话,我们的事业将一事无成。在那个时候,有这些人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可今天却不是这样,需要把所有怀有共同兴趣的大众都激发起来。事实是,大众为什么要被排除在奥林匹克精神之外呢?又有什么样的贵族法令规定,一个青年男子的形体美和强健的肌肉、坚持锻炼的毅力和获胜的意志一定要和他祖先的名册或者是他的钱包联系到一起呢?这些矛盾虽然没有法律依据做后盾,却比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也许只有一个由凶暴的军国主义支持的专制法令才能将它们彻底地击垮。

面对一个根据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可现在已经发育成熟、可供利用的原则进行整治的全新的世界,人类必须充分汲取古代留传下来的全部力量,并以之作为构筑未来的基石。奥林匹克精神是这种力量之一,因为事实上,仅凭奥林匹克精神尚不足以确保社会和平,不能提供更加均衡地为人类分配生产和消费物质必需品的权利,甚至也不能为青少年提供免费接受智力培训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天赋,而不是停留在其父母生活的那种境况。可是,奥林匹克精神将依法为人类追求强健的肌肉所需要。强健的肌肉是欢乐,是活力,是冷静和纯洁的源泉。奥林匹克精神必将以现代产业发展所赋予的各种形式为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公民所享受。这就是充分、民主的奥林匹克精神。今天我们正在为她奠定基础。

此次庆祝仪式是在极为祥和欢快的氛围中举行的。古老的赫尔维希亚联邦最高委员会及其尊敬的主席、被上帝和人类所庇佑的沃州地区的资深代表、这个最慷慨大度最热情好客的城市的领导阶层、享誉世界的歌星以及一支精心挑选的朝气蓬勃的体育队伍齐聚这里,为这次盛会树立了历史性、公民精神、自然性、青春和艺术性五重声誉。

愿喜爱勇敢者的幸运之神厚待比利时人民。在不久前申办明年举行的第七届奥运会这一殊荣时,比利时做出了高贵的姿态。

目前的局势依然相当严峻。暴风雨过后,黎明的光芒虽然微弱,可日近中天之时,阳光终将普照大地,沉甸甸的黄褐色玉米把收获者的双臂压弯。

非暴力是我的第一信念

(印度)甘地
1922 年 3 月 23 日于阿马达巴

甘地(1869—1948),印度社会活动家,青年时曾留学英国学习法律,后在南非居住了二十一年,思想上逐渐形成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1915 年回到印度后很快就成了国大党的实际领袖。1919 年 11 月,甘地正式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1920 年,国大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通过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此在印度各地展开。1922 年 3 月,英政府逮捕了甘地。这篇文章就是甘地在法庭上所做的演讲。

非暴力是我的第一信念,也是我的最后信念。我必须要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在一个我认为对我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的制度面前俯首帖耳,要么让国人在我说出真相之后爆发出他们的满腔愤怒。我知道我国的人民有时候会非常疯狂,我要在此表示歉意,所以我并不希望会对我从轻处罚,而希望可以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不请求宽大,也不要求减刑。我来是想提出我的要求,希望你们给予我最重的惩罚。从法律来看,我的罪名是蓄意犯罪,可在我看来,我只是履行了一名公民的最高责任。法官先生,我过一会儿还将会在自己的陈述中重新申明这一点,您唯一的选择是:或者辞职,或者,如果您认为您所帮助执行的制度和法律是对人民有益的话,那就请对我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此并没抱多大的希望。不过,在我胸中燃烧着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让一个理智的人甘心情愿去冒这么大的风险,等我陈述完的时候,您自然会有所了解的。

这次起诉主要是为了安抚印度公众和英国公众的,我也许应该感谢他们,因为这正好可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由一个顽固的保王党人和合作者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王党主义者和不合作主义者。至于我的罪

名——鼓动对英国建立的合法政府的不满，我也应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低头认罪。

我最早担任公职是在 1893 年，在漂泊动荡的南非，我在那里和英国当局的初次接触不能说是非常愉快的。我发现，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利而言。反过来也是这样，我发现，我之所以作为一个人而没有权利就是因为我是印度人。

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我当时想，对待印度人的这种行为只是一个就其本质而言生长良好的肌体上的一个肿瘤。我发自肺腑地和政府合作，看到缺点就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却从来也没有希望它垮台。

后来，当英帝国在 1899 年因受到布尔人的挑战而摇摇欲坠的时候，我主动前去声援，组织了一只志愿救护车队，参加了几次救援雷迪·史密斯的行动。同样，当祖鲁人在 1906 年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我也召集了一支担架队，随军一直服务到“叛乱”结束。在这两次行动当中，我都受到了勋章，连新闻报道都提到了我的名字。哈丁勋爵还因为我在南非的表现颁发给我一枚凯泽·依·欣德金质勋章。1914 年，英德爆发战争，我又在伦敦召集了一支志愿救护车队，队员都是当时住在伦敦的印度侨民，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当局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最后一次是在印度：1917 年在德里举行的战争会议上，切尔姆斯福特勋爵呼吁征兵，我身体力行，在凯达招募了一队人马。可是应征还没有完毕，战争就结束了，上面传下话来，说不必再征兵了。我这样为帝国不辞辛苦，是因为我坚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为我的同胞在英帝国赢得和英国公民完全平等的地位。

随后颁发的《罗拉特法》使我第一次受到了震动。这条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剥夺人民一切真正的自由。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带头进行抵制。紧接着便发生了旁遮普惨案，从贾利安瓦拉巴格的屠杀开始，接着是罚爬、当众鞭挞以及其他各种难以形容的侮辱。在旁遮普犯下的罪行被遮掩了，大部分当事人不但没有遭到任何惩治，相反继续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有的一如既往地在印度的财政收入中领取退休金，有的甚至还因此受到政府的奖励。我还注意到，改革不但没有使当权者的心肠变软，相反成为一

种进一步压榨印度财富、延长奴役时间的办法。

尽管非常不情愿,可我还是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来:但凡与英国沾染上的关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毫无例外地使印度陷入空前的软弱无助之中。印度被解除了武装,已经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功,想和侵略者交战已是力不从心。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这些精英人士都认为,印度要想得到自治的地位,除非要等到几代人之后。印度已经穷得无法抵御灾荒了。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全印度几百万农舍里都有人在纺线织布,这对稀少的农业资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补充。可如今,对印度的生存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家庭手工业已经遭到灭顶之灾。就像一些英国目击者所指出的那样,其惨绝人寰的程度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印度人民大众正在慢慢地坠入死亡的深渊,而城市居民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点可怜的舒适是通过为外国剥削者服务换来的,而其中大部分的利润和佣金都是从人民大众身上压榨来的。他们同样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英属印度建立的合法政权是为剥削人民而设置的。即使辩词再狡猾,数字花招再巧妙,也无法解释在许多村庄里出现的一具具骸骨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上帝确实存在,我敢保证,英国应该对这场可能是有史以来对人类犯下的最为严重的罪行负大部分责任,此外,印度的城市居民也要负责。在我国,连法律也成为为外国剥削者服务的工具。我曾带着中立的态度对旁遮普的戒严法进行过研究,我相信,在被定罪的人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无辜的。根据我对印度政治案件的经验所下的判断,十分之九的被定罪者都是冤枉的,其罪行只在于他们是爱国的。在印度的法庭里,如果印度人和英国人打上官司,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吃亏的都是印度人。这绝非夸大其词。几乎每一个与此有关联的印度人都有隐情。在我看来,为了维护剥削者的利益,法律的执行在有意无意之间被肆意践踏了。

最为可悲的是,英国人以及他们的印度同谋在治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犯下了如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罪行。我很欣慰,很多的英国和印度官员发自肺腑地认为自己所治理的国家是世界上制度最为完全的国家之一,在他们看来,印度一直在稳步前进,只是速度稍慢一些而已。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方面是一种虽微妙然而却非常有效的恐怖主义制度和有组织的武力炫耀,另一方面是人们被剥夺了一切报复和还击的能力,人民在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之下,被迫养成了一种作假的习惯,而这种可恶的习惯反过来又使当权者无知和自欺欺人的程度更为严重。印度刑法中的第124—A条,也就是我有幸被控触犯的那一条,也许是为镇压公民自由而设立的政治性条款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感情这东西是不能由法律制造出来,更不能由法律来控制的。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或者另一样东西没有感情,就应该允许他自由表达自己的不满,只要不诉诸、不助长、不煽动暴力,一切都应得到尊重。可是,根据班克先生和我被控触犯的那一条,仅仅是助长不满情绪,就可算做是一条罪状。我曾经对根据这条刑法进行审判的一些案例进行过研究,据我所知,印度一些最受人们爱戴的人士往往都是根据这一条定的罪。因此我认为,如果我能因这一条获罪,对我而言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已经尽可能简短地把我产生不满的原因讲了出来。我对任何行政长官都没有偏见,对英国国王本人更不可能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可是,就总体而言,现任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制度都更加严重地伤害了印度。我这样对政府心怀不满是一种美德。我相信,在如今英国统治之下的印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男子汉的气概。如果对这样一种政府感兴趣的话,那倒反而是一种犯罪了。我对自己在作为我罪证而出示的各种文章里表明我的态度感到莫大的欣慰。

其实,我相信,我的这种不合作主义无论是对印度,还是对英国都是有利的,因为双方正好借此机会从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解脱出来。在我看来,不和恶合作,就像和善合作一样,是同样重要的一项义务。在过去,不合作的表现形式就是故意用暴力去和作恶者进行对抗。我竭尽全力向我的同胞们表明:采用暴力不合作只会繁衍出进一步的罪恶,而且因为罪恶只能靠暴力来维持,所以要想停止扶助罪恶,就必须要从根源上彻底杜绝暴力。采用非暴力就意味着自愿接受因不与恶势力合作而带来的惩罚。所以,我要在这里发出邀请,请让我高高兴兴地接受最严厉的惩罚,来惩治我这项在法律看来是蓄意犯下的罪行,而我则认为这项罪责是一个公民最高义务的表现。法官先生们,诸位陪审员,摆在你们面前的只

有一条路,要么因为认识到你们必须要执行的法律是罪恶的,我是无辜的而辞职,以此表明自己与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决心;或者因为坚信你们所扶助进行的法律对本国人民有益,我的活动有损于公共利益,从而对我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鲁迅

1923 年 12 月 26 日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原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1918 年 5 月,首次用“鲁迅”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先后出版《呐喊》、《坟》、《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还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等著作。1936 年 10 月 19 日病逝于上海。

本文是鲁迅 192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的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 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 Puppe 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 Die Frau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

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

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唯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

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 note - book 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 Ahasvar 的檐下,Ahasvar 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 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在七十寿辰宴会上的讲话

(爱尔兰)乔治·萧伯纳
1926年7月26日

乔治·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戏剧家。出生于都柏林,中学毕业后,因经济拮据未能继续深造,曾当过抄写员、会计、记者等职。在艺术上主张书写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戏剧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完成了五十一个剧本,代表作有《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人与超人》、《圣女贞德》等,被人们誉为“20世纪的莫里哀”。“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动的讽刺往往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之美”,他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最近几年以来,公众舆论费尽心机对我进行诘责,在一无所获之后,又转而把我奉若神明。不管是谁,遇上这种事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现在,显然又有人想故伎重演了。所以,对于庆祝我七十寿辰之事,我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不过,当我的工党老朋友们把我请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知道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无论怎样,我们现在已经组建起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立宪党,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韦布先生及麦克唐纳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把社会党变成一个拥护宪法的党派,使任何可敬的、虔诚的正直人士都可以在不损害个人尊严的前提下加入到这个党派中来。我们废除了一系列陈规陋习,而这恰恰正是较之其他任何持激进观点的人,政府目前更为惧怕我们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明了,对自己的立场有着充足的理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以社会主义为武器来反对资本主义。

在资本家看来,保证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份职业并非难

事。他们不想付给工人太多的工资,因为如果工资很高的话,工人一个星期就可以攒下足够的钱,下个星期就用不着继续工作了。他们决心用仅能填饱肚皮的工资使人们一刻也不停地工作下去,而他们自己则坐享资本升值的快乐。

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为工人提供了上述保证,而且,由于巨额财富被集中掌握在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这些人不论是否处于情愿都会把钱积攒下来,并且不得不用在投资上面。这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的政府却总在妨碍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政府既不为人提供工作,也不让他忍饥挨饿,而是在肯定他已经为得到救济而先付过钱之后,再给他一点救济款。政府给资本家补助款,却又制定出各种规定来破坏自己的制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么做。我们告诫政府这是破坏,而它却浑然不觉。

我们在批评资本主义时曾经指出:你们的制度自从公布以来,没有一天信守过自己的诺言。我们的生产荒谬之极。社会明明需要我们建造出更多的房屋,可我们却在生产 80 马力的汽车。孩子们明明正在挨饿,我们却在生产最豪华的奢侈品。你们在生产上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你们不是率先生产出国人最需要的东西,而是走向了相反的错误方向。分配制度已经变得绝顶荒谬,以致到现在,在我国四千七百万人口中,只剩下两个人依旧对现行的分配制度坚信不疑——一个是诺森伯兰公爵,另一个是班伯里勋爵。

我们对此持明确的反对观点。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注意的是你们的分配问题。我们必须由此着手,如果私有财产妨碍到了分配的公正,就必须予以废除。

掌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要受到社会的限制,就像我带着手杖也要必须受到社会制约一样。我不能拿着它为所欲为。我不能拿它敲诸位的脑袋。如果在分配上出现了问题,包括宗教、道德、政府在内的各个方面会引发一系列相关后果。因此,我们说(这正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要从分配入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想我们可能会对此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密切关注世界的财富分配问题正是我们的任务所在。我刚才已经对你们说过,现在还想继续申明

这一点，在我看来，在我国的四千七百万人口当中，不会超过两个人，也许只有一个人会对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持支持态度。我甚至可以进一步展开说，你们即使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恐怕也找不出一个赞同现行财富分配制度的人。这种分配制度早已经堕落成为一种极其荒谬的存在了。

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自己同资本主义者区分开来。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某种指导思想公之于众。我们必须让民众了解，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决不再是陈腐的再分配观念，而是收入再分配。我们要让再分配始终成为一个收入问题。

对于今晚能来到这里，我感到十分高兴。主席先生刚才说，你们认为我为社会所广泛尊敬，并受到你们个人的极度喜爱。我完全理解主席先生的这番褒奖。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可这一次还是被深深打动了。我理解这一切的价值，在我年满七十之际(人生只有一次七十岁，所以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说出了许多人想说却又不能说出的话，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节选）

(英国)伯特兰·罗素
1927年3月6日于巴特斯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初的数学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危机;在哲学上,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所谓“中立一元论”。此外,其学术活动还涉及物理学、历史、文学、宗教、政治和教育等诸多方面。1918年曾因反战而被监禁,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创立罗素和平基金会。

这是罗素1927年3月6日在巴特斯市镇大厅全英非宗教主义协会南伦敦分会上所做的演讲的一部分。

正如主席刚才所言,我今晚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教徒?”首先,也许应该弄清楚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基督教徒”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人在这个词的使用上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有人以为基督教徒指的就是那些想过高尚生活方式的人。如果这样看的话,我想各种宗教、各种教派中都有基督教徒,可是我看这不是这个词的本义,最大的反对理由就是,这就等于在暗示说凡不是基督教徒的人———切佛教徒、儒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都不想过高尚的生活。我所要说的基督教徒并不代表依照自己的看法去过端正生活的人。我想,如果一个人有权自称是基督教徒,他一定要具备某种程度的具体信仰。基督教徒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含义远不如圣·奥布斯丁时代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时代那样单纯明确。当时,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要接受一套精心制定的明确的教条,要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按照教条上的一字一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动。

……

我觉得宗教信仰的基础主要源于恐惧。一部分是由于对未知的恐惧，一部分诚如我刚才所言，是渴望有一位长兄之类的人物，在一切纷乱和纷争中支持自己。恐惧是宗教的基础——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是残酷之母。残酷永远与宗教携手前行，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情形，因为恐惧是它们二者共同的基础。今天，随着我们开始对事物有所了解，随着开始借助科学的力量掌控自然，科学正在向基督教、向教会、向一切古老的格言一步步地逼近。在科学的帮助之下，我们可以从世世代代困扰人类的卑怯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科学可以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也可以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再煞费苦心，四处去寻求幻想中的支持，没有必要再去捏造并无其人的盟友，我们可以脚踏实地，凭借自己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一个比教会构筑的今生与来世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公平公正地看待世上的一切——善的、恶的、美的、丑的；正视自然而不是害怕现实，用智慧去征服现实而不是仅仅在自然的淫威面前畏首畏尾，俯首帖耳。有关上帝的观念来源于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这种观念与自由精神格格不入。当你听到人们在教堂中贬斥自己，说自己是可憎的罪人时，你会觉得这是可耻的，是不应该为有自尊心的人所接受的。我们应该奋然而起，坦率地正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去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纵然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至少也比要比过去的人做得好得多。要想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的是知识、善良、勇气，而不是对往事的追悔和遗憾，更不应该拿古时愚昧无知的人们曾经说过的话来禁锢我们自由的思想。这需要的是无所畏惧的思想和自由的才智；需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是对已经死亡的过去的无休无止的依恋。我们坚信：由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未来世界将远远胜于死亡的过去。

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

(日本)野坂参三
1935年7月29日于莫斯科

野坂参三(1892—1993),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央委员会前名誉主席。出生于山口县,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3年任日共临时大会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日共机关报《无产者新闻》编辑。1926年参与组建农民劳动党。1931至1940年任日本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至1944年先后在中国创办"反战同盟"、"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反日宣传活动。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当选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任名誉主席,因历史问题于1992年被解除名誉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这是野坂参三1935年7月2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做出的决议曾认为,在目前这个时期,帝国主义战争将不可避免。从过去四年来在远东发生的事实来看,我们当初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称霸亚洲,日本帝国主义在很久以前就在阴谋策划着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于这一点,想必大家都已经了熟于心。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前总理大臣田中大将曾在他那有名的奏章中厚颜无耻地写道:"日本要想征服世界,必须要先征服'满蒙';日本要想征服世界,必须要先征服中国。"于是,"铁血政策"就有了出台的必要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开始将这种"铁血政策"拓展到更大的范围。世界经济危机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同时也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削弱,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开始将"铁血政策"付诸实施的。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炮火指向被帝国主义者蹂躏的中国，是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之下，中国的实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和挫伤的缘故。

日本军队首先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占领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满洲”。为了更加迅速地实现征服全中国的计划，日本军队又于 1932 年乘机向上海发动进攻，由于受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最后不得不选择退却。遭遇了上海的失败之后，为了侵占华北的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其中一省以及内蒙古的另一省，日本军队又开始了军事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日本军队正在试图占领北平和天津地区，并把中国北部的一半——直至整个黄河流域都划归到自己名下。

日本所掠夺的这一地区，以及正在被它逐渐占领的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这些中国地方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同苏联进行战争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占领中国的国土只是为了发动战争这一根本目的做好铺垫。

日本帝国主义扩充军备的性质以及其发展速度同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本年度的军事预算在日本国历史上是最高的，仅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这一预算几乎达到了公债之外占全部收入的 10 亿元以上。日本在假想的战争地“满洲”建设了新的战略铁路和公路网、许多飞机场以及军事根据地等等。庞大的“皇军”部队正在从日本向满洲推动着。

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作战的计划却仍未实现。欧洲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满洲”游击战争的发展对此起到了很大的牵扯作用。可是，真正使日本帝国主义战争计划受挫的最大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不断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对战线后方情势发展的深深忧虑，另一方面也在于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和平政策的实施。

为了实现反革命的掠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竭尽全力让本国的工人、农民充当反苏战争的工具和炮灰。可是因为苏联采取了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和平政策，它们的阴谋暂时还未得逞，而这一点也得到了日本工人、农民的广泛赞同。

可是尽管如此，作为日本的共产党人，我们却在时时提醒着自己：和过去一样，日本人民的压迫者们绝不会放弃他们对苏联进行反革命战争的计划。苏联虽然具有极大的威力，可是为了远东的和平起见，却提出了出售中东铁路的建议，并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们的做法无疑给日本进行战争造成了一些困难，可日本军部却并未因此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可以从陆相林大将极其明显的态度中清楚地感到这一点。他说："中东铁路的转让并没有使远东局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在1935年2月5日给日本劳动群众的公开信中，就这一点向日本的劳动群众提出过警告。公开信说："为了急于发动对苏联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迫使中国军队撤离出整个华北，并试图使这一地区成为从外蒙古方向向苏联发动侵略……的前沿阵地……千万不要以为转让中东铁路的谈判获得了成功，日苏之间就会和平相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新的挑衅行为。"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公开信的结尾对群众做出了如下号召：

"保卫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苏联！

保卫中国苏维埃！同中国的工人、农民一道进行斗争！

打倒把劳动群众赶到战争和饥饿边缘的天皇资产阶级地主政府！"（《赤旗》，第186号）

为了反对这场在中国进行的强盗战争，为了保卫迎头痛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群众，日本共产党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鼓动。我们不断地在群众面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国际无产阶级的堡垒苏联发动强盗式攻击的阴谋。我们必须要以两倍、三倍的热情投入到这场革命的鼓动和宣传中去。而且仅仅做到这一点仍嫌不足，发动群众性的反战运动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所在。就目前来看，即使只是部分的反战要求，比如说反对军国主义强行分派的过重的负担，或者是同中国群众的联合等等也必须要在我们的争取之列。引导广大劳动群众走上反对战争的前进道路，这才是争取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最正确的形式。

埃塞俄比亚的立场

(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
1935 年 9 月 13 日

海尔·塞拉西(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原名塔法里·马康南,生于埃塞俄比亚哈拉尔省。1909 年任锡达莫省总督,翌年任哈拉尔省总督,1916 年任摄政王,1928 年废黜扎乌迪图女王,自任为王,1930 年正式加冕为皇帝,称海尔·塞拉西,意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力"。1935 年领导人民进行抗击意大利入侵者的斗争,失败后流亡海外,后在英国的协助下,在苏丹、肯尼亚建立埃塞俄比亚流亡军队对意作战。1955 年修改宪法后一直兼任政府首脑。主张在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呼吁非洲国家团结合作,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倡导建立非洲统一组织。

面对意大利入侵者的步步进逼,海尔·塞拉西于 1935 年 9 月 13 日对全国人民发表了这篇演讲。

在 12 月的瓦尔瓦尔事件① 中,意大利找到了进犯埃塞俄比亚的借口。其实早在五个月以前,意大利就已经开始着手武装其殖民地了。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和仲裁委员会对瓦尔瓦尔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期间,意大利持续不断地将部队、机械化装备和弹药运往前线,加强军备,制造紧张气氛。

现在,他们企图向我们宣战的借口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意大利在获悉其他列强拒绝我们要求购买那些我们不能生产,却又是防卫必需的装备和弹药的请求后,又企图在世界舆论面前将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政府羞

① 1934 年 12 月 5 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意属索马里边境的瓦尔瓦尔发生军事冲突。这是意大利人入侵前所进行的试探性行动。

辱一番。

他们把我们描绘成没有他们的指导就无法开化的野蛮人——历史会对意大利的这种观点做出其公允的评判。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这个自诩为文明化身的国度是否会对爱好和平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发动一场非正义的进攻。这个文明国度在七年前,也就是1928年8月2日曾主动做出和平和友谊的承诺,并将其白纸黑字写上了条约。埃塞俄比亚人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上面。

意大利企图为其欺压我国人民的拙劣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军队不断骚扰我国边境,非法武装占领我国领土。意大利政府对我们提出的正当质疑避而不谈,反而在最后关头由分布在我国各地的许多雇佣来的所谓外交代表的精心策划之下,匆匆抛出了一份旨在对我国人民进行欺压的文件。

此时此刻,任何就意大利对我们所做出的指控进行合法的答复或者同其进行争辩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所谓的指控都是一些无稽之谈,而那份于9月4日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备忘录还没来得及转交到我们的手里。我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向国际联盟逐条驳回意大利在最后一刻形成的、对我们的所有指控,有足够的能力向应该做出正确评判的世界舆论法庭证明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国驻日内瓦的代表团已经收到政府的正式指示,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这个唯一有合法资格的国际性调查委员会——在听取双方的辩论后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埃塞俄比亚人民渴望和平,同时也因为对这个国家的深沉而热烈的感情而群情激昂。虽然意大利通过玩弄外交手腕,在一定程度上非法解除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武装,可是不论身处何等逆境,我国民众都会珍惜他们的独立,知道应该如何保卫为他们耕耘和热爱的土地,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利剑和长矛。

我们不希望看到战争。埃塞俄比亚寄希望于上帝,她知道上帝的审判远胜人类,被人类发明出来、旨在欺压他人的现代战争手段绝不是真正文明的象征。

她感谢那些国务活动家们,尽管有诸多公务缠身,可为了维护被意大

利执意破坏的和平进程，数月以来他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忙碌着。

埃塞俄比亚政府、教会和她的全体公民祈求上帝，希望上帝在他们为维护和平而努力时给予他们帮助并且指明其奋斗方向。埃塞俄比亚仍将一如既往地自觉履行其国际义务。截止到目前为止，她已经为确保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为维护荣誉和尊严做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

埃塞俄比亚发自真心地希望寻求到一个公正、合理、友好而和平的解决方式。希望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官员们按照公约的条款，使世界上所有视和平为理想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一起加入到这场阻止对文明世界造成极大危害的斗争中来。

居里夫人的人格

(德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35年11月10日于纽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犹太物理学家,生于德国乌尔姆,1905年获得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柏林皇家学会物理研究所所长。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论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发展;他的广义相对论轰动了全世界。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40年取得美国国籍。一生追求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义,致力于国际和平。

这是爱因斯坦于1935年11月在纽约居里夫人悼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讲。

在遇到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其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对于这些第一流的人物而言,他们在道德品质层面对于时代和历史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许要比单纯的才智成就大得多。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要远远超出人们一般的想象。

我有幸同居里夫人保持了二十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伟大的人格魅力愈发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严于律己、她的客观公正、她的卓尔不群的判断——所有这些特点都难能可贵地集中到她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保持着极端的谦虚,使自满永远也找不到乘虚而入的机会。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公正,她总是处于极度抑郁之中。这就是使得她具有那副严肃的外表、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产生误解——这是一种用任何艺术气质都无从解脱的罕见的严肃性——的原因所在。只要认定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会毫不妥协地并且是极端顽强地坚持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镭的存在并将其提取出来——之所以得以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大胆的直觉,更是在难以想像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对工作所表现出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传播到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的未来就会具有更大的希望。

犹太人心怀巴勒斯坦

(以色列)哈伊姆·魏茨曼
1936年11月25日于耶路撒冷

哈伊姆·魏茨曼(1949—1952),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著名化学家,出生于俄国,1948至1952年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被后人称为“以色列国父”。

我想和大家谈的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双重问题,不过我们可以用尽量简短的语言将之概括为:一个民族无家可归的问题。说到无家可归,我要做出一点说明,即对个别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太人群体而言,他们可能会有家,甚至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家。事实上,西欧的一些小社区,从英国肇始一直向南到法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这些犹太社区与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的犹太人比较起来,还算是相当不错的。再往西到美国,那里的犹太人大社区在经济上,一定程度上在政治和精神上都可以畅通无阻地工作下去。可是如果我们以莱茵河为界,今天莱茵河以东的一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可以说是——我并非故作夸张之人——毫无起色;如果今天的欧洲像战前的1914年那样对欧洲和全世界门户洞开的话,大批犹太人一定会蜂拥而出,这种人口外流在战前就已经蔚然成风,可要是和今天的人口外流相比的话,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仅在1914一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就有十二万犹太人迁出俄国,那时波兰还在俄国的版图之列。

他们大多数都去了美国,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些移民一到美国,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爵爷大人和委员会的各位成员都非常清楚,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的世界是封闭的世界,我们最近听到日内瓦、波兰和英国的权威人士说,波兰有一百多万多余的犹太人。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为什么他们提到

的是一百万“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也是波兰公民;他们的命运和波兰的命运在近千年的历史当中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和波兰同呼吸,共命运,历尽沧桑。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希望可以为波兰做出更多的贡献,是好是坏并不在乎,可为什么单单把他们这一百万挑出来,说他们是多余的?

这是什么意思?让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上哪个地方能一下子收纳一百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人?贫困的波兰农民在听到权威人士发的那番议论之后,很有可能会出于无知或者是单纯而理解为:这些人挡了我们的路,应该把他们赶出去。

我不想就这一话题继续展开。我不打算浪费委员会的时间,对你们讲述发生在德国的事情。这些事情人所共知,无需我多言。这涉及三百六十万犹太人的处境。波兰有三百万多一点的犹太人;德国在 1932 年或者是 1933 年的时候大约有六十万左右的犹太人,不过这个数字在今天已经下降了。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展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奥地利的犹太人身上,情景也是这样。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有将近有六百万的犹太人——这还不包括生活在波斯、摩洛哥等地方,不愿意表达他们的意愿、不为世所知的犹太人,这六百万犹太人生活在不受欢迎的地方,而整个世界则被划分为他们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方以及不准他们进人的地方。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犹太人,而且对全世界同样举足轻重。当然它首先是影响到犹太人,其次才影响到这一区域的局势,这一区域在战后转向新的政治和新的社会生活形态,而在政治经济上还显得不够成熟。我所提到的这些人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只图今日之温饱,不作未来之打算。我所指的还不是那些有组织的反犹运动;即使犹太人所在国家对他们十分友好,那些地方存在的各种客观因素同样会使犹太人感到痛苦万分,使他们成为世界的弃民,把他们挤压成经济的灰烬。

大人,我自年幼时起就一直反对犹太人中存在的破坏倾向,可是要想把生活在我所描绘的境地之中的犹太人的破坏倾向消除殆尽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除非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有朝一日,哪怕是最遥远的一天,他们之中有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哪怕只有二十分之一能够找到容身之地,能够在那里安居乐业,能够挺直腰板,环顾世界和其他世人

同胞。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能够拿到一张允许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证件才会被视为最大的幸事。有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人们可以得到这次机会，对他们而言，它代表着得救，它就等同于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们热切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急于想了解巴勒斯坦的大门现在是开着还是在关着。

我可以把当今犹太人的困窘处境向大家做一个如实的说明，当然，因为大战的影响，这种地位已经变得越发严峻起来。这是就问题的道德层面而言的。我们曾在所有的国家努力做出最大的贡献，可我们在很多国家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不能被所在社会完全接纳。这也就是自中古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百年之间，为什么犹太人都在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奋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全世界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提升，或者说是达到正常的状态。大人，我们的坚韧使我们的民族性得以保留下来，说到这种民族性，它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截然不同。我们一说到英、法、德各民族，通常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组织、语言、文学、历史和共同的命运，可是一说到犹太人，他们在哪儿都是少数民族，在哪儿都不占优势，他们与所在地区的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相同。我将之定位为一个无体可附的游魂般的民族，因为无体，它令人生疑，而疑心则招致仇恨。上帝给人类留下一块足够大的土地，应该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让我们容身。我们将在那里，依照我们自己的脾气秉性表达自己，依照我们自己的方式、通过我们自己的渠道对文明世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如果真能如此的话，我们的本来面貌一定可以渐渐为世人所广泛了解，我们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也会趋于正常化。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必像在现在这样步步为营，穷于应对，甚或相反，像那些经常处于守势的少数民族一样，变得过分的咄咄逼人。

正是这种特别的心态使我将犹太民族称之为一种无体可附的游魂，它虽是一个实体，却又和常规定义的实体不尽相同。这种心态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我看来，犹太人这种心态的产生主要源于对巴勒斯坦的不能忘情。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将记忆深藏心底的民族。我们永不忘记。无论是好是坏，我们从来也没有忘记巴勒斯坦，正是靠着这份执著，犹太人才在千百年漫长而非人的苦难道路上得以保全下来，它源

于一种对巴勒斯坦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亲切。我们从未遗忘,更没有放弃。巴比伦和罗马的征服者没有消灭我们。犹太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那个曾将半个闻名世界消化掉的罗马帝国却不能把一个小小的朱蒂亚如之奈何。只要得到机会,哪怕非常微茫,犹太人也会选择回归,去创造他们的文学、村镇和社区。如果委员会花费些精力去调查一番,看看罗马帝国之后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就会发现,在作为犹太政治实体的巴勒斯坦被摧毁之后的十九个世纪里,在每一个世纪里,犹太人都在尝试着回归。

把一千九百年的时间视为荒漠的认识是荒谬的;时间并没有荒废掉。虽然犹太民族的物质基础被摧毁,可不论犹太人身处何方,他们都会把巴勒斯坦放到心坎里,印在脑海中。在他们的仪式和祈祷中,这种民族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在伦敦东区,犹太人仍然在夏天祈求露水,在冬天祈求雨水,他们的节庆就是巴勒斯坦的节庆。在罗马将他们的国家摧毁之后,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曾向罗马的指挥官建议说:"你们已将我们全部的物质财产毁于一旦;我只请求你为我们的学校找到安身之所。"罗马人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个地方今天还在。它当时是一个大地方,如今成了小小的叶伯纳火车站的所在地。犹太人当年继续在那所学校里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因此,那些学校不仅可以算做是巴勒斯坦犹太人,而且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尽管这些犹太人已经渐渐背井离乡,广泛飘零于世界各地。这些学校以精神的巴勒斯坦取代了物质和政治的巴勒斯坦,而精神的巴勒斯坦一直不可动摇;在大量圣典和非圣典、宗教和世俗的文学作品当中,这种渴望得以充分展现出来。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皇家政府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颁布发行的。

有时我会听到人们的如是轻浮之言:"这份文件性质含糊,只不过是战时的权宜之计罢了。"我对英国的政治家们一向评价甚高,我不认为他们会做出那样的事来。《贝尔福宣言》是庄重严肃的,是对处于我前面所讲述的处境之中的那个民族、那个古老的民族所许下的郑重承诺。

《贝尔福宣言》的意义究竟何在? 它在当时的意义非常单纯,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它意味着将朱蒂亚归还给犹太人,或者是可以由犹太人收回朱蒂亚。我可以把英国政治家和各阶层人士所发表的

一系列负责任的讲话内容转达给委员会，在当时，这份宣言足以被犹太人视为大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完全可以和几千年前的另一个宣言相媲美，当时居鲁士大帝曾经允许一批残存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重建家园。对于当时读《贝尔福宣言》的普通人而言，它的意义就像在伦敦歌剧院一次庄严会议上的演讲中所描绘的那样，诚如塞西尔爵士所言："就像阿拉伯对于阿拉伯人，朱蒂亚对于犹太人，亚美尼亚对于亚美尼亚人一样。"从那以后，大量的河水和鲜血在世界各地的大桥底下涓涓地流过，岁月如逝，他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实现，可我们对宣言的理解却和英国政治家们所告诉我们的意义不谋而合。它代表着一个民族家园，"民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在巴勒斯坦生存下去，"家园"就是说我们可以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而不是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寄人篱下，看别人脸色行事。即使不用我多做解释，英国人也会明白"家"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这个四海漂泊的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不意味着什么。

宣言的意思相当清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是在欧洲的战壕里，还是在俄罗斯遭受迫害的犹太人都会做如是理解。当时曾有几万犹太人在奥德萨英国领事馆官邸外游行示威。而在他们身后，一批批半有组织的打砸抢分子和杀人凶手在农村肆意横行，所到之处一片狼藉。可是那些犹太人对于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的英国政府官员却感到由衷的感激，尽管他们以前从未谋过面，从未听人提起过他们，既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也不熟悉他们的心态。他们只知道，有些人曾经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在经过了两千年的希望和期望之后，终将使我们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获得一处休养生息的所在。

告别演说

(英国)爱德华八世
1936年12月11日于温莎

爱德华八世(1894—1972),英王乔治五世长子。早年在海军服役,1911至1936年为威尔士亲王,1936年继承乔治五世之位为王,因为迎娶曾经两次离婚的美国人瓦丽丝·辛普森为妻引起全国哗然,于同年12月10日宣告退位,之后定居法国。

经过许多周折以后,我终于能在此说上几句心里话了。

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在此之前什么也不能说。

就在几小时以前,我卸掉了作为国王和皇帝的最后责任,我的弟弟约克公爵继承了王位,我首先要表明的是我对他的忠诚。做出这一表示实属我的真情实感。

你们都已获悉促使我放弃王位的真正原因。我请求你们理解: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并没有忘记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作为威尔士亲王和后来作为国王,我为之倾尽全力的国家和帝国。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们,如果没有我所爱的这位妇女的帮助和支持,我觉得没有可能承担起这副重担,履行国王的责任,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我还希望你们知道,这个决定仅仅是由我一人做出的。这是一件完全需要我一个人独自进行判断的事情。与此事最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人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力阻我采取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做法。

考虑到能被各方面所广泛接受这一点,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决定。

我的弟弟在处理我国公众事务的过程中得到了长期的锻炼,再考虑

到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当我确信他完全可以取代我的职位而又不致给帝国生活和未来进程造成任何障碍和影响时,做出退位的决定就不那么困难了。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种你们中许多人都正在享受、可上帝却独独没有赐予我的无与伦比的幸福——他那由妻子和孩子所组成的幸福家庭。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母后陛下和我的家族给了我极大的安慰。王国政府的大臣们——特别是首相鲍德温先生也给予了我最为充分的体谅。在我与他们之间、与国会之间,从未在遵守宪法的问题上产生过任何分歧。我的父亲在宪法精神指导之下将我抚养成人,我决不会在这类问题上犯错误。

自我当上威尔士亲王之时起,一直到后来登上王位,无论我居住于何处,或旅行到帝国的什么地方,社会各阶层的人民都给予了我最大的善意。我对此深表感激。

我现在已经完全从公众事务中抽身而出,卸下了肩上的重担。我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重返故乡,可我却会一直密切关注不列颠人民和帝国的命运,如果有朝一日我能以私人身份为国王陛下一尽犬马之劳,我绝不会有任何推卸之词。

现在,我们大家已经有了一位新的国王。我真心诚意地祝愿他,也祝愿你们——他的子民们——幸福昌盛。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上帝保佑国王!

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中国)张学良
1936年12月14日于西安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奉系军阀张作霖长子,1928年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帮助蒋介石完成中国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1936年12月12日,与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提出抗日八项主张。随后遭到蒋介石长期软禁,直至一同撤往台湾。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2001年病逝于美国檀香山。

这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通过电台对全国所作的演讲。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形势越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的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励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十二月九号西安学生游

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张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到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

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至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了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做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决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听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要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上。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诏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的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吾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广播完了。

彻头彻尾的失败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1938 年 10 月 5 日于伦敦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伟大的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出生于牛津郡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4 年当选为议员,先入保守党,后改自由党,最后重归保守党。1908 年起先后担任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职,主张联苏抗德,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二战爆发之后,出任战时内阁海军大臣。1940 至 1945 年、1951 至 1955 年先后两次任英国首相,并于 195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3 年希特勒刚刚执掌政权时,欧洲还有相当的希望去享受长久的和平,一想到那么多阻遏纳粹强权的机会在我们面前溜走,再想到庞大的联盟和资源被无视或者是浪费,这在历史上绝对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具体说到我国,那些稳操我国政治事务大权的人们应该负全权责任。他们既没有阻止德国重新把自己武装起来,也没有及时重新武装自己。他们与意大利纠缠不清,最终却还是没能挽救埃塞俄比亚的局势。他们没能充分利用国联的庞大机制,却使其名誉扫地,没有注意使用远交近伐的策略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从而使我国在紧迫的危险面前,既没有足够的国防力量,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国际安全……

许多人一定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已经深深拖累了、甚至是致命地危害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独立。这并不仅仅限于放弃德国殖民地,我相信我们迟早都会被要求放弃那些殖民地;这也不仅仅是在欧洲失去影响力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些问题。你必须充分考虑到纳粹运动的性质以及它所代表的统治究竟意味着什么。首相先生希望看到我国和德国保持

融洽的关系。人民之间保持这种关系并非难事,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权力,你永远都不可能向当今的德国政府示好。当然,外交和正确的关系仍然要得到维持,可是英国民主和纳粹强权之间却绝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形式的友谊来。那个强权将基督教伦理抛在一旁,而以一种野蛮的异教情绪为之推波助澜,它鼓吹侵略和征服,一反常态地在迫害异己的过程之中寻找快乐,并从中攫取权力,而且我们都已经目睹它残酷无情地以致命的武力对人死死相逼。这样一种强权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英国民主真正可靠的盟友。

最使我无法容忍的是,我感到我国已经被纳入到纳粹德国的控制、轨迹以及影响范围之列,似乎我们的生死存亡完全要由他们的高兴与仁慈而定。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我主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固我国的防御壁垒:第一,要立即组建一支比任何可能会进犯我国的军力都更加优秀的空军力量;第二,联合其他国家,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力量;第三,在国联范围之内缔结联盟和军事条约,把力量凝聚到一起,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遏制纳粹前进的步伐。可我的努力并未收到任何效果。我所提出的诸多观点都一一被他们以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给破坏和推翻了。

我们不甘心如此轻易就沦为纳粹统治欧洲体系的卫星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也许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希望我们能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些要求可能会涉及转让土地或者是转让自由。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政府一旦屈服,将会给我国的言论自由、议会辩论、公共论坛以及新闻界的讨论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一定会说(事实上这种说法已经时有耳闻),我们不应允许那些平庸渺小的英国政客对纳粹独裁统治指手画脚。到那个时候,新闻界会受到一种部分直接、而更厉害的是间接的控制,所有的舆论机关就像是被灌了迷魂药,对他们言听计从,被他们牵着鼻子呼来喝去……

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护我们不受纳粹进犯的威胁,并保全被我们如此珍视的生活方式呢?什么样的方法才是可取的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恢复我们固有的岛屿独立性,将当初答应给我们的制空权,以及口口声声说有、实则没有的空防安全重新交还给我们,我们才能再度成为一个岛屿。在一片阴霾的前方,这是唯一光明且让

你无法辩驳的选择。我们应该立即开始史无前例的扩军计划,我们的全部资源、它全部团结的力量都应该被纳入到这一事业之中……

我对我们英勇无畏的人民并无怨言,他们愿意不计代价地去尽义务,在上个星期的紧张压力面前,他们毫不退缩——对于他们由于知道目前可以不必再面对严峻的考验,不由迸发出喜悦和轻松之感,我亦毫无怪罪之词;可是他们必须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国的国防存在着严重的疏忽和缺陷;他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战而败,其恶劣影响将长期存在;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整个欧洲的均衡之势被彻底打破,人们已经开始对西方民主国家口出不敬之词:“你们已经在天平上被称过了,分量不足!”不要以为事情到这就算告一段落。这只是开始清算的第一步。这只是年复一年递到我们手中的苦酒的第一口,只是先让我们尝尝其苦涩的滋味,除非我们重振健全的道德和坚强的斗志重新站立起来,像往日那样义无反顾地挺身维护自由,否则,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战争降临欧洲

(美国)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1939年9月1日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874—1964),美国前总统。出生于爱荷华州,曾任工程师、采矿业管理者、国际粮食救援官员以及商务部长。信奉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想,1929年作为共和党领袖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他上任后七个月,面对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他所采取的保守经济政策收效甚微,任期届满时,全国已有一千二百万人失业,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发动闪电战侵入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胡佛随即对美国民众进行了这次演讲。

收音机前的美国同胞们,这是人类近百年来最悲痛的一个星期。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横加到亿万民众身上。整个世界都在期待着出现奇迹,以使众生得到拯救。因为战争的存在,数百万可能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最优秀、最勇敢的仁人志士将死于非命;数百万妇女儿童将惨遭杀害,在饥寒交迫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本世纪随后二十五年内世界资源将日渐枯竭,民众陷入穷困之中。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拖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个月后,勇敢的波兰人民也许就会遭到异族的蹂躏,可无论是英法方面还是德国方面,现在看来都没有绝对的优势置敌于死地,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消耗战将决定波兰此后的命运。英法两国拥有牢固的空中防御系统和强大的海上力量,再加上充足的人力物力保障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得他们足以自保。与此同时,双方为数众多的战机队,也给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当然,仅仅是空中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战争的胜负造成决定性影响。虽然双方都承诺说绝不会将炸弹投向妇孺,可一到战事吃紧之际,可怕的灾难将无可躲避。这将成为一场

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

当今世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形势，并不是德国人民，而是由统治德国人民的那些人造成的。整个纳粹体制令我们无比厌倦。绝大多数美国人民赞成的是民主的体制。可是不论我们做何种态度，都解决不了欧洲的问题。美国应该置身战争之外。总统和国会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应得到民众的鼎力支持；只要全国人民保持坚定意志，美国足可以将自己置身战争之外。如果我们将美国的生机和力量应用在必将来临的和平身上，我们将会为欧洲和人类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为了我们的文明，同时也为了捍卫民主与自由，我们必须使自己置身战争之外。

我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1939年9月3日于伦敦英国内阁厅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前首相,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出生于伯明翰,1918年被选为下院议员,后历任英国邮政大臣、卫生大臣,并两度出任财政大臣。1937年至1940年5月出任保守党政府首相,与纳粹妥协,怂恿其东进反苏。1938年参加策划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还与希特勒签署《英德互不侵犯宣言》。二战爆发后,被迫加快备战步伐。随着英军在欧洲战场的失利,张伯伦于1940年辞去首相职务,后在丘吉尔的内阁中出任枢密院院长一职,四个月后卸职。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发动闪电战侵入波兰,英国为了履行与波兰签订的和约,被迫向德国宣战。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厅向大家发表讲话。

就在今天早晨,英国驻柏林大使向德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最后照会,声明:如果我们在11点钟以前还未收到他们愿意立即从波兰撤军的消息,我们两国将进入战争状态。

我现在必须要正告诸位,我们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承诺,因此我国与德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大家可以想象到,我长期致力于争取和平的辛勤努力到头来竟遭受如此失败,这对我的打击是何等巨大。可是我同样相信,即使我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采取其他做法,结果也绝不会比现在更加美妙。

一直到最后一刻,德国和波兰之间还存在着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可希特勒却没有这么做。他显然早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去攻打波兰,虽然他现在辩解说他曾提出合理方案,可惜并没有得到波兰人的同

意，可是他所说的并不是事实。

那些建议从来也没有向波兰提出过，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虽然德国在星期四晚上的广播里发表了那些建议，可是希特勒还没等对方发表意见就已挥师挺进了波兰。他的行动充分证明，要想期待这个人放弃武力纯属痴人说梦。要想阻挡他，只能依靠武力。

我国和法国如今正在履行义务，向波兰伸出援助之手，对德国向波兰人民发动的恶毒无端的攻击展开英勇的反击。我们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现在，无论德国统治者们说些什么都已无人相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生活在岌岌可危之中，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容忍。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奋战到底，我相信你们都一定会平静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这个紧要关头，从整个大英帝国传出的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将会给予我们极大鼓舞。

在我讲完之后，政府将会发布详细的公告，请大家保持密切关注。政府已经制定出相应的计划，以便在未来的艰苦日子里继续运转下去。我们迫切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你们可能会加入作战力量，或者志愿加入到民防单位中去，那么你们就根据收到的指示报到；你们也可能会参与到与战争或者是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各项重要工作，例如在工厂、运输、公用事业服务或者是供应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工作中去，那么你们务必要继续坚守在原来的岗位上。

上帝保佑大家。愿上帝站在正义者一方。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暴力的、没有诚信的、对正义加以压迫和迫害的邪恶事物，我坚信，正义的一方必然会战胜它们。

热血、汗水和眼泪

(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5月13日于伦敦

本文既是丘吉尔的就职演说,也是一份战前总动员书。

上星期五晚上,我奉国王陛下之名,重新组建了一任新政府。

国会与国民显然希望新政府建立在最广泛的基础之上,把所有的党派都纳入其中。

日前我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战时内阁已经组成,其中既包括工党、反对党,也包括自由党。此举充分表明了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

由于事态极端迫切、紧急,新内阁须于一日之内组成,其他关键岗位也于昨日准备就绪。今晚我还要再向国王提交一份名单。我希望明天就能完成几位重要大臣的任命工作。

其余大臣的任命照例需要更长一些时间。我相信,在召开下一届议会时,任命将会完成,新政府的其他工作也将全面到位。

考虑到公共利益,我建议议长今天就召开议会。今天的议会结束后,建议一直休会到5月21日,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提前开会。有关事项应及早通知各位议员。

现在我提请议院做出表决,批准已采取的方案,登记在案,并宣布对新政府的信任。表决全文如下:

"本议院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欢迎。新政府的成立表明全国上下一心,坚定不移;对德宣战,取得最后的胜利。"

组建如此规模又如此复杂的内阁,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使命。可是目前,我们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的前夜。我们正在其他的许多地方,比如挪威和荷兰展开军事行动,我们还必须在地中海做好准备。空

战正在继续，我们在本土也要做好其他许多备战工作。

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相信议会会原谅我今天发言的简短，我还希望我的朋友、同事以及受到这次政治改组影响的前任同事们，也能够体谅我将在一般情形下必不可少的一切礼节忽略不计。

我曾向入阁的大臣们讲过，我现在可以向诸位议员们表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勤劳、汗水和眼泪。我们要经受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我们将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会采取何等政策，我的回答是：在海、陆、空全线作战，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上帝赐予我们的一切力量作战。我们的敌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残忍暴虐的魔鬼，我们要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战胜一切恐惧赢得胜利！不论道路多么崎岖漫长，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将无法生存。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不再有大英帝国，没有胜利就不再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没有胜利就不再有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动力。

我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承担起我的责任。我坚信，大家决不会坐视我们的事业不管，使它遭受失败。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诸位鼎力相助，大力支持。我要说的是："来吧，让我们齐心协力，并肩前进！"

谁说败局已定?

(法国)戴高乐
1940年6月18日于伦敦

戴高乐(1890—1970),法国前总统,政治家。生于法国里尔,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受命组建第4装甲师,抗击德军入侵。法军停止抵抗后飞往英国,号召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侵略,遂成为法国抵抗运动领袖,后组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配合盟军作战。1944年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5年当选为政府总理,1958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5年连任,1969年辞职。任职期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解散法兰西共同体,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并退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

在法国政府停止抵抗,并准备同德国进行谈判后,戴高乐离开法国前往英国,并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了这篇演讲。

曾经担任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府。

这个政府借口军队打了败仗,然后便和敌人接触,谋求停战。

我们的确打了败仗,我们已经被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所围困。我们之所以落败,不仅是因为德军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飞机、坦克和作战的战略。正是敌人的飞机、坦克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惊惶失措,以致竟然出此下策。

难道说败局已定,胜利已然无望?不,不能这样说!

请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是有把握的。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法兰西并没有落败。总有一天我们会运用敌人战胜我们的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她并不孤立!决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为可靠的依托,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

帝国缔结联盟。她和英国一样,可以得到美国雄厚工业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持。

被这场战火所牵扯到的,并不仅仅限于我们不幸的祖国,战争的胜败同样也不会依法国目前战场的局势而定。这是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的一切过失、延误以及所蒙受的苦难并无大碍,世界上仍有一切手段,足以保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今天虽完败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可将来却会在更加高级的机械化部队的帮助之下夺取最终的胜利。世界命运正系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正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我对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法国官兵发出呼吁,不论你们是否还持有武器,请务必和我取得联系;我对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与技术工人发出呼吁,不论是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请务必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烽火是永远也不会被扑灭的。

明天我还会和今天一样,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演讲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0年9月20日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民主党,出身纽约名门望族,毕业于哈佛大学。自1929年起两度出任纽约州州长。1932年以绝对优势击败竞争对手,当选美国第32任总统,并连任四届。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任期长达四届的总统。在任职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缓和了国内矛盾,使国家经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得以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引导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之中,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1941年曾与丘吉尔一起提出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二战结束之后,又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

这是罗斯福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做的一篇演讲。

你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在赢得政治自由之后,曾经产生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由几位热心公共事务而又家境殷实的公民组成的政府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另一种是托马斯·杰弗逊的观点,他竭力主张政府应该由全民选出的代表组成;他主张人人都应享有自由思想的权利,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自由发表主张的权利,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自由选举的权利。

许多和杰弗逊思想类似的人都曾坦言承认汉密尔顿和他所主张的观点有着高尚的动机和大公无私的精神。那时,曾有许多美国人都真诚地以为,如果政府真的能够具有像汉密尔顿所提出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那么一切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根据汉密尔顿的理论观点,在四年一度的选举之中,仅仅那些曾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成就的人才有资格进

行选举,然后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分子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建设当中来。

可是,实践已经证明,一切正如目光敏锐的杰弗逊所指出的那样,基于人性天然的弱点,汉密尔顿的政府最终势必会演变成由自私自利的分子所操纵的政府,他们或是利用政府为自己谋利,或者只能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将自由选举的权利化为乌有。所以杰弗逊才认为,只有我们这一自由选举制度才能切实可靠地保证组成一个深孚众望的政府。只要全国所有的选举人——不论其受到的教育是高是低,不论其拥有的财产是多是少——都能在指定的投票地点自由地投票选举,我国就绝无遭受到寡头政治的危险。

从那时起,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试图将选举权限制在一小部分人之中。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校长曾对这种观点进行过归纳,他对我说:"罗斯福,我坚信,即使人们把美国各州的大学数量翻上一番,即使高等教育似乎已经得到全面的普及,可如果仅仅把选举权限制在一小部分人之中,那么出不了几年,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如果是一位刚刚获得学位的晚辈当着在座这些早已拥有学位的老前辈们出此狂言,这话一定显得非常冒失;可是事实上说这番话的却是一位热衷大学教育事业、且已桃李遍及天下的伟大的教育家。

必须承认,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相信,由全体选民通过自由的、不受制约的选举从而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做出表决的能力一定会比由上层少数几个人形成的小集团的能力大得多。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对贵校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同样认为,虽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亘古不变,可是这些具体原则的应用则会随着一代代人生活模式的改变而有所变更。如果他今天仍然健在的话,我可以肯定,他一定还会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全部职责,就在于是根据当时现有的条件,而不是过去存在过的条件将真理、善良与正义的永恒理想付诸实施的。生长和变化是一切生命的法则。昨天的答案已经不再适于解答今天的问题——就像今天的方法同样对明天的需求束手无策一样。

如果不能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赋予永恒的真理以新的意义,真理就不再是真理,也不再是永恒的了。

教育的功用，全美国一切大的学术机构的功用，就是使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就是将我们经受过历史之火考验过的文化传到下一代人手中。教育在锻炼青年的心智和才能方面同样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具有创造精神的公民义务教育，改进我们美国的学术机构，使之能够适应未来的需求。

既然我们不能保证始终如一地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的未来，那我们就确保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

正是许多像贵校这样的伟大学府，才铸造和造就出各种精神理念，在保证国家健全、创造未来历史方面做出其积极贡献。文明的形成有赖于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男女公民们的集体奉献。他们心胸宽阔，勤奋开拓，勇于进取，誓不向任何专制统治低头。

现在绝不是躲进象牙塔中，置社会的问题与苦难于不顾、空喊自己有权袖手旁观的时候了。时代要求我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境界之中。面对现实，没有人可以做到熟视无睹，割断自己同社会的联系。他必须永远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接受新事物；他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要想使民主得以继续生存下去，思想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必须摒弃掉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必须要有勇气、有发自内心的献身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有谦虚谨慎的精神，努力寻找、传播那些能够使人民永保自由的真理。

沿着上述奋斗目标进行一番努力之后，我们一定可以寻求到一种个人的宁静，那不是休息，而是经过艰苦努力之后所达到的一种心如止水；我们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的欣慰；为取得面对广大民众而不仅仅针对自己的一番成就感到莫大喜悦，到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创造出的东西要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更加辉煌。

忠诚的反对党

(美国)温德尔·威基
1940年11月11日

温德尔·威基(1892—1944),美国律师和公共事业行政长官,生于印第安那州爱尔伍德。1933至1940年间曾任连邦和南方公司总裁。1940年曾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著有《一个世界》一书。

这是威基在1940年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失败后进行的一次演讲。

晚上好,美国!

就在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一场席卷整个欧洲战场的重大战争宣告结束。枪声平息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降临世间。西方民主社会对此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可那些期望却并未如期而至。民主的势头不仅没有增强,反而被削弱。宪制政府的理念如同昏黄的烛光摇曳不定,去年更是干脆从欧洲大陆上彻底消失。美国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被黑暗所笼罩,而此时,我们迎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时刻——一九四〇年的全国大选。那次大选以及民众在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出一个真实民主的典范,一个伟大人民对宪法以及当选者无比忠诚的典范。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使我们深受触动。数百万名从未热心于政治的民众加入到竞选的队伍当中来。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投票处,人数之多创下了历史纪录。将近五千万选民在11月5日那天行使了他们的选举权,这一我们从先辈手中接过,必须加以珍惜,并使之继续传递下去的宝贵权利。这样一来,无论其他什么地方的民主政府被摧毁,至少在美国,人们还会把这个权利坚持下去。在大选那一天,无论你支持的是哪一方,请记住,我们这种体现出对民主政府极大信心的行动,会给身处不列颠英勇岛屿的、身处法兰西和比利时城市废墟中的,甚至可能是身处德国和意大利的人

们带去希望。这项行动已经使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在投票前的竞选中,人们就一系列敏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变得相当刻薄,把许多在心平气和时决不会说出来的过激之词送给对方。只是我们美国人都知道,这是被扭曲了的,并非我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我可以坦言我心中没有任何刻薄之意,我相信你们同样如此。我们选举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做总统。他既是你们的总统,也是我的总统。他身处要职,我们应该对他表示出充分的尊重,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尽全力去支持他,同时祈求上帝在随后的四年里,指引他领导人民完成管理国家事务这一崇高历史使命。在多数人进行统治的民主制度中,这是一项基本原则。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少数派的作用。这二千二百万人几乎占到了选民总人数的一半。我今晚向大家谈的正是这个作用。

要想让民主稳步运行下去,一个强大而充满警醒的反对派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们在今后四年中要起到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赤胆忠心、顺乎民意的反对党。曾有人建议说,为了联合对抗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世界,我们应该组成一条统一战线,少数派现在不应再对多数派大加谴责,而是应该加入到多数派之中。这将意味着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领土之上,只存在着一个执政党、一套经济原理和一种政治理论。对这种集权主人的想法和甘心为奴的想法,我们必须应该给予坚决的反对。英国人凭借着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忍耐力和勇敢精神联合成一个整体,可与此同时,自由批评和建议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上议院与下议院一直争论个不休,政府制定出的所有政策,从税收政策、财政支出、军事与海上政策,一直到基本的经济政策,都是在经过坚定、友好、忠实和严格的商榷后才被制定出来。自由在英国得以幸存下来。让我们美国人选择不少于此的自由。

在英国,一些反对党的领袖同时也是政府成员,有人建议美国应在这个方面向英国学习。这种想法绝对是错误的。当英国自由党的领袖或者是工党成员成为丘吉尔内阁的成员之一后,依照英国议会的规定,其享有的权利和丘吉尔先生本人并无差异。因为英国的内阁是一个议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之间人人平等。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首相地位稍显尊

贵,却也仅此而已。其他成员和他都是同事关系。而大家知道,我们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我们的行政部门并不是立法部门的委员会。总统与国会各自独立,内阁成员是总统的行政下属,而不是总统的同事,他们必须要听命于总统。即使内阁全部由反对党组成,政府仍然不是一个由两党共同统治的政府,而是一个多数党的总统向被他选拔出的少数党代表下达命令的政府。如果总统与他们的意见不相一致,他们应该向总统看齐,否则就只能选择辞职。我们显然不是这样的国家,这样达成的是虚幻的而不是真正的一致,不可能在多数党和少数党各自坚持己见的情况之下就国家安定问题真正达成共识。美国的一致靠的不是话语或者手势,而是执政党的实践、政策以及反对党的意见的融会贯通。我们的政府是原则的政府,而不仅仅是人的政府。对于少数党的任何成员而言,即使他们有愿意为国捐躯的念头,他们仍对政府政策持有批评的权利。这项权利被我们的宪法制度所明文规定。那些随时准备听从总司令的命令,去为国家尽义务的人们仍享有批评政府方针路线的权利——用我的话来说,这正是他们的义务所在。我们的现行体制是两党制,一旦完全实现一党执政,民主会旋即土崩瓦解,专政统治会乘虚取而代之。所以,为我们的事业默默耕耘的人们,你们还是选我作为你们的领袖吧,我的意思是说,在以后的四年里,我们要做一个忠实的反对派。你们对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所主张的原则已深信不疑,原则不像足球服装,上场穿,下场就可以脱下来。对各行政机关的政策实行监督,向所在州和国家政府充当你们代表的人们自由地、坦诚地发表你们的观点,这是宪法所赋予你们的神圣义务。现在,就让我来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在11月5日这一天,我们只得到几百万张选票,可我们不能因此就愤愤不平,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想通过反对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美国,要知道,只有富饶才实现强大,只有强大才能实现自由。

最后,政府对无论大小事务都一律加以惩罚的态度必须要加以改变。必须要制定出相关的法规。作为反对党,我们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政治迫害的日子必须要尽快结束。如果政府以美国整体利益为先——我先假设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定会不偏不倚地、胸怀坦荡地对反对党的这一建

议加以认真的考虑。只有充分认识到反对党意见的重要性,并给予高度的重视,全国上下才会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执政党自身将对此负全权责任。万一出现不和谐、不一致,则皆因压制反对党而起。执政党的力量可以强迫我们解散,也可以把我们紧密团结到一起。

现在我要谈一谈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任务。全体美国民众在这一点上目标极为一致,那就是保卫祖国的安全。尽管身处幕后,但作为反对党,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仍极为重要。这就是时刻保持高度的警醒,确保美国人民能够得到有效的防卫,确保我们投入到这一目的中的巨大开支不致被浪费掉。我有权就此告诫你们说,我愿再一次重申:希望通过提供物资和装备的方式,帮助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维持国家的自由。我们应当在适当考虑自身防卫的同时,尽最大努力给予他们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历届美国总统竞选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会像我一样,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如此不遗余力。当然,这一切首先应该得到宪法的承认,得到国会的认同和批准。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时不时地对他们希望采取的路线和做出的冒险进行勇敢的尝试。

我和罗斯福先生在竞选时都曾做出承诺,如果我们当选,除非遭到敌人攻击,否则我们将极力避免使美国陷入战争的泥淖之中。罗斯福先生如愿再次当选,我知道他一定会兑现自己当初的诺言,我也知道美国人民都在期待着这一点。

自 11 月 5 日以来,我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我亲自拜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并为之深深感动。这些信来自全国各地,涉及各种人。他们中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既有犹太教徒,又有基督教徒;既有黑人,又有白人。他们来自美国生活中的各行各业、男男女女,其中既有工人,也有农民;既有职员,也有商人。所有这些信件和电报内容出奇地一致,都强烈希望将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继续下去。在投身这一事业的热忱鼓动之下,你们成立了数以千计的组织。那是你们自己的组织,是你们自己筹集资金、自己领导的组织。只要你们愿意,就请继续下去。这也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所在。但最好不是以我的名义。我不希望看到这一伟大事业仅仅因为我个人表面上的某些优于他人之处而受到削弱。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触。要是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1944 年的大选一定做到平安无事。

我对民主主义的光明前程毫不怀疑,我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都献身到我们为之奋斗不息的原则中去。我个人为此做出的奋斗才刚刚开始,我将一如既往,永不退缩。一切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经指出的那样:"我宁愿在终将成功的事业中遭受失败,也不愿在注定失败的事业里享受成功。"

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我做些什么,都将与你们携手并肩,一同为保卫我们自由的生活,为更好地贯彻经济制度,为凝聚了我们每一个人希望的新美国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努力奋斗。让我们在战斗中享受自豪和快乐的感觉吧。我们的事业已被世人所广泛关注,并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其中发现他们一直苦苦寻觅的希望。亚伯拉罕·林肯有这样一句名言:"对任何人都不要心怀恶意,要宽厚待人,在上帝的指引之下信守正义的原则。"让我们把正在从事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舔舐干净国家的创伤,为在我们自己中间和一切国家之间缔造并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做出我们的努力。

晚安,愿上帝保佑并眷顾你们每一个人。

民主的兵工厂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0年12月29日于华盛顿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爆发前夕，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12月29日在关于国家安全的“炉边谈话”中，向美国人民所做的一篇演讲。

今晚，面对着这场世界性的危机，我感慨万千，不禁回忆起八年前国内危机时期的一个晚上。当时，美国工业巨轮戛然而止，全国银行系统不再运行。

当时，我们以勇气和现实主义的态度直面了1933年的危机，现在，我们需要以同样的勇气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新一轮危机——一轮使我国安全遭到极大威胁的新危机的到来。

自从美利坚文明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磐石上扎根以来，我们还从未遇到过眼下这样严峻的危险。

因为在1940年，也就今年的9月27日，三大强国在柏林签署了协议。这其中有两个是欧洲强国，一个是亚洲强国。它们互相勾结，恫吓美国，如果美国对于这三个国家的扩张计划——它们企图控制全球的计划——有所干预或者是制止，它们将孤注一掷，联合到一起，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

纳粹德国主子们的用心昭然若揭，他们不但想把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牢牢控制起来，还想把整个欧洲都置于其铁蹄之下，然后以欧洲的资源为依托，去实现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仅在三个星期前，他们的元首还公然宣称：“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紧接着，此人又用挑衅般的口吻回答他的对手说：“如果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不会安分守己，那他们就算是说对了，我有能力将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对手彻底击垮。”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仅是承认，而且公开发表声明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即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我们的政治观点连一丝一毫调和的余地都没有。

仅就这些明显的威胁之词而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下结论说，只要这些侵略国不明确表示愿意放弃统治和征服全世界的念头，美国就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鼓励与它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和谈。

此时此刻，那些与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为敌的军事同盟国的武装力量被远远阻止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受到英国人和希腊人的阻遏，大批士兵和水手得以从被占领国脱身而出。在亚洲，日本人遇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抵抗，而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上游弋着。

我们之中有些人似乎认为战争只是发生在欧洲和亚洲，与自己毫无关联。可事实上，这个问题却涉及我们的生死存亡，也就是说，绝不能让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们把通向我们这个半球的海域控制到他们的手中。

一百七十年前，我国政府把门罗主义定为护国之本。当时欧洲大陆联合到一起，使我们这个半球受到严重威胁。后来，我们以不列颠为邻守卫着大西洋，既没有什么条约，也没有什么“不成文协定”。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一种已经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观点，即我们作为邻国，可以利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争端。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西半球始终得以免遭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侵略。

当一个自由的不列颠依然是我们大西洋上一个强有力的海上邻国时，我们就不必担心美洲任何地方会遭受袭击，反之，如果轴心国与我们为邻，我们是否也能够做到高枕无忧呢？是否会有人这么认为呢？

不列颠一旦沦陷，轴心国就会控制整个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控制澳大利西亚① 和公海——这样一来，它们就占据了有利位置，就能调动大量陆军和海军对我们这个半球发动攻击。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美洲，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都会直接面临枪口的威胁——一颗子弹已经上膛的枪，而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① 泛指马来群岛。

那时，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既陌生又可怕的时代。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将为野蛮势力的威胁所统治。如果我们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不得不根据战争经济的需要，将自己永远变成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

我们之中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使不列颠沦陷，我们依然会做到安枕无忧，因为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将会成为一道不可跨越的屏障。

可是帆船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辽阔的海域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功效。从非洲某地到达巴西某地，比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距离还要近。最新式的轰炸机只需五小时的航程即可飞完全程。而在太平洋的北端，美洲和亚洲几乎毗邻接壤。

必须指出的是，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眼前的这场危险。毋庸置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头以逃避危险，或者是摆脱恐惧心理的方法是不足取的。

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曾经和德国签署过郑重其事的互不干涉条约，并且得到了德国的承诺，所以被捆住了手脚；还有一些国家也曾得到过德国的保证，说是永远也不存在入侵的危险，可不管是否曾经签署过互不干涉条约，事实却是这些国家被攻占，被摧残，成了现代奴隶。他们有的在一小时前才收到宣战书，有的则直到听到敌人的枪声才如梦初醒。

纳粹寻找到各种道貌岸然的假话为这种行径进行辩护，其中之一是为了“恢复秩序”而占领一个国家，另外一种诡辩则宣称，他们是为了“保护”一个国家免遭其他国家的侵略，因此才把这个国家控制到自己手里。

比如说，德国曾经宣称，它之所以占领比利时是为了把比利时从不列颠手中解救出来。那么德国以后是不是会毫无顾忌地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说：“我们占领你们是为了让你们免遭美国的侵略”呢？

今天的比利时已经被用做进攻不列颠的基地，尽管它现在正在为生存而奋战着。任何一个被纳粹控制的南美国家，永远都将成为德国进攻这个半球任何一个共和国的跳板。

还有一些人说什么轴心国绝无向西半球发动进攻的欲望。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是这种幻想才使许多被征服人民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纳粹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什么其他

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因而都应该对德国俯首称臣。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辽阔富饶的美洲一向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掠夺目标。面对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绝不能再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姿态。那股已经压榨、践踏、摧毁了如此众多国家的邪恶势力，现在已逼近我们的国门。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每天都在为如何把它拒之门之外而大伤脑筋。

两年来的经验已经确切无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姑息养奸，没有人可以通过安抚的办法使一只斑斓猛虎变成温顺的小猫。对残忍不能纵容，不能坐视不管。现在我们确信，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和纳粹言和，就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

最近几年来的历史证明：枪杀，镣铐和集中营决不仅仅是现代独裁者的权宜之计，他们已将此奉若神明。也许，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还奢谈着什么世界“新秩序”，而内心深处想的却是如何恢复最古老、最野蛮的暴政。没有自由，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希望。

今天，不列颠人民正在和他们的盟友一道，为反抗这一邪恶的同盟而奋战着。这场战斗的结果将对我们未来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我们能否“置身于战争之外”将视这个结果而定。

思考今天，展望未来，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要想使美国尽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鼎力支持那些正在保卫自己、抗击轴心国的国家，不能对它们的失败袖手旁观，也不能屈服于轴心国的胜利，等待它下一轮对我们发动进攻。

事实非常清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采取任何方针都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可是我坚信，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会赞同我所提出的方案。从眼下来看，这样做的风险最小；从长远来看，它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最大限度的希望。

欧洲人民正在保卫自己，他们没有要求我们替他们作战。他们只是请求我们提供战斗工具，提供飞机、坦克、枪支和货船，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自由、从而也为我们的安全而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这些武器，而且是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快地把这些武器交到他们手里。这样一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免于遭受别人正在忍受着的战争和磨难之苦。

美国工业界的天才们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他们已经被唤起,并将凭借其聪明才智在战斗中一显身手。手表厂、农具厂、行型活字铸造机厂、现金出纳机厂、缝纫机厂、割草机厂以及机车制造厂等等,现在纷纷转而生产起导火线、炸药包、望远镜底座、炮弹、手枪和坦克来。

可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努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生产出更多的物品。只有摈弃"照常规办事"的观念,才能完成上述目标。仅仅依靠现有的生产设备,再附加上一些国防的需要,这一目标将很难实现。

我们的防卫努力决不能受到那些担心将来工厂生产能力过剩的人的阻碍,相比较而言,我们目前的防卫努力可能失败的后果更令人担忧。

我想说明的是,我国的目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尽可能快地让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台机器、每一家兵工厂和我们所要求的任何一家工厂,都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防卫物资来。我们有劳动力,有技术和财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信心。

在此,我要向全体工厂主、经理、工人和政府雇员发出呼吁,为尽快生产出军需品,你们必须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与此同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全体政府官员也一定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中来。

必须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座巨大的民主兵工厂,其紧迫程度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要强烈。我们必须像亲临战场一样,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迫切感、同样的爱国主义热忱和献身精神投身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我深信,美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增加各种防卫物资的生产,迎击我们民主信仰所受到的威胁。

作为合众国总统,我号召全国人民都做出这种努力,我以祖国的名义发出这个号召,因为我们热爱她、尊敬她,我们为能为她服务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和荣幸。

我坚信,我们的共同事业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第三任总统就职演说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 年 1 月 20 日

自 1789 年起，每逢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人民总要赋予为合众国做出奉献以新的意义。

华盛顿就职时，人民的任务是创建和铸造一个新的国家。

林肯就职时，人民的任务是维护这个国家，使它免于从内部产生分裂。

今天，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制度，使它免遭外部因素的毁灭。

对我们而言，由于事态的急剧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稍作调整，重新进行一番审查的时候了——重新看看我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位置，重新看看我们现在以及将来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因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遭受到真正的危险。

国家的寿命并不是用年数的多少来确定，而是用人类精神的生命力来衡量的。人的寿命是七十岁，有的人活得比这个长一些，有的人活得比这个短一些；国家的寿命则完全由它的生存意志来确定。

有人对此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作为一种政体和生活制度，神秘的和人为的命运将会对民主产生各种限制或者是制约；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暴政和奴隶制将成为统治未来的汹涌大潮；自由的精神正在逐渐消退。

可是我们美国人知道，事实绝非如此。

八年前，当这个共和国的生命由于感受到某种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恐惧而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证明这不是真的。我们的确曾经处于恐惧之中——可是我们采取了行动。我们迅速、大胆、果敢地采取了行动。

后来的这若干年期间，我们的国家一直处在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之

中——这是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获得收获的季节。这些好年份使我们感受到更大的安全,而且我希望,也使我们获得更多的认识,那就是生活的理想是用物质之外的东西来衡量的。

就我们的目前和将来而言,一个民主国家能够有这样一番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它成功地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它抛弃了许多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它根据持久的原则建立了新的结构;而通过所有的这些,它将民主的实际坚持了下来。

这是因为,我们是按照合众国所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原则来采取的行动,和政府并列的各个部门仍在自由地行使着他们的职责。权利法案神圣不可侵犯。选举自由被完全贯彻下来。那些预言美国民主制度即将崩溃的人们发现,他们那耸人听闻的语言已经变成为:

民主不是在死亡。

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它复苏过来——而且正在蓬勃地发展。

我们知道它不会灭亡——因为它是建立在使全国的人民不受压制的主动精神之上的,他们携手并肩投入到一项伟大的共同事业中去——一项可以使大多数人享受到自由,并且通过自由表达来承担和完成的事业上。我们知道,民主决不会死亡,因为在各种形式的政体之中,唯有民主政体才能将人类进步意志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民主决不会死亡,因为唯有民主才能确立起各种没有约束的文明,它可以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取得永无止境的进步;我们知道,民主决不会死亡,因为如果透过问题看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它仍在向每一片大陆上蔓延——因为它是最人道、最先进,总之是最不可被征服的人类社会形态。国家像人一样有自己的躯体——它必须以我们时代的目标为标准,需要吃、穿、住、活动和休息;国家像人一样有自己的头颅,它必须要了解周围的情况,保持高度的警惕,它必须要了解自己,了解邻人的希望和需求,这个邻居指的就是一同生活在这个狭小世界范围之内的其他所有的国家。

国家像人一样不只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它还包括更深沉、更广阔、更持久的东西,这就是关系到它的前途——唤起民众最神圣地保卫现存一切的东西。

对于这件东西，我们很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来进行概括。

可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精神——是美国的信念。它是几个世纪的结晶。它来源于广大的民众，而他们则来自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些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多数却只是一些普通人，他们之所以齐聚到这里，就是致力于有朝一日可以不受约束地寻找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对民主的渴望绝非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部人类史，在古代各国人民的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它曾在中世纪燃起熊熊大火，并被英国大宪章所收录。

民主在美洲一向有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操不同语言的各种人民一向把美国视为崭新的世界，这倒不是因为它是一片新发现的大陆，而是因为所有到这里的人都坚信，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片新大陆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来——而且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新生活。

民主的生命力被记载在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公约中，被记载在《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以及葛底斯堡的演说之中。

那些最先到这里来实现他们梦想的充满渴望的人们，那些在他们身后前仆后继的人们，以及这些人的子孙们，他们都在坚定不移地、始终如一地向着一个目标努力奋进着，随着他们的探索，这个理想也在每一代人的心中渐渐成长和明确起来。

为了实现共和国的希望，既不能容忍无休无止的不应该出现的贫困，也不能无休无止地容忍自私自利的财富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必须要根据国家的资源状况和能力条件，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出更完全的安全保障、更好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多的知识储备。

可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使这个国家有衣穿有饭吃仍嫌不足，让它得到教诲和知识也不能使它得到满足。因为它还有精神，在躯体、头颅和精神三者之间，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躯体和头颅，这个国家将无法生存下去。

可是，如果美国的精神遭到了扼杀，我们所了解的美国就将荡然无存，即使它的躯体和头颅仍然可以缩到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继续苟且偷生

活下去。

那种精神——那种信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我们一起交流着。可是我们之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因为它太普通、太寻常了。它在这里,在我们的首都对我们说着话;它通过四十八个主权州的管理过程对我们说着话;它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城市、乡镇、村庄对我们说着话;它从西半球的其他国家、从大洋彼岸的国家——无论是被奴役的国家还是自由的国家对我们说着话;对于这些表达自由的声音,我们有的时候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毫不在意,因为对我们来说,自由的特权已经是老掉牙的往事了。

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曾经在他的任职演讲中做过如下预言,他的话宣布了美国的命运,现在听起来这番话似乎是针对今天——1941年——说的一样:"人们理所应当地、满怀激动地、也许是最后一次把维系神圣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使命和美国人遵命所进行的实验联系到一起。"

如果我们抛下那只神圣的火炬——如果我们让它在怀疑和恐惧之中自行熄灭——那么,华盛顿经过如此艰苦卓绝和勇敢无畏的斗争才确立起来的命运就会被我们抛在一边。为了美国的精神和信念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国防事业中做出任何牺牲。

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坚定决心是捍卫和维系民主的完整。为此,我们须振奋起美国的精神和美国的信心。

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满足于原地打转。身为美国人,我们要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为国效力,走向最前线。

严重的危险笼罩着我们国家

(前苏联)约瑟夫·斯大林

1941年7月3日于莫斯科

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生于格鲁吉亚,1899年参加革命工作,曾创办并领导《真理报》工作。1922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领导苏联人民和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大举入侵苏联,面对敌人的入侵,斯大林于7月3日向苏联人民公开发表演说,激励苏联人民奋起抗战。

各位同志!

各位公民!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陆海军的官兵们!

朋友们,我现在有话要对你们讲!

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悍然于6月22日对我们的祖国发动了进攻,目前攻击还在继续进行着。

尽管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尽管敌人最精锐的几个师和最精锐的空军部队已经在战场上被消灭了,可是敌人仍在向前继续推进着,不断增派新的部队加入到前线,投入攻击。

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的广大地区、白俄罗斯西部以及乌克兰西部的一部分地区。

法西斯的空军正在将它轰炸机的作战范围进一步扩大,莫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奥德萨以及塞瓦斯托波尔都遭到了敌军的轰炸。

严重的危险笼罩着我们国家!

我们光荣的红军居然把我们的若干城市和地区拱手让给我们的法西斯敌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德国的法西斯军队，真的就像某些大言不惭的法西斯宣传家所吹嘘的那样百战百胜吗？当然不是这样！

历史证明，世界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一支不败之师，可却接连被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所挫败。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威廉大帝统帅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百战百胜，可俄国军队和英法联军照样击溃了他们，并最终由英法联军将之一举歼灭。

今天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军队也是这样。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没有遭到真正的抵抗，它只在我国境内遭到过认真的抵抗，如果说在这种抵抗之下，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军队中最精良的几个师可以被我们歼灭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和拿破仑以及威廉的军队一样，这支军队也可以而且是必然会被我们的红军所歼灭。

至于说到我们的一部分领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一事，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斗争是在对德国有利而对苏联军队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在于，德国军队是用来作战的军队，它已经被完全调动起来，德国用来反苏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一百七十个师团，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等一声号令，随时都可以发动进攻；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动员，还需要集中到边境。这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被加以考虑，那就是法西斯德国完全不顾它会被全世界看作是进攻的一方，突然背信弃义，撕毁了它在 1939 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是不会首先违背条约的，所以我们绝不会走上违背条约的道路。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苏联政府会和希特勒以及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魔鬼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是不是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呢？当然没有！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 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条约，对此，苏联政府怎么会加以拒绝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和邻国签订这样的条约，即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希特勒以及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

吃人魔鬼。当然,签订这样的条约必须要以下列这个必要条件为前提,即和平条约既不能直接、更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尊严。大家知道,德国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一种条约。

我们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为我们赢得了什么呢?我们得到了一年半的和平时间,这使我们可以准备起自己的反击力量,在法西斯德国冒险撕毁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撕毁条约,悍然进攻苏联,它都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这使得它们的军队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处于一种较为有利的地位,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血腥的侵略者面目。

可以肯定的是,德国在军事上的短暂成功只是一个小插曲,而苏联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才是一个重大的、持久的因素,在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当中,它将会成为红军最终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国英勇的陆军,我们全国英勇的海军,我们全国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们各族人民,所有欧洲、美洲、亚洲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将对德国法西斯分子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加唾弃,对苏联政府深表同情和赞许,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战争,我国已经和最凶恶最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军队正在和用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战斗着。红军和海军正在克服着重重困难,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举世闻名,我们的反击力度正在逐步加强。全体苏联人民正在和红军一起保卫着我们的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消灭敌人,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首先,必须要让全体苏联人民对威胁我国的危险所达到的严重程度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坚决摒弃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放弃和平建设

的情绪，这种情绪放到战前是很容易理解的，可现在，当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再有这样的想法就十分有害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想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复辟沙皇制度，把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莫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组织彻底摧毁，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公爵和贵族的奴隶。这个问题关系到苏维埃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苏联各族人民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苏联各族人民是要享受自由还是要沦为奴隶，必须要让苏联人民意识到这一点，不要再对此漠不关心，要把他们都动员起来，按照新的、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战时规则来改造他们的全部工作。

其次，必须要把那些垂头丧气分子和胆小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从我们的队伍当中驱逐出去，使我们的人在战争当中无所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奴役的卫国解放战争中去。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指出：苏联人民的本质应该是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顽强、毫无畏惧、决心和我们的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军海军以及千百万苏联各族人民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美德。

我们应该按照战时规则来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一切都以前线的利益为重，一切都以消灭敌人的组织任务为重。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已看到，对于我们的祖国可以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这一点，德国法西斯是极为仇视，也极为痛恨的。苏联各族人民应该奋起反抗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国土的完整。

红军、红军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应当为捍卫苏联的每一寸国土、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把我国人民所特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精神充分展现出来。

我们应当组织起来，全面支援红军，保证最大限度地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给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助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后方，一切工作都应以这项事业的利益为前提，保证加强一切企业，生产出更多的步枪、机关炮、大炮、子弹、炮弹、飞机，组织加强对工厂、发电站、电话和电报联络的保卫修缮工作，整顿后方的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对后方造成扰乱的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以及造谣生事分子进行无情的打击！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歼敌营进行及时必要的支持。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敌人阴险狡诈，极善欺骗造谣之能事。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要受到敌人的挑唆。凡因惊惶失措或心存胆怯而对国防事业造成危险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移交军事法庭从严处理。

如果红军部队被迫撤离，所有铁路的车辆也必须跟着一起后退；不许把一部机车、一节火车车厢、一磅粮食和一加仑油料留给敌人。

农庄里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牲口都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当局代为保管，以便安全运回后方。不能撤退的一切宝贵财产，例如非铁金属、粮食和油料，务必销毁。

在敌人占领的地区，必须由骑兵和步兵组成游击部队，必须组织敌后工作小组，在各地发动游击战争，炸毁桥梁、公路，破坏电话和电报线路，纵火烧毁树林、仓库和运输工具。

在被占领的地区，要充分利用一切条件使敌人和一切通敌分子感到无法忍受。必须处处骚扰和打击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措施。

我们决不能把这场对抗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当作是一场普通的战争来看待。它不仅是两支军队之间的战争，而且也是苏联全国人民和德国法西斯军队之间的一场生死之战。

这场保卫国家、抵抗法西斯压迫者的民族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消除笼罩在我们国家头上的危险，而且还要对正在遭受德国法西斯主义铁蹄践踏的全体欧洲人民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

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决不会孤立。

在这场大战中，同样遭到希特勒式独裁者奴役的欧洲和美洲人民、甚至包括德国人民，都会成为我们的忠实盟友。

我们争取本国自由的战争，将会和欧洲以及美洲人民争取独立和民

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组成拥护自由、反抗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威胁的各国人民的统一战线。

基于这一点，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做的关于援助苏联的历史性演说以及美国政府表示即将对我国提供援助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人民必将发自真心地表示感激。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骄横的敌人很快就会感受到这一点，并受到沉重的打击。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将会和红色陆军和海军并肩作战，奋勇抵抗来犯之敌。我们的亿万群众将会挺身而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人民已经着手组建庞大的民兵部队来支援红军。

在每一个面临敌军入侵危险的城市里，我们必须应该组成这样的民兵部；发动所有劳动者组织起来，挺身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国家。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力量，击退背信弃义入侵我国的敌人，刚刚成立的国家防卫委员会已经把国家的所有权力掌握在它的手中。

国家防卫委员会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并号召我国全体人民紧密团结在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党和苏联政府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色陆军和海军，消灭敌人，争取胜利。

以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色陆军和光荣的红色海军！

以人民的一切力量来消灭敌人！

为了最终的胜利，前进！

家族的信条

(美国)小约翰·洛克菲勒
1941年7月8日

小约翰·洛克菲勒(1874—1960),生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美国石油大王老约翰·洛克菲勒之子,就读于布朗大学,后进入家族的企业工作。自1910年起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曾领导洛克菲勒医学院研究所,于1939年建立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后将纽约市的一块土地捐赠给联合国作为其总部。

本文是一篇广播演讲,曾在战争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

这些信条是我和我的夫人在努力教育全家时所遵循的原则。先父对它们深信不疑,一直把它们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而母亲则将之传授给我们。

这些信条将指导人们过得更有价值,更加幸福,指导人们更加勇敢、更加安详地去面对死亡。

如果这些信条中所包含的意义对你我而言都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或许将使我们的子女从中受到极大的指引和鼓舞。

让我把这些信条叙述如下: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个人拥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每一次机遇都意味着义务,每一种占有都意味着职责。

我相信法律是为人制定的,可人却不是为法律而制造出来的;我相信政府是人民的仆人,而不应该是人民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对生活来说,世界对任何人都是公允的,它所缺的就是给每一个人

一次谋生的机会。

我相信勤俭是有条不紊的生活所必需的，而节俭对健全的金融机构则至关重要，无论政府、商业事务或者是个人事务，都是这样。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相信诺言是神圣的，一言既出，就应具有契约般的约束力；我相信个人品质——而不是财富、权势或者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我相信为社会提供积极有益的服务是人类的共同职责，只有在牺牲的炼狱中，自私的渣滓才能被清除，人们高尚的灵魂才能得到释放。

我相信全知全能、仁慈宽厚的上帝——不论我们如何称呼，对个人而言，如果他想获得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作为，那么他就必须要和上帝的意志保持协调一致。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我相信只有爱才能压倒仇恨；我相信公理能够而且必将战胜强权。

不管如何表达，上述应该是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所代表的共同原则，不论其种族、信仰、教育以及社会地位有何等差异。为了这些原则，许多人正在经受着磨难，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只有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人人亲如兄弟，上帝亦如父兄的崭新世界。

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 年 12 月 8 日于美国国会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联合舰队向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基地珍珠港发动偷袭,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便向美国国会提出向日本宣战的建议,是为此篇演讲。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和蓄谋已久的攻击。

合众国当时和该国正处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谈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仍有很大期待。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以后的一个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以及同事仍然就美国近期致日方的信函向我国国务卿做出了正式答复。虽然在复函中声言继续现行的外交谈判似已无必要,可其中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者是武装进攻的任何威胁或者是暗示。

需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考虑到夏威夷和日本国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事先经过了数天甚至是数周的精心准备,是一场有预谋的蓄意行为。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持和平而对合众国进行了蓄意的欺骗。

昨天对于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遗憾地通知各位,很多美国人在攻击中丢掉了性命。而且根据电报得知,美国船只也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之间的公海上遭到了鱼雷的攻击。

昨天,日本政府对马来西亚发动了进动;

昨天晚上,日本军队对香港发动了进攻;

昨天晚上,日本军队对关岛发动了进攻;

昨天晚上，日本军队对菲律宾群岛发动了进攻；

昨天晚上，日本军队对威克岛发动了进攻；

今天凌晨，日本军队对中途岛发动了进攻；

如此一来，日本已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进攻的姿态。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而喻。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这将对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本身造成极大的影响。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下达指示，为了防务采取了一切措施。

可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记住这次针对我们国家所发动的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蓄谋已久的入侵，美国人民一定会凭借自己的正义力量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可以下断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更要确保自己永远不再受到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损害。我相信，我这样讲是可以代表国会和人民的意愿的。

敌对行动已经展开，毫无疑问，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正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军队——相信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愿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即星期日，日本无缘无故对我国展开卑劣无耻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不能丢掉“神圣的火炬”。

在美国国会的即席演讲

(中国)宋美龄

1943 年 2 月 18 日于美国国会

宋美龄(1897—2003),生于上海,就读于美国威斯理女子大学。1927 年 12 月在上海同蒋介石结婚,后广泛参加各种社交以及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并担任一些妇女团体、儿童福利团体的领导职务,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1974 被国民党授予“中山奖章”。1975 年赴美国就医、定居。2003 年 10 月 24 日在美国纽约逝世。

这是宋美龄应邀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上发表的即席演讲。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

对于能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而真挚的欢迎,我感到十分激动。我事先并不知道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只以为到这儿对大家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诸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可是,在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先生却对我说,他希望我和诸位说上几句话。

我并不善于即席演讲,事实上,我甚至不配被称做是一个演讲家,可我却不会因此而怯场,因为前几天我曾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见到的一些东西使我深受鼓舞,让我感觉到在座诸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讲太过苛求。诸位知道我在那里见到的是什么吗?我见到许多东西,可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①] 演讲草稿的玻璃箱,从第一份、第二份,一直到第六份,所有的草稿都摆在那里。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对他说,我很高兴获悉,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为一流的演讲家,还必须要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几乎要

① 指罗斯福总统。

为一次演讲写上十二份草稿。因此，对于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讲，我确信诸位一定会多加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一百六十年历史悠久的情谊，在我看来，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相信，有这种感觉的人决不仅限于我个人。

在此，我想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证实我的这一观点。杜立德将军曾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在返程途中，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说，当他被迫从飞机上跳伞，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看到许多当地居民向他跑过来，他就挥着手，大声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一个中国单词："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美国"这个单词在中国话里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之后，都笑着跑上前来拥抱他，那情景就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时，感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而那次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还只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曾和他们一起生活。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操着你们的语言，心里想的、嘴上说的和你们并无二致。所以当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也觉得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自己的家中，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们进行交流，或者是如果你们能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们，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在为共同的理念而奋斗着；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所揭示出的"四个自由"的精神，自由的钟声、国联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

在此，我谨向诸位保证，为实现这些理想，敝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够与贵国保持进一步的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谈，而是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全人类的真实写照。（掌声）

该如何实现这些理想呢？我想把我刚刚想起的一个小故事转述给大家听。诸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当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到大后方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蒋委员长曾经

和我一起从长沙一处前线经过。有一天,我们上衡山,山上有一处叫做"磨镜台"的著名遗迹,相传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诸位或许有兴趣听听和这个古迹相关的一些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近旁有一座古老的佛寺。一名年轻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唱念佛号,日复一日,日日不停,希望能够早日成佛。

寺里的住持于是也跟着用一块砖头去磨一块石头,不停歇地磨,一天接一天地磨,一周接一周地磨。小和尚有时抬起头来看看老和尚在做些什么,住持却只是一个劲儿磨石头。小和尚终于有一天忍耐不住,问住持道,"大师,您每天拿这块砖磨石头,到底为了什么呢?"住持答道:"我要用这块砖做一面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道,"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陀佛一样,同样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要胸怀大志,用理想来鼓舞我们的斗志,还必须以行动把理想落实到实处。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先生说,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我们的领袖就无法将这些理想落实到实处。诸位和我都必须牢记"磨镜台"的教训。

我谢谢大家。(全场掌声,议员与来宾起立)

要为自由而战斗

(英国)查理·卓别林
1943年

查理·卓别林(1889—1977),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家庭,英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导演和表演艺术家。从1919年开始一生共拍摄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八十余部喜剧片,1972年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艺术成就奖,1975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爵士封号,萧伯纳称赞卓别林是"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

《要为自由而战斗》是卓别林在他自编自导的电影《大独裁者》中插入的一段长达六分钟的演讲词。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并不是我该干的工作。我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是想对所有的人都伸出援助之手,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做人理当如此。

我们要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幸福,而不是痛苦的基础之上。我们不要互相敌视,互相仇恨。这个世界有足够大的地方让人们生存。大地是如此富饶,可以保证每个人都做到丰衣足食。

生活的道路是自由的,美丽的,可惜的是,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们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一道仇恨的壁垒,迫使我们一步步走向灾难,相互屠杀。

我们发展了速度,可是我们却把自己隔离起来;机器本应是创造财富的,可是它们反而给人们带来了贫穷;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穿了一切;我们学得更加机智乖巧,却也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我们头脑用得太多,而感情投入则嫌不足。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智乖巧,而是仁厚和温情。没有它们,人生就会变得简单粗暴,一切都

谈不上。

飞机和无线电话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其本性而言，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为了将人类的优秀本性充分发挥出来，要求全世界的人们彼此相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有千百万人听到了我的声音——千百万陷入困顿之中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牢。我要向那些能够听到我讲话的人们说一声："一定不要绝望啊！"

我们之所先要蒙受现在的苦难，就是那些因为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他们即将消亡之前发泄他们的愤恨，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终将消失，独裁者终将灭亡，他们从人民手中夺去的权力终将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只要我们不怕牺牲，自由就永远也不会消除。

战士们，你们不要去为那些野兽们去卖命呀——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命令你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想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制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作牲口，用你们充当炮灰。你们不要受这些丧失了理智的人们的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些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肚子里是机器人的心肝！可你们不是机器呀！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对人类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得不到爱的人才会去仇恨——只有那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会去仇恨别人！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斗争！《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曾经提到过：神国就在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的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的人民有能力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更有意义。那么，就让我们为了民主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到一起来吧！就让我们去战斗，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每一个青年人都有光明的前途，每一个老年人都过着安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也正是用这些谎言窃取的权力。可是他们是在说谎！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去兑现诺言。他们永远也不会这么做！独裁者们自己得到了幸福，却使他们的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为了解放全世

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弊端，为了消除贪婪、仇恨和顽固进行斗争。让我们为了建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会使我们所有人获得真正的幸福——进行斗争。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到一起！

抬起头来看看吧！抬起头来看看吧，黑云正在消散，阳光正照射进来！我们正在摆脱黑暗迎接光明的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可爱的世界。人们终将摆脱贪婪、仇恨和残忍的纠缠。人类的灵魂长出翅膀，他们就要振翅高飞了。他们飞到霓虹灯里，飞到希望的光影里，飞到未来，飞到那既属于你、属于我、也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灿烂的未来里。抬起头来看看吧！抬起头来看看吧！

在巴黎市政厅的演讲

(法国)戴高乐

1944 年 8 月 25 日于巴黎市政大厅

1944 年 8 月 25 日,巴黎解放。下午 16 时,戴高乐将军进入巴黎,来到市政大厅,对等候在那里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委员、军队以及广大巴黎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讲。

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你们站在巴黎,站在自己的家园里。是你们的奋起抵抗使自己得到解放,是你们用自己的双手使自己得到解放。现在,又有谁会把这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刻意掩饰起来呢?

不!我们丝毫也不会掩饰这种深沉的、圣洁的情感。这几分钟的意义比我们整个一生的意义都要大得多。

巴黎!被践踏的巴黎!被蹂躏的巴黎!鲜血淋漓的巴黎!可是巴黎解放了!它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在它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帮助之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获得解放的。

占领巴黎的敌人已经宣布投降,法兰西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法兰西回来了,尽管伤痕累累,却意志坚定地回来了。战争的教训使它变得更加成熟,法兰西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楚它的义务和权利是什么。

请让我先讲一讲它的义务。一言以蔽之,目前法兰西的义务就是将战争进行到底。敌人虽然在发抖,却还没有被彻底征服,他们仍然盘踞在这片土地上。尽管在友好可敬的盟军的帮助之下,我们已将敌人从家园中赶了出去,可我们却不能满足于眼前的事实。我们还要作为胜利者,理所当然地进入到他们的领土上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先锋队战士们用

战炮攻进巴黎;正因为如此,在意大利的法国军队已在南部登陆,并将迅速北上罗纳河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勇敢可敬的内地军将用现代化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为了报仇雪恨,为了伸张正义,我们必须将战斗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今天来到这里的和所有能在法国听到我们讲话的人都知道,要想将战斗继续到底,全国须团结一致。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无愧于法兰西,将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刻。法兰西万岁!

在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周年纪念日的讲话

(前南斯拉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1944年9月12日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前南斯拉夫总统。出生于克罗地亚,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学徒工及五金工人。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1938年成为主要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组成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并亲任总司令,奋勇抵抗德国入侵。1943年被授予元帅称号。1945年在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中担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战后曾组织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享有极高的国际地位。

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和26师其他部队的战士、军士、军官和政委同志们:

今天是我们最优秀的部队之一——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的诞生之日,是其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

首先,让我们向为了人民自由而在斗争中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的英雄们致以我们的敬意!

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是由一些游击小分队组成的。1941年,祖国刚刚被万恶的侵略者占领,这些游击队就勇敢地挺身而出,奋起抵抗。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走过的是一条光辉的道路,它屡建战功,功勋卓著,在许多战役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它所做出的牺牲是如此巨大,以致在突击旅刚刚成立时就加入其中的人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了。利夫诺战役、亚伊策战役、波斯尼亚中部战役、冒着严寒和大雪沿奈雷特瓦河谷的胜利进军、为了开辟道路和营救伤员而攻打防守坚固的普罗佐尔的战役、旷日持久的科尼茨战役、在缺衣少粮的困窘条件下在天寒地冻的普雷涅进行的战役、为

消灭万恶的人民叛徒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而在黑塞哥维那和黑山进行的战役——这些战役使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经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使之成为我们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突击旅之一。

在敌人的第五次攻势中,为了从敌人的包围之中突围出来,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波涛翻滚的德里刚河上架起一座浮桥。英勇的战斗充分表明,达尔马提亚的儿子们能把所有艰巨的任务踩到自己脚下。牺牲在德里纳河波涛之中的不仅仅是小伙子,还有刚刚踏上生活之路的达尔马提亚的年轻姑娘们。姑娘们的缕缕发丝漂浮在波涛之上,以此和我们诀别。这其中的含义是:要替我们报仇!在以后的历次战斗中,第一达尔马提亚突击旅都极为出色地为自己的同志们报了仇。

第一达尔马提亚旅在达尔马提亚人民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英勇斗争不仅为达尔马提亚全体热爱自由的人们增添了光彩,也使它成为克罗地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因为率先在克罗地亚揭起起义大旗的正是达尔马提亚的儿子们,正是达尔马提亚最先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子们送上了自由的祭坛。

第一达尔马提亚旅的历史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英勇斗争的历史,是我们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军旅在这场斗争中一同经历的历史,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争取自由的独立、争取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尽管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他们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为我国各族人民争得了荣誉,他们是为了盟国的共同事业在反对人类最大的敌人——德国以及其他侵略者的斗争中牺牲的。此外,和我们人民解放军所有其他部队一样,第一达尔马提亚旅在这场斗争中还充分体现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般的情谊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坚定意志。如今,这种思想已渗透进我国各个地区,渗透进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心中。

今天,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人民政权,建立起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最高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这是这场战争的伟大成果,是南斯拉夫各族优秀儿女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仅向世人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懂得如何战斗,而且也懂得如何管理自己。在整个战争期间,许许多多来自各个方面的障碍接踵而至,

阻止我国人民进行这场历史性战争的企图亦层出不穷。可是,我们最终还是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今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胜利成果已经不可动摇。

由于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进行的这场自我牺牲的战争,我们已经识破了联邦的民主新南斯拉夫大部分敌人的本来面目。那些反动分子之所以会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新的反动手段,特别是披上羊皮混进了人民解放运动的队伍之中。所以,所有珍惜这场战争成果的人都应保持最高度的警惕性。应当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密切的注视,使他们战争开始前在敌方队伍里未能实现的目标在我们今天的队伍里同样无法实现。

尽管我们曾一再声明,而且今天仍在声明我们愿意把每一个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富强的真正儿子纳入到我们的队伍之中,可是,那些投机分子以及以反人民为目的的卑劣下贱的坏分子却不会因此得到任何机会。我们正告这些人,希望他们及早放弃这种勾当,因为他们的阴谋绝无实现的可能。这场反对敌人、反对侵略者以及其走狗的武装战争还在进行之中。就在这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迫切希望那些思想诚挚的、希望我国人民拥有幸福美好未来的我们祖国的忠实儿子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之中。这场艰苦的战争过去之后,在废墟上把遭到破坏的国家重新建立起来的任务同样无比艰巨。我们的许多村庄和城市都遭到了破坏,许多村庄荒无人烟,因为它们失去了主人,他们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我们的田地荒芜了,要想克服所有的这些困难,就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人民力量都团结到自己身边,以期尽快完成这个紧迫的任务。

距离讨论我国边界问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从未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可是现在我必须要在这一问题上说上几句。我国人民曾为自己的自由、独立,为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同时也为那些在外来的奴役之下痛苦呻吟达数十年之久的我们的兄弟而战。这场战争过后,我们在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沿海和科鲁什卡的兄弟们一定要得到解放,也一定会得到解放。他们将和自己的兄弟们一起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我们大家的愿望,也是所有那些兄弟们的愿望。我

们不稀罕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将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与他人。

我们对德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军事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可是你们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会因此彻底烟消云散,相反,很多国家还需要同法西斯主义进行长期的和艰苦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沆瀣一气,如果不能给予它以彻底的、致命的打击,它迟早会卷土重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一个不希望在将来看到这场战争再度爆发、我们的人民再度忍受这种苦难的人必须履行好这项职责。

我们,今天已不再与世隔绝。我们同我们的几个大盟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他们既有义务,也有责任,可是,我们同样也有自己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必须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因为为了赢得这些权利,我们曾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我必须指出,虽然仅就领土而言,我国在我们的几个大盟国之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国,可我们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国人民在精神上是伟大的。所以,在决定各个国家的命运的这些日子里,如果我国仅被视为是第三等国家,被撇在一旁听凭别人摆布,我们将会感到很不公正,而且也不会甘心。我们要和我们的盟国一起坐到谈判桌旁,就欧洲和我国的命运问题展开讨论。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将坚持这一权利,决不放弃。我相信,我们将在这个方面赢得几个大盟国的谅解,我们的愿望和要求一定会被他们所接受,因为我国各族人民已经以最大的牺牲为代价向盟国表明了他们对共同事业的忠诚,所以他们理所应该享受到这样的权利。我们正在迎接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伟大的自由的日子,这同时也是为建立我们新南斯拉夫做出新的努力和进行新的战争的伟大的日子。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不仅会以胜利结束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而且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奋起保卫这些胜利成果,不让他们用战争换来的果实被任何人掠夺走。

我们幸福的民主联邦新南斯拉夫万岁!

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万岁!

今天仍然坚守在我国边界上的战无不胜的、英勇的红军兄弟们万岁!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在巴黎市政府广场的演说

(法国)戴高乐

1945年4月2日于巴黎市政府广场

在被命运之神挑选出来向全世界发号施令的地点之中,巴黎一向具有特别的象征性意义,在法国的土地上决定欧洲命运并进而决定世界命运的那些历史时代就更是如此。在圣日奈维耶弗击退阿提拉,预示卡塔卢尼亚战争即将胜利以及欧洲就要得救的时候,是这样;在圣女贞德袭击圣赫诺来门,并预言法国领土不仅会完全光复而且还要统一独立的时候,是这样;在亨利四世在本国首都巴黎城下宣布复国以结束宗教战争,并且向饱经忧患的基督教徒指出容忍才是真正的拯救之路的时候,是这样;在三级会议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人权宣言的时候,是这样;在1871年1月巴黎投降、普鲁士德国举国欢庆胜利,庆祝新日耳曼帝国野心实现的时候,是这样;在1941年9月那些伟大的日子里,当伽飞和加里埃尼的军队在马恩河上拯救了法国的首都,使一切自由民族的正义和权利得到保证的时候,仍然是这样;在1940年门户洞开的巴黎不幸沦入敌手,并且由于法国失去屏障,欧洲的自由濒于灭亡、全世界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还是这样。

因此,巴黎在法国战役——最后的战役中所起到的作用,其意义之重大便不言而喻了。当盟军和法军通过在诺曼底和普罗旺斯的艰苦作战开辟出一条通向被奴役国家心脏的道路、当我们的内陆军使侵略者在我国领土上的无数据点上陷于瘫痪之中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们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巴黎会怎么样呢?"当然,所有的人们(包括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在内)都知道,敌人四年来的压迫并没有扭曲首都的灵魂,那些叛乱行为不过是一些健康身体中的卑劣泡沫罢了。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商店、工厂、车间和办公室以及建筑工地,市民们不顾可能会遭受枪击、严刑拷打以及被监禁的危险,进行了英勇无畏的顽强抵抗。自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消

息传播开来之后，无数颗心立时便想到了这座气势恢弘的城市，希望它能像多少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发生重大事件时一样，做出一番辉煌的成就来。

巴黎业已将这一辉煌的事业胜利完成。这就是巴黎的解放。巴黎的解放是巴黎用自己的双手发动的，是在法国一支强大部队的支援下完成的，广大民众的同心同德和满腔热情为之提供了积极的保证。可是，在一种纯属巧合的作用之下，巴黎的解放还具有了另外一种意味，这种意味将在法国史上成为一种完美的杰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近乎神奇的功绩。

这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法国人，不论是男是女，在四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在残暴和屈辱的深渊中，为了能在奋斗和痛苦的时刻得到援助力量，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着解放巴黎，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不但要使巴黎的解放在我们发自肺腑的快乐中完成，而且还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每时每刻都希望以巴黎的解放来为我们的失败和灾难一雪前耻，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声宣布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得到了实现。

在勇敢的警察的率领之下，战斗首先由巴黎的古老心脏——旧城展开，随后由内地军扩展到二十个区，这些内地军是围绕着指定的军官和经过长期训练的骨干组建起来的；在全国抵抗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的一致拥护下，共和国政府的委员们按照预定计划领导了这场斗争。这两个组织把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倾向的优秀分子紧密团结到自己身旁，经过无数的街垒战和小规模战斗，终于把德军逼迫到远离我们街道、广场和林阴道的地方。他们用武力攻下侵略者们的据点，把躲避到堡垒中心的德国驻军层层包围起来；一个法国的装甲师也在这时加入到战斗行列之中，这个师是从乍得湖畔赶到俄恩河来的，它横穿沙漠，越过海洋，经历了充满战斗、牺牲和光荣的四年，并且恰好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前来支援巴黎。它先是突破了敌人在南郊的防线，与城内起义的战士们并肩作战，把敌人压回到他们的堡垒之中，并迫使其在无奈之下只得投降，然后又将从诺尔省赶来的敌人增援部队击退或歼灭；最后，在到处飘扬的三色旗中，在全城欣喜若狂的氛围中，共和国政府满怀着民族的骄傲，重新在自己的首都光荣地建立起来；所有的这一切，一幕接着一幕，一场连着一场，就像是一场经过精心彩排的演出一般。是的，无论从巴黎解放的哪一个方面来看，它都不愧为法国的首都。

法国民众坚决拒绝放弃,在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受尽折磨,为打击敌人而进行的地下活动,以及在敌人的监狱里或绞刑场上为了法国受尽苦难——所有这些行动的意义和价值随着巴黎的解放突然显现出来。自1940年6月起,为使法国能够继续抗战,为了挽救它的荣誉,使全国人民在必胜的信念之下团结到一起,促进国家尽早统一并且逐渐恢复它的力量,为保证其前途而进行奋斗的效果随着巴黎的解放同样日趋明显。巴黎的解放,使浴血抗战的英勇士兵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们有些是成年累月地、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地在法兰西帝国的各个角落里为进行非洲战役、意大利战役和法国战役组织到一起来的,有的则在我国本土为进行游击战和解放战争而召集到一起,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佩带着同样的洛林十字,都希望重新组织起强大的法国军队。就在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这支军队获得了重生,战士们斗志昂扬,军旗也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本色。就在我现在讲话的当儿,这支军队正在施派耶尔和巴塞尔之间跨过莱茵河,同时还坚守着阿尔卑斯战线和大西洋战线,并且在印度支那牵制着日军。

可是,在房屋化为废墟、鲜血流淌成河、物资急剧匮乏的欧洲上空,当胜利女神仿佛已展翅飞来的时候,当军队面临决定性一战,当被战争风暴击散的男男女女渴望团聚的时候,法国清楚地意识到:为了彻底消除这场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战争给它带来的灾难,它要走的路还相当漫长。

我在这里明确地宣布:就如同我们经受的灾难一样,我们面临的任务同样艰巨。在物资方面,我们的经济设备中不仅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过时,而且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无数的房屋、工厂、车间、车站、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几乎完全失去了效用。我国人口本来就非常少,而青壮年死伤尤为严重,为了完成国家复兴的伟大任务,我们必须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就是,只有遵循严肃国家的纪律,进行艰苦卓绝的劳动,我们才能使这一梦想化为现实。

在精神方面,分裂的倾向依然明显,我们应不惜任何代价来铲除它。因为受到侵略的缘故,法国人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几乎每一次内战过后,敌人总会以最快的速度

乘虚而人。各个党派只会唱高调,一味追求私利!我们应该少说话,多办事!面对真正的分歧,我们当然不能轻言放弃,保持缄默,可是那些使我们互相对立的因素还是越少越好!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之中,为了获得必需的一切,为了取得我们应该占有的国际地位,从内部考虑,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坚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付出与收获总是成正比的。此外,这些平凡的条件尽管看起来显得很困难,可至少要比只存在于虚幻之中的环境要好一些。当然,面对朋友,我们理应表示出我们的诚挚之情!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将良知和正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不分大国小国,彼此互相尊重,并凭借力量和勇气建立起一个世界组织,从而使人类的和平和个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实际环境的困难和不便对我们并无负面影响。因为对我们这样一个不喜欢骄奢淫逸和安逸生活的民族,对我们这样一个已经完全觉醒、锐意进取的国家来说,羁绊和磨难总比爬缓坡要强得多。

啊!如果法兰西民族没有证明自己有能力恢复自由以及大国地位,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说这些话。如果法兰西民族在沦亡之际不思反抗,甘做亡国奴,如果敌人的压迫只是使它更加驯服,如果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所引发的只是恐慌和哀叹,而不是使勇士们纷纷奔赴沙场,如果法兰西民族面对自己的悲惨、废墟和困窘,身陷内战的毁灭性的紊乱之中不能自拔,人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悲观绝望之情就会乘虚而入。可是,我们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软弱情绪,相反,在考验我们的天空里,象征着我们强大以及复兴的五色祥云正在冉冉高升。

我国人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从未放弃过对希望的坚守。恐怖、流言、堕落等等越是想拖垮我们,我们的勇气、智慧和忠诚就越是充沛。自从援军来到法国领土、第一声枪炮响起之际,法国的所有枪口便齐刷刷地指向了敌人。最后,为了使我们彻底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需要我们克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牺牲,只能使全国更加团结一致。关于这一点,巴黎提供的证明比其他任何地点都更加清楚。

就在刚才,市议会主席先生已经宣布巴黎市要参加解放同志会,再过一会儿的时间,我将有幸当着大家的面授予同志会的会徽,法兰西共和国

政府同意同时表彰巴黎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所立下的累累战功，并以全国的名义向巴黎表示，我们对于它将在民族复兴的神圣事业中起到无愧为首都的模范作用这一点深信不疑。

巴黎，为了法国的解放，为了荣誉，为了胜利，我们接受您为我们的同志！

在巴黎英国军事博览会揭幕典礼上的演说

(英国)蒙哥马利

1945年5月25日于巴黎

蒙哥马利(1887—1976),出生于伦敦一个牧师家庭。1907年开始军旅生涯,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爆发后,蒙哥马利率军进入法国,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1941年先后任第5军、第12军军长,12月又升任东南军区司令。1942年8月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扭转了北非战局。从此声名大振。1944年6月,参与指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9月,晋升为陆军元帅。战后,历任英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英军总参谋长、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副司令等职。

一、今天能在贵国有名的首都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也感到非常愉快。这座美丽的城市可以说是我们欧洲悠久历史的浓缩。可说来惭愧,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访问过巴黎了。

二、今天我将在此主持英国军事展览会的揭幕典礼,通过这个展览会,我们打算向你们表明大英帝国三军部队在这场战争中所起到的一些作用,而在目前的欧洲,这场战争已经幸运地结束了。

战争初期,英法两国都遭受了一些严重的创伤,在我们的敌人当中,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创伤足以致命。可是大英帝国不但经受了这些打击,并且还在适当的时候组织起它的反击来。

法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法国本土遭到侵略者铁蹄无情的蹂躏。可是,国家可以被占领,战斗的民族精神却不可阻遏。斗争在各个地方得以延续,随着时间的发展,它渐渐蓬勃兴旺起来。

法兰西精神是永存的。神圣的火焰永不会熄灭。人们会使这团火焰继续熊熊燃烧下去。当你们和盟国把敌人从洒满鲜血的法国土地上驱逐

出去之后，这团火焰终于从深渊底下喷涌而出，这就是你们有资格引以为自豪的法国的光辉史篇。

向法国士兵致敬！向所有并肩战斗的战友们致敬！

三、在法国军人中，我有许多朋友。这其中我最了解的就要数勒克莱尔将军了。这位勇士率领一支小部队在中非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战斗，随后于 1943 年 1 月在的黎波里加入到第 8 集团军中来。并没有人强迫他非要听从我的指挥，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愿。在马雷特、在进军突尼斯，以及在非洲战事结束前的助阵中，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法国军人的绝佳经历，也是一个典范。

四、可我今天要讲的，不仅仅是贵国的军人，法国的解放同样使我们重新获得了取之不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法国的天才人物有拉辛、塞尚、柏辽兹和巴斯德，他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一如我们英国的莎士比亚和牛顿。

在这个时刻，欧洲需要法国。我们不但需要你们的军人、作家、科学家，同时还需要你们法兰西家庭生活中那种简朴而又不朽的美德。

法国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影响绝非偶然。伟大的艺术只能生长在战斗的人民中间，而法国人民就是一个战斗的民族。

五、在彻底击败德国之后，你们重新把握了法兰西的历史命运。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英法两国一直视彼此为仇敌，今天，让我们并肩前行。

法兰西万岁！

在“密苏里”号上的演说

(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45 年 9 月 2 日于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美国五星级上将,生于阿肯色州小石城。1903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1950 年指挥发动朝鲜战争,任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后因战事不利被解职。

参战各国的代表们,我们今天齐聚于此,缔结一份庄严的协定,希望和平的曙光能够重回大地。因理想和观念的差异而导致的争端已在世界战场上得到解决,不需再由我们进行争论和辩解。我们此番是代表多数民众而来,所以尽可以将所有的猜疑、恶意以及仇恨置之脑后。我们——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只有上升到更崇高的尊严境界,才会与我们即将从事的神圣目的相一致,使我们的全体民众得以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信守他们在这里要正式承担的职责。

我的殷切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希望,是要从这个尊严时刻开始,在过去的流血和杀戮中探索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建立在信义和互谅互让精神基础之上的世界,奉献于人类尊严和最应为人类所珍视的愿望——自由、宽容和正义——之实现。

由日本帝国武装部队提出并准备接受的投降条款,就摆放在你们面前的投降文件里。

作为盟国最高统帅,我郑重宣布,依照我所代表的各国传统,我将在正义和容忍的精神指导之下,正式履行我的责任,同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保证投降条件能够被完全地、迅速地、忠实地得到贯彻执行。

(在所有参加仪式的代表都签完字之后)

让我们祈祷全球恢复和平,愿上帝永远保佑和平,仪式到此结束。

(麦克阿瑟随后对美国人民进行广播演说)

今天,枪炮沉默了。一出人间悲剧结束了。一次伟大胜利降临了。天空不再滴落死亡之雨了。海洋只通过交往贸易了。人们可以在阳光下挺直腰板四处行走了。全世界安宁地处于和平状态之中了。神圣的使命业已宣告结束。在此,我谨代表成千上万沉默无言的嘴巴,向你们、向人民汇报这一情况,而他们已经在丛林中、在海滩上、在太平洋的深水中永远地沉寂无声了;我还代表着千百万返回家园接受未来挑战的无名勇士的声音,为把未来从灾难的边缘拯救出来,他们披荆斩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从巴丹和科雷吉多尔那些严酷的日子以来,全世界都生活在惊恐之中,民主政治处处居于守势,现代文明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每当回想起这段曲折漫长的坎坷之途,我就不由对仁慈的上帝感激万分,正是他,将迎取胜利所必不可少的信仰、勇气和力量一一赐予我们。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也品尝到胜利的喜悦,并深深体悟道:回头路决不可取。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在和平的年代里努力维护用战争赢得的东西。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摆到了我们的面前。甚至胜利本身的教益也使我们对未来的安全和文明的继续生存深感关切起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战争潜力的破坏性是如此巨大,我们传统的战争观念必须要进行修正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人类从诞生之初就开始寻求和平。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采取了种种方法,企图构建出一种国际作用,以此来防止或者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最初就单独的公民而言,的确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可是更大范围的工具构成却几乎从未收到过任何成效。军事同盟、权力制衡、国际联盟都一一归于失败,到最后只剩下战争成为唯一的选择。

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设想出一种规模更大、也更为公平的制度,那么最后的生死决战势必难以避免。这主要涉及神学问题,而且与过去两千年来伴随着科学、艺术、文学以及一切物质和文化

发展等方面几乎无可比拟的突飞猛进同时发生的精神复兴和人类品德改进问题紧密相连。如果我们想使肉体得到拯救,就必须在精神方面做出相应举措。

在今天的东京,我不觉回想起九十二年前我国海军准将培理。他希望通过对世界的友谊、贸易和交往,掀开闭关锁国的帷幕,使日本走向开明和进步。可是遗憾的是,由此而得到的有关西方科学的知识却被铸造成了一种压迫人民和奴役人民的工具。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乃至思想自由都通过诉诸迷信和使用武力而被剥夺了。在原则性的波茨坦宣言之下,我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把日本人民从被奴役的境况之下解放出来的义务。我们希望通过军队复员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步骤,彻底摧垮日本的战争潜力,使上述承诺得以尽快地兑现。

如果引导得当,日本民族的活力将会在纵的方向而不是在横的方面获得极大发展。如果这个民族能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转移到建设上来,国家一定可以从目前这种悲惨的境遇中摆脱出来,受到世人的敬仰。

一个全新的、解放了的世界的前景已来到太平洋盆地。今天,自由处于守势,民主政治正在前进。今天,亚洲那些摆脱了枷锁的人们正在和欧洲一样,远离恐惧的骚扰,充分品尝着自由的乐趣。

美国正试图将菲律宾塑造成亚洲新自由世界的模型。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向世人证明,东方各国人民和西方各国人民完全可以做到互相尊重、相互受益,携手并肩,共创未来。我们在那里的统治权的历史使东方人信心倍增。

因此,我的同胞们,今天我要向你们报告的是,你们的子女以美国海陆军军人那种特有的沉着、谨慎和坚定的战斗精神完美地、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种精神,与敌人的仅由虚构的神话支撑起来的狂热截然相反,是以历史真实的传统为根基的。他们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取得最终胜利的源泉所在。他们正在回国,请关心他们。

最后一次演讲

中国(闻一多)
1946年7月15日于昆明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学者、革命民主战士。1922年赴美学习,回国后在各高校任教,曾出版诗集《红烛》、《死水》,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有着深入研究。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15日,在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不料刚刚走出校门便遭到特务暗杀,造成震惊国内外的"李闻惨案"。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我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的鼓掌)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是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我们的新闻被封锁着，不知道美苏的开明舆论如何抬头，我们也看不见广大的美国人民的那种新的力量，在日渐增长。但是，事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其次，反动派干得太不像样了，在四外长会议上，才不要中国做二十一国和平会议的召集人，这就是做点脸色给你看看，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支

持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忍耐,和国际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的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鼓掌)

良心宣言

(美国)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
1950年6月1日于美国参议院

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1897—1995),1949至1973年,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任缅因州参议员,肯尼迪在1963年称她是"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布什总统于1989年授予她总统自由勋章。

1950年,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煽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清除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运动,其卑劣行为受到参议院谴责。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先是与查尔斯·托比、乔治·D.艾肯、韦恩·L.摩斯等其他六名共和党议员共同签署了这份旨在反对麦卡锡策略的《良心宣言》,然后于1950年6月1日在参议院为该宣言发表演说。

主席先生,我想就目前的严重局势发表一下简短的意见。现在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种恐惧和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很可能会使我国滑向灭亡的边缘,使我们美国人所钟爱的一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尽量说得简短一些,因为不负责任的尖刻言词,自私自利的政治机会主义态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不可因为我的长篇大论使它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主席先生,此刻,我是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在讲话,是作为一名妇女在讲话,是作为一名美国参议员讲话,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在讲话。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美国参议院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议员豁免权盾牌的保护之下,审议的性质却屡屡遭到贬斥,现在的参议院已经变成了发泄私恨、诽谤人格的最好的舞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论那个人是谁,只要他的行为或动机与美国人不相一致,我们都可以在参议院辩论中不加选择地、直接或者是间接地加

罪于他，而且根本就不给他一点依法纠正我们错误的机会；可是，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指责某位参议员，说他的行为或动机也是如此的时候，就会有人以违反议事规程为由让我们闭嘴。

奇怪的是，我们竟能肆无忌惮地对他人恶语中伤，却又受到充分的保护，我们竟然可以在议席上置同样性质的批评于不顾。毫无疑问，美国参议院应该保持宽阔的胸襟，应该可以接受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毫无疑问，既然我们经常“给予”院外人士以强烈的批评，那么我们就应该坦然面对他们对我们同样性质的批评。

我认为，现在是美国参议院和参议员真正做一些反省的时候了；是该扪心自问该如何对美国人尽职以及如何使用个人权力和特权的时候了。

我认为，现在是该记住我们曾经宣誓要坚持并且捍卫的宪法的时候了；是该记住修正后的宪法不仅要维护言论自由，而且要维护陪审式审判，而不再是指控式审判的时候了。

无论是在法庭受到刑事起诉，还是在参议院受到人格起诉，对于那些被毁掉生活的人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之中那些高喊着美国主义并肆意诽谤他人人格的人，屡屡在自己的言行之中将美国主义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忘得干干净净——

批评的权利；
持有不合时宜的信念的权利；
批评的权利；
独立思考的权利。

在行使这些权利的同时，不应使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的名誉或者是生存的权利受到损害，不能因为他碰巧认识某些持有不合时宜的信念的人，就背负上丧失名誉或者是丧失生计的危险。我们之中谁不认识这样的一些人呢？否则的话，我们谁也不能说灵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否则就会给思想控制乘虚而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对于不敢吐露真实思想，以免在政治上被对手指控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是法西斯主义者，美国人民感到十分恐怖和失望。美国的言论自由已

经今非昔比。正是某些人对自由言论的任意践踏,才使得他人无法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眼睁睁地看到无辜之人横遭诬陷,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美国人民深感憎恶和厌倦。可是已有不少案例得到了证实,比如说阿麦雷西亚案、希斯案、柯普隆案、葛尔德案,足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不信任感和深深的猜忌:人们深恐那些尚未得到证实的耸人听闻的指控中可能包含着几分真实。

作为一名共和党人,我要对坐在过道这一侧的我的同事们说的是,共和党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要比林肯时代还要艰巨。当时的共和党勇敢面对挑战,在内战中成功崛起,不仅成为一个与浪费严重、计划不周进行坚决斗争的政党,而且还成为捍卫国家统一的勇敢斗士。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已在心理上被恐慌和猜忌弄得四分五裂,而美国参议院正是这种恐慌、猜忌情绪的发源地,对周围的环境茫然无知,却对一切胡乱猜疑的态度就像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开来。面对着今天这个浪费严重、推行不周计划的民主党政府,历史上的一幕有望重演——共和党将有机会再次成为捍卫统一和克勤克俭的勇敢斗士。

现任民主党政府的历史已为我们提供出充足的竞选争论问题,使我们没有必要再求助于政治上的烟幕弹。正是因为民主党政府在政治领导上的软弱无力,才使得美国世界领袖的地位迅速沦丧。

美国人民已经被民主党政府日复一日、自相矛盾的严重警告以及信誓旦旦的承诺保证搞糊涂了。这充分表明,民主党政府已成为一只迷途羔羊,茫然不知所措。

因为洋洋自得,所以民主党政府才会对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威胁麻木不仁;因为重要官员将国家机密泄漏给俄国,他们更是失去了美国人民的信任。我们用不着引用那些未经证实的指控,大量已被证实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有的这一切已使美国人民充分意识到:现在已经到了变革的时候;只要共和党最终取胜,国家安全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而一个明显的事实则是,只要这个国家仍在无能的现任民主党政府的掌管之下,它的灾难将会继续下去。

可是,如果共和党政权信奉的是一种不正派、在理性上亦不诚实的政

治哲学,那么用这样的政府取代民主党政府对国家同样是毫无益处可言。美国需要的是共和党的彻底胜利。我不希望看到共和党是在诬蔑他人的四骑士——恐惧、无知、偏执和诽谤——的帮助之下去赢得政治上的胜利的。

可是对于共和党政府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我却心存疑虑,道理很简单,我不相信美国人民会拥护一个将政治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党。至少我们共和党人就不会为了赢得胜利而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不希望看到共和党通过这种方式取胜。如果是那样的话,胜利对共和党而言不过只是过眼云烟,对美国人民来说,那将意味着真正的失败。毫无疑问,它最终必将导致共和党和两党制走向灭亡,而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权利,免遭一党专制之害,两党制是我们最好的保障。

作为少数派政党的成员,我们没有资格为我国政府制订政策。可我们却拥有以下责任: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澄清问题,以认真负责的公民行动减缓恐惧。

作为一名妇女,我想知道的是,当母亲们、妻子们、姐妹们、女儿们得知她们的家人在参议院辩论中遭到政治攻讦,她们会作何感想——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使用"辩论"一词的。

作为一名美国参议员,我对参议院被用做散布不负责任、耸人听闻的传闻的公共讲坛无法感到自豪;对从走道这一侧肆无忌惮地抛出来的、没有经过证实的指控无法感到自豪;对走道另一侧显而易见是装腔作势、轻浮、旨在报复的反诉无法感到自豪。

对于参议院已在事实上被用做造谣中伤的场所,用做以牺牲他人名誉和国家统一为代价换取政治利益的场所的现状,我深为不满。对我们从参议院议员席上对外界人士大肆诽谤,而自己在国会豁免权的保护之下,稳稳坐在参议院议员席上,不受任何批评的做法,我更是无法感到自豪。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既不希望看到民主党政府粉饰太平,遮遮掩掩,也不希望看到共和党人恶意诽谤,进行政治迫害。

人类将永远生存下去

(美国)威廉·福克纳
1950年12月10日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也是最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之一,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一个庄园主家庭。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10月创作完成的《喧哗与骚动》为其代表作,其他作品还有《我弥留之际》、《圣殿》、《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一生共创做出二十二部长篇小说和七十多部短篇小说,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于他对现代美国小说的高度艺术性做出了强有力的贡献",1949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是1950年12月10日,威廉·福克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做的答谢词。

我以为,这个奖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所从事的事业——我用毕生的心血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我从事这份事业,既不为图名,更不为图利,只求能够以人类精神为素材,创做出一些以前从来也没有出现的东西。所以,我只是暂时负责保管一下这些奖金罢了。说到奖金,要想找到一个和设立这个奖项的本来目的以及意义相匹配的捐赠机会并非难事。面对我所获得的荣誉,我愿意采取相同的处理办法。此外,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已经献身于表现人类精神苦痛的先生们、女士们——有朝一日,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像我一样站在这个领奖台上——讲几句我的感受。

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身心恐惧。这一恐惧由来已久,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全然没有顾及精神问题。我们能够想得到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何时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是因为这一点,现在的男女青年在进行写作时,已经完全忽略了人类在进行激烈的思想冲

突时所展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因为只有涉及这些问题,才可能会产生出好的作品,因为只有它们才值得你去进行创作,才值得你呕心沥血去创作。

每位作家都应该充分地意识到:世上最卑劣的行径莫过于怯懦,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他应该把它彻底忘掉,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到对人类永恒的感情和真理——爱情、荣誉、怜悯、自豪、同情和奉献精神的关注上。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如果说在他的作品里缺少了这些古老而普遍的要素,他的作品将注定无法流传久远。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他最终必将一无所获,因为他所描述的不是爱情,而是淫荡;在他描写的失败中,人们并没有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写的胜利对人们也没有任何希望可言。更糟的是,里面根本就没有怜悯和同情。因为他没有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死亡感到悲伤,故而他的哀伤之情显得是那样的肤浅和虚伪。总之,他所创作的作品并非至情至性之作。

他只有在认清那些真理之后,才能俨然以万古不朽之躯来进行文学创作。我不相信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说人类真的可以不朽,是因为人可以世世代代地繁衍下去,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最后那个血红的、逐渐消退的黄昏中,世界末日的钟声从退潮后凸现出来的岩石那边响起并且消失时,还会有一点声响,是他那微弱的、不息的声音还在继续着。我不相信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人类不仅要生存下去,而且会更加卓尔不凡。要想做到这一点,使人类不朽,并非只因他在万物之中能够发出绵延不绝的声音,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心灵,有同情心,有奉献以及忍耐的精神。而诗人、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他们有权利帮助人类升华精神世界,唤起人们曾引以为自豪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及奉献精神,使人类永世长存下去。诗人的作品不只记录人类的历程,它还是帮助人类生存及超越一切的栋梁与支柱之一。

历史将判我无罪(节选)

(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
1953年10月10日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革命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曾做过律师。经过长期斗争,推翻了美国在古巴的傀儡巴蒂斯塔的统治,建立了古巴新政权。

1953年7月26日,二十七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爱国青年学生攻打奥连特省首府圣地亚哥市郊的蒙卡达兵营等目标,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起义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卡斯特罗被捕入狱,被判十五年监禁。在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时,他做了《历史将判我无罪》的辩论演讲,成为发动革命和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宣言书。本文节选的就是他辩护词的开头与结尾部分。

各位法官先生:

从来也没有哪个辩护律师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过工作,也从来也没有过哪一个被告遭受到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和被告同为一人。作为辩护律师,我甚至连看一眼起诉书的权利都没有;作为被告,我被关闭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单人牢房里已达七十六天之久,这是与一切人道和法律的规定都背道而驰的。

讲话人对于幼稚的自负有着敏锐的警觉,没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谈,做出什么耸人听闻的举动。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担任自己的辩护人,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完全被剥夺了受辩护的权利;第二,是因为只有那些感情最为真挚的人,眼看着祖国遭受如此深重的灾难、正义遭到无耻践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场合讲述出凝结着真理的肺腑之言。

并非没有慷慨的朋友愿意为我辩解。哈瓦那律师公会把本城律师公

会的主席、一位有才干有勇气的律师——豪尔赫·帕格列里博士指定给我,可是他却无法执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来看我都被拒于监狱门外。只有在过了半个月之后,在法庭的干预之下,他才被允许当着军事情报局一个军曹的面和我谈了十分钟。照常理来说,一个律师和他的当事人单独进行交谈,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事情,可是在这儿却是一个例外,一个做了战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铁石心肠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法理人情之类的字眼。对于我们出庭时的辩护策略进行的这种卑劣的刺探,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感到忍无可忍。难道他们提前就想知道我们准备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击破他们就蒙卡达兵营事件挖空心思捏造出的无耻谰言,用什么样的方法揭露他们竭力掩盖的事实真相吗?于是,当时我就决定由我本人运用我的律师资格,进行自我辩护。

军事情报局的那个军曹在听到这条情报后,向他的上级做了汇报,这使他们异常恐慌起来,就像受到哪个调皮捣蛋的促狭鬼的捉弄一般,意识到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行将破产。诸位法官先生,被告可以进行自我辩护是一项在古巴有着悠久传统的神圣权利,他们为了剥夺我的这项权利,对我施加了多少影响,想必你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法庭决不能向这种企图低头,因为这实际上将被告置于毫无保证的境地之中。被告现在行使这项权利,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决不会因任何理由而有所保留。我认为有必要首先详细解释为什么要对我实行野蛮的隔离,为什么限制我说话的权利?为什么?诚如法庭所知,要阴谋杀害我;还有什么严重的事件是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的;在本案中发生的一系列离奇古怪的事件其奥妙何在?这就是我想清清楚楚地予以表白的事情。

……

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的理由要比检察官先生用来论证要求宣判我二十六年徒刑的理由充分得多。所有的这些理由都指向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着的人们,对于那些残酷地压迫、践踏和掠夺人民的人而言,则无一帮助。巴蒂斯塔是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用叛变和暴力破坏了共和国的法律之后上台执政的,他的政权怎么能是合法的呢?怎么能把一个压迫人民和沾满血迹以及耻辱的政权视为合法的呢?

怎么能把一个把社会上最保守的人、最落后的思想以及最落后的官僚制度都搜罗进去的政府视做革命的呢？又怎么可以把肩负着保卫我国宪法使命的法院的最大的不忠诚的行为，在法律上视为有效呢？他们有什么权利把那些为了祖国的荣誉奉献出自己鲜血和生命的公民送到监狱去呢？在全国公民看来，这些事情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在真正的正义原则看来，同样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况且我们还有一个比其他任何理由更为有力的理由，即：我们是古巴人，身为古巴人，这是我们的义务，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意味着犯罪和背叛。我们为祖国的历史而骄傲；我们在小学时就接触到了祖国的历史，在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又不断听别人谈起自由、正义和权利。我们的长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我们以我们的英雄和烈士为楷模，学习他们的光荣榜样，塞斯佩德斯、阿格拉蒙特、马塞奥、戈麦斯和马蒂，这些是我们自幼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泰坦曾教导我们说：祈求换不来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就只能靠利剑的力量。我们知道，为了教育他们的国民，我们的先驱者曾经在《黄金书》中告诉我们说："凡是对不正确的法律言听计从，并听任随便什么人任意践踏他的祖国的，凡是这样辜负祖国的，都不是正直的人……就像必定有一定数量的光明一样，这个世界上必定有一定数量的荣誉。有小人的存在，就一定有另外一些肩负着他人荣誉的正人君子。正是他们这些人奋起运用武力，对那些夺取人民自由、也就是夺取人民荣誉的人发起攻击。这些人代表了成千上万的人，代表了整个民族，代表了人类的尊严。"……人们教导我们，10月10日和2月24日是光荣的、举国欢庆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古巴人民奋起打碎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的枷锁；人民教导我们，我们要热爱、保护美丽的独星旗，每天晚上唱国歌，我们从歌曲中获知，生活在枷锁之下就等于蒙受耻辱，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我们学会了这一切，并且牢记在心，尽管在今天的古巴，人们因为想把从摇篮中就学会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不断遭到杀戮和监禁。我们出生在祖先留给我们的自由国家之中。除非我们的国家沉入海底，否则我们不愿意沦为任何人的奴隶。在我们的先驱者百年诞辰的今天，我们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似乎即将消亡，对他们的怀念似乎一去不回。多么可耻呀！可是他还活着，他还没有死去，他的人民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尚的，他的

人民忠于对他的怀念！有的古巴人为了捍卫他的主张倒了下去，有些青年人为了让他继续活在祖国的心中，心甘情愿倒在他的墓前，奉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古巴呀，如果你背离了你的先驱者们的足迹，你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我的辩护词即将结束，可是我不像一般律师通常做的那样，要求还被告以自由；当我们的伙伴们在松树岛遭到可恶的囚禁时，我是不会要求自由的。你们让我们在一起吧！在一个罪犯和强盗充当总统的共和国里，正直的人们遭到迫害，含冤入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对于各位法官大人让我把话讲完，而没有卑劣地打断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对你们没有私怨，我承认你们在某些地方是人道的，我也知道本法庭庭长一生清白，虽然他迫于现状不可能不做出不公正的处罚，可他对于这种现状的厌恶还是相当明显的。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亟待在法庭上得到解决，这就是七十个人遭到谋杀的案件——我们所知道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屠杀。凶手直到现在还手持利刃逍遥法外，对公民们的生命造成经常性的威胁。如果出于怯懦，或者受到阻挠不能对他们绳之以法，同时法官们也不集体辞职，我将为你们的荣誉感到惋惜，同时也为司法制度遭到空前的玷污而深感痛心。

说到我自己，我知道我将在狱中和其他人一样遭到各种折磨，狱中生活将充斥着卑怯的威胁和残暴的拷打，可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夺去我七十个兄弟生命的可耻的暴君的狂怒一样。

对我进行宣判吧！我不在乎。历史将判我无罪。

让原子能为和平服务

(美国)德威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1953年12月8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

德威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前总统。出生于得克萨斯丹尼森城。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北非和地中海盟军总司令、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等职。亲自指挥了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1944年12月,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战后出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陆军参谋长,一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至1952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在1953至1961年间,连续两届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任美国第34任总统。任职期间,以保守主义态度对待国内经济问题,注重改善社会生活秩序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国际上,力求在军事、政治各方面保持美国与苏联竞争的优势。

这是德威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12月8日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演说。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选用这种在某种意义上全新的语言来进行讲话,实属万不得已之举。我戎马半生,如果可以进行主动选择,我是决不会选用这种语言的。

这种新的语言就是原子战争的语言。

原子时代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对于这种与自身命运休戚相关的事态的发展,所有人都应该或多或少地表示出自己的关注。事实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世界各国人民渴望通过理智的方式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那他们就必须要对今天这个客观世界的重要事实进行必要的掌握。

我所陈述的有关原子能的危险性和威力，必然只能以美国的情况为依据，因为这是我唯一能掌握的确凿事实。当然，用不着我多说，大家也都很清楚，原子能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绝不仅仅限于一国。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国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从一九四五年那一天开始起，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利坚合众国一共进行了四十二次爆炸试验。

今天原子弹的威力，较之原子时代初期这种武器的威力，已经超出其二十五倍以上，而氢弹的威力则大体与几百万吨的 TNT 相当。

当然，美国贮存的原子武器每天都在增加，现在，它的爆炸力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战区所有飞机和所有大炮投掷或者发射的全部炸弹和全部炮弹的总爆炸力还要超出许多倍。

现在，一个空军作战单位——不论是以水上还是以陆地为基地——都能把爆炸力足以超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在英国领土上的全部炸弹的破坏性武器投射到任何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去。

原子武器的变化也同样体现在体积上和品种上。原子武器发展如此迅速，以致现在它在我各军军种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军备。在美国，无论是陆海空军还是海军陆战队，都有能力把这种武器投入到军事用途之中。

可是可怕的原子秘密和恐怖的原子威力，却并非为我们一国所专有。

首先，我们的朋友和盟国英国和加拿大都洞悉其中的奥秘，它们天才的科学家们在我们最初的发现以及对原子弹的设计上，都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苏联也知道这个秘密。

苏联已经告诉我们，近些年来，它们已经动用了大量资源来制造原子武器。它们还在此期间试爆了一系列的原子装置，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热核反应装置。

如果说美国还曾一度拥有所谓的对原子力量的垄断，那么这种垄断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虽然我们起步较早，在数量上的优势也很明显，可今天的现实却包含着两个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事实。

第一，现在仅为几个国家拥有的知识，最终势必会为其他国家（甚至

是全部国家)所拥有。

第二,即使在武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并因此而拥有了摧毁性的报复能力,可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可怕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却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减轻。

自由世界至少已经隐约地意识到了面临的这些困境,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制订出一项规模宏大的预警和防卫系统计划。这项计划会以更快的速度被加以执行和补充。

可是,千万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只要在武器和防卫系统上支出了巨额经费,任何国家的城市和公民就能得到绝对安全的保障。原子弹技术令人望而生畏,用如此简易的方式进行处理是极为不妥的。甚至即使面对最为强大的防卫体系,只要侵略者拥有为发动突然袭击所必需的最低有效数量的原子弹,它一样可以向选定的目标投掷相当数量的原子弹,从而造成骇人听闻的巨大破坏。

如果美国遭受到这样的一次原子进攻,我们一定会做出迅速和坚决的反应。可是,如果仅由我来说,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防卫力量足以使侵略者遭受巨创,如果仅由我来说美国的报复能力强大到足以把侵略者的国土化为废墟,尽管我所指出的这几点确为事实,可我还是没有把美国的目标和希望真正表达出来。

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那就意味着一种绝望的宿命论观点必然成立,即两个原子巨人注定要隔着一个发抖的世界永无休止地相互怒目而视。如果我只说到这里为止,那就意味着我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文明很可能会就此消亡,那就意味着经过世代传承递到我们手里的人类宝贵遗产很可能会付之一炬,那就意味着人类多年以来为摆脱野蛮状态迈向文明、公理和正义而进行的奋斗必须要从头做起。

是的,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从这样的废墟之中看到胜利的曙光。又有谁会希望历史把他的名字与人类的倒退和毁灭联系在一起呢?

在历史的片断中,偶尔也会闪过"大破坏者"的嘴脸,可是纵观整部历史,却显示出人类永不停息地探索和平以及源于人类天性的建设能力。

美国希望能够与整部历史而不是与历史的偶然片断保持一致步伐。我国希望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国家,而不是破坏性的国家。它希望各个国

家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的手段解决彼此的争端。它希望自己生活在自由之中，并真诚希望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所以，我国的宗旨便在于帮助大家从恐怖的黑暗走向光明，使各地的人们沿着为他们所思考、所渴望、所衷心期盼的和平、幸福和富裕的目标走到宽广的道路上来。

我深知，在追求这个目标时，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

我深知，身处这样一个分裂的世界之中，仅凭一次戏剧性的行动就拯救世界纯属天方夜谭。

我深知，有朝一日，在这个世界自我审视一番，并确信全球被一种互相信任的和平景象所充斥之前，我们还要在漫长的岁月里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我同样深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些探索，而且从现在起就应该开始。

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和它的盟国——英国和法国——都在力图开始这一行动。任何人都无权指责我们在刻意回避。

美国、英国和法国早就要求苏联就分裂的德国问题展开谈判，这是有案可查的。

同样，这三个国家早就要求就一项奥地利和平条约展开谈判，这也是有案可查的。

联合国至今仍要求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这也是有案可查的。

我们最近刚刚收到苏联的照会，表示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四强会议。并且，一开始时曾经提出的那些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并未包括其中，我们，还有我们的盟国英国和法国都为此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已经在《百慕大联合公报》中向世人宣布，美国、英国和法国立即就答应了苏联的建议。

美国政府对这次会谈抱着真诚的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会议取得实质性的和平进展而努力，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也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采取的唯一可行的策略。

我们从来没有，将来更不会提议或者建议苏联放弃那些原本就应该

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绝不会把俄国各族人民视为自己的敌人,从而拒绝与他们进行往来或者同他们建立起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关系。

相反,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一即将召开的会议同苏联建立起崭新的关系,并最终实现东西方人民的自由往来。自由往来是促进彼此间互相了解的一个切实可行和合乎人情的办法,是建立信任与和平关系的一块必要的基石。

我们希望建立起一个由自由欧洲国家所组成的和谐大家庭,消除正在东德、被占领的奥地利以及东欧各国滋生出的各种不满情绪,使任何一国都不会对其他国家,更不会对俄国各族人民造成威胁。

为使亚洲从动乱、纷争和苦难之中摆脱出来,我们将力争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开发自然资源和提高生活水准的和平机会。

这些绝不是空洞的废话或者是肤浅的见解。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一些国家最近取得了独立;这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其他国家没有附加条件的承诺或者是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的。有案可查的记录表明,当他国人民因为遭受饥荒、干旱以及其他自然灾害而需要援助的时候,西方国家一向是乐于伸手提供援助的。

这些和平行动本身比任何表示和平意图的承诺或者是声明都更加雄辩有力。

可是,我却并不希望停留在重申过去的建议或者是复述过去的行动上。我们处于一个十分严峻的时代,因此,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我们都应该对每一条新的和平道路加以认真探索。

至少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一条新的和平道路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这也就是为现在的联合国大会所开辟的道路。

本届联合国大会曾在 1953 年 11 月 18 日的决议中建议说(我在此援引这一决议原文):“裁军审议委员会正在研究由主要有关国家代表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该小组委员会应该通过个别接触的方式,寻求一项为大家广为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在 1954 年 9 月 1 日以前,把相关提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进行审议报告。”

美国听取了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准备立即就与那些主要相关国家进

行非公开会晤，以求针对不但对世界和平同时也对世界存亡造成极大威胁的原子武器竞赛问题提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会给这类非公开会晤或者是外交洽谈带来新观念。

美国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减少或者是废除原子物质在军事上的应用。

仅把原子武器从士兵手上取走还远远不够。一定要把它交给那些知道如何拆除其军事装置，并对此认真加以改装，使之适于和平用途的人才行。

美国深信，如果能够把原子军事装备不断增长的可怕趋势扭转过来，其巨大的破坏力量完全可以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巨大财富。

美国同样深信，让原子能服务于人类和平并非遥不可及的幻想。事实证明，那种能力就存在于此地——此时——此刻。如果有足够数量的可裂变原料供全世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将他们的观念付诸实施以及发展，这种能力将会被迅速转移到普遍的、有效的与经济的用途上，又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为了消除人民心中以及东西方各国政府对原子能的恐惧感，为了使这一天尽快到来，某些措施现在就可以进行。

基于此，我有如下建议：

各主要有关政府，在初步节约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现在就一起开始并不断从其普通铀与可裂变原料的储存中提取一部分，并将它们捐献给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机构会在联合国的赞助下尽快建立起来。

至于捐献的比例、程序以及其他细节，将在我前面所提到的“非公开商谈”的范围内加以适度讨论。

美国对这些尝试抱有非常真挚的热情，任何国家，只要它们同样满怀诚意，希图与美国展开进一步合作的，都会发现美国并非一个不讲道理或者是悭吝的伙伴。

毫无疑问，在计划开始以及初期，捐献数量不会很大，可是这项建议可以付诸实际应用的优点却使它不致产生出任何不安以及互相猜忌之感，而在此之前，各种世界性监督与控制体系所进行的任何尝试都会使这

种不安与猜疑愈演愈烈。

保管、储存与保护捐献出来的可裂变物质及其他原料的工作可由原子能机构掌管。科学家将尽其所能,为这些原料提供各种特殊的安全保卫设施,使它们不致被他人突然夺走。

制定出可以把这种可裂变原料用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措施,是原子能机构更为重要的职责所在。要鼓励专家们把原子能应用到农业、医疗以及其他的和平用处上。为世界上缺乏动力的地区提供大量电能将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捐献的国家便可以把它们的一部分力量贡献出来,为人类的需要、而不是为人类的恐惧做出积极的努力。

如果能与其他"主要有关"的国家一起,把加速原子能和平使用的计划尽快落实到实处,美国不仅非常高兴,而且将会感到无上光荣。

而苏联将注定成为那些"主要有关"的国家中的一个。

我准备将这一计划提交美国国会,并希望得到其批准,这些计划将包括:

第一,鼓励在和平时期对可裂变原料的最大有效用途进行全球性调查,并保证人们得到进行所有正当试验所需要的原料;

第二,降低世界上原子储存的破坏性潜力;

第三,让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都看到,在这进步开明的时代,不论是东方强国还是西方强国,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满足人类的愿望,而不是增加军备;

第四,寻找一条和平会谈的道路,面对如此众多的困难问题,应该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想把这个世界从因恐惧而所造成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想更加积极地迈向和平,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各种非公开或者公开会谈的形式加以解决。

面对原子弹的黑暗背景,美国无意仅仅表现其力量,也要表现其对和平的渴求与希望。

未来数月之内,世界必将发生重大改变。在这个大会里,在全世界各国首都以及军事总部里,在各地人们的心中——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希望做出的各项决定能引导这个世界摆脱恐惧,走向和平。

为了使这些重大的决定落实到实处,美国向你们——同时也向全世

界——保证,我们将竭力帮助人类从可怕的原子困境中解脱出来,寻找到一条崭新的道路,使人类可以将其奇妙的创造力不是放到消灭人类,而是放到使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上面。

写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涯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1954年于斯德哥尔摩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生于芝加哥。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驻欧洲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抑郁,1961年自杀。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了《第五纵队》、《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1952年出版了《老人与海》,由于小说当中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普利策奖以及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这篇演讲是海明威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做的答谢词。

我不善言辞,缺乏演讲的才能,在此只想感谢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们慷慨授予我的这项奖金。

任何一位获奖作家,当他知道曾有不少伟大的作家都没有获得这项奖金的时候,都不可能做到心安理得,没有一丝愧疚之感。我在这里无需一一列举出这些作家们的名字。在座各位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自行列出一份清单来。

要求我国的大使在这儿宣读一篇演讲,把每一名作家心里感受到的东西和盘托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作家作品中的某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就被别人理解到,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有时是幸运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终究会日益清晰起来,根据它们以及作家们所特有的点石成金的本领,或青史留名,或被人遗忘。

写作在其巅峰状态之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涯。为数众多的作家组织固

然可以排遣他们心中的孤寂，但它们是否真的会对作家们的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却一直持怀疑态度。一个在别人包围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决无孤独寂寥之苦，可他们的作品却往往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之中勤奋写作的人，如果他确实拥有写作天分的话，就必须要天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对于一名真正的作家而言，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他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着去做那些从来也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成功过的事情。只有这样，他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如果已经创作完成的作品换上另一副面孔就可以重新写出来，那么文学创作就显得太容易了。我们的前辈大师们曾留下伟大的业绩，正因为这样，一个普通作家往往要被强迫着冲破他的最大极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

作为一名作家，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作家们应该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笔端，而不是从嘴里讲出来。再一次对大家表示感谢。

我们该选择死亡吗?

(英国)伯特兰·罗素
1954年12月30日

我不是作为一个英国人、一个欧洲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而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人类群体中的一员在这里做演讲。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斗争和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非洲的白人和黑人;以及使所有的小规模冲突都相形见绌的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生死较量。

几乎每一位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面对此情此景都会有所感悟,可是我希望诸位不妨先把这些感悟暂时丢弃在一旁,而只把自己视为一种具有辉煌历史的、绝不希望它灭亡的生物种类中的一员。我绝不会说出使一些人欢欣鼓舞而另一些人却因此深受打击的只言片语,所有的人,毫无例外,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意识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们还有避开它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学会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学会不要再问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我们喜欢的人们赢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类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措施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应该自问的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势必会给各方面造成不可想象的灾难的军事竞赛呢?

对于普通大众、甚至是许多当权派而言,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一场氢弹大战将意味着什么。广大民众仍然停留在从城市的毁灭上去思考问题的习惯。无须多言,新炸弹的威力较之旧炸弹要大得多——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则可将伦敦、纽约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夷为平地。然而,这却只是这个世界必须要面临的众多小灾难中的一个。如果伦敦人、纽约人和莫斯科人都灭绝了,世界也需要经过几个世纪才会从这场灾难中复苏过来。而现在,尤其是比基尼核试验以来,我们已经渐渐意识到,氢弹造成的破坏力的冲击范围要比原先预料到的地区大得多。

据非常权威的人士透露，现在人们已经可以造出一种新式炸弹，它的威力比毁灭广岛的炸弹要强上2.5万倍。如果这种炸弹在近地或者是水下爆炸的话，放射性颗粒就会飘到高层大气之中，这些微粒渐渐下沉，会以有毒灰尘或者是毒雨的形式落到地球表面。事实上，正是这种灰尘的作祟，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获的鱼才受到了污染，尽管他们的活动范围并没有进入到美国专家所确定的危险区域之内。没有人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微粒到底会传播多远，可是该领域的最高权威一致认定的结果是：一场氢弹大战足以使整个人类遭到彻底毁灭。如果许多氢弹被同时使用，死神将笼罩全球——只有少数幸运者会突然猝死，而大多数却必须要忍受疾病和解体的慢性折磨……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直率、恐怖却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是该消灭人类呢，还是应该抛弃核战争？人们不愿直面这个选择，因为消灭战争必然要求对国家的主权做出一定的限制，这是非常令人反感的。可是，“人类”这一专有名词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模糊的、抽象的，它可能会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容易妨碍认识这一情势。人们在想像中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不仅将对他们模模糊糊认识到的人类造成极大危险，而且还会危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于是他们相信，只要停止使用现代化的武器，战争也许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不过这一愿望恐怕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任何不使用氢弹的协议都是在和平时期达成的，一旦战争爆发，双方都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如果只是一方制造而另一方不制造的话，那么制造氢弹的一方毫无疑问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按照地质年代来计算，人类到目前为止只存在了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最多不过一百万年。至少就我们所了解的宇宙而言，人类的认识，尤其是在最近六千年间所达到的认识，在宇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太阳升沉，月亮盈亏，星光闪烁，岁月悠悠。只有在人类产生之后，这些自然现象才得到解释。人类在天文学的宏观世界以及原子的微观世界中，将那些原先认为毫无揭示可能的秘密一一揭穿。一些人在艺术、文学和宗教领域里显示出一种崇高的感情，它使整个人类意识到，人类是值得保全下去的。难道就因为很少有人考虑整个人类远远大于这个或者是那个人群，这一切就应该在毫无价值可言的恐怖行动中结束吗？我们人类难道

如此缺乏智慧，如此缺少大公无私之爱，如此毫无目的，甚至连自我保存都视而不见，以至于非要通过将地球上的所有生灵消灭殆尽来证明他具有缺乏理智的小聪明吗？——因为不仅人类会被毁灭，动物也不会幸免于难。没有人会给他们扣上共产主义或者是反共产主义的帽子。

我无法相信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人类如果还想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暂时停止争吵，好好地反省一番。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期待未来的成就一定会远远超过以往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果让我们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持续发展。我们怎么可以因为无法忘掉争吵就将之舍弃，而去追逐死亡呢？作为人类的一员，我要向所有的人大声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将其他的一切弃之不顾。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通往新天堂的道路将无比宽阔；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只有全世界毁灭这一条路了。

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周恩来

1955 年 4 月 19 日于万隆

周恩来(1898—1976),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出生于江苏淮安,1919 年入南开大学,1920 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整个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建国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还曾兼任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二十九个刚刚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 4 月 19 日下午进行了这次著名的演讲。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

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之后，日内瓦会议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有被破坏的

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

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

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杀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做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

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不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

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这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绝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绝无颠

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人们终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美国)马丁·路德·金
1955年12月5日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马丁·路德·金(1929—1968),出生于一个黑人牧师家庭,自幼憎恨种族歧视。面对美国黑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现实,他在潜心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基础,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领袖。因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下午,金遭极端分子袭击身亡。

1955年冬天,金在蒙哥马利领导近五万名黑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迫使政府取消了运输工具上的座位隔离制。在这次运动中,马丁·路德·金被推到公众面前,发表了第一次政治性演讲,即《人们终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我们今晚聚在这里,是为了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聚在这里,从一般意义而言,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决心要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还坚信:只有把民主从一张薄纸变成具体现实的行动,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形式。

人们终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我们今晚聚在这里,是要向长期以来一直不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人说:我们再也不能忍下去了——不能忍受受到隔离和屈辱,不能忍受被残暴的统治者呼来喝去。

朋友们,终有一天,人们再也不能忍受被扔进屈辱的深渊,经受残酷的、遥遥无期的绝望,终有一天,人们再也不能忍受被从7月的晨曦赶走,放逐于11月寒风刺骨的高山之巅。

我们别无选择,唯有选择抗争。多年以来,我们已经充分展示了我们的耐心。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令我们的白人兄弟以为我们乐于接受这样

的对待。可是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彻底抛弃这种使我们忍耐任何不自由和不公正的耐心。

民主是值得赞颂的伟大要素之一，是为了争取权利而进行抗争的权利。

那些组织① 所进行的抗争，是为了使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不公平继续维持下去；而我们所进行的抗争，则是为了促使社会公正的实现。他们的做法导致了暴力和非法行为。可是在我们的抗争中，我们却不会烧毁十字架。没有一个白人会被一群戴兜帽的黑人从家里拉出来并残酷地处死。我们决不会采取威胁和恫吓的手段。我们将以法治的原则作为最高的行动指南。

我们的方法是劝说，而不是强制。我们只想对人们说："请以你们的良心作为行动的指南。"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受到基督教信仰的最深层原则的指导。爱是我们规范一切的理想。我们应该牢牢记得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诵的耶稣基督的话（"爱你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为心存恶意地利用你的人祈祷"）。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们的抗争就将成为历史舞台上一出毫无意义可言的戏剧，留下的记忆里将会永远包裹着可耻的丑陋外衣。尽管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可我们不应因此结怨，对我们的白人兄弟产生敌视之情。正像布克·华盛顿所说的那样："不要让任何人把你降到和你仇恨的人一样低的地步。"

我们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如果我们是错的，我国的最高法院也是错的；如果我们是错的，美国的宪法也错了；如果我们是错的，万能的上帝也错了；如果我们是错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从未光顾地球的乌托邦理论家。

如果你们能够勇敢地、同时带着尊严、怀着基督的爱心进行抗争，那么，等到后来撰写历史的时候，历史学家们会停下笔，赞叹说："那时候有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黑人民族——为文明注入了新的意义和尊严。"这既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压倒一切的责任所在。

---

① 指白人公民联合会和三 K 党。

新边疆

(美国)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1960年7月15日于洛杉矶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美国前总统。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天主教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获紫心勋章。1952年当选美国参议员,1961年当选为美国第35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上任后即实施其"新边疆"构想,振兴经济,发展尖端技术,着手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民权立法;对外与苏联全力抗衡,力图在全球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1963年11月遭人暗杀身亡。

"新边疆"是肯尼迪于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以期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战争与和平等各个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人民期望我们做到的,不是愤怒的喊声和攻击。时代如此严峻,挑战如此紧迫,成败利害如此悬殊,我们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沉湎于激情的政治辩论之中。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诅咒黑暗,而是要点亮烛光,引导我们走出黑暗,走向安全、理智的未来。温斯顿·丘吉尔二十年前在就职演说中曾指出:

> 如果我们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纠缠不清,就有失掉未来的危险。

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就是我们的未来。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旧的时代已经终结。原有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在世界范围之内,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里,年轻人逐渐掌握政权,他们挣脱开传统的束缚,将过去的恐惧、仇恨和对抗抛在脑后,把旧的口号、误解和猜疑一笔勾销。

当然,共和党的预期提名人[1] 也是一个年轻人,可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和麦金利一样陈腐不堪。他的党是过去的党,他的演说与人们老辈子的谈论如出一辙,他们的施政纲领不过是民主党吃过的残羹剩饭,他们的勇气在于将我们过去的信念全盘揽到自己怀中,他们许下的承诺是维持现状,而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现状可以需要他们维持下去的了。

我今天面向西方站立的这块地方,曾经是我们最后的边疆。在我背后三千英里的广阔土地上,我们的先辈开拓者们放弃了他们安逸、舒适的生活,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性命,来到西部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他们不甘心沦为怀疑的奴隶,不用可能付出的代价捆住自己的手脚。他们信奉的不是"人人为自己",而是"一切都为了共同目标"。他们决心建设一个强大、自由的新世界,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将里里外外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敌人踩在自己脚下。

今天,也许有人会说,那些斗争已经结束,所有的疆域都已得到了探索,所有的战斗都已获胜,美国再也没有所谓的边疆地区了。

可是我相信,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中,没有一个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战斗还没有完全打赢,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新边疆的边缘,这就是1960年代的边疆,在这个边疆里存在着为数众多且变幻莫测的机遇与艰险,以及还未来得及实现的希望与威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以他的"新自由"向全国做出了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则许诺说给所有有需要的人以安全与帮助。可是我在这里所提出的"新边疆",不是什么承诺,而是一系列的挑战。简而言之,不是我想给予美国人民什么,而是我希望他们能做出什么。它要唤起大家的自尊,而不是着眼于简单的经济利益——它所承诺更多的是自我牺牲,而不是更多的安全。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我们是否去努力追寻,"新边疆"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在这个边疆外面,是一片尚未得到探索的科学与空间的领域,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是一片尚未被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角落,是一个尚未被解决的贫困与盈余的问题。

---

① 指尼克松。

面对这个边疆，知难而退、安于过去已经取得的非凡成就，止步于美好的意愿和空洞的豪言壮语简直易如反掌——喜欢选择这条道路的人，无论属于什么党派，都不要投我的票。

可是我相信，这个时代所要求我们实现的，是发明、革新、创造和决断。我真心希望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新边疆"中新的开拓者。我呼吁那些心灵上的年轻人，无论他们有多大年龄；我呼吁那些精神上的强者，无论他们身处何派；我呼吁大家都要响应《圣经》中的呼唤：

"要坚强，要有勇气；不要畏惧，更不要恐慌。"

因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自大，是领导人而不是推销员。对领导人唯一有效的考验标准就是看看他是否具有领导才能，能否保证强有力的领导。一切就像戴维·劳埃德·乔治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疲乏的国家注定会是一个保守的国家，而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它既不能疲乏，也不能保守。

也许有些人希望听到我讲出更多的话——对这个或者是那个团体做出更多的承诺，对克里姆林宫那些人进行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治抨击，信誓旦旦保证为大家带来一个无比光明灿烂的未来：赋税越来越低，而津贴补助则越来越高。可是，我们所有的承诺都已经包括在你们刚才通过的提纲里了。豪言壮语换不来目标的实现，我们只有对自己有信心，才能对未来有信心。

因此，无情的事实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来到这个新边疆之时，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我们必须要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国家，或者任何基于相同基础的国家，是否还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的社会——面对选择的自由以及广泛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相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到底是否能够万众一心，勇往直前，和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抗争。

像我国这种组成和管制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呢？这个问题是如此真切，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呢？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将会亲身经历的，不仅仅是在毁灭性武器方面取得的新突破，而且还要在征服天空和风雨、海洋与潮汐、遥远的空间与人类心灵的深处等方面展开竞赛，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吗？

我们能够担负这一历史重任吗？我们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呢？我们是否愿意和俄国人一起，为了将来而在现在做出一些牺牲呢？还是为了享受眼前的生活而把我们的将来拱手出让？

这就是“新边疆”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国家所必须要做出的抉择。这不仅是在两个人或者是两个党之间做出的抉择，而是也是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安逸之间、在国家步入伟大与走向衰退之间、在进步的新鲜空气与“正常状态”的阴湿浊气之间、在下决心尽全力与安于慢慢蠕动之间做出的抉择。

全人类都在期待着我们的抉择。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去做。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一定要进行尝试。

责任——荣誉——国家

(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62年5月2日于美国西点军校

1962年,西点军校授予麦克阿瑟西尔韦纳斯·塞耶荣誉勋章,这也是西点军校最高的一项荣誉。麦克阿瑟随即发表了这篇演讲。

今天早晨,当我离开旅馆时,看门人问我:"将军,您要到什么地方去?"当我回答说"西点"时,他对我说:"那地方太美了,您以前到那儿去过吗?"

听到这样的赞美,没有人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再说我参军已久,对自己的职业又是如此的爱恋。

这句话在我的心中引发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可是,这项奖赏首先不是为了表彰某个人,而是为了象征一种伟大的道德准则——这块可爱的文明之邦和古老传统的守卫者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枚奖章的意义所在。在所有人的眼中,不论是什么时代,这都是美国军人道德标准的一种体现。用这样一种方式使我溶于一个如此崇高的理想之中,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自豪而谦卑的复杂情绪——这一感觉将始终伴随在我左右。

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名词显示出你应该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你能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以及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使你精神振奋的战斗口号,在你即将失去勇气的时候使你鼓足勇气,在你即将丧失信心时重建信念,在你即将绝望时萌发希望。

遗憾的是,我既没有雄辩的言辞,也没有诗意的想象,更不会通过华丽的比喻来讲清楚这几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怀疑论者一定会指出他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语而已。每一个迂腐的学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每一个放荡不羁

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之徒，以及——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其他一些完全不同个性的人，一定会对这几个词大肆贬斥、任意嘲讽，并加以愚弄。

可是这些名词却具有如下功能：它们能够锻炼你的基本品质，他们为你确立了将来成为国防卫士的使命；他们让你变得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怯懦，并且勇于面对自己的怯懦。它们教导你在面对挫折时一定要保持自尊，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虚，不要言而不行，只顾贪图享受；要学会面对重压和挑战的刺激；要在汹涌的波涛之中保持巍然屹立，同时对死难者予以同情；要先律己后律人；要有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可又不要忘了哭；要面向未来，可又不要忘记过去；要端庄稳重，可又不要过于拘谨；要谦虚谨慎，这样你就可以铭记住真正的伟大源于淳朴，真正的智慧源于开放的胸襟，而真正的强大则出自温和的道理。

它们会赋予你坚韧的意志，丰富的想象，充盈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迸发出的精神之光，使你以勇敢的秉性战胜怯懦，以敢于冒险的精神克服贪图安逸的情绪。

它们在你的心里创造出一种奇迹，创造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希望，创造出生命的愉悦和灵性。它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教导你成为一名军官或者是正人君子。

你所率领的是哪一类别的士兵？他们可靠吗？勇敢吗？他们有能力赢得最终的胜利吗？你对他们的故事了如指掌，那都是一些美国士兵的故事。多年前我在战场上对他们形成的评价至今仍未改变。那时我把他们看作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物，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他们不仅拥有最高尚的军事品德，而且也是最纯洁的一个人。他们的名字与威望使每一个美国公民为之骄傲万分。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代奉献出人类所能奉献出的一切爱情与忠贞。我和其他的人们无须为他们唱赞歌，他们已经用自己的鲜血在敌人胸前谱写了自传。可尽管这样，我一想到他们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坚忍，在战火中展现出的勇气，在胜利时流露出的谦逊，我心中满怀的赞美之词仍然无以言表。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上每一个成功的爱国者的典范；他是后代的，作为对子孙进行解放以及自由主义的教导者；而现在，他把美德和成就献给了我们。在不下二十次的战役中，我有

幸亲眼目睹了他们那坚忍不拔的精神，爱国的自我克制以及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使自己留在了人民的心中。从世界的这一端一直到另一端，他们将勇敢的美酒一饮而尽……

现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变革的世界。人造卫星和导弹已经进入到外层空间，这标志着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又一个新纪元的开始。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在地球形成的五十多亿年间，在人类发展的三十多亿年间，还从未出现过比这更突然、更出人意料的变化……

通过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你们的使命依然不变，依然坚定不移，不可违背，那就是去赢得战争的胜利。除了这个生死攸关的献身之外，你们的职业当中将再也没有别的什么追求可言。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是大是小，都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由别的什么人去完成和解决；你们只须进行充足的训练，然后就是在战争中获得胜利，这是你们的职业所在。在战争中，一个明确的认识就是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一旦你失败，国家也将遭到破坏；你们的公务要求你们必须以责任、荣誉、国家为重。当其他的人就国内外其他分散人们思想的问题争论个不休的时候，你将以国家的卫士、以国际矛盾浪潮中的救生员、以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身份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方。在长达一个半的世纪里，你们恪守着防御、守卫、保护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去自由议论我国政府的功过得失；我们的力量是否因为长期的财政赤字而陷入衰竭；是否因为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于强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过于腐败，犯罪过于猖獗，道德标准下降得过快，赋税提高太多，极端分子的偏激而陷入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我们应该具有的那样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根本用不着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者军事解决。对你们而言，责任——荣誉——国家足可以抵得上黑夜里的十倍灯塔。

你们是联系着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发酵剂。从你们之中涌现出在战争警钟敲响时刻掌管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我们从来也没有被打败过。如果有人敢这么做，那么一百万身着橄榄色、棕卡其、蓝色和灰色制服的亡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万钧之势呼喊出那些

神奇的字眼:责任——荣誉——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就是一些战争狂人。相反,远在众人之上的战士对和平有着无比的企盼,因为他必然地在忍受着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先知先觉的哲学之父柏拉图的那句不祥之词却始终在我们的耳边回荡着:"只有死者才会看到战争终结的那一天。"

我年事已高,已经步入到人生的暮年。旧日的时光渐渐失去原有的音调与色彩,它们已经随着往日的梦境悄然而逝。这些回忆是美好的,它们无不经过了泪水的浇灌,经过了昨夜微笑的爱怜与抚慰。我徒然张耳聆听着,希望能够听到微弱的起床号的迷人韵律,以及远处原来的咚咚作响的鼓声。

在梦境中,我又听到了噼啪的枪炮声,咔哒的步枪射击声以及战场上传来的有些古怪而悲哀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中,我却总是回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对你们的最后一次点名。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当我走向人生的彼岸时,我生命中最后一丝意识仍然还是属于这个部队、这个部队、这个部队的。

我要向你们告别了!

我是一个柏林人

(美国)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1963 年 6 月 26 日于柏林墙边

1961 年 8 月 12 至 13 日夜间,原东德政府筑起柏林墙,柏林被分为东西两部分。1963 年 6 月 26 日,肯尼迪总统在访问欧洲时,站在柏林墙前做了如下演讲。

两千年以前,最自豪的夸耀是"Civitas Romanus sum."① 今天,自由世界最自豪的夸耀则是"Ich bin ein Berlner."②

世界上有许多人的确搞不清楚,或者说他们不知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性分歧,那就让他们到柏林来看看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就让他们来柏林看看吧;有些人说,我们可以在欧洲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与共产党人保持合作关系,就让他们来柏林看看吧;甚至还有那么几个人说,虽然共产主义的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可它却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Lasst sie nach Ben kom—men."③

自由存在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无缺,可是我们从未建造起这样一堵高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我愿意代表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重洋,住在大西洋彼岸——指出一点,他们为自己能在远方与你们共同拥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由衷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者是都市在被围困十八年之后仍像西柏林这样,洋溢着勃勃的生机、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希望和无比坚定的决心。全世界都

---

① 原文为拉丁文,意为"我是一个罗马公民"。
② 原文为德文,意为"我是一个柏林人"。
③ 原文为德文,意为"就让他们来柏林看看吧"。

明白无误地看到,柏林墙是一种最生动最明显的失败象征。可我们对此显然并不会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无论对历史还是对人性而言,柏林墙都是一种侮辱,它拆散家庭,使人民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同样适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人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真正持久的和平在欧洲便绝无任何实现的可能。经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的努力,这一代的德国人终于重新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待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圆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一座受到保护的自由之岛上,可你们的生活仍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在我结束讲话之前,请你们抬起头来,越过今天的危险,更多地看到明天的希望;越过柏林市或者是你们的祖国德国的自由,看到世界各地所取得的进展;越过这堵墙,看到正义的和平来临的那一天;越过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在遭受奴役,所有的人不会真正自由。等到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后,我们便可以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这座城市将获得统一,这个国家将获得统一,欧洲大陆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一定会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对这一点感到无比的欣慰:在过去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身处何方,皆是柏林市民,同样,作为一个自由人,我对"Ich bin ein Berlner"这句话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有一个梦想

(美国)马丁·路德·金
1963 年 8 月 28 日于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

1963 年 8 月 28 日,在十个黑人组织的率领之下,在华盛顿举行了由二十五万人参加的“自由进军”游行集会,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这篇被后人称之为“黑人之音”的著名演讲。

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我感到十分高兴。它必将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为争取自由而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而青史留名。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我们现在就站在他灵魂的安息处——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条重要法令的颁布,在千千万万被不义和暴虐的烈火所灼烧着的黑人奴隶的心中,竖起了一座光明与希望的灯塔。它犹如一缕欢乐的曙光,宣告了奴隶制漫漫长夜的终结。

可是从那时至今的一百年间,黑人们仍无自由而言。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的生活依旧悲惨地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链条所束缚。一百年后的今天,在浩瀚的物质财富海洋之中,黑人依旧受困于贫瘠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依旧在美国社会的一隅蒙受苦难,并且依旧觉得自己是所在国土上的被放逐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这种不体面的真相展示在世人面前。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是来首都兑现支票的。当我们共和国的奠基者们在《宪法》和《独立宣言》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就签署了一张支票,许诺说每一个美国人——不仅仅是白人,还有黑人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继任者。这张支票保证所有的人都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仅就有色公民而言,美国显然并没有兑现这张支票。美国没有实现定期兑现这张支票的义务,黑人们得到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上面写

着“资金不足”几个大字。可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不相信，在美国，有着为数众多机遇的巨大金库会资金不足！

所以，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了——我们希望这张支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所需的自由财富和正义。

我们来到这神圣的地方，同时也是为了给美国提个醒：现在已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现在已不是奢谈冷静或者是服用渐进主义麻醉剂的时刻，现在已经到了兑现民主政治诺言的时刻；现在是从黑暗而荒凉的峡谷中崛起，向着种族平等的金光大道前进的时刻；现在是把脚从种族歧视的泥沙中拔出来，立足到兄弟般情谊的坚固岩石上的时刻；现在是为了所有上帝的儿女把正义变成现实的时刻。

如果对于这个时刻的紧迫性继续视而不见的话，其灾难将是毁灭性的。如果自由平等不能实现，黑人正当的愤懑将得不到缓解，使人昏热倦懒的炎炎夏日就不会消退，心旷神怡的秋天就不会到来。1963 年不是终结，而只是一个序曲。

如果这个国家一意孤行，那些以为黑人在出一口恶气之后便心满意足的人们将会被惊醒，从而大失所望。如果黑人得不到公民权利，美国社会就不会拥有安定和宁静。反抗的飓风将不断动摇这个国家的根基，直到迎来光明灿烂的正义的艳阳天。

可是我必须要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同胞们说一句：在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中，我们决不可轻举妄动，犯下罪行。我们决不能为了实现对自由的渴望，就将苦涩的仇恨化入杯中痛饮。

我们必须继续站在自尊和自律的最高水平上，努力抗争。我们决不能把富于创造性的抗争变成对身体的暴力冲击，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肉体力量的最高顶峰上。

在这场崭新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黑人被全部卷了进来，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对所有的白种人都心生不满。有许多白人兄弟参加了我们今天的聚会，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紧密相连。

我们不能独立前行，并且在我们行走之时须勇往直前，决不能退缩。也许有人会向我们这些热衷民权的人提出质疑：“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满足

呢?"只要黑人还是警察那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和野蛮行径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足;只要我们因旅途劳顿而疲惫不堪,想在高速公路旁的汽车旅馆或者是市内旅馆谋得一席之地而不能,我们就决不会满足;只要黑人的活动区域只能从一个较小的黑人聚居区过渡到一个较大的聚居区,我们就决不会满足;只要我们的孩子还在被"只限白人"的标语牌所限制而辱没人格,丧失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没有资格参加选举,而纽约的黑人面临无投票对象的尴尬,我们就决不会满足。不,不会的。我们就决不会满足,除非正义如流水奔腾而下,公正像湍流一泻千里,否则我们就决不会满足。

我并非没有留意,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经受了千难万险才来到这里。有些人来自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一些竟然因为渴望自由而遭到迫害风暴接二连三的打击,被警察兽性般百般折磨的地方。你们饱尝人世间前所未有的苦难,而你们却还是坚忍地忍耐着。那么,就请继续坚持下去吧,要坚信无辜终将受到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回到阿拉巴马,回到南卡罗来纳,回到佐治亚,回到圣路易斯安那,回到北方城市的贫民窟和黑人的聚居地吧。要坚信这种局面一定会得到改善,我们不会永远都在绝望的峡谷之中苦苦挣扎。

朋友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尽管现在和未来困难重重,可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梦中。我梦想着,这个国家终有一天会奋然而起,坚持实现它信条的真谛——"我们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即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色丘陵上,奴隶的儿子们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能坐在一起,共叙手足之情。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现在仍被不平等的灼热和压迫的高温所炙烧着的密西西比也能变成一片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们将会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人的肤色,而是以人的品行作为判断他们价值的国度里。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们继续对黑人们的行动妄加指责的阿拉巴马州,就在那位凶残的统治者拒不接受消除种族歧视的联邦发令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如兄弟姐妹般

一起携起手来。

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深堑化做通途,高山夷为平地,歧路铲为平川,曲径变成通衢,上帝灵光闪现,芸芸众生同沐天恩。

这就是我的希望。这就是我带回南方去的希望。怀着这个希望,我们能够在绝望的山谷之中掘出希望的宝石;怀着这个希望,我们能够把祖国的喧嚣不和变成一曲友爱和谐的兄弟交响曲;怀着这个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奋斗,一起斗争,一起入狱,一起捍卫自由,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终有一天将获得自由,就让我们为争取自由共同坚持下去!

我愿为这一理想而献身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1964年4月20日于约翰内斯堡

纳尔逊·曼德拉(1918—),原名罗利赫拉赫拉,南非前总统,著名黑人领袖。大学期间因抗议学校的种族歧视政策被开除,后加入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成为领袖。因为从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革命斗争,于1963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90年在被关押二十七年后被释放。鉴于他为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曼德拉1993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当选为南非总统。

我们所奋起抗争的并不是如国家检察院所宣称的"所谓的困苦",它生活在真实的现实而非虚幻的想像之中。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两个问题是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在立法的支持之下,这两个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解决,所以我们必须将这些法律彻底废除。这两个问题就是贫穷以及对个人尊严的漠视。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并不需要共产主义分子或是所谓的"鼓动家"们的开导。

南非白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而黑人则处在悲惨贫困的境地之中不能自拔。40%的黑人住在拥挤不堪的黑人居住区里,有些住在干旱地带,由于水土流失以及过度耕作,仅靠土地已经不能再维持生活。还有30%的黑人是白人农场的劳工、佃户以及寄居者。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工作环境和中世纪的奴隶并无本质区别。其余30%的黑人住在城镇附近,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接近白人的标准。可是在约翰内斯堡,却有46%的黑人家庭无法维持日常开支。

可是,南非黑人所抗议的还不仅仅是黑人贫困、白人富裕这一现状,那些由白人制定出来、旨在维持这一现状的法律更为他们所切齿痛恨。

有两条出路可以使他们摆脱贫困:一是接受正式教育,二是工人获得更高的技术以便可以提高薪金。可是对南非的黑人来说,这两条向上发展之路却受到了立法的蓄意限制。

现有政权一直设法阻挠黑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所有的白人儿童都享受着义务教育,其家长无论贫富,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费用,而黑人儿童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1960 至 1961 年间,公立学校黑人学生享有的人均政府教育开支大约为 12.46 兰特,而同时期开普省白人儿童享有的人均政府教育开支却达到了 144.57 兰特(这是我所能得到的仅有的一些数据)。1953 年,现任经理曾在当时针对《班图教育法》的辩论中声称:"在掌握了土著人的教育之后,我会对其进行改革,我要使土著人从小时候就确立明确的观点,即他们不可能与欧洲人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那些信奉平等的人不适合再担任土著人的教师。我领导之下的教育在掌握了土著人的教育之后,它就会清楚哪一级别的高等教育适合土著人,清楚土著人是否有机会将所学到的知识在生活之中得以运用。"

提高南非黑人经济地位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业部门中所存在的肤色壁垒,它使所有的好工作都被白人所占有。另外,尽管《工业和解法》中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可黑人却不能组织工会。面对社会的批评,政府常常辩解,说什么南非黑人在经济上要比非洲其他国家的居民强得多。招致我们不满的并不是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加贫困这一事实,而是不满意我们比本国的白人更加贫困这一现状,不满意法律阻止我们改变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做法。

由于《通行证法》的存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黑人被关押到监牢之中。更为糟糕的是,它还使夫妇被迫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因此破裂。

贫困和家庭破裂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出现。孩子们因为无学可上,或者是无钱上学,或者是因为父母双方(如果有双方的话)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双双工作而无暇督促孩子去上学,孩子们便纷纷在大街上闲逛。而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道德准则趋于崩溃,文盲率飞速上涨,暴力行为日益严重,不仅在政治方面,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城市生活动荡不安,每天都有人被刺伤或者是遭到袭击。暴力甚至发展到了白人居住区。人们晚上不敢在街上一个人行走。现在虽说入室偷窃和抢劫都会被判处死

刑,可此类案件却还是呈上升趋势。死刑根本就无法治愈犯罪这块已经溃烂的伤疤。唯一的改进措施就是使黑人生活其中的环境得到改善,并设法平息他们完全合法合理的怨恨之情。

我们希望成为全体公民的一部分,不希望被囚禁在黑人贫民区里。男人们希望妻儿老小能在其工作地点一起生活,而不是被迫在男人简易宿舍里过有悖天理的生活。我们的妇女姐妹们希望能和他们的父亲、丈夫待在一起,而不是被迫留在黑人居住区里长期守活寡。我们希望可以在晚上十一点以后自由出门,不希望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被关在屋里。我们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任意往来,能去我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找工作,而不是由劳动局指定我们去某地工作。我们希望公正分享南非的一切;我们希望享受到安全保障并且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总之,我们希望享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做依靠,我们就会永远处在不利的境地之中。我知道,对我国绝大多数白人而言,这听起来就像是在闹革命,因为那样一来,绝大多数选民都将是黑人。白人会因此对民主心存恐惧。可是这种恐惧心理却不应该成为解决问题唯一出路的障碍,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为种族和全体人民的自由提供安全保障。有人害怕全体人民都得到公民权的话,种族统治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基于肤色而产生的政治分裂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在它消失之后,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统治也会随之结束。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和种族主义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争。它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它胜利之后决不会改变政策。

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方向。我们的斗争是一场真正的全民斗争。这是南非黑人的斗争,我们所经受的苦难和经历是我们为之奋斗不息的源泉所在。这是一场争夺生存的斗争。

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场非洲黑人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战,同时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战。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人人和睦相处,人人机会均等是我的理想所在。这个理想是我的奋斗目标,我希望能在有朝一日看到它的实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为这一理想而献身。

我们这代人有个梦想

(美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965年4月7日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美国前总统。生于得克萨斯,曾做过多年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后成为民主党领袖人物。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约翰逊宣誓继任,并于1964年正式出任美国第36任总统一职。他任职之间,打出"伟大社会"的旗帜,号召民众"向贫困开战"。虽然在教育、社会福利、贫困地区开发方面做出一些成绩,其政治理想总体仍显失败。他对外大肆宣扬武力,悍然发动越南战争,使其名望受到极大影响。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世界仍将处于混乱无序之中。在亚洲,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现代世界的各种力量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有习惯,古老文明开始摇摇欲坠。这个地区将出现动荡不安、斗争甚至暴力。就像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变革绝非一帆风顺就能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还必须清楚一点,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时会和我们发生不愉快。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富裕强大,也许是因为我们犯下些错误,也许他们确实对我们的意图心存恐惧。可是,所有的国家都不必害怕我们会觊觎他们的土地,或把我们的意志强加到他们头上,或对他们指手画脚。

我们将永远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占有。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涉及我们的安全问题。

不过原因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这么做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而且现在也有足够的机会使这一梦想化为现实。

国家之间的争端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可我们仍梦想出现一个

以法律和理想解决所有争端的世界，并为建造这样一个世界而努力奋斗。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人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到了相互仇恨、在战场上相互屠戮上。可我们仍梦想结束战争，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大多数人就生活在贫困之中，饱受冻饿之苦。可我们仍梦想出现一个人人丰衣足食、充满希望的世界，并为实现这样一个世界而尽我们的全力。

南北两个越南、中国和印度，还有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国家里的国民都是一些勇敢善良的人们。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和恨、恐惧和希望。他们大多数人都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着相同的东西。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儿子战死疆场，不愿意看到自己或他人的家园被毁于一旦。

我们所梦想的世界可以成为他们所梦想的世界。现代的人类所拥有的知识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足以使这个星球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真正的服务。

我知道，要想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我知道，让理智引导感情、让仁爱战胜仇恨是何等困难之事。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单纯和一致的答案不会轻易送到人们面前。

可是尽管如此，简单的真理仍然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大家必须要尽全力去追求它。

我们常常夸耀说军事实力是如何伟大，可我从来也不觉得它们有多么伟大。枪炮、炸弹、火箭、战舰，这些都是人类失败的象征。虽说这些象征是必不可少的，它保护着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可它们毕竟是人类愚蠢行径的产物。

横跨江河的堤坝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在我出生及生长的农村，我亲眼目睹那里亮起了电灯，厨房里有了煤气，房间里有了暖气，而在此之前，那里的晚上一片黑暗，寒冷的冬天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电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里嗡嗡作响的电话线的到来使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毫无疑问，在农村实现电气化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粮食匮乏地区的一场大丰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健康的儿童能在教室里学习，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美国人民认为,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威力强劲的武器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东西。

而且,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也会达成和我们一致的认识。

每晚熄灯入睡以前,我总是扪心自问:我是否已为这个国家的团结尽了自己的全力?我是否为世界各民族人民所期望的和平与希望尽了自己的全力?我尽力了吗?

请今晚聚集在这个大厅里的人们以及全体国民都就这一问题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尽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全力?我们尽力了吗?

现在的我们或许正生活在多年以前就曾经预言过的一个时代之中,这个预言就是:"我请上帝之灵为你们记录下这一天,因为我在你们面前安置了生与死、幸福与灾难:请就此做出你的选择吧,只有这样,你的子孙后代才会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作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必须要做出抉择:是毁灭还是建设,是杀戮还是援助,是仇视还是理解。

我们能以过去连想都想不到的规模去完成上述任何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将选择生存。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生存在人类内心之中的敌人,还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全人类的敌人,都将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

反对越南战争

(美国)罗伯特·F. 肯尼迪
1968年3月18日

罗伯特·F. 肯尼迪(1925—1968),美国政治活动家。曾在他哥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的内阁中任司法部长一职。1964年以民主党身份当选为参议员,持自由主义立场,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多次进行严厉指责。1968年成为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两个月后遇刺身亡。

自林登·约翰逊总统1965年发动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就从未停止过,肯尼迪于1968年3月18日发表的这篇演讲尤为著名。

……这是选择之年——在这一年里,我们不仅要选择由谁来出任领导,还要选择我们愿意被引向何方;不仅要为我们自己,还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国家。如果在这选择之年中,我们仍然试图以旧幻想来塑造新政治,那我们只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危机——而且还会把这些危机的惨痛后果遗留给子孙后代。……

今天我要和你们谈的是……越南战争的事情。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讨论讨论为什么我会认为我们的有关政策遭到了破产。……

我不希望——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会希望——美国的利益遭受损失,简单地撤出军队,举起白旗投降。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我们无法接受那种做法。可我担心——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担心——我们在目前所执行的政策上犯下了严重的失误。我担心——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担心——我们似乎正在视其他国家的存在于不顾,与中立国和我们历史上的盟国的判断和愿望背道而驰。我担心——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担心——我们目前的政策不会为我们带来胜利、带来和平、制止流血冲突,对增进美国的利益或世界的和平事业更是于事无补。

我担心，在战争结束时，会有更多的美国人战死沙场，会有更多的财富被我们消耗；在战争双方的痛苦和仇视之下，会有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横遭杀戮；最后，他们甚至可以说，就像塔西陀在评论罗马时曾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将自己造成的那片荒漠称为和平。"

而在我看来，这与真正的美国精神的全部含义并不尽相同。

让我以个人和公职的双重身份开始这一讨论。在制订越南问题的早期决定时，我曾出力甚多，现在想来，也许正是因为那些决定，才使我们走上今天的这条道路。我们在越南问题上做出的努力也许从一开始便注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从来也没有把南越的全体人民真正置于我们所支持的历届政府统治之下——南越的一任又一任政府深陷腐败、低效和贪婪的泥潭之中，没有也无法吸引和激发起民众的民族情感。如果情况属实，我愿在历史和同胞们面前承担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问题在于，一时的失误并不应该成为它永远存在的借口。悲剧只能使活着的人从中汲取教训，而不能成为指引生活的向导。为了对我们自身做出公允的评价，我们最好还是借用一下古老的检验标准。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一剧中说道："谁都会犯错误，可好人会知错就改，并尽力弥补其过失。骄傲是世间唯一的罪恶。"

最近几个月的退却迫使军方希望增派二十点六万的兵员。根据周末得到的消息，其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适度"的增援——将很快出兵。这不正是我们过去已经做过的事吗？如果我们仔细回顾这场冲突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可悲的故事正在一再重复。每一次——每当危机发生——我们总是否认自己一方出了差错，然后便是增派部队，发表更加充满自信的公报。我们每一次都会得到保证，被告知这一步骤势必会为我们带来最终的胜利，而预言和承诺却总是一次次地落空、被人遗忘，然后又提出在梯子上再爬高一级的要求。

可是所有的军事升级，所有的最后步骤，都并未使我们比以往距离胜利更近一些。相反，战斗规模却一再扩大，南越政府越是无力组织和保卫自己，我们就要将战争的全部负担越来越多地驮到自己的背上。

可是总统先生却正像二十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的那样，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即将获胜"、"胜利在望"等等。

可是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当前形势究竟如何？……

我们过去采取的绥靖行动一直被认为是“深得人心”的，可我们却越来越认识到，向农村提供抵御越共的军事防卫将是枉费心机，而且实际上也根本无从实现，除非农村人民认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的利益，否则他们决不会背弃越共，转而支持西贡政府。为此，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就自然倾向而言，他们就算不支持越共，至少也会保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而决不会为外国白种人或者是遥远的西贡政府流血卖命。

这种绥靖政策在上个月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们无法将村人受到敌人控制的思想扭转过来……如果这些村子多年以来一直被西贡所掌管，政府为他们带来诚实，社会得到变革，还有土地问题——如果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果对人民许下的各种全新的、美好的承诺能够得到兑现，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在占领的过程中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我们曾经于1944至1945年间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尽管当时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可是在南越，所有的承诺都未变成现实。贪污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现象现在仍然有增无减，土地改革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幻象。鉴于西贡政府过去三年间的所作所为，南越农民找不出理由为这样一个政权的生存进行战斗，相反，他们只会把这种努力进一步造成的破坏看成是一种灾难……

在过去两个月里发生的第二个明显事实就是，作为盟友，西贡政府已经不再比从前做得更好，它甚至开始变得更糟了。这场战争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美国的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南越青年通过花钱买到了缓服兵役的特权，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一个个葬身溪山。

事实是，西贡政府已经逮捕了僧侣、劳工领袖、原总统候选人以及政府官员——包括维护国家委员会的一些著名成员在内的许多人。而仅仅在数周以前，美国官员还在这些人身上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随着西贡政府越来越腐败，我们援助南越人民的努力遭到了损害，并进一步削弱了……

第三，这一点正在变得日益彰显：如果我们想取得胜利，则我们一度希望扶助的国家必将遭到破坏……

一位美国指挥官在谈到槟知市的时候曾经这样说道："为了拯救这座城镇，我们必须要毁了它。"当美军指挥员们决定用空袭和炮火拯救他们士兵的生命时，是与非的界限已变得非常模糊；如果美国部队是为了越南的城市而战，那么理应对它们进行保护。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攻占顺化、槟知以及其他城市时所造成的破坏，其责任竟首先要由美军来负呢？

如果共产党起义者或者是侵略者们占领了纽约、华盛顿或者是旧金山，我们不会让外国人去收复它们，并且听任他们在此过程之中将这些城市及其居民彻底毁掉……

即使西贡政府的部队不愿或者无力为他们的城市而战，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它们毁于一旦。那种拯救策略与我们设想应该为它们采取的行动有着天渊之别。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一问美国政府，问一问我们自己：这种逻辑究竟要推理到哪一步才算是一个终结？如果有"必要"为了"拯救"南越而将之彻底毁灭，我们也会这么做吗？如果我们对南越漠不关心，听任它们国土遭到践踏、人民遭到屠戮而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当初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呢？

难道我们能越过上帝去行使那些庄严的权力——决定哪些城市、哪些村庄应该被摧毁，哪些人该生、哪些人该死，哪些人将加入到难民的行列，在我们创造出的沙漠中流离失所？……

我们一定不要误解。任何道义上的答案都无法对这场战争进行简单的概括，不应单方面对美国的行动大加谴责。我们应当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有权给另一个国家带来如此严重的破坏，而手头上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种破坏乃是出于它的人民的要求，而这种证据的匮乏却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他们渴望和平，渴望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扰的和平。我们曾保证替他们做到这一点，而且不是在遥远的未来，而是在残存的些许生命亟待从大屠杀中得到拯救的时刻。

第四个事实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明显，那就是越南战争根本就不是对美国最后的严峻考验，它实际上使我们在亚洲、在世界的地位遭到了削弱，使过去三十年间直接支撑我国安全的国际合作结构遭到了侵蚀……我们最初只是想表达我们渴望在世界每一寸土地上承担义务的愿

望,可是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人民再也不愿意继续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了。在我国那些历史最为久远、实力最为庞大的盟国纷纷撤回到自己海岸的同时,只剩下我们自己还在全亚洲独力充当着警察的角色……

我们有权质问,人们要求我们质问:为了赢得这场永远即将来临的胜利,我们还需要再派遣多少兵员、再牺牲多少生命、再遭受多少破坏才能填满我们无底的噩梦深渊?

可是美国政府已无力对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答。除了在一场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已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军事冲突中不断增派兵力,牺牲掉越来越多的士兵们的生命以外,它为我们提供不出任何答案。

人们早就应该质问:这场战争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是的,它耗费了我们大量的金钱——联邦预算的整整四分之一都花在了这上面。可这还只是我们付出的最小代价。真正的代价是我们的那些年轻人,他们之中有数万人丢掉了性命;真正的代价是我们的国际地位——无论对于中立国还是盟国而言,情况都是这样,它们因对美国执行的政策无从理解而对它日渐疏远和冷淡。

我们付出的更大代价在于我们的内心生活,在于我们国家的精神所遭受的损害。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公开反对为国家的事业做出奉献;在我们的军队中出现了也许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政治和道义的原因开小差的行为;美国士兵虐待俘虏的照片就刊登在我们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晚间新闻节目里到恐怖事件。暴力行为在全国慢慢滋生起来,街道受扰,我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无论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还是让我们想一想那些派往越南的年轻人吧:不仅是那些被杀害的,还有那些不得不去杀人的人;不仅是那些残废的,还有那些不得不亲眼目睹他们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的人……

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战争向我们或者是向越南人民索取的代价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期望从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只要那些满腔仇恨、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最为正确的勇士们肯于放下手中的武器,这场战争一定可以结束。我们已向不同的神做了祈祷,而双方的祈祷均未获得回应。期待一些祈祷得到部分应答的时间还有,可是祈祷却到了应该停止的时候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做。我们可以——正像我两年来一直在极力呼吁,可我们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与民族解放阵线坐下来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我们从未做到这一点——确保让民族解放阵线在南越政治生活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我们今天仍然在拒绝这么做——压缩战争规模,集中保卫居民区,尽量减少美军伤亡人数,减缓对农村造成的进一步破坏;我们能够——我们从未做到这一点——坚决呼吁南越政府扩大统治基础,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他们的同胞一起,为寻求真正体面的解决办法做出切实可行的探索……

可是如果我们的现任领导依旧对军事胜利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有政策的泥淖中越陷越深,那么即使这一方案再合理,也绝无付诸实施的可能。

关于马丁·路德·金之死

(美国)罗伯特·F.肯尼迪
1968 年 4 月 4 日于印第安那波利斯

1968 年 4 月 4 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肯尼迪当天晚上便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市一个贫穷的黑人社区,在为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进行的活动上发表了这篇演讲。

我要把一条不幸的消息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全体同胞,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马丁·路德·金已经遇刺身亡了。

为了他的同胞们,马丁·路德·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爱,献给了正义,正是因为这样,他才遭到了杀害。

这一天对美国而言是一段非常痛苦难熬的时刻,反思一下我们是怎样一个民族,我们又要走向何方,或许不无裨益。对于你们中的黑人——鉴于在现场找到的证据,显然应由白人对金的遇刺一事负责——你们可能会义愤填膺,满腔愤恨,渴望为金报仇雪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很可能会走向那条两极分化的道路——黑人和白人互相隔膜,互相敌视。

或者我们能够像马丁·路德·金所指出的那样,实现互相理解,用同一种以爱心和同情进行理解的努力去取代那种暴力行为,取代已将我们国土染得一片殷红的斑斑血迹。

面对你们之中那些因受到这一非正义行动的影响从而对全体白人都充满仇恨和怀疑的黑人,我要说的是,我内心怀着和你们一样的情感。我的一位家庭成员也被杀害了,可杀害他的凶手却是一个白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一番努力,必须在美国做出一番努力,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努力度过这段艰难困苦的时期。

我最喜爱的诗人是埃斯库罗斯。他曾写道:“在我们的睡梦中,无法忘却的痛苦一点一滴地落在心头,直到我们处于绝望之中,明智在上帝庄

严的感召之下,违背我们的意愿降临到我们身上。”

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仇恨;在美国,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行动或者违法乱纪,而是仁爱明智、关爱同情,以及对那些仍在我国经受苦难的白人或者黑人所流露出的正义的感情。

所以我请求你们,在晚上回家之后,让我们一起为马丁·路德·金的家人祈祷,让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为我们大家所挚爱的国家,为了理解和刚才我提到的同情祈祷。

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得更好。我们将遭遇一段艰难的时期。这样的时期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以后还会再次面临。这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结束;这并不意味着非法行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结束。

可是对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白人和大多数的黑人来说,他们希望共同生活,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希望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全体居民都能享受到公正的对待。

让我们为实现希腊人多年以前写下的这句箴言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吧,他们说:驯服人的野性,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和可人。

让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奉献出一切,并且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祈祷。

我们曾在月球漫步

(美国)尼尔·阿姆斯特朗等
1969 年 9 月 16 日于美国国会联席会议

尼尔·阿姆斯特朗(1930—),登月计划总指挥;埃德温·奥尔德林(1930—),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博士学位;迈克尔·柯林斯(1930—)生于罗马。

1969 年 7 月 16 日上午,“土星 5 号”火箭载着“阿波罗 11 号”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飞行。参加这次飞行的有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埃德温·奥尔德林、迈克尔·科林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4 时 17 分 42 秒,阿姆斯特朗首次将人类的足迹留在了月球上。两个月后,三名航天员应邀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埃德温·奥尔德林上校的演讲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怀着身为美国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为人类的谦恭心情,对你们说一句以前任何人都无权说出的话,那就是:“我们曾在月球漫步。”我们在静海基地上留下的脚印,不仅属于“阿波罗 11 号”的全体太空人员,也是由全国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业界和大学人士、由在我们之前为“水星号”、“双子座号”和“阿波罗号”辛勤劳作达数年之久的工作小组和全体太空人员共同留下的。

那些脚印是美国人民和你们的,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是你们勇敢接受了登月计划中那些不可避免的挑战,并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既然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脚印同样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对于所有在悠悠转动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们来说,月光都是

那样宁静均匀,绝无厚此薄彼之嫌;因此,我们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将被大家共同分享,从而为整个人类的和谐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科学考察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至于究竟会取得何等成果,人们根本无法预测。查尔斯·林白曾说过:"科研成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条伸向奥秘而又消失于奥秘之中的曲折道路。"

当我们向全世界敞开门户,让外界了解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遭受的失败时,当我们同世界各国一同分享我们的发现时,我们在太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土星号"运载火箭、"哥伦比亚号"与"鹰"等机舱以及座舱外活动装置都已向尼尔、迈克尔和我证实:我国足以生产出品质最为卓越、质量最有保障的设备。我们所有人都从中感受到极大的希望和鼓舞,确信可以解决地球上某些更为困难的问题。"阿波罗号"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有足够坚定不移的意志,国家的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阳系各行星和最终走向太空其他星球的第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这句话是针对现在而言,而"对人类来说是一大步",则是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可以将国家在"阿波罗"计划上所采取的做法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在未来太空探测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将决定我们未来会取得何等成就。谢谢大家。

迈克尔·柯林斯中校的演讲

总统先生、各位议员、各位贵宾:

在太空研究机构以及在空军工作和服役期间,我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情,其一是他们一直让我保持着充分的自由;即使是到这种最为庄严的场合进行讲话,也没有对我指指点点或者告诉我应该讲些什么。因此,我在这里所要发表的简短演讲,完全是一个生活在自由国家里的自由公民的一些纯属个人的想法。

当许多年前,太空计划还只是一个空幻的泡影时,父亲常常爱引述下面的这句话:"那些想从印度群岛取回财富的人,必须随身携带印度群岛

的财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在我国的财富、政治领袖的高瞻远瞩、科学家的聪明智慧、工程师的勇于奉献、工人们的精湛技艺以及全体国民的热情支持之下,我们最终登上了月球。我们带回了月球上的岩石。我认为这是一次公平的交易。如同罗塞达碑的发现揭示了古埃及文字的秘密一样,这些岩石很可能对揭示月球、地球甚至太阳系起源的奥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阿波罗 11 号"航行期间,由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遭受到太阳光持续不断的照射,我们必须要通过缓慢转动宇宙飞船的方式来控制船体的温度,那情景就像野餐时铁叉上烧烤着的火鸡一样。在我们的转动过程当中,地球和月球的影子依次在窗外出现。我们可以任意选择,我们可以去看月球,看火星,看宇宙的未来,也就是看新的印度群岛;也可以回过头来,看地球,看我们的家,看在人类占据地球的这一千多年里所引发的种种问题。

我们两边都看。我们两边都看到了,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要做的工作。

我们不能忽视印度群岛的财富,同样也不能忽视我们的城市、公民或文明所面临的迫切需要。我们不可能从一个存在着贫穷、歧视和动乱的基地发射星际探测器。可是我们也不能坐等地球上的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之后再去采取相应的行动。二百年前,这种逻辑会妨碍我们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探索的步伐,因为当时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像今天一样,正为极其紧迫的问题所困扰着。

对人类而言,他们将在各个方面尽其所能,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明了。我们将不断向新的领域开拓,不管那里距家乡有远的路途。

我希望在不很遥远的将来,当地球上的人类踏上火星和其他行星表面的时候,我听到他就像尼尔踏上月球表面时曾说的那样:"我来自美利坚合众国!"

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演讲

当我们在月球的静海着陆时,正值月球最凉爽的清晨,颀长的影子对

我们的观察极为有利。

太阳只升到地平线上十度，在我们整个停留期间，地球自转了将近一圈，静海基地上的太阳仅仅上升了十一度，这只是月球上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太阴日的一小段时间。这使人不觉产生出一种双重时间的奇特感受，一种是在人世间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另一种则是宇宙变迁的冗长步伐。

两种时间感都非常明显。第一种可用日常飞行来说明，其计划和措施细微到以瞬息来计算，而后一种则可用我们周围的岩石来说明，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它们就一直保持着这种面貌。它们在三十亿年间所蕴含着的所有奥秘，正是我们所要寻觅的宝藏。

登月舱“鹰”的饰板上刻着的这句话集中表达了我们的愿望：

公元 1969 年 7 月，来自地球的人们首次在这里登上月球。

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人类的一千九百六十九个年头构成了春分点留在双鱼座两千年的大部分，而这只是黄道带的十二分之一。它是根据地球轴的岁差计算出来的，春分点在黄道带中移动一周需要一千代人的时间。

未来的两千年是春分点停留在宝瓶座的时期，我们的青年们在这段时期会满怀希望，到那时，那些令人最为迷惑不解的奥秘或许已被人类破解：我们向何处去？事实上地球正以每小时几千英里的速度向着武仙座方向——宇宙中的未知目的地运转着。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的命运，人类必须彻底揭开宇宙之谜。

可奥秘却是我们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

奥秘引起惊奇，而惊奇则是引发人们求知欲的基础。谁能说清我们这一生都能解答一些什么样的奥秘，新的一代又将面临什么新的奥秘的挑战呢？科学尚不能做出准确的预言。我们对下一年的预测过多，而对今后十年的预测则又显得太少。对挑战做出反应，正体现了民主的伟大力量。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给我们以希望，我们将运用这种力量解决今后十年间地球上可能会出现的诸多问题。

几个星期之前，当我思考起“阿波罗”精神的真正含义时，不由得心潮

起伏。

我站在这个国家靠近大陆分水岭的高地上，向我的几个儿子介绍大自然的奇观，沉浸在寻找鹿、麋的快乐之中。

他们热切地希望看到，却常常跌倒在岩石小道上，可当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脚步上时，却又看不到麋了。对你们当中那些主张高瞻远瞩的人，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你们使我们有机会把造物主创造出的最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对你们当中那些诚恳的批评者，我们同样也表示感谢，因为有了你们的提醒，我们才不致对眼前的小道视而不见。我们把两面在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美国国旗带到"阿波罗 11 号"上，最初，它们一面挂在众议院顶上，另一面则在参议院顶上。

现在我们荣幸地在大厦里将国旗奉还。国会大厅象征着人类最崇高的目标：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我们代表"阿波罗号"全体人员对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机会，使我们得以荣幸地同你们一道，为全人类服务。

妇女的公民权利

(美国)贝蒂·弗里丹
1969 年于芝加哥

贝蒂·弗里丹(1921—),美国当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女权运动活动家。1966 年创立“全国妇女组织”(NOW),并成为该组织第一任主席(1966—1970)。1970 年,她又协助组建了“全国妇女政治会议”。在 1966 年成立“全国妇女组织”,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并积极为《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不懈斗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国爆发第二次妇女运动,而废除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是作者针对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一次演讲。

在这个国家里,妇女作为性目标极为显眼,可是作为人,她们却为这个社会所广泛忽略。就像黑人过去作为“隐性人”存在一样,在当今的美国,妇女同样也是“隐性人”,尽管她们在政府、政治党派和教会等重要部分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不仅准备教堂的晚餐,还在弥撒上布道;不仅能够查询邮政编码、写信封,还能做出政治决定;不仅能进行普通工作,而且还能进行管理决策。更为主要的一点则在于,这些妇女自行决定其生活和人格,男性专家如何将之界定为“女性的”的建议已不再为她们所听取甚至允许。

诋毁妇女的实质就是将我们视为性目标。因此,为了摆脱我们的不平等地位,我们不仅要和社会对我们的大肆诋毁相抗衡,还必须要和对我们自己人格的诋毁相抗衡。我的意思是不是说妇女应该从性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并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只有当妇女成为一个主动自觉的人,成为可以超越母亲角色、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时,性关系才会升华到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上来,不再像现在这样;只是这个社会中一种肮脏无

聊的玩笑和一种迷恋。

我是不是在主张妇女应该从母亲这一角色中解放出来？不，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只有当妇女可以自由地、完全自觉自愿地并且是负责任地做出母亲的决定时，母亲的角色才会变成是一种使人愉悦的、负责任的人类行为。只有在妇女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某个人的母亲、孩子们的仆役或者是一台生育机器，而是看作是一个自由选择母亲角色并以之作为自己生活一部分的人，一个可以欢快地欢庆母亲这一称号、同时和男人一样对创造力有着多方面理解和追求的人时，她们才能在没有相互矛盾冲突的心理影响之下，勇敢承担起母亲这一角色。

只有到那时，母亲这一角色才不再是一种诅咒，不再是男人们和孩子们的一条链条。尽管在母亲节这一天大把的玫瑰花扑面而来，尽管商业广告在夸夸其谈，尽管虚伪的妇女杂志对妇女的妻子与母亲地位大肆鼓吹着，可事实却依然是，当所有的电视或者是夜总会的喜剧演员在麦克风前轻轻说出"我老婆"这几个字的时候，整个听众席上便会立刻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其中既含着一丝愧疚，又不乏刻薄猥亵之意。

两性之间的敌视已发展到愈演愈烈的地步。先锋派戏剧、小说，以及电影、电视上的家庭喜剧节目不是把妇女描绘成吞噬男人的吃人猛兽，就是把她们塑造成洛丽塔之类的荡妇和性目标——甚至还不止是异性性冲动的目标，而是施虐狂的性目标。这种惩罚妇女的欲望在堕胎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要比人们愿意承认的地步超出许多。

只要妇女依然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承担起母亲这一角色——而且仅仅是这一角色，那么母亲这个词对她们来说几乎就与"毁灭"相差无几，或者至少部分相同。就像一个癌细胞寄生于其他的细胞一样，今天的妇女也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孩子和丈夫身上。她们对孩子和丈夫的依赖性过于强烈，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将各种难以言传的怨恨之情、报复心理以及愤怒情绪发泄到他们身上。

在今天这个国家，妇女心头蕴含的狂怒或许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不被了解的一个阴暗面。就像其他所有受到压迫的人一样，妇女们往往把内心的狂暴发泄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到医生和心理医生那里去倾诉一番衷肠。她们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之间，以各种隐秘险恶的方式(有时甚至连

险恶都谈不到)将这种狂怒发泄到孩子和丈夫身上。

我们从医院里听到的越来越多的殴打孩子们的事例几乎总是与那些不想要的孩子有关联,而妇女们参与殴打孩子的事件和男人们一样多,甚至更多。在儿童身心受到摧残的案例中,妇女往往是罪魁祸首,究其原因则与我们对妇女的定义有关:她不仅仅是被动的性目标,而且还是母亲、仆役、他人之母、他人之妻。

我是不是在说妇女应该摆脱掉男人才对?我是不是在把男人推到女人的对立面上?不,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妇女对自身生活或者是社会有完全充分的发言权时,男人们才会真正自由地去爱女人,塑造一个完整的自我。

否则,男人将会继续沉湎于内疚带来的重压之中不能自拔,因为是他们将被动的命运强加到妇女身上,是他们使妇女产生出各种压抑的怨恨,是他们在两人之间充满活力和欢娱的爱中加入了一种带有剥削意味的异样滋味。只要男人们还在继续维护着所谓的阳刚之气,压制着身上被视为女人才会具有的温柔细腻的情感,他们就不会自由地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男人们也有着各种丰富的情感,可他们却不得不压制着、害怕着它们,在他们看来,只有那种过时的、残酷的、屠杀狗熊的、海明威式的、普鲁士平头式的、用汽油炸弹将所有越南儿童都炸死的、乒乒乓乓开枪杀人式的阳刚形象才最符合对男人的定义。男人们从不会承认他们有时候也会感到恐惧。他们不能流露出他们的敏感之情,不能流露出有时他们也想处在被动的地位而不是一味的积极进取。男人们即使有泪也不会轻弹。所以,在我们迈到下一步之前,男人们充其量和女人一样,只能算做半个人。就我个人而言,所有那些被视为理所应当由男人们独自承担的重负和责任会使男人对女人所处的优越地位深感不满,就像这种地位对妇女而言可能会是一种负担一样。

这是一场真正的性革命。它和报纸上刊登的有关男女青年发生性关系时的合法年龄以及他们是否应该在结婚后再发生性关系等廉价的头版新闻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性革命应该是让妇女从这种消极被动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使她们从轻易就会成为我们这个富裕社会中一切引诱、蹂躏和虚假的偶像崇拜的受害者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使她们

得到完全的自主权和尊严。这也是帮助男人,使他们从不自觉的残暴角色中摆脱出来,成为真正掌握自己情感的完整的人的一场革命。

如果我们不对今天所了解的家庭,不对我们所持有的婚姻和恋爱观念,不对我们的建筑、城市、理论、政治、艺术进行一番彻底的变革,这场革命就不会真正地到来。这倒不是因为妇女有什么超人之处,也不是因为她们高人一头。可是,如果男女两性能够达到相互交流,不再受所谓的《妇女之家》杂志所界定的模范婚姻家庭的严格制约,那么人类借以表达自己的上述各个领域势必会比现在更加丰富多彩。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完整的人,那么,不仅孩子们可以在一个更加富于爱心和更有责任感的环境中长大,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个令人喘不过气的市郊模范小家庭的模式中摆脱出来,和志同道合之辈或者是同僚、朋友、恋人就男人和女人之间可能会产生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在将那些仇恨、嫉妒以及被掩盖着的不满和虚伪彻底消除之后,一种全新的爱恋之情将会取而代之,从而使情人节之类的爱情变得苍白无力。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决不能仅仅把人流问题看作是一个量变的问题,看作是一项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废除禁止人工流产法并不是一个政治权宜之计的问题,而是和一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即将在这个周末展开的辩论或许是首次全国性的男女对话,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举措。妇女们终于拥有发言权了,她们是从最基本的道德观以及作为性别平等这场至今仍未完成的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新的政治含义的两方面出发对人工流产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

在这场伟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我们所展开的这场对话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场革命远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玛丽·沃尔斯敦克拉夫特、玛格丽特·桑格等先驱的指引之下,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这里。我们改变了有关人工流产的辩论的性质,目的则在于维护妇女的选择权并自行决定其生活。我们使妇女们和完全的人类尊严离得越来越近。就在今天,我们把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

(美国)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72年2月25日于北京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13—1994),美国第37任总统,共和党人。毕业于惠蒂尔学院和迪克大学,做过律师,1947年后任众议员、参议员,以反共著称。1969年当选为总统,1973年连任,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任职期间,对内抑制通货膨胀,重振美国经济;对外提出尼克松主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接触,于1972年实现访华,开打了两国关系的大门;1973年,结束了越南战争;同年,苏联领导人回访美国,双方宣告冷战结束。

本文是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时的一篇演讲。

总理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我们十分尊贵的客人们:

对于能有机会在贵国做客期间对你和今晚在座的诸位中国客人表示欢迎,我们深感荣幸。

我要代表尼克松夫人和同行的全体正式人员,对你们给予我们的无比热情的款待,表示诚挚的谢意。

大家知道,按照我国的习惯,我们的新闻界人士有权代表他们自己讲话,而政府中的人谁也不能越俎代庖。可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全体美国新闻界人士都会同意将这一少有的特权授予我,让我代表他们对你和贵国政府给予他们的种种礼遇表示感谢。

你们已经使世界上空前多的人们得以读到、看到、听到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情景。

昨天,我们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漫步于城墙之时,我想到为了建筑这座城墙所做出的牺牲;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上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民

的坚定决心；我想到如下一个事实，那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必定也会拥有伟大的未来。

长城已不再是一道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隔开的城墙。可是，它却使人想起，这个世界上的确还存在着许多把各个国家和人民隔开的城墙。

长城还使人们想起，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

四天以来，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这座阻挡在你我之间的城墙的工作。在会谈之初，我们就承认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可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之间的和平相处。

你们对你们的制度深信不疑，我们同样如此。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利益，那就是维护我们的独立和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希望，那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尽管具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可每一个国家和人民都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承认分歧，相互尊重，让历史而不是让战场对他们不同的思想做出判断。

总理先生，你已经注意到，送我们到这里来的飞机名叫“七六年精神号”。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美国庆祝了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是他领导美国在我们的革命中取得了独立，并担任了我们的第一任总统。

在他任职期满的时候，他用下面的这番话向他的同胞们告别：“对一切国家恪守信用和正义。和所有的人和睦相处。”

就是基于这种精神——七六年精神，我请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我们两国人民、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希望，即我们这一代能给他们留下和平与和睦的遗产，干杯！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节选)

(巴勒斯坦)亚西尔·阿拉法特
1974年11月13日于纽约联合国大会

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2004),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领袖。生于耶路撒冷,属逊尼派穆斯林。曾参加过第一、二、三次中东战争,并入埃及军事学院学习。历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之职。1989年被巴解中央委员会选举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3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1994年与拉宾、佩雷斯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1996年巴勒斯坦举行的首次大选上,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自治政府)主席。2004年病逝于巴黎。

多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生活在战火的煎熬之中,他们被驱逐,被打击,过着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的生活,整个民族所流淌的鲜血永远也没有被偿还的希望。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的民族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我们并没有和我们敌对的民族针锋相对,也没有失去分辨朋友和敌人的能力。

我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及巴勒斯坦革命领导人的身份保证,在我们说到巴勒斯坦人的明天时,我们也包括了那些与我们和平共处的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再流一滴血,我们也不希望再看到杀戮一再发生。

我请求你们帮助我们的人民实现自治的理想。这项权利在联合国宪章中有着明文规定,而且从宪章起草的那一天开始起,就已经在联合国的历史中得到反复应用。我再一次请求你们,请帮助我们的人民回到我们的家园,武力、暴政的压迫使我们远离了自己的土地,我们想回去,想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自由地生活,享受我们应得的一切

权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建人类文明；只有这样，耶路撒冷才能再一次成为所有宗教和平共处的神殿。

我请求你们帮助我们的民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今天我是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的，请别让橄榄枝在我的手中掉落。

在以色列国会的演讲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

1977 年 11 月 20 日

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埃及前总统。出生于米努夫省。1938 年毕业于开罗军事学院。1939 年秘密建立“自由军官”小组,从事反英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52 年追随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国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民族联盟总书记、国际伊斯兰协会秘书长、副总统等职。1970 年任总统。执政期间,改一党制为多党制,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废除《埃苏友好条约》,中断与苏联的关系,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73 年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因与以色列进行了和平谈判而获 1978 年诺贝尔和平奖。1979 年签订《埃以和平条约》,以色列与埃及两国间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1981 年遇刺身亡。

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不是在几行官样文章上签个字这么简单,而是要重新撰写历史。

和平不是为了维护某种贪欲或者是掩盖某种野心而进行的宣传竞赛。和平在其本质上是一场战争,它要反对一切野心和贪欲。

古往今来的经验使我们大家知道:无论是火箭、战舰,还是核武器,都不能带来安宁。恰恰相反,它只会给这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

我们应该:

为了我们全国人民,

为了人类创造的文明,使各地的人们不受武力之威胁。

我们应该运用提高人类地位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全部力量,提高人道主义的影响力。

如果你们允许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我的呼吁的话,我

会以最为诚恳、最为真挚的态度向以色列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和孩子们说出下面的话:我从期盼和平的埃及人民那里为你们带来了和平。

我为你们带来了和平的使命——埃及人民的使命;埃及人民没有任何偏见,在他们看来,信奉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的每个人都应该以友好、友爱、互谅互让的态度生活在一起。

安全、平安、和平——这就是埃及人民希望我忠诚地肩负起来的神圣使命。

以色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鼓励你们的领导为和平而战吧,让他们把力量集中到建造和平的大厦上面,而不是试图以毁灭性的火箭去将碉堡和坚固的掩体炸个粉碎。

为全世界提供一副新人的形象吧!让他们成为现代人类、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和平人类的楷模。

告诉你们的孩子们,最后一次战争、痛苦的最后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新的友爱、幸福、自由、和平的生活已经降临。

失去儿子的母亲,

失去丈夫的妻子,

失去父兄的孩子,

一切战争的牺牲者,

你们要对和平抱有希望,要让歌曲成为象征胜利的果实,要使希望成为工作和斗争的准则。各国人民的意志就是真主的意志。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在我到阿科索清真寺进行礼拜之时,在我访问复活教堂的时候,我都曾以至诚之心向至高无上的真主提出祈求,希望他能赐予我力量,赐予我坚定的信心,让我为了现在的幸福、更为了将来的幸福,实现我所希望的梦想。

我已经顾不上交战国所通行的先例和传统了。尽管阿拉伯的土地还在被占领之中,尽管当我宣布准备到以色列来的时候,许多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一时之间甚至无法接受我的这一举措,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对我此行的动机多有不实之测。尽管这样,我还是凭借着纯洁的信仰,凭借着完全忠实于我国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感情做出了这一决定,选择了这条充满

艰辛——甚至在许多人看来是异常艰辛的道路。

我决定坦率地、光明磊落地来到你们这里。

我决定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一份微薄贡献;我决定将不带任何偏见和主观色彩的事实真相讲给你们听。

我绝非为了哗众取宠。

我绝非是为了赢得一个回合——一个现代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回合——的胜利。

这是一场战斗,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的战斗。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战斗,也不仅仅是以色列领导者们的战斗。

这是生活在我国土地上的、有权享受和平的全体人民的战斗。对于千百万心中蕴含着天理和责任感的人们来说,这场战斗至关重要。

当我做出这一决定时,很多人都曾问我对于这次访问可能达到的结果和对于这次访问的期望是什么。

我要对所有的提问者郑重宣布: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转达一项使命。我当初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会取得何种结果才做出访问决定的,至于我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请真主为我作证。

真主啊!请让我重复先知扎克里亚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你们都热爱正义和和平吧!"

请让我再引用弥足珍贵的《古兰经》中的一句话:"请相信真主吧,相信真主对我们做出的启示吧,相信他对伊卜拉欣、伊斯梅尔、伊斯哈克、雅各布和犹太部落的启示吧!相信穆萨、耶稣和先知们从他们的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吧!我们不想歧视任何人;我们是信仰真主的穆斯林。"

"伟大的真主满怀救世之热忱。"

祝你们和平!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

(前苏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978年6月8日于哈佛大学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前苏联作家。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对斯大林有所不满,被判处八年劳改,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62年,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1965年受到公开批判。1968年在西欧发表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1969年被前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未能亲自去领奖。此后,《1914年8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先后在西欧发表,1974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这是索尔仁尼琴1978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

对一个旁观者来说,当今西方社会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意志的衰退。西方社会,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个别来说,都丧失了意志,每个国家、每个政府和政党,即使如合众国也概莫能免。这种状况在统治阶级以及上层知识分子中尤为突出,让人觉得整个社会都失去了意志。当然,还有许多意志勃发的个体,可他们却没有对社会生活产生什么重大影响。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中均表现出这种压抑、被动以及困惑的精神状态,尤其当他们诡辩那些产生在软弱和怯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策是如何现实、公正,如何符合理智和道德准则时,这种精神状态就更加明显……

难道非要有人指出,自古以来,意志的衰退就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

在现代西方各国形成之初,他们所宣扬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政府的

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由与幸福（这一点在《独立宣言》中有比较明确的表现）。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和社会发展，我们终于可以将上述愿望付诸实践了，社会福利就是其结出的果实。社会给予每个公民他所希望得到的自由与物质，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足以保障幸福。当然，这一切仅是从理论角度来说，而且这里所说的幸福含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有所贬损（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都忽略了一个心理细节问题，即在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的无休无止的欲望驱使之下，为此所进行的奋斗使许多西方人的脸上都留下了忧愁甚至是抑郁的痕迹，虽说他们一向善于将这种神情深埋心底。这种紧张繁忙的竞争充溢在人的整个心灵之中，人们根本就不可能据此通往自由的精神世界）。现在，国家在许多方面将个人自主权利给予人民；大多数人所享受的福利条件是他们的前辈连想都不敢想到的；人们可以在这些理想的指引之下，去教育、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走向拥有健康、幸福、财产、金钱和闲暇的生活之路；使他们在娱乐方面拥有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选择空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有谁会甘心放弃眼前的一切呢？人们为什么要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去维护公众的利益呢？尤其是为什么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呢？

甚至连生物学家也在告诫我们，长期的安逸舒适对生物而言并非好事。现在，西方社会中安逸生活的消极的一面已经逐渐暴露出来……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会建议以今日的西方社会作为我国改革的模式，我会断然做出否定的答复。不，我不能把你们的社会作为我国改革的理想模式进行推荐。今天，我国人民在承受了沉重的苦难之后，其精神境界已经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线上，正处于精神贫血状态之中的西方制度对他们并无任何吸引力可言。甚至连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生活特点也是非常可悲的。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在西方社会中日益衰退的人格，却正在东方得到稳固加强。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六十年以及东欧在过去的三十年所经历的精神磨炼已经将西方人的经历远远甩在后面。错综复杂、艰难痛苦的生活重负比西方福利社会造就出了更加坚强、更加深沉，同时也更加多

彩的人格。因此,如果将我国的社会改造成你们那样,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得到加强的同时,在另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势必会变得更加糟糕。当然,就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可是,如果像你们的社会这样,长期停留在这种没有灵魂、一成不变的平淡惯性之中,再好的人格也会被辱没。在经历了几十年暴力和压迫的苦难之后,人们的心灵最为渴盼的是更加高尚、更加热忱,同时也是更加纯洁的东西,今天这种普遍的生活习惯所能提供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令人讨厌的商业广告的侵扰、愚蠢的电视节目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音乐——并不是它所需要的。

所有的这一切被全球各地的人们看在眼里。西方生活方式再也难以成为经典。

历史往往会通过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来对一个正在遭受威胁或者是即将灭亡的社会提出警告。事实上,有的时候这种警告是相当具体而明确的。举个例子,你们这个民主和文化的心脏只要停上几个小时的电,就会有成群结队的美国公民冲出家门,到处滋生事端,制造混乱。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井然有序只是一层薄薄的表皮,这个社会体系实际上是相当不稳定和不健康的。

可是,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物质和精神生存而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并不是一个模糊的远景,它早就开始了。邪恶势力正在发动进攻,人们已经感受到他们的压力;可是看看你们的电视屏幕和宣传物,却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和平景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邻人实与我们并无区别

(英国)罗伯特·朗西
1982年7月26日于伦敦坎特伯雷大教堂

罗伯特·朗西(1921—),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第102任大主教,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军队十字勋章。

1982年4月2日,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南大西洋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领土主权展开战争,双方损失惨重。至6月14日,以英军获胜而结束。1982年7月26日,在英国政府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为死难者举行的祈祷仪式上,罗伯特·朗西发表了这篇演讲。

作为一名基督徒,究其本质而言,我们的希望不在于人类天然本真的善意和理性。我们认为,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去认识到自己是仁慈博爱的宇宙之主的孩子,从而克服阶级、教派以及种族的致命私利。如果人认识到自己是万物造物主的爱子,他将乐于视世上的邻人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对于那些有权对上帝的旨意进行解释的人来说,他决不会认为上帝仅仅只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是某个民族,这也是其中的缘由之一。战争源于热忱与忠诚,这种热忱与忠诚本该奉献给上帝,却错误地献给了取代上帝的其他东西,而民族主义是其中最危险的一个。

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邪恶滋生出许多盲目的凶残,上星期在这个城市里就有许多人因此受到残杀或致残。在面对由于人的不公正和非理性可能会给世界带来的更大的灾难时,尽管我们有时并非心甘情愿,可武力还是有其必要性的。可即便如此,并非一切已经过去,希望仍然尚存。即便战争失败,希望也并未完全丧失。在莎士比亚那场伟大的战争戏剧[1]里,亨利五世说:"邪恶中亦有善的存在,可人们却往往对之视而不见,轻

① 指《亨利五世》。

易将其舍弃。"冲突双方的人们都在哀悼着。在祈祷中,我们理所应当地回想起自己国家失去的人们和战死的阿根廷年轻士兵的家属。共同的悲痛会使参战的双方最终走到一起来。共同的痛苦可以化为一座和解的桥梁。我们的邻人实与我们并无区别。

我收到了大量有关这次礼拜仪式的信件和劝告。有些人在信上质疑道:"为什么要把上帝扯进来?"好像是抬出上帝特意支持某种特定政策或者是态度一样。我们的祈祷和仪式的目的截然不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世界才重新充满希望。我们在祈祷中来到鲜活的上帝面前。我们带着人类的情感,为取得的成就和勇气倍感自豪,为遭受的损失和毁灭深感悲伤。我们坦诚面对,并不装腔作势地以时尚认可的意见和感恩为谈资。我们的哀痛、自豪、耻辱和信念不可避免地因人而异。当我们把这些注入到祈祷,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真正倾心于上帝,而不仅仅是求得他的认可,那么上帝就有可能对我们产生作用。他能使我们的同情更加深切,使我们的感恩之情更加醇厚。那些痛悼亡子的父母们也许会在这里找到一丝慰解,找到一种精神,把我们的同情推而广之,扩展到阿根廷所有失去儿子的父母身上。

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将会发现其内心很难实现这一巨变。不过这种巨变对我们而言却是极为必需的,否则所谓的和平和和解不过是空中楼台,万难实现。我曾听到不少报道,说参战的士兵在谈到面临生命根本的时候,即使是在冲突之中,也能够寻找到新的力量源泉和同情。可笑的是,有时倒是那些无所事事地坐在家中的看客们,不论是否支持这场冲突,仍是态度粗暴,麻木不仁。

心中没有上帝便不能称之为人。在上帝面前,人会将自己的失败与缺点暴露出来,可与此同时也得到了力量,把自己的生命和行动越来越多地化为对其同类人的爱与同情。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点时,生命才会继续繁衍下去。我们面临着抉择。人掌握着毁灭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某个上帝替代者的祭坛上将整个人类毁于一旦。同时人也可以选择与万生之父的上帝同在。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我坚信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觉醒之中,意识到此时此刻,这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教堂是人永远把其各种经历——出生、嫁娶、死亡、同上帝若隐若现的交流、我们同他人之间脆弱的联系——带到那里,从而使我们得到基督精神深化和指引的地方。就在今天,我们将感恩、悲哀与对更加有序世界的期望交织在一起。祈求上帝净化、壮大,并继续指引朝着他的爱与和平王国前进的人们。阿门。

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

(英国)诺斯克特·帕金森

1982 年

诺斯克特·帕金森(1909—),英国著名企业管理大师,曾著有《帕金森定律》一书。

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际关系学说风行全球之际,诺斯克特·帕金森所做的一篇演讲。

许多人都抱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作为管理学著作中的一个章节而存在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的,绝对不是这样。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部管理学著作论述的全部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最终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

使所有人愉快地相处不仅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更应该是管理工作的全部。因为在一个企业里,操作机器、加工原材料以及其他的种种事情最终都是由人来完成的。

资金、材料、机器是每个工业企业必须要密切注视的部分。可是,毋庸置疑的是,只有通过人的努力,经理才能将他预期的目的付诸实践。我刚才之所以说对人的处理——包括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特点、他们的脾气——是一个经理的主要工作,原因就在于此。管理工作并不仅仅限于主持一些重要的活动,更应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管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也许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真的拿这种态度去对待人的话,情况将变得非常糟糕。因为乔治对你采取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你对他耿耿于怀达数月之久。而实际上,只要上司稍加详查,这种轻率和惹人生气的态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管你手下有5000个职工还是只有5个职工，如果你确实想把企业搞好，就必须要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待人接物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那些能够采取正确方式待人接物的管理人员理所应该得到重用。

那些整天坐在有空调、舒适而宽敞的办公室里，从不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周围都发生了些什么的上司会令人不可理解的。要知道，签署一份备忘录远比走出办公室亲自考察一番容易得多。伟大的德国罗曼尔将军之所以事业有成，个中原因就在于他经常亲临现场进行指导，解释原因，解决困难并督察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罗曼尔的工作方法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如果管理人员能够把它运用到工厂、学校、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也会收到同样的效果。如果想对普通民众有所了解的话，那么，除了亲自与他们接触之外将别无他法。民众对于他们不了解的人往往不太感兴趣，可是一旦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情况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当你以同情、外交、忍耐的态度向下级布置任务时，一定要切记，在你和善的态度背后，一定要以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作为坚定的后盾。同情心是应该具有的，道理是可以讲的，但你必须要让你的下级知道，在坚持工作高标准这一点上，你根本就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如果他们的工作达不到你的这个标准，你势必将会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在对待工作任务这个问题上，你采取的是一种外柔内刚的态度。

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未必就一定要做得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对你的职工而言，这些实际上并不重要。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他们的上司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企业中究竟占有何等地位。伟大的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在大型企业林立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感觉到自己被完全忽视。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时候，一个好的领导人就有了充足的用武之地。他应该努力使他们的职工相信，他们对这个企业而言至关重要。于是，当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家属生病时，他应该最大限度地给予同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向他们敞开心扉。生产的自动化客观上要求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务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职工的生活。

当雇员退休或者逝世时，他的上司往往会对他和他的工作极尽夸赞之词，可是，当他尚且在世、在职的时候，却从来也没有人夸赞过他一句。

相反,上司们总是对他们吹毛求疵,动不动就大肆批判一番。为什么这么吝啬你的赞美之词呢?要知道,要想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这可是最好的办法。这种办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即使你的妻子可能胖得像一头喂养得很好的母牛,你也应该对她说,正是她这种丰满、健美的风姿,才使得你和其他所有的人对她如此痴迷。这样一来,她几乎可以为你做你所需要的任何事情。即使某项工作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完成得很好,那也应该对当事人表示出你的赞扬。毋庸置疑,受到表扬的人一定会倾其全力把工作做好。领导人之所以不肯轻易表扬下级,是因为他们害怕当事人会因此沾沾自喜,从此对工作不再认真负责。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他人的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表扬是最有效、最廉价,同时也可能是最好的一种管理手段。

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受到你的愚弄。也许你的职员看上去显得相当文静和羞怯,可是,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同样会表现得如老虎一般凶猛。所以要记住,当你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时候,仅有一点点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善良和真诚才是最可靠的依托。不要以为人们会长久地受到你的欺骗和愚弄。这是不可能的,纸里终究包不住火。

如果没有成绩,即使辞藻再华丽,感情再热烈,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对企业来说,提供服务和生产才是它最主要的业务范围所在。在一个兴旺发达的企业中,即使领导人偶尔有些粗鲁的言辞也无伤大碍。有时我们聘来的经理也许会冷若冰霜,可是,只要他能够尽心竭力,认真检查职工是否通力合作,并努力完成他们的目标,那么他同样是一个好经理。即使他缺乏能言善辩的口才以及火辣热烈的感情,你也不必为此心生烦恼:人和人的脾气总是有所差异的,不可能完全强求一致。

人们在工作中常常谈到该如何登上高级宝座的问题,可是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在一个企业中,高级宝座的数量通常是非常有限的。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努力说服自己甘居二、三等职位或者是下级官员。可偏偏有许多人对此心有不甘。他们变得垂头丧气,郁郁寡欢。可是,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只有登上最高职位才是活着的最高理想呢?生活中许多事情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也许你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天才的音乐家,或者是一个乒乓

球冠军、一个慈祥的父亲和一个对妻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丈夫。这些品质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一个最高职位的工作的话,一定不要过于烦恼。说不定你身上有着某些为职位较高的人所不具备的品质,而这些品质足以与他们的高职位相媲美。

你看,那一群女孩子正在对他大献殷勤。可是,对他人的前途做出许诺却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人们会年复一年、一字一句地把你说过的话记在心上。因此,在力所不能及的前提之下,你最好不要轻易做出承诺,而且最好不要让任何人产生任何的误会。因为每个人的讲话都存在模棱两可之处,都可能会被误解,而那却并非你的本意。

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劳伦斯·艾帕雷多年以前曾指出:管理管的不是物,而是开发人才。这是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一名领导人,他的责任就在于培养职工,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如果他能把这件事办好了,不仅可以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为提职晋升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他还将拥有一大批精明能干的、训练有素的、完全忠于他的以及通情达理的职工队伍。对于这样积极进取的领导,又有谁会保持麻木不仁呢?

如果你想与别人共事(事实上每个人也必须要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共事),你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你应该经常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检验你的决定的正确性。应该经常地进行换位思考,尽量不要受到感情的影响。只有这样,你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对一个平庸的领导人来说,他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他的下级在他面前总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下级经常会对他们的上司极尽谄媚之词。在其周围有一批勇于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一名精明的领导人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必须时时警惕那些在他面前只会一味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人。否则的话,他势必会被他们置于困境之中。领导人因为忙于事务,很可能会在匆忙之下做出错误的决定,于是,这时,在他周围的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纠正他的错误。

和群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方面发生争执,导致口角甚或大动肝火。没办法,人的个性千差万别,这种争执有时

难以完全避免。身处此时的环境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永恒的世界相比较,人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世界已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任何事情都有其发生、发展进而消亡的历史过程。因此,要记住,当下次有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使你心生烦恼时,你应该运用正确的观点去进行分析,与永恒的世界比较起来,你那点小问题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向亡灵宣战

(美国)罗纳德·里根
1984年6月6日于诺曼底奥克角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2004),美国第40任总统。毕业于尤里卡学院,曾为演员,二战期间曾应征入伍。1981至1989年连任总统。里根执政期间,在政治上努力压缩政府开支、减少国营事业、降低通货膨胀率;对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强硬立场,并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在第二任期内,曾经遭受"伊朗门丑闻"困扰。

1984年6月6号,纪念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四十周年的庆典在法国小城阿罗芒什的海滩上隆重举行,罗纳德·里根在庆祝仪式上发表了这篇演讲。奥克角是矗立在诺曼底海岸中的一块巨石。

我们在这里纪念历史上的那一天,盟国人民为使欧洲大陆重获自由,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在漫长的四年中,欧洲大部笼罩着可怕的阴影。自由国家沦丧,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呼喊,千百万人的口中发出自由的呐喊。欧洲处于被奴役之中,全世界都为她的最终获救做着祈祷。救援行动在诺曼底开始了。在这里,盟国岿然不动,展开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反对暴政的大战。

我们站在法国北部海岸迎风而立的孤兀顶端上。空气如此柔和,可是四十年前的此时此刻,却四处硝烟弥漫,士兵的呐喊声、步枪的劈啪声以及大炮的怒吼声响彻云霄。1944年6月6日拂晓时分,225名突击队员跳下英国登陆艇,奔向峭壁脚下。他们所要执行的是这次进攻中最为艰难同时也最需要考验胆量的任务:他们要攀上光滑突兀的悬崖峭壁,清除敌人的火炮设备。据可靠消息,为了阻挡盟军的前进,德军在这里部署了一些威力无穷的火炮,而且还准备在海滩上进行演练。

突击队员们抬起头来,看到敌兵正趴在悬崖的边缘,用机枪朝他们扫

射，朝他们扔手榴弹。这时，美国的突击队员们已经做好了攀爬的准备，他们把绳梯投到峭壁上，开始往上爬。一个突击队员倒下去，另一个又冲上来。一条绳索被割断，就抓住另一条继续向上爬。攀爬，反击，站稳脚跟。突击队员们很快便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顶端。就在他们将悬崖峭壁上的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同时，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也打响了。他们来到这里时一共是225人，在经过两天的战斗之后，只剩下其中的90人还能继续扛枪战斗。

我身后是一座纪念碑，象征着突击队员像尖刀一般猛刺向峭壁的顶端。在我面前是把尖刀刺上去的人们。

这些就是奥克角的孩子。这些就是登上峭壁的战士。这些就是帮助解放欧洲的先锋。这些就是帮助结束战争的英雄。

先生们，我看到你们，不禁想起斯蒂芬·斯彭德的诗句。你们是这样的一些人："一生为生命而战……在充满生机的空气中刻下你们的荣耀……"

经此战后，不知不觉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登上悬崖的那一天，你们尚且年轻，有些人甚至稚气未脱，正处在对未来甜蜜生活的憧憬之中。然而，你们却甘心来到这里冒如此大的风险。这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什么使你们舍弃求生的天性，冒着生命危险去夺取这些悬崖峭壁？是什么使汇聚于此的所有官兵们情绪如此高涨？看着你们，不知怎的，我们便慢慢知道了答案，那就是信仰，是信念，是忠诚，是热爱。

诺曼底的战士们坚信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是正确的，坚信他们是在为全人类而战，坚信公正的上帝会在这个滩头或者是下个滩头将恩惠赐予他们。他们深知，为解放而使用武力与为征服而使用武力在道义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感谢上帝，我们还一直记着这一点。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解放，而不是为了征服，所以你们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而历史证明，你们的坚信不疑无比正确。

你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祖国值得为之一死，民主同样值得为之一死，因为它是人类创立的最值得尊重的一种政府形式。你们所有的人都热爱自由，你们所有的人都愿意打倒暴政，你们知道祖国人民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在《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
1984年12月19日于北京人民大会堂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英国著名政治家。生于林肯郡格兰瑟姆,毕业于牛津大学。1967年参加影子内阁,1975年成为英国保守党女领袖,并在1979至1990年间连续三次任英国首相,成为20世纪任期最长的首相。其政治哲学被人称为"撒切尔主义",特点是置批评者的反对与支持者的怀疑于不顾,坚持一己之政策决不动摇,素有"铁娘子"的称号。

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随后,撒切尔夫人便发表了这篇演讲。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对于邓小平主席的大驾光临,我感到特别高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所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无论是在香港的生活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还是在国际外交史上都将成为一个里程碑。这个协议为从现在起到1997年以及1997年以后这段时期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以及为保持香港的继续稳定、繁荣和发展打了坚实的基础。

我不禁愉快地回忆起1982年9月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来。在那次会见邓小平主席的时候,我们同意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展开会谈。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成为我们的一致共识。正是在自豪和对前途充满乐观的精神的指引之下,我才再次来到北京签署这项作为会谈成果的协议。

必须指出的是,谈判并非一帆风顺,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有时双方不得不直面某个困窘的局面,有时也会出现紧张的气氛。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需要依赖双方共同的诚意、友谊以及对于香港前途所

共同担负的义务。这是取得成功的原因。我谨对在杰弗理·豪爵士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领导下的两个谈判代表团及其全体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才使我们今天顺利地签署下这个协议。

这项协议与英中两国的政治要求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即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50年中，香港人民将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则负责制定自己的法律。协议还允许香港继续制订自己的经济、财政和贸易政策，并可适当地参加国际组织和协议。它保持了香港所熟悉的法律制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总之，协议为香港的未来提供了所必需的保证，使香港能够继续以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身份在世界上发挥其重要作用。

英国议会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认可了协议中的这些特点，并批准了各自政府进行签署的意向。香港人民对决定他们前途的协议进行了充分的公开辩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表示有些保留，并要求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但很明显，他们认为，协议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协议也受到了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和经济界的广泛赞扬。联合国秘书长说，这个协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的榜样。国际善意和支持今后对香港至关重要。我毫不怀疑，香港会得到这种善意和支持。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为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

协议是香港人民今后赖以发展的基础。他们将以干劲、毅力和决心来进行工作，他们以具有这些品质而著称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确信，他们将使香港变得比现在更加繁荣。

英中两国继续负有责任来保持香港人民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在这个庄严的国际协议里，为此奠定了基础。通过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为履行协议提供了合作的场所。今天，总理先生和我签

署的这项协议,表明我们对协议承担义务的决心。贵国政府一再表示,协议中有关香港的安排不是权宜之计,这种保证使我感到鼓舞。这些安排是长期的政策,它们将写入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并在 1997 年以后的 50 年内保持不变。

就我而言,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取得成功。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前,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政府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进行到 1997 年以后,直至 2000 年。

谈判本身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它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在今后的合作中,我们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这对英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最重要的是,这对香港人民有利。

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独特的仪式。情况是独特的,协议也是独特的。我们的确应该有一种历史感,一种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

何谓智慧？

(捷克)米兰·昆德拉

1985年5月于耶路撒冷

米兰·昆德拉(1929—)，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音乐家及电影制作者。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在1967年夏天捷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因发表长篇演讲被开除捷共党籍，被剥夺了公职，著作遭禁毁，还不时受到当局的传讯。1975年移居法国。代表作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1985年，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问世后，昆德拉被授予以色列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1986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六位候选人之一。

这是昆德拉1985年在接受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时所做的一篇演讲。

以色列将最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国际文学，在我看来，这绝非偶然，而是来源于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事实上，犹太的伟大人物们远离他们的出生地，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始终对超民族的欧洲，即被视为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块土地的欧洲怀有特殊的敏感。如果说在对欧洲产生出悲惨的绝望之情之后，犹太人仍然对于欧洲的世界主义念念不忘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作为他们重新找到的小小的祖国而言，以色列在他们眼中就具有了欧洲心灵的意义，只不过这是一个长在身体之外的奇特的心灵而已。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了耶路撒冷奖，并深深感受到了犹太世界主义精神的名字与印记。我是作为小说家而获奖的。我要强调我小说家的身份，而不说自己是一位作家。按照福楼拜的说法，小说家是那些想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消失在作品之后就意味着放弃公共人的角色，这在今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无论你是否重要，都要被大众传媒推到亮得令人无法忍受的舞台上，而这些传媒与福楼拜的意图却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想让作家消失在作品之后，而是想让作品消失在作者

的形象背后。在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以逃遁的困境之中,在我看来,福楼拜的观点不啻是一个警告: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的角色,则将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他们的作品便极有可能被视为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然而,小说家实际上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我想把这个问题进一步阐释一番,我的意思是说,小说家甚至都不是他自己思想的代言人。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第一稿的时候,安娜是一个令人非常反感的女人,她的悲惨结局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可小说的定稿却与之截然不同。可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本人在这个过程中间改变了他的道德标准所致。我更相信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倾听到的不是他个人的道德标准,而是另外的一个声音。他所侧耳倾听的正是我乐于称之为智慧的那种东西。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可以倾听到这种超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会比它的作者要更加高明一些。比自己的作品更加高明的小说家应该换一个职业。

可是,这个智慧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小说是什么呢?犹太人有一句精彩的俗谚:"人们一思索,上帝便会发笑。"在这个俗谚的启示之下,我乐于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在某一天听到了上帝的笑声,欧洲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小说便因此应运而生,我很喜欢把小说艺术来到世界当成是上帝发笑的回声。

为什么上帝一看到人们思索便会发笑呢?因为人一思索,真理便会离他而去。人越是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差距就越远,因为想象中的人与实际生活当中的人并非完全一致。早在现代的黎明时分,中世纪的人们就已经将这一基本境况暴露出来:堂·吉诃德思考,桑丘思考,可最终不仅是世界的真理,就连他们自我的真理也离他们而去。早期的欧洲小说家们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它之上建立起新的艺术来,这就是小说的艺术。

弗朗索瓦·拉伯雷创造了许多新鲜的词汇,它们后来都融会到法兰西语言和其他语言之中,可是这些词中有一个却被人们所遗忘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个词是不快活的人,源于希腊文,是指那些不笑和没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不喜欢这种人。对他们心存芥蒂。他抱怨说那些不快活的人"对他如此残忍",以致使他差点停下笔来,并永不再写作。小说家与不快活的人之间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不快活的人从来也

没有听到上帝的笑声，他们始终坚信：真理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思考同样的问题，他们自己就与他们所想像的完全一致。可是，人之所以为人恰恰就在于他失去对真理的肯定和对别人的一致肯定。小说纯属个人想象的天空，在这片天空之上，没有人可以成为真理的占有者，安娜不行，卡列尼娜不行，可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安娜如此，卡列尼娜同样如此。

在《卡刚都亚和庞大固埃》第三卷中，欧洲小说中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庞大固埃被一个问题所苦苦折磨着：他该不该结婚呢？他到医生、算命先生、教授、诗人和哲学家那里去寻求帮助，他们引经据典，搬出了希波克拉提、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是在进行了一番浩大的、博学的研究之后——它整整占据了一部书的容量——庞大固埃仍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结婚。我的读者们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却从一切可能的角度，对这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结婚的可笑而又基本的状况进行了一番审查。

拉伯雷博学非凡，与笛卡儿的哲学相比，别有一番滋味。小说的智慧与哲学的智慧不是一回事。小说不是诞生于精神理论而是诞生于幽默的精神之中。欧洲真正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它对最具欧洲性的艺术形式——小说缺乏真正的理解，它既没有理解它的精神，它的渊博的知识和发现，也没有理解它的历史自主性。诞生于上帝笑声之中的艺术究其本质而言，不仅与意识形态的可靠性不尽相同，而且恰恰相反。它就和帕尼罗帕一样，在夜里将神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们在前一天精心编织的地毯拆了个乱七八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着 18 世纪的病症，甚至老调重弹说俄国专制主义的不幸是欧洲的作品，尤其是启蒙时代无神论理性主义和信仰理性巨大威力的作品。我认为自己尚无能力与那些视伏尔泰为古拉格责任承担人的人们去争论些什么，我只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18 世纪不仅仅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也是——而且更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克洛什的世纪。"

在这一时代所有的小说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迪传》一书。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斯特恩以一个夜晚的回忆肇

始，主人公被构思出来，他刚要开始自己的讲述，突然被另一个想法所吸引。紧接着，这个想法又通过自由结合的方式引发出另一个线索、另一个故事，一个接着一个，离题越来越远。在随后上百页的篇幅之中，小说的主人公项迪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似乎是在耍花枪。可是，作为一种艺术，技巧绝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必须要回答如下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其真意何在？与斯特恩同处一个时代的菲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而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蕴含在行动的阻滞中断之中。

也许一场小说与哲学的重要对话就此展开。18世纪的理性主义源于莱布尼兹的一句名言：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这个信念的推动之下，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所存在的必然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具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就必须要舍弃掉每一个没有理性的行为。所谓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似乎是由原因、结果、失败和成功组成的一个链条，人们用焦虑的目光注视着这个链条飞快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面对把世界简化为因果联系，斯特恩以自己的小说形式向世人证明：他不是从行为之中，而是从行为的终点处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的思绪优哉游哉地在自由的想像之中四处飘逸着。看斯特恩的小说，人们根本无须在离题万里的枝节上去寻找人的存在及其真意到底为何。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和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因此，在评判一个时代的精神时，不能只从思想和理论概念人手，还必须充分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尤其是小说艺术的特点。19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世界历史的精神已经被他牢牢把握住。可是与此同时，福楼拜却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19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意识到了愚昧的存在。可是由于知识的贫乏和教育的不足，人们对它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与人类相伴而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身处热恋还是直面死亡，都与愚昧紧密相连。爱玛死后，郝麦和布尔尼森的对话简直愚不可及，就像是一种葬礼上的祈祷。福楼拜本人对愚昧的看法更

是惊世骇俗，在他看来，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追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一同发展起来。

福楼拜带着快意的激情，刻意收集了一些世人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和时髦而编写的说教之词。他为此还专门编写了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如下观点："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在于对各种思潮的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特发现对未来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比马克思或者是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没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或者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可是却无从抗拒各种思潮的泛滥成灾。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被输入电脑之中，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很有可能会凝聚成一股势力，使独立思考和个人创见无藏身之所。这股势力足以扼杀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出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20世纪30年代一位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海尔曼·布洛克写下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相抗争，最终却被其打翻在地。"

媚俗这个词源于上个世纪中叶的德国，指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就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些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媚俗就是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将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包装起来，使我们对自己、对我们思考和感觉的平庸流下同情的泪水。

五十年的时光不觉飞逝而过，布洛克的名言在今天更加显示出其积极意义。为了讨好大众，赢得多数人的注意，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媚俗。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渗透之中，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也日趋媚俗。直到最近，现代主义还仍然意味着不肯墨守成规，对既定思维模式以及媚俗的反叛。今天的现代主义已经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洪流混合在一起。所谓新潮就是有意识地赶时髦，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去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

对那些不懂笑为何物，且毫无幽默感的人来说，他们不仅墨守成规，而且还哗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就像我刚才强调过的那样，这种艺术是源于上帝笑声的回响而发的。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是真理的绝对掌握者，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和欧洲

现代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我指的是一个理想化的“欧洲”，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这个梦想经常遭到背叛，可也正是在它的光芒照耀之下，我们才团聚在一起，它已远远超越了欧洲地域的狭隘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也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发笑也无幽默感可言的家伙正在远处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战争年代，在这个命运多舛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猜透了我的良苦用心。我并不是在刻意回避那些被大家认定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欧洲文明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考、个人创见和神圣的个人生活不受侵犯的权利正在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欧洲文明的精髓所在——就像被放进一个小银盒一样，被珍藏在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之中。我想将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当看到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时，上帝不由得笑了起来。

未来不属于弱者

(美国)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1986年1月28日于白宫总统办公室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美国陷入一片悲痛之中,里根总统旋即在办公室中进行了这次演讲。

十九年前,几乎就是在今天,在一次可怕的地面事故中,我们损失了三名宇航员。我们从来也没有在飞行中丧失过飞行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灾难。也许我们已经忘记,航天飞机的机组人员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挑战者号"的七位勇士深知其中的危险,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向这七位英雄致敬:迈克尔·史密斯、迪克·斯科比、朱迪恩·伦斯尼克、罗纳德·麦克奈尔、埃利森·奥尼祖卡、格雷戈里·贾维斯、克里斯塔·麦考利夫。我们举国哀悼失去的英雄。

对于这七个人的家人而言,我们不会像你们那样真切地感受到这场灾难带来的打击。可是我们感到了损失,我想你们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你们的亲人勇敢无畏,他们以他们的特殊姿态和特殊神情告诉我们:"把挑战交给我吧,我会满怀喜悦地去迎接它们!"他们渴望探索宇宙,渴望揭开宇宙的奥秘。他们希望尽其所能,他们做到了。他们为我们所有人做到了。

这个世纪,我们对奇迹已经司空见惯,很难再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赞叹不已。可是美国航天计划二十五年以来所做的正是这些工作。我们对太空计划已经习以为常,也许已经忘记我们实际上才刚刚起步。我们仍然是开拓者。他们——"挑战者号"全体机组人员是开拓者。

我要对观看航天飞机发射的美国的孩子们说上几句。我知道这的确很难理解,可是类似这样令人痛苦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探索和发现过程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承担风险、拓展人类世界范围的一部分。

未来不属于弱者，未来属于强者。“挑战者号”全体机组人员把我们推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

我一直对我们的航天计划充满信心，并满怀敬意。今天发生的这场悲剧决不会使这一点受到削弱。我们没有隐藏自己的航天计划。我们没有保密和隐瞒。我们光明正大地公开实施它。这就是自由的方式，我们一分钟也不会改变它。

我们将继续探索太空。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航天飞行，有更多的宇航员，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平民，更多的教师进入太空之中。一切都不会到此为止。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旅程会永远继续下去。

我还想说的是，我希望自己有机会与或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或为完成此次任务而工作的每一个人谈话，告诉他们说：“几十年以来，你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令我们颇为感动，铭刻在心。我们了解你们的痛苦。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分担。”

今天是一个巧合。三百九十年前的今天，伟大的探索者弗朗西斯·德雷克勋爵死在了巴拿马海面附近的一条船上。在他活着的时候，最大的疆界就是海洋。就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生在海边，死在海上，葬在海中。”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对“挑战者号”机组人员说：像德雷克一样，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了他们的一切。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组人员的生命历程给我们带来了荣耀。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见到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正准备上路，向大家挥手告别：“从大地粗暴的镣铐之中摆脱出来，去触摸上帝的脸。”

出狱演说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1990年2月11日于南非开普省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出南非开普省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这是他出狱后发表的首次演讲。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谨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表示我的敬意。我不是以一名预言家,而是以你们谦卑的公仆、以人民公仆的身份,站在这里,站在你们面前。

正是你们的不懈奋斗和英勇牺牲,我才有可能在今天站在这里,所以,我准备将余生奉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遍及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做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最亲切、最热烈的感激之情。

今天,绝大多数的南非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已经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任何前途可言。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场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彻底葬送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以及其他行动,一定会导致、而且最终也只能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使我们这片大陆蒙受了难以估测的损失。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因此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流离失所,找不到就业的机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的人民卷入政治冲突的斗争之中。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了非洲人民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是我们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暴力而采取的纯属自卫性质的行动。

今天,使我们有必要进行各种武装斗争的诸多原因依然存在着。除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希望不久之后可以制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避免再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忠诚、最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对于它所提出来的目标、战略和策略,我完全赞同。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项在过去极为重要的任务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任何领导人都无力独自将所有的这些重任担于一身。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我们的观点,并赋予民主机制以权力,由它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施民主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运动的领导人要通过全国性会议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这条原则必须要被落实到实处,不得遭到破坏。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一点,即我同政府间所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希望我国的政治局势走向正常化运转的轨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来得及就斗争的基本要求展开讨论。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谈以外,就我本人而言,我从来也没有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任何谈判。

现在还不是进行谈判的时候——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在广大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出相应的机构,并由它做出最终的决定。

要想通过谈判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不能再对我国人民压倒一切的要求继续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只能由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为了使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千千万万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为了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必须要从根本上得以改造。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

机，以便使民主进程得到迅速的、不间断的持续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一时的松懈将铸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我们犯下的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继续付出更大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会得到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和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南非。自由运动同样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从根本上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迈向自由的步伐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前行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通途。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 1964 年接受审判时所说的话。这些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确定无疑。我曾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须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这个理想最终得以实现。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英国)李约瑟

1990年9月4日于日本福冈

李约瑟(1900—1995),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早年研究生物化学,1924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三四十年代曾出版《化学胚胎学》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等著作,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1942至1946年,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1946年春,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本文是李约瑟接受日本福冈市设立的"福冈亚洲文化特别奖"时发表的演讲。

我于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我小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他在哈里街买了一幢房子,成了一名麻醉师。我们这个家族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比如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既是一位音乐家,又是一位作曲家。当年她曾经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名噪一时。由她创作的歌曲大都传播甚广,《我的黑玫瑰》就曾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渐渐地意识到了父母之间的不和,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一次,母亲使劲敲打着父亲诊所上上了锁的门窗,抱怨他

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可谓比比皆是。那时我大概有六岁了。记得父亲有一间非常漂亮的书房,我常常自由自在地在其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一些书。这其中,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尤其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它。

父亲的治学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所以我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起父亲来。可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同样受益匪浅。如果我受到的仅仅是父亲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今天恐怕也就不会倾全力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的研究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先生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十四岁——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我来到这所公学学习。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我想,"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教诲我说:"如果你执著追求的东西足以引发你高涨的热情的参与,那么你就一定能把它做好。"对我来说,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引发我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其中、使我执著追求的东西,而且我深信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还是以后再找机会详谈吧!我在昂德尔公学的日子其实并不算太快乐。这是因为这所公学其时对体育运动更加情有独钟。那时,我曾还编了一本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我随父亲到怀尔医院、伦敦第三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帮忙。我在那儿充当的是手术助手的角色——也就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以及钳子之类工具的工作。九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做手术的全过程,那是由约翰·布兰德·萨顿爵士主刀的一次阑尾切除手术。看到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父亲非常满意,还给了我几枚金币以资奖励。到了后来,真正具有行医资格的医师严重短缺,那个时候,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从事医疗工作,而我也被卷如其中。说实话,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我曾亲眼目睹过许许多多的手术,在我看来,其中的有些外科手术简直就像是在做木工活儿。我不想停止学习的步伐,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于是便主动放弃了成为一名外科医师的机会。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得到兄弟姐妹的帮助,可我想,搭桥牵线的工作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许多子女都希望父母

能够重归于好，可是却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化解矛盾。再比如说，我大学时代曾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后来，当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之后，我又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关于这一点，我想详细地讲一讲。

1918年，我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入到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学习。战争结束时，我已经成了一名海军外科中尉军医。可是我一没有通过医学考试，二没有制服，出海的事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作为一名军医，我的任务只在于根据水兵伤势是否严重做出或送基地医院或在护卫舰、驱逐舰上进行就地治疗的建议。我曾在基兹学院进行过人体解剖，并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次医学学士考试。此后不久，幽默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讲授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对生物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霍普金斯博士从来不给学生任何课题，可是，只要学生自己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他就会倾全力从各个方面对他给予帮助和支持。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篇署名克莱恩——他彼时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命——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数值为零，到抱卵三周后竟可达到310mg。我把这篇论文拿给霍普金斯博士，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化学工厂！他当时就鼓励我顺着这个论题继续研究下去。我在1921年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并最终完成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的写作。两部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前者试图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及其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为大众所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里把我称做"胚胎生物化学之父"，可他却语焉不详，对我发现了什么几乎只字未提。

我三十七岁的时候，遇到了三位想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在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经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推荐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被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还有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最后一位是在戴维·凯林和莫尔特诺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的王应睐。

他们三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沈诗章供职耶鲁大学直至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后，先是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而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先后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以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三个地方生活过。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做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随后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年后，她重回剑桥。她之所以再次回到剑桥，其一是因为我在康福德·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一职，其二她认为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自己。她现在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担任副所长一职。

在去中国前，我们相约，一定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搞出点名堂来。鉴于有人曾在罗马国会上提出的"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观点，我们在尚未确定研究方向之前就分别订下了有关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基于这个原因，我开始学习汉语，并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在我看来，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从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纯粹只是作为一件爱好而学习之间的区别是相当大的。此后不久，我在阅读中文时就逐步摆脱了初级阶段，进入到一种任意遨游的畅达阶段。

1942 年，英国政府准备派一位科学家到中国的重庆，在那里担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一职。当时英国科学家几乎没有几个懂汉语的，我于是便成了不二的人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呆了四年的时间。中国的四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创办中英科学合作馆，我们开始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没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建立合作关系的是黄兴宗，他去了牛津大学之后，曹天钦接替了他的工作。

1946 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上面写道："速回巴黎，帮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便回到了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一年又六个

月。鲁桂珍后来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在组建之初,主要考虑到如下两点: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模式,在世界各地开设、经办各类科学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现在已经不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当地办事处了,可在里约热内卢、开罗、新德里和南京,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构还在存在着。

我的前妻多罗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九十一岁。我们一同度过了六十四年的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定在了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亲自主持了婚礼。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看到两个白发苍苍的八旬老者站在一起,或许场面显得有些滑稽,可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要比不做强!"

截止到现在为止,包括已经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二十四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已出版了十五册。现在,我正在把全部精力放在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上。最初与我保持合作关系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在傅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担任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在第五卷第七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只需七卷就可将科学部分阐释清楚,可是后来因为资料过于庞杂,一卷不得不重新分成几部分,这样一来,每一部分就自然而然地单独成册了。这样算起来的话,至少得出二十四册以上。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做"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做"地卷"。接下来发行的第五卷第六分册的内容将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主,而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内容则被我们放到了第五卷第十分册。这期间,第七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第七卷中的第一、二、三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也被加了进去。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孙负责此卷的编辑工作,对这个研究课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许我无法亲眼目睹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全卷的发行,可对于自己能够成功地完成

这一历史使命却是深信不疑。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著追求的东西”。

最后,请允许我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过心血的每一个人——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大力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衷心的谢意。

就职演说

(美国)比尔·杰斐逊·克林顿
1993年1月20日于美国白宫

比尔·杰斐逊·克林顿(1946—),美国第42任总统。生于阿肯色州霍普镇,1973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77年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长,1978年成为阿肯色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任职期间,在推动州教育改革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取得较大成绩。1990年被选为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1996年连任。执政期间,美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财政赤字下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国际竞争力得到恢复;对外实行以促进经济繁荣、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主为三大支柱的外交政策。曾因"白水门事件"以及"性骚扰"问题受到民众责难。

这是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于美国白宫所做的就职演说。

同胞们:

今天让我们来庆祝美国的奇迹。这个典礼虽然举行于隆冬季节,可是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向全世界所展现出来的面貌却在催促着春天的到来。这个春天将再生于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民主制之中,它必将给我们带来再营造一个新美国的前景和勇气。

我国的缔造者们在勇敢地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独立以及向上帝表白我们的目标之际,就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若想使美国长久地生存下去,变革势在必行。这不是为了变革而变革,变革的目的在于维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样一些美国式的理想。虽然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可我们却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每一代的美国人都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此,我谨代表我国人民向我的前任布什总统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

他半个世纪以来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

我还要向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表示我的敬意，正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勇于牺牲，才使美国在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较量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今天，在“冷战”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代人，面对着新的世界，开始承担起他们的责任。这个世界从自由的阳光之中得到了极大的温暖，与此同时却也受到各种古老的仇恨以及新起的灾难的纠缠。

我们生长在前所未有的繁华之中，我们所承续的经济，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力的，不过它现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受到挫折，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不平等的现象日益严重，我们的人民开始发生深刻的分化。

当乔治·华盛顿第一次宣读我刚才立誓要恪守的誓词时，消息传递的速度是极为缓慢的，在陆地上要靠马背，在海上只能指望船只，而现在这个典礼的场面和声音，正在向全世界数十亿人做着现场直播。通讯和商业业已全球化，投资一直处于流动之中，技术则如魔术般神通广大，所以，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畅想已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其实就是在和全球各地的人民进行着和平的竞争。我们的世界正在被各种深刻而强大的力量所震撼和改造着。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使变革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千百万能够参与并赢得竞争的美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是，只要大多数人虽努力工作却依然收入微薄，只要还有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工作，只要医疗保险的开支仍然使各个家庭穷于应对，并且使我们大大小小的企业濒于破产的边缘，只要犯罪活动所造成的恐惧仍然在使广大遵纪守法的公民丧失公民自由，只要还有千百万贫困儿童甚至连我们想让他们享有的那种生活都想象不出来，就意味着我们暂时还没有让变革成为我们的朋友。虽然我们已经意识到，面对严酷的真相我们必须应该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步骤，可我们毕竟还没有开始这么做。相反，我们一直处在彷徨犹豫的境地之中，而这种彷徨犹豫已经使我们的资源遭到浪费，使我们的经济受到挫伤，使我们的信心受到动摇。

虽然我们面对的各项挑战令人望而生畏，可我们的实力同样如此。我们的人民一向不肯安于现状，他们满怀希望，不断探寻着，我们应该以

我们先辈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意志来正视今天的任务。从独立战争到内战，从“大萧条”到民权运动，我们的人民总是保持着高昂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时刻准备着要从这些危机当中建立起历史的支柱来。

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为了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需要时不时地进行一些剧烈的变革。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之中呀。让我们拥抱这个时代吧！

我们的民主制不仅应该成为全世界艳羡的目标，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自己复兴的原动力。对于美国来说，任何错误都可以通过自身拥有的正确的东西予以弥补和改正。因此，我要在此大声宣告：一个停滞不前、彷徨犹豫的时代已经终结，一个美国振兴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为了振兴美国，我们必须做到英勇无畏。我们应该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我们的人民，投资于他们的工作，投资于他们的未来。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尽量减少我们的巨额债务。我们在一个不得不为每一个机会而竞争的世界中努力工作着，任何成功都绝非轻而易举就能达到。这要求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可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我们之所以选择牺牲，并不仅仅是为了牺牲而牺牲，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像一个家庭抚育其子女那样，为我们的国家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我国的缔造者是从他们子孙后代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他们自己的，我们也必须要做到这一点。任何人只要见过孩子朦胧的睡眼，他就会明白什么是子孙后代。子孙后来就是世界的未来。我们正是为了他们才保持着自己的理想，我们正是从他们的手里借用了这个地球，我们正是为他们担负着这项神圣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做最为美国得心应手的事情——给所有人以更大的机会，同时也要求所有人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

没有一丝一毫的付出却妄想着从政府或者是什么地方得到好处的劣根性已经到了彻底破除的时候了。就让我们大家都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同时也是为了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国家。

要想使美国得到振兴，就必须使我们的民主制恢复其原有的活力。我们这个美丽的城市，就像人类文明初现以来每一个首都一样，经常有人

在此大耍阴谋诡计,进行工于心计的盘算。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们为了一官半职不惜四处活动,一心只考虑官场的升降沉浮,从来也没有考虑过那些辛勤劳作、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人民的利益,而事实上,正是他们把我们送到这个地方,并且供给我们薪俸。

美国人理所应当得到更好的东西,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也的确有人希望做得更加出色一些。因此,我要在这里向各位提出建议:让我们下定决心,变革我们的政治,真正使权力和特权从压制人民的声音中解脱出来;让我们把个人的私利置之脑后,真正感受到美国的痛苦,看到美国的希望;让我们下定决心,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变成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勇敢而百折不挠的实验,变成一个为了明天而不是为了过去的政府。让我们把这座首都交还给人民,因为它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

要想使美国得到振兴,我们就不仅要面临国内的挑战,还要面临国际间的挑战。在当今的世界事务之中,内政外交的界限已经不再那么明确,世界的经济、世界的环境以及世界的艾滋病危机和世界的军备竞赛,所有的这一切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由于旧秩序的远去,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更加自由,同时也更加动荡不安。共产主义的崩溃唤起了原有的仇恨,造成了新的威胁。美国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如今它显然应该继续担当起其领导责任。

在美国进行国内重建的时候,我们不会刻意回避新世界的挑战,面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我们应该竭力和我们的朋友以及盟国一道,努力实现变革,以免在变革的浪潮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的重要利益遭到挑战,如果国际社会的愿望和良知遭到蔑视,我们将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尽量采用和平的外交方式,当然,如果有必要,我们不会放过诉诸武力的机会。

目前正在波斯湾和索马里为国效力的英勇的美国人,以及那些无论身在何处的美国人,他们都是我们决心的化身。

我们最大的实力还在于我们各种观念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还显得是那么陌生。看到它们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们与世界各大洲那些正在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建设的

人民抱有同样的希望，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美国的事业。

美国人民已经对我们今天所庆祝的变革做出了回应。你们已经发表了你们的意见，你们的声音组成了一曲明白无误的大合唱；你们已经进行了选举，选票数量之多实属史无前例，而且你们也改变了国会的面貌，改变了总统职位的面貌，改变了政治过程本身的面貌。是的，你们，我的美国同胞们，你们已经促使春天提前到来了。

我们现在应该勇敢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要把我的职位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我请求国会和我携手并进。可是，这一使命并不是某位总统、某届国会或者是某任政府所能单独承担的。你们，我的美国同胞们，也要在我们的振兴之中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要向年轻的美国一代倡导一种奉献意识，你们须在你们的理想精神指导之下采取行动，对那些身处困境之中的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多陪一陪那些需要陪伴的人，重新弥合我们那些因为分裂而支离破碎的社区。要做的工作这么多，那些在精神上依然保持青春本色的人们会找到足够多的机会去奉献出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奉献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个虽然简单却无比强大的真理——我们彼此需要，并且必须相互关心。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不仅仅是为美国举行庆典，我们更是借此重新确认我们对真正的美国式观念的忠诚——它源于独立战争，已经经过两个多世纪风雨的洗礼；无论是否幸运，我们都注定要相互依存，这一常识使我们的这一观念受到极大冲击；由于我国人民能够在千差万别之中实现深刻的团结一致，这个观念变得越发崇高起来；与此同时，其中还贯穿了坚信美国漫长而雄壮的征途必将永远向上延伸这样一种信念。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之际，让我们以饱满的活力，带着希望与信念，重整旗鼓，重新出发吧！让我们一鼓作气，直到成功的那一天！《圣经》中讲过：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只要不灰心，功到自然成。

我们站在这一欢快庆典的顶峰,听到山谷之中传来要求我们做出奉献的召唤。我们已经听到号角,更换了卫兵。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对这一声召唤做出回应。

感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

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巴勒斯坦)亚西尔·阿拉法特
1994 年 12 月 10 日于奥斯陆

这是 1994 年 12 月 10 日,阿拉法特于奥斯陆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外长佩雷斯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哈拉尔德国王陛下,索尼娅王后陛下,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希杰斯特德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神圣的《古兰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向往和平,你们也应该向往和平,让我们大家都相信无所不能的真主吧!”

自从信任我的人民把寻找失去家园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坚信:那些漂流异乡的人们会像爱惜自己不可分割的肢体一样珍藏着自己家园的钥匙,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人们也忍受着各种痛苦和创伤,我坚信他们所做的这些牺牲必将换来返回家园和获得自由的回报。我还坚信,这条充满荆棘的艰难之旅必将通往幸福的家园。

今天,当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和平的一轮新月出现的时候,当我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些永不瞑目的殉难者,他们的容貌已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他们向我询问他们的家园和已经空荡荡的故土。我强忍着泪水对他们说:“你们非常了不起,你们的浴血奋战使我们守住了神圣的家园,使我们在这场为了争取和平的艰苦战争中跨出了第一步。”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恢复了创造力,并开始重建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一个可以俯瞰四邻的家园,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起竞相采花、玩耍。我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忍耐力和奉献精神以及在国家、历史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永不分割的纽带的伟大力量,让我拥有了民族自豪感和做人的尊严。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古老的传奇掀开了新的篇章,增添了希望的史诗。

为了他们，为了那些坚韧不屈经历了战火和汗水洗礼的国家的儿女们，我将把这诺贝尔奖赠予那些渴望祖国不受外来侵略和内战的伤害、并对自己的国家拥有自由、安全充满憧憬的孩子们。

主席先生，我完全明白这种最高荣誉的授予并不是由于我和我的同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激励我们以更快的步伐、更高的觉悟和更坚定的信念继续沿着这条和平之路前进，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我们选择的和平、勇敢者的和平由口号变为现实，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全人类道义责任的要求，我们应无愧于此。

以保卫“阿以和平”之路为己任的巴勒斯坦人民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一样，期望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上，在遵循国际法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实现广泛、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和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和平能够使个人自由发展其个性，而不受地域、宗教和种族的限制。和平将恢复阿以关系纯洁的本质。它将是阿拉伯人通过纯粹的人类感情来表达他们对欧洲地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的深刻理解。同样，也使得犹太人能够对巴勒斯坦人民因多种历史原因所遭受的苦难表示无限的同情。只有受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那些正在承受苦难的人。

和平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只有在公正和平的氛围中，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实现其国家独立和恢复主权的正当愿望，才能够在享有同以色列人民睦邻友好、互相尊重、团结合作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同样，和平也能够使以色列人民明确中东局势向其阿拉伯邻邦开放经济和文化交流。长年的战争已经使得阿拉伯地区失去了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在现在民主、多元和繁荣的环境里，阿拉伯人民热切盼望本地区的繁荣发展。

正如战争是一场冒险，和平同样也是一种挑战和赌注，如果我们运用各种手段，也没有使和平经受住风暴中的动乱，如果我们没有维护好和平，这种冒险就会升级。因此，在这里我呼吁我的同伴们加快推进和平进程，早日实现裁军，以便选举能够顺利进行，快速进入和平进程的下一阶段。只有这样，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并成为稳固的现实。

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根据联合国 242 和 338 号决议以及

其他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而签署的国际协议，我们开始了和平进程。尽管和平进程还没有实现其全部目标，但是和平进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所取得的成果和营造的信任环境却使和平充满了希望，因此我呼吁各方消除顾虑，简化程序。我们必须实现尚未完成的目标，尤其是完成权力的交接，进一步推进以色列西岸和居民区的裁军，最终实现彻底裁军。这将给我们一个重建社会的机会，用我们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创造新世界做出贡献。

因此，我们呼吁和平进程的共同发起人——俄罗斯和美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消除障碍，大力推进和平进程。我呼吁东道国挪威和埃及继续努力，这种努力已经达成了奥斯陆、华盛顿、开罗等协议，奥斯陆这一光辉的名字同那些支持多边谈判的国家一样伴随着和平进程。

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捐助国，加大捐助力度，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克服社会和经济问题，重新建设基础设施。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平进程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呼吁我的和平同伴从全面的战略角度考虑和平进程。

仅仅靠信任不会取得和平，只有将信任和承认相互合法权利二者相结合才能缔造和平，不承认这些权利，就会产生不公平，就像灰烬掩盖下的火焰，它将会把和平推向可能摧毁它的流沙之处，点燃即将引爆的导火索。

我们认为和平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基于暂时利益得失的权宜之计。和平进程不仅仅是政治进程，它还包括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意识、经济、科学和科技发展在内的一体化进程。此外，文化社会和创新的一体化在巩固和平的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往昔，我想起了我们所走过的短暂而艰难的和平之路。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武装自己，在吸取以往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向着公正、广泛的和平，勇敢地走完前面的路。

一旦我们决定了和平共生存，我们就必须将和平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应该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甚至是几代人的考验。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面裁军，需要深入考虑居民点的问题，这些居民点割裂了地理与政治的统一，阻碍了西岸各地区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自由沟通，是造

成紧张局势的焦点，与我们追求的和平进程相违背，破坏了原有的安详。至于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精神归宿——耶路撒冷，不仅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圣地，也是所有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圣地，所以，让我们把耶路撒冷建成一个协调各种信仰、发扬人类文化和宗教遗产的世界性典范城市。目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和平机制运转起来，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也就是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释放这些人很重要，它会使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重新绽放笑容。

让我们一起在严冬的寒风中呵护这个新生的幼儿，让我们用这块土地所产的乳汁和蜂蜜来哺育这个孩子吧。因为这是萨利姆、亚伯拉罕、伊斯梅尔和以扎克曾生活的土地，因为这是神圣的土地，这是和平的土地。

最后，我祝贺我的和平伙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同时，我也向主办这次颁奖大会的东道主国家——挪威以及友好热烈的挪威人民表示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比起战争和对抗，我们在和平中更能了解自身，就像我相信以色列人民同样会在和平中更能找回自己一样。

赞美全能的真主

和平降临大地

祝福全世界人民

谢谢！

致戴安娜

(英国)查尔斯·斯宾塞

1997 年 9 月 6 日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查尔斯·斯宾塞(1964—),1992 年继承伯爵爵位,成为斯宾塞伯爵第九。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1977 至 1979 年任女王的侍从官员,曾先后担任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电视台、超级电视台和格拉纳达电视台记者。1988 年出版《英国王族史一书》。

查尔斯·斯宾塞的姐姐黛安娜·斯宾塞 1981 年与英国威尔士王子查尔斯结婚,成为英国王妃,1996 年离婚,1997 年 8 月 30 日在巴黎发生车祸,不治身亡。这是查尔斯·斯宾塞在戴安娜的葬礼上,为悼念死去的姐姐所做的一篇悼词。

今天,举国哀悼,全球震惊,作为一个处于悲痛之中的家庭的代表,我站在了你们的面前。

我们心心相连,不仅是渴望表达我们对戴安娜的敬意,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么做。她具有如此非凡的魅力,以至于全世界数以亿计、甚至根本连见都没有见过她一面的人,今天早晨都可以通过电视和收音机一起参加这一葬礼。他们都深深地感到,他们在星期天的凌晨失去了一位可敬的亲人。

这本身就是戴安娜无比的荣耀,比我今天要表达的悼念还要强烈,还要深刻得多。

戴安娜是同情心、责任心、风度和美丽的化身。

她是苍穹之下博爱人道的象征,是维护被践踏者权益的旗手,是一位超过了国界的典型的英国女孩。她具有高贵自然的气质,她不属于任何阶级。在她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年,她向世人证明,即使没有任何皇家头衔,她一样可以继续将她那神奇独特的魅力充分发挥出来。

今天我终于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向你表示出我的感谢:虽然上天只给了你一半的生命,可你却用你的人生照亮了我们的生活。你在如此风华正茂的年龄离我们而去,我们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可是我们必须要学会感恩,因为你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

今天,你走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希望你能够知道,没有了你的生活将是多么的艰难。

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唯有凭借你多年以来慷慨赐给我们的信念,才使我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

时下,人们争相回忆你的音容笑貌,生平事迹,其实人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你高风亮节,卓然独立,无须被神化为圣人。

对你的圣化回忆其实把你存在的本质核心给掩盖了:无论你身处何方,你总是可以把你那奇妙、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的诙谐,把你的一颦一笑,把你眼中那令人难忘的光芒,把生活的快乐传递给他人。你的精力如此充沛,仿佛连你的身体都无法容纳。

可是,你最大的天赋还是要数你那敏锐的洞察力,你将这一天赋运用得简直炉火纯青。你其他的种种优异品性一概从此衍生而来。

如果我们试着分析你为什么会对我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来源于你对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的深沉感触。

如果没有你那上天赐予的敏感,我们大家今天对于艾滋病人和人体免疫机能匮乏者的痛苦,对于无家可归的人的窘境,对于麻风病人的隔离,对于被地雷随意杀伤的人的不幸,也许要无知和冷漠得多。

有一次戴安娜曾对我说,正是在内心痛苦的驱使之下,她才愿意和那些被社会摒弃的人们互相往来。

我们从中可以窥测到她身上的一个侧面。尽管她拥有着显赫的地位,出人头地的光环以及如潮的好评,可她的内心却一直处于躁动不安之中。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一心一意只想行善积德,以摆脱纠缠于她内心之中的微不足道的心绪。她的饮食失调就是这种忧郁心情的一个体现。

全世界都看到了她性格中的这一侧面。人们在钦慕她的坦荡率真的同时,也更加珍视她的弱点。

我最后一次和她见面是在今年的7月1日,在伦敦她的生日晚会上。

那一天，她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作为贵宾参加了一个慈善募捐晚会。当然，那一天的她依然光彩夺目。

可使我更加珍视的还是今年3月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那时，她到南非我的家中来看望我和我的孩子们。使我感到特别骄傲的是，除了她与曼德拉总统的见面是在公众场合之外，我们想尽办法没有让那些纠缠不清的记者拍到一张照片。她对此感到非常欣慰。

我会永远珍视这些日子。仿佛我们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在童年时代，我们曾一起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和她是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

她和小时候的戴安娜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一点也没有改变。小时候，作为姐姐的她视我为婴儿，对我呵护有加；她在学校里帮我打架，在周末乘火车回家时一个人品尝孤独的滋味。

她温柔娴静，内心充实坚定。童年以后，即使身处复杂奇异的环境，她同样可以保持自我的真实和完整。

最近以来，她正在试图寻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向。因为报纸对她展开的攻势，她不断提起离开英国的话题。

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她的真诚善良总是被媒体肆意扭曲篡改，为什么在她的身边总有一些传媒势力对她百般刁难。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

我唯一的解释就是，对于那些位于道德光谱另一端的人来说，真正的善与美是一种莫大的威胁。

可是关于戴安娜，也许最大的讽刺还在于：一个名为古代狩猎女神(Diana)的女孩，最后竟然成为现代社会中倍加围剿的一个人物。

她会让我们起誓保护她喜爱的孩子威廉和哈里，不让他们遭受到同样的厄运。此时此刻，我郑重起誓，我代表你。

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再遭受到那种把你逼到悲观落泪的悲惨境遇。此外，我代表你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发誓：作为你的骨肉亲人，我们将尽我们的一切可能，继续沿着你所开辟的极富深意和爱心的道路，领着两个孩子，让他们的心灵不仅受到职责传统的熏陶，还让他们像你所期待的那样自由歌唱。

我们完全尊重他们出生的传统，我们同样尊重和鼓励他们身上肩负

的王室职责，可是像你一样，我们也认识到，他们需要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多多磨炼自己，让自己在精神上、在情感上得到熏陶，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我知道，你一定会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

威廉，哈里，我们全家将尽我们全部所能去爱护你们，我们正沉浸于丧失亲人的悲痛之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你们心中的悲痛是多么的强烈。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感谢他在如此可怕的时刻给了我些许精神上的安慰。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戴安娜最美丽、最光彩的时候，在她的个人生活最快乐的时候把她带走了。总之，我们感谢她的一生。她在我，可以骄傲地叫一声姐姐。戴安娜是绝世佳人，卓然独立，举世无双。她的美丽，无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将永远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永不凋零。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美国)比尔·盖茨
1997年12月12日于清华大学学术报告厅

比尔·盖茨(1955—),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设计师、企业家,世界首富。出生于西雅图,1973年考入哈佛大学,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MIT-SAltair开发了BASIC编程语言的一个版本。1975年辍学,与人共同创办微软公司,为个人计算机开发DOS软件。1983年时,DOS已经成为计算机的主流操作系统。此外,盖茨还创办了Corbis公司。1999年,盖茨撰写了《未来时速》一书,在超过六十个国家以二十五种语言出版。

这是比尔·盖茨1997年12月12日在访问清华大学时所做的一篇演讲。

很高兴来到这里,和诸位一起分享我的欣喜之情。

我是在十八岁开始接触电脑的,在当时,电脑只是一个功能很有限的电传打字机,需要通过电话线和一个类似于大型机的计算机连在一起。可我却和我的朋友们对电脑如醉如痴。我们对它的功能、它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使用方法非常感兴趣。当我们发现了芯片技术,以及人们可以奇迹般地使芯片的功能以指数般的速度获得发展之后,我们马上便意识到了电脑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编写软件,因为我们喜欢这么做,并且意识到在软件开发这方面,我们可以比许多大的硬件公司做得更加出色。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主意,那就是成立第一家专门为新型而且便宜的电脑开发软件的公司,一想到这里,我马上便召集朋友们开始了行动,于是,作为第一家软件公司,微软就这样成立了。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让每一张电脑桌、每一个家庭都拥有电脑。在已经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个设想无疑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我们今天还需要对这个设想稍

做修改的话，我只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还想让每一个人的口袋里、每一辆汽车上——以及其他我们开始时没有想到的地方都安装上一台电脑。我一直坚信，软件是可以真正充分开发电脑技术潜力，使人们更简捷地查询信息、创造信息、促进人与人进行交流的关键因素所在。软件是核心，因此，它势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将创造出巨大的就业机会。对于中国而言，同样也是这样，无数的就业机会将是令人激动万分的，因为在全球的范围之内，计算机人才都极为匮乏。

个人电脑的革命起始于 1975 年，那时我刚刚离开大学，开始创办微软。过去的二十二年让我惊讶万分，我们当初对于电脑发展的一切预言都变成了现实。遥望未来，我们发现新的步伐不但没有减慢下来，反而在以更加快捷的速度向前发展着。我们已经在为超高速处理器，比如说 300 兆赫兹的奔腾处理器或者是新的 64 位处理器开发 WindowNT 操作系统；我们已经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存储容量，它不仅可以存储数据，还可以存储数字视频；妙不可言的屏幕技术更是创造出一种适于读、写的片状装置；此外，还有先进的图像技术以及现有的电脑快速联网能力。

因特网是能使所有的电脑连接在一起的方法。它们的标准以及对它们的完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人想知道和其他工业相比较，计算机工业是什么样的。我曾经告诉过人们一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汽车 1980 年在美国的价格，而现在，这个价格已经上涨到 8000 到 19000 美元。谷物的价格同样也在上涨之中。和它们相比，个人电脑的价格又如何呢？如果按照个人电脑价格下跌的程度来进行计算的话，你只需花费 27 美元就可以买到一辆汽车，而谷物的价格都超不过一美分，所以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领域比电脑业的发展速度更快，只是一时之间人们还有些不太适应就是了。你几乎对人们喊起来："如果因特网全部都免费了，你们会怎么办？"我们相信，随着电脑的发展，我们迟早会做到这一点。

微软的计算机发展前景是全球计算机化。我们看到，已经联上因特网的计算机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小，而我们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分享包括医学在内的重点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使世界贸易得以更加顺利地完成。因特网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微软公司已经将它的业务拓展到了全世界，我们对在中国取得的成

功尤为感到高兴。我们在中国的软件产品开发取得了极好的发展态势，并且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发展下去。关键是我们需要更多高素质的软件工程师，我们很幸运地从贵校请到了很多人才。是的，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集体的核心都源于贵校。我已经将一些雇员的名字记录在案，我衷心希望这个名单上的名字会越来越长，以使我们的工作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微软非常注重软件的开发工作，因为今天的软件到了明天就会遭到淘汰。我们已经在图形界面、应用程序、语言处理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与一年前相比，我们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把因特网编成软件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些更加庞大的计划，比如说在让电脑学会看、听、说的能力上，我们还需投入更大的精力。这一项目至今还在进行当中。因此，我们一直在开发软件，增加研究网点。在以后的几年当中，我们将继续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我们已经取得的一个大的进展就是让电脑学会识别句子，理解句子，而不再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一串字符。

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文字处理程序看到一个英语句子时，它可以将其存在的语法错误指出来，并准确地提出应该如何改正。这些东西已经被证明很受人们的欢迎，可这仅仅是在我们使电脑像人那样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一些什么时向前迈出的一小步。在计算机科学中，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是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尽管在这方面的进展一直较为缓慢，可我仍然坚信它会在将来得到快速的发展。

我想，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有趣的领域是计算机视觉。能照相和扫描的数字化照相机的价格正在下跌，而能识别用户、看到用户正在看的东西以及用户手势的软件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还专门带来了一小段影片，它是我们的视觉小组人员做的一个小演示。好了，下面让我们看看我们研究的进展情况吧。

诸位看到的还只是人类未来电脑的一个方面。在未来的日子里，个人电脑将会完全融入到环境之中，互相连接起来。明天的因特网肯定要比今天的因特网好得多，可它们毕竟将从我们刚才看到的技术中衍化而来。

显而易见，我们之所以将今天的时代称之为信息时代，就是因为在信

息时代里，人们可以获得他想获得的商业、学习以及娱乐方面的一切信息。微软对于自己能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感到非常欣慰，它将继续致力于促进这些事物的发展。我们工作的关键在于和其他软件公司的合作上，我们要使他们能在这个系统之上建立起应用程序。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很多软件工作，所以我才说，未来的软件工业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诸位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发展策略。我们期待着与诸位的合作。

谢谢大家！

告别演说

(美国)比尔·杰斐逊·克林顿
2001 年 1 月 18 日于美国白宫

这是美国克林顿总统任职期满后对美国民众所发表的电视告别演说。

同胞们,今晚我将最后一次以你们总统的身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你们讲话。我发自肺腑地感谢你们给予了我两次机会和荣誉,使我可以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工作,和你们一起为我们国家迈入 21 世纪做准备。我要对戈尔副总统、我的内阁部长们以及在过去八年的时光中陪我一同走过风雨历程的同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是一个极具变革的年代,你们已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健康和安全,我们的人民变得更加富裕。

同胞们,我们已经进入全球信息化时代,美国复兴的伟大时代已经来临。

身为总统,我所做的所有工作——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政命令,每一个提案和签署的每一项法令,都是在尽我所能为美国人民提供工具和创造便利,以图实现美国的梦想,建设美国的美好未来——一个经济繁荣、环境清洁的美好社会——进而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安全、同时也更加繁荣的世界由理想化为现实。

在我们永恒价值的指引之下,我得以驾驭了整个航程。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拥有相同的机会;(我的)责任正由全体美国民众而来;所有的美国人民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把美国建设成一个新型的政府,它会更加小型化、更加现代化、更加富于效率、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永远充满创意和想象、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永远面向未来。

我们正在使美国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经济正突破一个又一个的记录，向前飞速发展着。我们已创造了22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失业率达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民众的购房率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们的经济繁荣所持续的时间之久在历史上首屈一指。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正变得更加强大。3500万美国人曾经享受过联邦休假的福利，800万人重新获得了社会保障，犯罪率降到了25年来的最低点，1000多万美国人享受到更多的助学贷款，更多的人接受到大学教育。我们的学校也在改善之中。办学水平的提高、责任感的增强以及投资机会的增加使我们学生的考试分数和毕业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目前已有300多万美国儿童在享受着医疗保险，700多万美国人从贫困线上挣脱出来。全国人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空气和水资源变得更加洁净，食品和饮用水也更加安全。我们对珍贵的土地资源的保护力度是近百年来所绝无仅有的。

美国已经成为保证地球上每个角落都走向和平和繁荣的重要力量。我很高兴能在此时此刻将领导权交到新一任总统手中，强大的美国正面临着未来的挑战。

我希望大家今晚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我们的未来进行一番审视：第一，美国必须要保证财政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经过四个财政年度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把破纪录的财政赤字扭转为破纪录的盈余，我们还偿付了6000亿美元的国债，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在10年之内将国家的全部债务彻底还清，自从1835年以来，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享受到更低的利率和更大的经济繁荣，并进而有能力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只要我们的选择足够明智，我们就一定能将债务还清，解决（二战后出生的）大批民众的退休问题，对未来进行更多的投资，并设法减轻税收力度。

第二，世界各国的联系将日趋紧密。为了美国的安全与繁荣起见，我们应该与这个世界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时刻，会有更多的美国人享受到更广泛、更全面的自由。我们的盟国会日益强大。全世界人民都热切盼望美国成为和平与繁荣、自由与安全的力量。

全球经济给予美国民众以及全世界人民以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工作，去生活，更加体面地维持家庭生活。

可是，这种世界融合的趋势在为我们提供出良好机会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更容易遭受到各种破坏性力量、恐怖主义、有组织的犯罪、贩毒吸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疾病传播的威胁。

尽管世界贸易不断得到拓展，可处于全球经济繁荣中的我们与数十亿处于死亡边缘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却没有得到丝毫的缩短。

要想解决世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仅凭同情和怜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因为我们的漠不关心，贫穷极有可能演化成一座火药桶。

托马斯·杰斐逊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详细论证了结盟的危害性。可是，身居我们这个时代，美国不能、也不可能使自己从这个世界中游离出来。如果我们想把我们共有的价值观推广到整个世界，就必须要义不容辞地把这个责任担到自己肩上来。

如果说20世纪的历次战争——尤其是新近在科索沃地区和波斯尼亚爆发的战争——能够使我们得到某种教训的话，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捍卫了我们的价值观，并领导了自由和和平的力量，我们才最终实现了目标。我们必须坚定勇敢地坚持这个信念和责任，决不动摇，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和行动上都与我们的同盟者们站在一起，引导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在全球经济中遵循以人为本的观念，使所有国家中的所有人都能在不断发展的贸易中得到利益，并力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帮助其实现梦想。

第三，我们必须牢记，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团结一致，美国就不能继续在世界保持其领先地位。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团结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人性的旗帜之下。

我们要更加勤奋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克服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分歧。于情于法，我们都要使我们的人民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信奉何种宗教、什么性别、持何种性倾向抑或何时来到这个国家。先辈们曾立下遗愿，呼吁人民要为建设一个高度团结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奋斗，我们时时刻刻都应牢记这一点。

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同美国人民一起，向即将就任的布什总统、他的家人及新的一届美国政府致以衷心的祝福，希望新政府能够勇敢面对挑战，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在新世纪昂首前进。

我离开总统职位时比初进白宫怀着更多的理想和希望，并且坚信，美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我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位、签订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让我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加自豪的了。

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梦想的勇气

(美国)唐纳德·基奥

唐纳德·基奥(1927—)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前总裁。生于依阿华州莫里斯市,1949年毕业于克莱顿大学。1967至1993年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供职。其中1973至1974年、1976至1979年任公司执行副总裁,1971至1973年、1974至1976年任总裁,1980至1981年为资深执行副总裁,1981年任公司总裁兼营业总管,1986年起任董事长并兼任美国服务行业董事会董事、《华盛邮报》公司董事等职。1993年退休。

本文是基奥在艾默里大学毕业典礼上所做的一篇演讲。

我刚刚从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位置退下来,由于没了饭碗,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想,也许你们当中的不少人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所以你看,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区别。

我的建议是:不要着急。我在大学读的是哲学专业。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招聘广告,并希望看到下列内容:"招聘哲学家,高薪,有较高的奖金。"可是我知道,在毕业典礼上,演讲人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他应该自己多想想主意。

回顾一生,从依阿华州的一座农场开始,一直到在亚特兰大的一座大厦里拥有自己的一间豪华办公室,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段充满痛苦且令人难以忍受的经历。是的,事实确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失望和忧虑的磨炼只会使人生变得更加快乐,更加振奋。你们也许会问我这是为什么,关于这一点我曾进行过深人的思考。就在几年以前,剧作家尼尔·西蒙说他一直在冥思苦想,希望可以寻找到确切表达出他一生的一个主题。他最终找到的那个词就是"激情"。他说,热情是主宰和激发我全身能量的源泉,没有激情的生命注定会苍白无力,无限凄凉。当然,他是搞艺术的,可是请大家相信我,朴素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对此一直深信不疑。无论你们从事的是商业、科学、法律，还是宗教或者是教育；无论你们卓然独立，还是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毫无出众之处；无论你们或高或低或胖或瘦，你们是什么的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希望在生活中体会到成就感，希望生活得充实一些，那么，有一样东西对你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激情"。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有时某些人会在生活中遭遇到悲剧性的结局，尽管他们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手中握有硕士学位，并且经常出入于文化名流的殿堂，可是只要稍加不慎，他们就会变得玩世不恭。他们无从摆脱男人和女人身上常见的那些缺点和弱点。相信我的话吧，缺点和弱点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世界，尤其是人类，更是处于不断堕落之中。年轻一代的情况就更是如此。圣奥古斯汀、亚里士多德、荷马，乃至古亚述人，都曾经对当时的青年人大加指责，批评他们不尊敬老人，不守规矩，不诚实等等。总而言之，和他们当年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使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在婴儿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在日益走向成熟。他们总是在抱怨，说现今社会中缺乏优秀音乐。可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我在当初绝没有意料到，当我们回顾往事时，居然会把 70 年代当作是伟大音乐作品的诞生期。我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曾对我说，如果给他一台照相机，他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师在任何地方建造的最新式样的房屋拍成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因为他总可以在上面找到五六个或者是七八个瑕疵，然后只需把镜头对准它们，就足以使人们相信整个建筑已变成一座危房。社会上总是有一些人喜欢把镜头对准日常生活，如果听凭他们来拍摄的话，我们一定会被表现为沮丧、忧虑和痛苦的一群。今天，我站在这里，看着 2400 位从 19 岁到 65 岁的毕业生，经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了今天的成绩。你们取得了成功，并且还将继续前行。去尽情追求真善美吧，在我看来，这三种品质足以取代人类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对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我们生活中的瑕疵和缺点的做法，我们应该引起警惕。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正视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更不是说这个世界已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不，这个世界不可能完美无缺，可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加美好。你们 2400 人完全有这个能力。

你们一定要对此深信不疑。你们一定要有勇气。

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呢？什么时候才是开办企业、著书立说、登山、冒险、完成壮举的最佳时机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将永远不会拥有开始。我曾有幸见过海伦·凯勒。她有着充足的理由成为一名悲观主义者，可是她却对我说，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星球的奥秘，不敢在地图上未曾标明的地带任意行走，对开辟通向人类心灵的新天地更是望尘莫及。客观环境很难做到尽善尽美，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要想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你只需找到一些借口，考虑好退路，然后便可开始。

在我看来，未来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些数不清的变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机遇，而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和机遇则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人的大脑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经过漫长的发育，它的主要功能已经转变成吸收知识和技能，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也许在座的某些医生会对我的话大皱眉头，可我还是想要说下去。当我们步入社会以后，海绵就会胀得鼓鼓的，这时我们便开始压挤它，这同时也就是我们把信息和智慧传授给他人的过程。

我们之所以挤了又挤，只是为了把里面存储的东西取出来。当人们不停地挤，天天挤，不停地动用里面存储的东西时，终有一天会将里面挤得空空如也，使它变成又干又硬的一团。他们发表着千人一面的观点，写着彼此大同小异的文章，说着老生常谈的话，用亘古不变的方法解决着新出现的问题。他们永远在原地踏步，为时代所局限，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代，90年代，这就是他们的现状。当然，也有可能是另一种局面：重新充实那块海绵。你们的一生应该像在校读书时一样，不断地选修新的课程。我并不是要你们真的去选课，而是说应该尽可能地去接近世界。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张无限精彩的课表，里面有大量新鲜而营养丰富的生命之水等待着你们去吸取。大法官霍尔姆斯九十岁大寿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看望他，他发现老人正端坐在书房的熊熊炉火之前入神地读着书。罗斯福问他："大法官先生，您在干什么呢？"霍尔姆斯看了看他说道："我在训练我的大脑，总统先生。"其实，他那

个时候正在自学希腊语。

在我看来,你们应该用不断更新的热情去对待你们的未来。此外,我还要向你们推荐一种价值体系。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如春潮一般的出版物里充斥着大量论述各种价值观的作品。价值观和道德观似乎一夜之间重新变得时髦起来。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价值观不是时髦,而是文明的基础。自由、正义、责任、慈善、诚挚、宽容、法制、宗教信仰和自我——正是这一套为我们所看重的戒律在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你们已经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对诸多的思想和理想去进行检验和评价,以图确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以及用什么来指导我们的行动。纵观你们的一生,当需要你们做出道义上的决定时,你们将一如既往地进行这种检验和评价。我要奉劝你们的是,一定不要放弃这种责任,要勇于做出道义上的决定,如果面对问题犹疑不决,你必将一事无成。

我现在并不想劝说你们去买一副望远镜。我只是劝说你们一定要有梦想的勇气。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究竟应该怎样做,我才能拥有光明的前途?"然后再保持实现自己理想的热情和道义上的信念。

对即将跨出校园的优秀毕业生们来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无限的精彩!无论你们从事的是什么事业,新的事业、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每天都在涌现。罗宾·威廉曾经使一句拉丁谚语变得家喻户晓:"把握今天"。把握住了今天,就等于将未来的日子紧紧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亲爱的同学们,请你们记住,生活并不是一场排练。生活中的成绩对我们而言并非终点,而只是一段旅程。

愿命运的风风雨雨使你们的一生充满欢乐和希望。展现出你们的热情吧!上帝保佑你们。

"9·11"后在出席祈祷仪式时的演讲

(美国)乔治·沃克·布什

2001年9月15日于华盛顿国家大教堂

乔治·沃克·布什(1946—),美国前总统布什之子。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1975年获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4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连任,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连任州长的人,2001年当选为美国第43任总统。任职期间,注意利用减税提升经济,竭力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对外则极力扩展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发动海湾战争,武力征服伊拉克。2005年获得连任。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及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先后遭到攻击,损失惨重。15日,布什总统在参加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祷告仪式时向现场人士和电视机前的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讲。

我们满怀无比的悲痛之情站在这里,有太多的人承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表明整个国家的悲痛。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到上帝面前,为失踪和死亡的人以及所有爱这些人的人们祈祷。

本周二,我们的国家受到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沉重的、残忍的打击。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燃烧的火焰、遗骸、灰烬以及扭曲的钢筋。

这就是他们的名字,是我们刚刚统计出来的死难者的名字,是那些清晨匆匆来到办公桌前准备开始一天忙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是那些面临死亡在最后关头对家人打电话说"要坚强,我爱你"的人们的名字。

这就是那些与凶手展开殊死搏斗以阻止其他凶手继续行凶的人们的名字,是那些身穿美国制服牺牲在岗位上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字。

这就是援救者的名字,是那些在紧要关头冲进熊熊烈火之中去援救伤者的人们的名字。我们将一一读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将学习他们的伟

大事迹，很多美国人会因此落下伤心的泪水。

我们向那些失去孩子、父母、配偶、家庭、朋友的人们致以美国最深切的慰问。我在这里向你们保证，你们绝不是孤立无援的。

截止到今天，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我们对历史的责任业已明确，即回应这些攻击，将世界的恶魔一网打尽。

密谋、欺诈和谋杀已经把一场战争摆在我们面前。

美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可如果它被激怒的话，将会变得无比凶猛。这起冲突缘于其他恐怖分子的策划，却将以我们选择的方式而告终。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已非常坚定，可作为个人，我们的伤口却还在流着血，这使得我们聚在一起进行祈祷。在这个星期的祷告中，人们真诚地寻觅着。在星期二纽约圣派区克大教堂里，一位妇女说："我向上帝祈祷，请求他给我们一个指示，证明他依然存在。"其他所有的人们也都在祈祷着同样的事情，他们走过一家又一家的医院，手中高举着失踪亲友的照片。

上帝的表示并非总是我们的寻找目标，在这场悲剧中我们意识到，他的目的和我们的目的有时不尽相同，可是，我们坚信，每一个遭受苦难的人所进行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个教堂里，都会得到上帝的聆听和理解。

在祈祷的人群中，有帮助我们度过过去这些痛苦的日日夜夜的祈祷者，有给予我们力量、支撑着我们走过这段路的朋友和陌生人，也有帮助我们大声疾呼的人们。

上帝创造的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灾难、悲剧和仇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德、纪念和爱将与世长存。所有遭受灾祸和悼念亲人的人们必将受到万能的上帝的仁慈庇护。

这同时也是一个真实的国度。在这场审判里，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也可以看到，我们美国人民是如此的慷慨、友善、机智而勇敢。在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紧张而疲倦的救援工作中，在长长的献血者的行列中，在志愿参加任何可能需要的工作的公民中，美国人民将他们的优秀品德充分地展现出来。在层出不穷的大量自我牺牲的英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家的品质特点。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里，一名本有逃生机会的

男子陪伴在他那位已经无法行动的朋友身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名深受民众爱戴的牧师直到临终前还在为消防人员念着祷文。两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一名陌生的残疾人从六十八层一直背到楼下的安全地带。还有几位人士的行为同样令人尊敬,他们从达拉斯连夜驱车赶到华盛顿,把皮肤移植基片送到烧伤的人们身边。

在这些和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事迹中,美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满腔热爱。今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指出的"国家团结的温暖力量"。这是所有忠诚信念的团结一致。

这种力量把所有的政党和国会两院集中到一起。从为祈祷的人们提供的帮助中,从人们的祈祷中以及处处悬挂着的美国国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

灾难与悲痛把我们团结到一起,同时也给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这种反恐怖力量的团结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有着太多可喜可贺的事情,可是,这并未使我们彻底远离困苦的纠缠。对于每一代美国人来说,世界上总是存在着一些对人类的自由和权利进行挑战的敌人。这里是自由的家园,我们是自由的捍卫者,他们攻击了美国,此时此刻,捍卫父辈承诺的任务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手中。

在这个举国祈祷和纪念的日子里,我们恳求万能的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家,赐予我们耐心和决心,使我们足以应对所有即将到来的事情。我们祈祷上帝抚慰所有沉浸在悲痛之中的人们。感谢他曾经赐予的每一个死难者的生命以及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正如我们所坚信不疑的那样,任何事情,无论是死亡、生存、权力、已经发生的还是即将到来的事情……都不能把我们与上帝的爱分隔开来。希望他能庇护死去人们的亡魂,安慰我们在此的所有人,指引我们的国家走向光明的坦途。

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炎黄华胄，海外子孙

(中国)霍英东
2001年9月17日于南京

霍英东(1923—)，香港霍英东集团董事长。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白手起家，创办硕大家业。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是霍英东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式上所做的一篇演讲。

我很高兴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第六次世界华商大会。第一届大会是由新加坡华商倡议，在新加坡举行；第二届在香港，第三届在泰国，第四届在加拿大，第五届在澳洲，这次会议在南京。南京曾经是六朝金粉，历史名城，又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解放后，经过五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南京以新的面貌欢迎我们，不仅经济发展了，景物名胜更胜当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从历史变迁中看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汉人占的比例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幅员广大，人民生活因地而殊，文化特色各异。西北、蒙古、青海、康藏地势和中亚草原相似，居民以游牧为主；华北包括整个黄河流域是农垦区；华中地处长江，有江淮、江汉、四川冲积平原，二地以农业为主；华南包括福建、两广、贵州、云南。除珠江等河流的冲积平原外，大部分地方深谷峻岭，地势崎岖，居住环境困难；塞北气候的改变，迫着游牧部落南迁，华北水利的破坏，灾荒交迫，又迫着许多居民南移；华中情形虽较为理想，但人口增加，政治的腐败，天灾人祸，又迫着人口向华南迁徙。由于大自然环境的变迁，各族不断交往混杂，商周以后，“华夏夷狄”同处，汉朝疆域

广大，是各民族争夺与融合的场所，来往密切，争伐之余，亲善通婚，数世之后，南北朝是中国最杂乱的时代，同时成为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强大的民族如鲜卑、拓跋、柔然、突厥等都相继接受中原文化。中华民族对外来的文化及宗教信仰采取开放的态度，唐代引进佛经，对伊斯兰教、基督教，亦不存偏见，尊重各民族习惯信仰，和而不同；多元共处，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数千年的沧桑变化，蜿蜒走向现代文明。

纵观中国民族的演进，地大民杂，上下几十万年，自有人类居住开始，各民族不断掺杂，虽有兵戈战乱，但仍以混化和融合为主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说，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各族人民都是黄帝的子孙。其实汉族的血缘也很混杂的，经过几千年融合衍生，汉族人的祖先已没有华夷之异了。

适应环境，互相扶持

人类赤裸进入世界，最重要是求生存，所在的环境不一定是理想完善的，要生存必须善于适应，会适应才能生存，不适应即灭亡，这是自然界的铁律。人生于天地之间，要正确处理个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要正确建立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农牧生产必须依据大自然变化的规律，中国古代对天文星座已有深入的研究，在商代已经有阴、阳历法，按照一年春夏秋冬的变化，按时序分为二十四个节令，使生产作息不违农时。个人生存力量很小，人是个弱者，奔走不快，口不够大，力气薄弱，离开母胎，要抚育多年才能独立生活，因此必须合群，要顾全大局；只有团体合作，互相扶持，才能在恶劣的环境生存。要认识大自然，要处理好与别人的关系，就必须建立个人的品德人格，提高个人学问修养。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不懈，挣扎奋斗，豁达乐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过去人民漂洋过海是为了谋生，天灾人祸交迫，出洋是迫不得已的。早年华人出外，绝大多数是做低层劳力的工作；去南洋、新加坡是一个中转站，然后转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别号“苦力埠”，又名“石力”(食力)。华人在南洋开垦山林，种树胶；去美洲的是做建铁路的苦工；在欧洲的多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劳工。到生活稍为安定下来，职业只限于做小商小贩，较为普遍是经营饮食、洗衣、杂货。华人散居世界

各地，一般称为华人、唐人、汉人、土生土长的称为华裔，聚居的地方称“华埠”、“唐人街”或“中国城”；在异地谋生，既无政治势力保护，又缺经济力量为后盾，唯一靠各自的艰苦奋斗，从苦力做起，任劳任怨，以服务他人为谋生之途。华人在各地合法范围之内，学会适应环境，出卖劳力，勤奋进取，经营实业；经过几代的变化，不少人下一代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渐次融入地方的主流社会，在教育、衍生、科学、各行各业渐有立足之地，与其他民族和睦合作，造福社会。

和而不同，要有人格

华人在外地除了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还服务社会。我们之所以能怀着希望挣扎求存，是因为我们以家为中心的伦理观念，重宗尊祖，家给我们希望，在困难时给我们生存下去的力量。在家里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要负责一切，最重要是教育子女，并维持家中相处责任的关系；一家之内人与人的关系有三：就是父子、夫妻、兄弟的关系。每人在家里都有他的位置：“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古称之为“五常”，是“人伦”大道。家庭是人生在世之本，家庭成员要和睦相爱；在万难的情况下，教育子弟要有人格，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要勤俭简朴，坚毅自强，奋斗不息，振发家风，关怀弱小。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在任何环境，都坚持这种做人的道理。

中国历代都有战争杀伐，苛政暴力，贪污腐败；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上，以宗族的利益为中心，往往眼光短浅，宅门之内，兄弟阋墙，宅门之外，你封我锁，妄顾大局。团结、合作、互相扶持是社会进步的主流，人民不断追求“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人生大道，其思想中心是以人为本，为人之道，要宽容，要择善而从，对各种学说，善于吸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外来的。佛教是华人主要的宗教，两千年前从印度传入，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中国的佛教已不同于天竺原来的经义了。中国的佛教主张入世，普度众生，和尚还会吟诗绘画。华人善众拜祀的神灵有很多很多的，玉皇大帝、观音大士、齐天大圣、吕祖、灶君老爷、土地……香港还有车公、侯王、黄大仙……民间不同行业的崇信：尚武者供奉关公、木匠供奉鲁班、饮茶供奉陆羽，真是满天神佛。学术上是广纳百家，各适其适。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反省传统文化，还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

会,也汲取世界优良文化的潮流,如加拿大卡尔加里中华文化中心,各族人民、各方团体都有在那里举行崇拜活动。

人类进入21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大自然的认识已经有飞跃的发展,人类生活进入全新的阶段:电子技术远距离控制、克隆生物、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以至破坏力极大的杀伤武器,这些创造发明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繁荣,我们共同生活于"地球村",彼此息息相关,荣衰与共,祸害相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必须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像爱护家族利益一样,爱护我们立足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亦是人立足于天地之间的根本。

时移势易,自强不息

20世纪后叶,我国正在处于重要变化的大时代。一个多世纪以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环伺,国内纷乱腐败,陷于屈辱,任人宰割。许多思想家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奋起救国,成为近百年来的最强音,中华大地掀起波涛汹涌的启蒙运动,各种思潮彼起此伏,有"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爱国与强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政治与经济、农业与工业、民主与法治、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还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互相碰撞,有些像泡沫消散,有些留下痕迹;折腾大半个世纪,其中改变中国命运的还是马列主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这八十年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国亦困难和问题山积,千疮百孔,旧的要改,新的要探索,有时真感到山穷水尽。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探索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的变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没有的,人民生活安定,国家富强。今年7月,我国还争取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国家进步发展的结果。一百多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濒临危亡的境地,到今天终于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将来,看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青春。

江泽民主席总结中国的历史,在先贤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世纪中的历史任务和目标,提出"三个代表"。我们都见证了中国

历史近几十年的变化，我对“三个代表”学习得不够，但我确信是符合当今世界急激大潮的走向，我确信是符合中国国情，是考虑到全民族的利益的，鼓励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汲收外国先进的经验，是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向前迈出更重要的一步，这是新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我会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大时代中的重要机遇。我希望在商务活动方面，大家好好合作。

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谢谢。

野生动物与人

(英国)珍妮·古德尔
2001年12月8日于北京大学

珍妮·古德尔(1934—),环保学家、动物研究专家,尤以研究黑猩猩著称。从1960年开始,在坦桑尼亚的冈比亚国家公园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致力于黑猩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被人称为"黑猩猩之母"。曾作为环保明星四次来中国,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这是古德尔2001年12月8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大讲堂所进行的一次讲演。

大家晚上好!能在这样美好的一个夜晚看到这么多人,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想我应该先用黑猩猩的语言向大家表示一下问候。(模仿黑猩猩的叫声)(众掌声)

一个多年以前出生在伦敦的小女孩后来畅游全球,并且有这么多人前来听她做讲演,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每当我念及此点,总会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鸟儿们互相争论着,都夸说自己飞得最高。它们争论了半天,最后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于是便决定进行一次比赛。鹰觉得它肯定能飞得最高,所以就越飞越高,直到最后再也飞不到更高的地方了。这时其他的鸟早就回到了地面上,只有鹰还在高空中盘旋着。可是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它的背上还趴着另外一只很小很小的鸟。当鹰已经无法再向上飞的时候,这只小鸟便从鹰的背上飞了起来,飞到比鹰还要高的地方。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它与我们的生活十分相似。我们每个人都会飞得更高一些,可是具体到我们到底能够飞多高,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要依我们身下的那只鹰而定。我想,在我的生活中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人就像那只鹰、就像鹰身上的一根根羽毛一样。每一根羽毛都帮助我飞向更高的天

空。他们中包括那些在冈比亚帮助我收集资料的学生们，以及在我周游世界时遇到的许多许多的好朋友们。

在提及我那了不起的家庭的时候，我要特别提提我的母亲。我十岁时就梦想着有朝一日去非洲。当时所有的人都在笑话我，只有母亲对我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因为那时我们家穷得连一辆自行车也买不起，而非洲则远在几千英里以外，谁能想到我们会有钱到那个地方去呢？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小女孩儿要想实现这一理想简直让人无法想象。可是母亲却对我说："珍，如果你真的想做到这一点，并且努力去做，只要你永不放弃，将来总有一天梦想会变为现实。"所以我没有选择从中学到大学这条接受教育的正规道路。当时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在餐馆里打工，攒下了往返非洲所需的船票钱。在二十三岁那一年，我向我的家人、朋友告别，从此便踏上了一条神奇的探险之旅。这条道路直到今天还没有走完。Licky 教授是一位研究人类化石的古生物学家，我是通过他才开始接触到黑猩猩研究的。当时他很奇怪：一个从未接受过大学正规教育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与非洲动物有关的事情？其实，为了去非洲，我事先已经阅读了大量有关非洲、特别是关于非洲动物的书籍，所以从 1960 年开始，Licky 教授便帮我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以便使我可以开始对黑猩猩的研究工作。我特意挑选了一些幻灯片，好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在非洲研究黑猩猩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开始放映幻灯片）

在 1960 年的时候，黑猩猩一看到我转身就跑。可是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并不急着去接近它们。渐渐地，黑猩猩便开始愿意和我接近了。有一天，我的非洲厨师对我说，有一只雄性黑猩猩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并且还拿走了几根香蕉。于是我便决定留在营地喂它。这只黑猩猩名叫 David，它的下巴上有一撮白毛。在我喂了它许多天后，它便直接从我的手里把香蕉拿走了。于是我意识到，我已经赢得了它的信任。在森林里，David 把我介绍给了它的朋友们。（放映一张有四只黑猩猩的幻灯片，其中一只雌性黑猩猩叫 Fifi）Fifi 是我开始研究黑猩猩以来一直活到现在的一只，它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放映一张一只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幻灯片）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这是一只黑猩猩在用一张草叶作为工具。它不仅会使用草叶，而且还会扯掉树枝上的树叶，只

把中间的树枝部分作为工具使用。这是制造工具的开始。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兴奋的事情,因为直到我发现这个现象为止,人们一直认为人类是唯一会制造工具的动物,所以能否制造工具一直是区别人类和动物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因为我对这个现象的发现,《国家地理》杂志资助了我一些经费,使我的研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雄性黑猩猩在黑猩猩的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体形也较为庞大。它们为了显示其统治地位,总是做出各种象征性的动作,比如扔东西、撕扯东西等等。它们常常做出一副要和其他黑猩猩打架的样子,实际却往往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战败一方通常会在胜利一方的面前做出一副恭顺的表情,以表明自己的确已经服输了,而胜利者也会对其表示友好。这样一来,它们的关系很快就会得到恢复。当黑猩猩分开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它们也会用互相亲吻或者拥抱的动作表明自己的感情。Fifi 有时会独自出去游荡。对小猩猩而言,它们在野外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冈比亚附近有很多狒狒,所以它们有时也会和狒狒一起玩耍。对于小黑猩猩来说,野外成长的经历除了有很多乐趣以外,它们也要学习很多东西。黑猩猩要和母亲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它们五岁之前要吃奶,晚上要睡在母亲的怀抱里。我认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有很多的东西要学,比如说它们要学会如何使用工具。冈比亚的黑猩猩至少有九种使用工具的方式。通过不停的观察、实践,黑猩猩将这种使用工具的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我们可以将之称做是一种原始文化。

通过四十二年的不断摸索,我们这才对这种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亲属的行为模式有了一个逐渐的了解。或许我们已经弄懂了它们最接近于人类的地方。我们是灵长类动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可我们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悬殊。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种有感情、有情绪的动物。我们不仅和黑猩猩,而且还和其他许多动物一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使我想到了许多与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因为许多其他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已遭到我们的破坏。使我们尤为悲哀的是,黑猩猩家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从非洲大陆上消失着。当我 60 年代第一次到达坦戈尼克湖边的时候,那里的树木枝繁叶茂,绵延达数英里之长。如果现在再回到冈比亚的国家公园,你会发现那里的森林仍然青翠,

可是这个国家公园却只有十英里长，公园之外的情况显得非常糟糕。树林被砍伐殆尽，严重的水土流失随之而来。人们试图在陡峭而多石的地上多栽种些粮食，可是土地已失去了肥力。当然，黑猩猩和其他的动物都已经离开了这些地区。所以十年前我就曾问过自己：当人们在这个地区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时候，我们如何才能保住黑猩猩的这块栖息地呢？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远远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而当地的人们是如此穷困，他们根本就没有钱到外地去购买粮食。他们也无法迁居到其他地区，因为人口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珍妮·古德尔研究所开始运作一个项目，帮助当地人寻找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放映苗圃幻灯片）现在，已经有三十三个村子开辟了这样的苗圃。很多苗圃都是由当地妇女来维护的。我们给她们提供了一些资助，然后她们就开始自己维护这些苗圃的生长。村子里的男人对这些妇女更加尊重。我们还和当地的医生建立起协作关系，为当地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起码的医疗帮助。我们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咨询，对他们进行艾滋病教育。此外，我们还设法教育他们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建立起一个名叫"根与芽"的项目，这三十三个村子也都相应成立了"根与芽"小组。最初是教会女孩子们如何在多石的土地上进行耕作。我们发现，如果人类停止继续侵犯，植物在这个地区会很快重新生长起来。当地人很感激我们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帮助。现在他们也开始帮助黑猩猩了。我们恢复了一部分森林。这样一来，黑猩猩群体就不会与其他群体孤立开来了。我们雇佣当地人研究黑猩猩。他们已经在研究过程当中把黑猩猩看成是人类的朋友，很少再去偷猎了。可是在非洲的其他地区，黑猩猩仍在经受着折磨。100 年前，非洲大陆黑猩猩的数量大约是 100 万只，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也不过才 20 亿。现在世界人口已上升到 61 亿，而且还在继续上涨着，而非洲黑猩猩则只剩下大约 15000 只左右。人类仍然在将其视为猎物，甚至还有人把它们作为食物来食用。现在，除了珍妮·古德尔研究所以外，还有许多非政府机构也在为保护黑猩猩的栖息地努力工作着。至少在冈比亚，黑猩猩还是比较安全的。

每当我重返非洲的时候，Fifi 总是坐在我的身旁，用悲哀的眼睛注视着我。有些事情只有我和 Fifi 还记得，因为早年间的那些人和那些猩猩

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即使我注视着 Fifi 的眼睛,我也永远无从猜测 Fifi 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也永远不会知道 Fifi 究竟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即使经过了四十二年的时间,可黑猩猩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却仍然还是一个谜。我只是希望冈比亚黑猩猩的基因库足够大,以使黑猩猩种群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黑猩猩的命运反映出我们人类对这个星球所造成的危害。我们已经知道了非洲发生的事情:森林在逐渐消失,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土地沙化现象极为严峻。相当一部分地区是因为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所致。人口的过度增长使饥饿、疾病和穷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Fifi 的很多同伴之所以被人类杀害,只是因为他们要把它们当作食物来食用。可在另一些地方,人类以野生动物为食物并不是出于饥饿,而是因为他们想换换口味。在非洲,洪水和旱灾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内战亦此起彼伏。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意识到人类对地球所做的那些最糟糕的事情,那就是环境污染。我刚才提及的许多问题在座的各位想必都很熟悉。身居北京或者是上海,你时时都可以感觉到空气污染,也可以闻到被污染后的水的气味。我们都知道,土壤中积累的有害的化学物质会使从中生长出来的粮食对人类健康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且被我们随手乱扔的合成的化学物质也会导致出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制基因食品,可是基因食品到底会给未来带来些什么,我们尚且不得而知。环境之所以遭到如此破坏,人类的贪婪、残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罪恶、战争以及现在的国际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层出不穷。

9 月 11 日我在纽约,我亲眼目睹了这次袭击。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场面。我打开窗户,闻到了飘进来的烟尘的味道。除了警车、救火车的呼啸声以外,整个城市悄然无声。我感到了痛苦、恐惧和震惊。那一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所做出的最大的罪恶,同时也看到了人性中最善良的一面。许多人冲进正在坍塌的世贸大楼,奋不顾身地抢救那些被困在里面的人。很多人从里面逃出来之后,又转身返回大楼继续救人。人类如此,警犬同样毫不逊色。两个月后,我遇到了一个警察和他的救护犬。这只狗在当时进行抢救的时候,爪子受伤了。医生说:“这只狗不能继续工作了,它至少要休息上四到五天。”可是这只狗知道楼里还有许多人等待

救助,所以它竟然不吃不喝,要再次回到楼里去救人。他们为了满足这只狗的愿望,特意做了一只小靴子套在它的爪子上。当我见到这个警察和那只狗的时候,它的爪子已经复原,所以,狗便把自己的爪子抬了起来。警察把这只小靴子脱下来送给了我。我现在就带着这只小靴子周游全球。我要告诉人们的是:一只狗具有多么大的胆量与勇气。(出示那只小靴子,众热烈鼓掌)人们在震惊中平静下来之后,开始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很多人对我说:“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了挣越来越多的钱上,结果与家人和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很多人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家人,并且告诉他们说:“我想你!我爱你!”我也因此再次遇到我以前的六个学生,而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和我取得联系了。这次恐怖事件之后,很多美国人开始反省,造成这次恐怖事件的真正原因是,财富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实在太不平衡。许多恐怖分子都来自于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他们的生活之中已无任何希望可言。美国人反思道,他们也许应该更多地去顾及一下世界其他角落里的文化。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我的“根与芽”项目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

“根与芽”项目自有其象征意义。“根”指它有一个非常广泛和坚实的基础,“芽”指它可以冲破一切阻碍,破土而出。我们或许可以用这个“芽”来洗涤净我们人类给地球带来的诸多罪恶。“根与芽”项目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使这个世界有所改变。每一个小组选择做三件事,就可以使其他人、其他动物从中获益。其成效如何与这项活动所属国度有很大联系。“根于芽”项目最早开始于坦桑尼亚,截止到现在,全世界已有69个国家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在中国,“根与芽”项目同样发展十分迅速。在中国参与这个项目的几位老师和女士们今天都在座。在他们和众多志愿者的努力之下,“根与芽”项目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学里得到了迅速发展。

在我周游全球的时候,有人曾问我:“珍妮,你对人类的未来真的抱有希望吗?”有四个理由让我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第一,人类正在反思我们究竟在对地球做些什么。据我所知,很多年以前,中国很少有人谈到环境问题,而可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极为热门的讨论话题。当我们大家把所

有的智慧都凝聚在一起的时候，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吗？第二，大自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我们给它一点时间，它就可以修复自己。伦敦曾经和现在的北京一样，污染非常严重，可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记得当年的泰晤士河污染尤其严重，现在河水里都已经开始有鱼了。北京麋鹿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北京麋鹿苑工作的郭先生刚才把麋鹿苑中一只雄麋鹿脱落的鹿角送给了我，还对我讲了北京麋鹿的故事：晚清时期，一个英国人发现北京当地的麋鹿即将灭绝，便设法将几只麋鹿运回英国。到了 1985 年，英国又把一些麋鹿返还给中国，它们又在中国重新繁衍起来。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了不起的人也在从事着一些别人认为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出示一副手术手套）你们看到这副手术手套了吗？上面没有拇指的部分，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因为在路上捡到了一个爆炸的炸药，从此失去了大拇指。这之后他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孩子希望成为的是一名外科医生。所有的人都劝他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你已经没有了大拇指，当外科医生可能不太合适。"可是这个孩子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学习，终于通过了各项考试，在纽约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专门为那些在意外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孩子做手术。这就是我要提到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我的第四个理由是：在座的各位，未来的希望便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有人可能会想：全世界有六十亿人，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即使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我能使这个世界与现在有所不同吗？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先进的电子传媒，我们完全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意识到，我们应该怎样保护环境，不使之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成百万的人思考应该如何回收垃圾、应该如何节省水电该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可以选择，我们应该尽量购买那些对环境有利的产品，摒弃那些对环境构成危害的产品。我们可以尽量去购买那些对保护环境尽心尽力的公司的产品，摒弃那些破坏环境的公司的产品。如是这样，商业圈很快就会发生改变。当我们想到全世界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异常沮丧，可当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又会感觉到，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发生改变。

这就是我要传递给你们的信息。未来和希望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只要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这个世界一定会因我们而有所不同。谢谢大家！

对伊拉克开战的电视讲话

(美国)乔治·沃克·布什
2003年3月19日日于美国白宫

这是2003年3月19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总统发表的战争宣言。

亲爱的美国国民,美国及其盟军正准备采取初步军事行动,试图解除伊拉克武装,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世界远离危险的威胁。在我的授权之下,盟军已经有选择地对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以达到摧毁萨达姆军事实力的目的。这场波及广泛、齐心协力的战役已经宣告开始。已经有35个国家公开表明了对美国的支持态度,允许美国使用他们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协助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后勤部门,并积极参与到军队部署中来。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自己能够承担起共同防御的责任而深感自豪。

对于美国驻中东武装力量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维护世界和平、维系被压迫人民希望的重担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敌人很快就会领教到你们的英勇善战,期待被你们所解放的民众将亲眼目睹到美国军队光荣而严整的精神风貌。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对战争规则和道德规范熟视无睹的敌人。

萨达姆把伊拉克军队和军事装备都部署在了平民场所,企图以无辜百姓和儿童作为他们军队的挡箭牌。这是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所犯下的最后一桩暴行。

我希望使整个美国及全世界能充分了解到,盟军将尽其最大可能,尽量避免伤及无辜百姓,在一个和加利福尼亚一般大小的地形险恶的国家进行战争,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比预想的要漫长得多,困难也要大得多。我

们只有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够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起一个团结、稳定和自由的国家来。我们怀着对伊拉克以及他们伟大人民和宗教信仰的无比虔诚来到伊拉克。我们在伊拉克别无他求,只是希望摧毁一个威胁,使国家权力重新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

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军队的家属正在为他们祈祷着,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安全回国。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在为你们所深爱的家人的安全和保护无辜而祈祷着。你们以自己的牺牲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感激和尊敬。我可以说明的是,我们的军队将在完成他们的使命之后尽快返回国内。我们自愿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我们的目的相当明确。美国及其盟国的人民决不会坐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当局的威胁继续持续下去。

为了不让我们的消防员、警察和医务人员在我们的城市里面遭受威胁,我们的海军、陆军、空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现在就去迎接威胁的挑战。

战争已经来临,一支勇敢作战的军队将是缩短作战周期的最佳途径。我向你们保证,这次行动决不会半途而废,击败伊拉克是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

我亲爱的国民,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危险即将被解除。我们将平稳驶过这个危险的时刻,继续我们的和平事业。我们将一如既往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其他国家带去和平。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愿上帝保佑美国和所有保卫美国的人们。

解析差异化战略

(美国)迈克尔·波特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

迈克尔·波特(1947—),当今世界上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华尔街日报》客座专栏作家,全世界多家大公司的咨询顾问。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年轻时曾周游世界,1973年,获得哈佛商业经济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享有终身职位的教授之一。提出"五种竞争力量"和"三种竞争战略"的理论观点,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竞争力讨论。最有影响的作品有《竞争战略》、《竞争优势》等。

2004年6月18日,在麦肯特公司的邀请下,迈克尔·波特来华主持了"红塔集团2004迈克尔·波特战略论坛",并发表了这篇演讲。

竞争就是"差异"

许多经理人都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于是总是试图找到一种最佳方式来赢得最终的竞争。可实际上,对任何一个行业而言,最佳方案都并非只有唯一一种,因为客户不同,他们的需求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差异。好的竞争方式有好几种,其中很多都自有其独特价值。有一种关于竞争的想法是极有价值的,即:如何才能够做到与众不同,并且以这种方式提供独特的价值。这种竞争方式为顾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市场的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

"数一数二"不是战略!

理解上存在错误,决策就会相应受到影响。对战略的常见误解有以下五种表现形式:

1.将战略看作是一种抱负。比如说"我的战略就是成为产业界的第一或者是第二",或"我的战略就是要谋求发展"。其实这并不是战略,而只是希望而已。战略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应该是一种方法,也就是应该"如何"成为第一或者是第二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如何体现你的竞争优势并做到与众不同的。

2.认为战略就是一些行动。比如说"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兼并"、"要国际化"、"要外包"……这些行动落实到实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些步骤却不是作为战略存在的。战略是该如何定位,使你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有优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仅仅狭隘地把这些战略作为行动来看待,那么这些行动很可能是孤立的而不是相关的,不能做到为一个统一的目标而服务。

3.认为一切重要的东西都是战略。比如说"营销战略"、"政府战略"、"技术战略"等等。其实,战略的核心在于整合。一个企业只能同时拥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战略。应该竭力把企业的各项业务、所有要做的事情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战略,而不是把许多分散的战略捏合在一起。这个战略不能分批分期依次完成,否则的话,战略的各个部分就会出现方向不一致。

4.认为战略就是远景规划。比如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为社会制造出重要的产品",或"为人类提供服务"。战略的意义在于挖掘出你的竞争优势,使你在产业中定好位,取得竞争优势,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

5.认为战略就是试验。"世界的发展过于迅捷,所以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制定战略,而是应该多做尝试,看看哪些能获得成功。"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对于一个小企业来说,指望它在进行了许多的试验之后突然有一天奇迹出现从而大获成功是不现实的。要想成功,就必须要做到高瞻远瞩,建立起竞争的优势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从一开始就要头脑清楚,看准时机,伺机而动。

战略不只是求得"先进"

竞争优势方面的出色表现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一是

运营效率，第二是战略定位。二者截然不同，可是很多的管理者却经常将二者混为一谈。

所谓运营效率，就是学习那些先进的做法，并在自己身上贯彻实施。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整合和学习世界上竞争对手的先进做法，在管理层面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有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你才有能力与对手进行竞争，这既不是企业的目标，也不是企业的战略。首先应该在运营效率上达到一定的水准，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其次再通过战略搞好其他的事情。

可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做的仅仅是实施先进做法一种方式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你的优势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等到其他人都学会这些做法的时候，你的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如果这些先进做法在整个行业都能得到贯彻实施，那么大家看起来也就没有任何区别而言了。如果站到战略的角度上考虑的话，这是最坏的一种局面，因为如果你和竞争对手采取了同样的竞争手段，那么一场价格战将不可避免。所以说战略并不是指实施先进的做法，而是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做法才能保证你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我发现大多数的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战略可言，企业通常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尽量实施一些先进的做法。中国已经从世界其他国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并且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把学到的东西加以贯彻实施。可如果只是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外国竞争对手进入你的行业当中，你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在先进做法这方面远比你们做得好，至少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情况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说，一定要努力找到一个不同的竞争方式，只有这样才不会和他们发生面对面的直接碰撞。

有效战略的五大特点是：

1.要有一个独特的价值诉求观。也就是说，要使你做的事情和其他竞争者相比有很大差异。价值诉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的方面：你准备向什么类型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些客户对你们有什么样的需求？你们会考虑把价格定在何种价位上？这三点构成了你的价值诉求。你的选择务

必要和你的竞争对手有所不同。在做同样事情的前提之下，如果你想和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成功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而必须要制定一个战略，采取一种独特的视角，使之满足一种独特的需求。

2.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客户精心设计的价值链条。只有在营销、生产和物资流通上和对手有所差异，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否则的话就只能在运营效率上做文章了。

3.哪些事情必须要做，哪些事情不必去做，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取舍的问题，这样一来，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很难对你的战略进行模仿。取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有太多的想法，而它们却哪一个都不肯舍弃。如果你取舍得当的话，对手在学习你的同时势必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这样一来，就会使对手陷于两难的境地之中：他们要么彻底放弃自己已有的核心优势，或者放弃抄袭，或至少不会对你进行全面抄袭。

4.在价值链条上的各项活动，务必要做到相互匹配并且彼此促进。西南航空公司的低成本运作模式、戴尔公司的直销手段和大规模定制模式为什么令他人难以模仿？这是因为他们的优势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活动，而是整个价值链在共同发挥着作用。竞争对手想要模仿你的话，只模仿一两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它必须要把整个战略都模仿过去才能对它产生积极的影响。

5.战略要有延续性。任何一个战略必须要持续三至四年才算是正常，否则的话就不能算作是战略，如果每年都要对战略进行改变，实际上就等于是没有战略，而是跟时髦。我并不是说你只能一成不变，首先，你要不断地寻找先进的做法；其次，你要找到稳妥的方式来实施你的战略。如果有了新的技术，那么应该想到：应该如何使用这个技术才会使我们公司的战略更加行之有效呢？如果你的战略很清晰的话，这种变化速度实际上是相当快的，因为有了战略，你就会确定出优先顺序，确定哪些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战略的话，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至关重要，这样一来，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就会混杂不清了。

成功的，不等于是战略的。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着两件大事:第一在中国,无论是来自国内的竞争还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竞争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这就对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繁荣,对更为先进的战略有了进一步的渴求。在市场迅速发展的时候取得成功并非难事,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战略就已经非常优秀,你的竞争方式就已经很先进。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听任自己被市场所淘汰。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赶在危机出现之前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竞争方向。

奉献的艺术

(中国)李嘉诚
2004年6月28日于汕头大学

李嘉诚(1928—),著名华人企业家。生于广东潮州一个教师家庭,1939年流落香港,白手起家,从经营塑胶业、地产业到掌握多元化的集团业,四十年来,他的业务经营领域不断拓展,业务遍及全球。他热心公共福利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捐出28亿元用于资助香港和内地的教育事业,兴建医院和敬老院。他被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与《时代》杂志联合评为"世纪企业家",成为当今国际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是李嘉诚2004年6月28日于汕头大学为长江商学院近三百位EMBA学生所做的演讲。

多谢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支持、鼓励,我内心是感激的。

很多传媒访问我,都会问及如何可以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实我很害怕被人这样定位。我首先是一个人,再而是一个商人。

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也许,最关键的成功方法就是寻找到导航人生的坐标。没有原则的人,会漂流不定,有正确的坐标,我们做什么角色都可以保持真我,挥洒自如,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活得更快乐更精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的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国人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义。他们负面看待商人的经济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历代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形容的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唯利是图的表征,贬

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唯利主义者。

当然,在商人的行列里,也有满脑袋只知道赚钱,不惜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干出恶劣行为的人。他们伤害到企业本身及整个行业的形象。也有一些企业钻营于道德标准和法律尺度中的灰色地带。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

从小我就很喜欢听故事,从别人的生活,得到启发。当然,不单是名人或历史人物,四周的各人、各事,言行举止,都是如此。在商言商,有些时候,更会带来巨利的机会。洛克菲勒(Rockefeller)与擦鞋童的故事,大家都听过:1929年,华尔街股灾前,一个擦鞋童也想给洛克菲勒炒卖股票的秘密消息,洛克菲勒听后,马上领悟到股票市场过热,是离场的时候,他立刻将股票兑现,躲过股灾。

范蠡一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当时社会制度的缺憾,大家都忘不了他这句话。范蠡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第一人,他曾拜计然为师,研习治国方略,博学多才,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

他有谋略,有渊博及系统化的经济思维,他的经济智慧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财富。

现代经济学很多供求机制的理论,我国历史早有记载。

范蠡的“积着之理”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说出物价涨跌的道理。怎样抓住时机,货物和现金流的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生生不息。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做出反应。他主张平价出售粮食,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才是治国之道,更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强调人们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运用和把握客观规律,应用在变化万千的经济现象之中。

我觉得范蠡一生可算无憾,有文种这样知心相重的朋友;有共度艰难,共度辰光的西施为伴侣,最重要的是,有智慧守候他的终生。我相信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清楚知道在不同时候,自己要担当什么角色,而且都

这样出色，这么诚恳有节。勾践败国，范蠡侍于身后，不被夫差力邀招揽所动。

范蠡助勾贱复国后，又看透时局，离越赴齐，变名更姓为夷子皮。他与儿子们耕作于海边，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十万钱。

齐国的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相信"久受尊名，终不是什么好事"，他散其家财，分给亲友乡邻，然后怀带少数财物，离开齐到了陶，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陶朱公。

他继续从商，每日买贱卖贵，没过多久，又积聚资财巨万，成了富翁。

范蠡老死于陶。一生三次迁徙，皆有英名。

书中没有记载范蠡终归是否无憾。我们的中国心有很多包袱，自我概念未能完善发展。范蠡没有日记，没有回忆录；只有他行动的记录，故无法分析他的心态。他历尽艰辛协助勾践复国，又看透勾践不仁不义的性格，他建立制度，却又害怕制度；他雄才伟略，但又厌倦社会的争辩和无理；他成就伟大，却又欲深刻体会到世间上最强最有杀伤力的情绪是嫉妒，范蠡为什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抗拒(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抗拒)？

说完我国著名历史人物范蠡，我想谈一谈一个美国的伟人。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墓碑上只简单刻上"富兰克林，印刷工人"的字。他是个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科学家、商家，发明家和音乐家，闻名于世，像他这样在各方面都展现卓越才能的人是少见的。

富兰克林，1706 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一直努力弥补这一遗憾，完全是靠自学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他十二岁当印刷学徒，1730 年接办宾州公报，他著作的《可怜李察的日记》一纸风行，成为除《圣经》外最畅销的书，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

富兰克林不单有超越年龄的智慧，更对别人关心，有健全的思维，他对公共事业的热心和能力，更赢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富兰克林曾经立下志愿，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不管多困难，他都要努力承担。自 1748 年始，他开展了不同的公共项目，包括建立图书馆、学校、医院等。

做好事、做好人是驱动富兰克林终生的核心思想，他极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均有益于社会，有用于社会，身体力行为后人谋取幸福。

他名成利就后，从未忘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增值的方法，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文章内，他的名句“Timeismoney，creditismoney”，将时间和诚信作为钱能生钱可量化的投资；在《财富之路》一文内，富兰克林清楚简单地说明，勤奋、小心、俭朴、稳健是致富之核心态度。

勤奋为他带来财富，俭朴让他保存产业。

富兰克林十三个人生信条他都写得简明扼要：“节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正义、中庸、清洁、平静、贞节、谦逊”都是年轻人的座右铭。

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出使法国，赢得法国对美国的同情与支持。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更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是众望所归，但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

富兰克林坚持留给制宪会议的绝非是名誉高位，而是胸襟、智慧和爱国精神。

1790年，这位为教育、科学和公务献出了自己一生的人，平静地与世长辞。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美国人民称他为“伟大的公民”，历代世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人类历史碑上上永远会铭刻富兰克林的名字。

范蠡和富兰克林，两个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说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们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范蠡改变自己迁就社会，而富兰克林推动社会的变迁。

他们在人生某个阶段都扮演过相同的角色，但他们设定人生的坐标完全不同，范蠡只想过他自己的日子，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就如他们从商所得，虽然一样毫不吝啬馈赠别人，但方法成果有天渊之别；范蠡赠给邻居，富兰克林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ding)，推动人们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有奉献心的人才可以带动社会进步。

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经历中国历史前所未见的制度工程，努力建设持续开放及法治的社会，拥抱经济动力和健康自我概念的发展，尽管未尽完善，亦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

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在今天,停滞的思想模式已变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弃旧立新,采取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而是要鼓励传统的更生力,使中国文化更适用于层次多元的世界。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要懂得比较历史,观察现在和梦想未来。

从商的人,应更积极、更努力、更自律,建立公平公正、有道德感、自重和守法精神的社会,才可以为稳定、自由的原则赋予真正的意义。

虽然没有人要求我们,我们自己要愿意发挥我们的智慧和勇气,为自己、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和机会,大家可以各适其适。

最近我看到一段故事《三等车票》:在印度,一位善心的富孀,临终遗愿要将她的金钱留给同村的贫困小孩分批搭乘三等火车,让他们有机会见识自己的国家,增长知识之余,更可体会世界的转变和希望。

“栽种思想,成就行为;栽种行为,成就习惯;栽种习惯,成就性格;栽种性格,成就命运。”这不知道是谁说的话,但我觉得适用于个人和国家。

我最近常常对人说,我有了第三个儿子,朋友们听说后都一脸不好意思地恭喜我。我是很高兴,我不仅爱他,我的儿子也将爱他,我的孙儿也将爱他。我的基金会就是我第三个儿子。

过去六十多年的工作,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我们要同心协力,积极、真心、决心,在这个世上散播最好的种子,并肩建立一个较平等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亦为经济、教育及医疗做出贡献;希望大家抱慷慨宽容的胸怀,打造奉献的文化,实现我们人生最有意义的目标,为我们心爱的民族和人类创造繁荣和幸福。

谢谢大家。